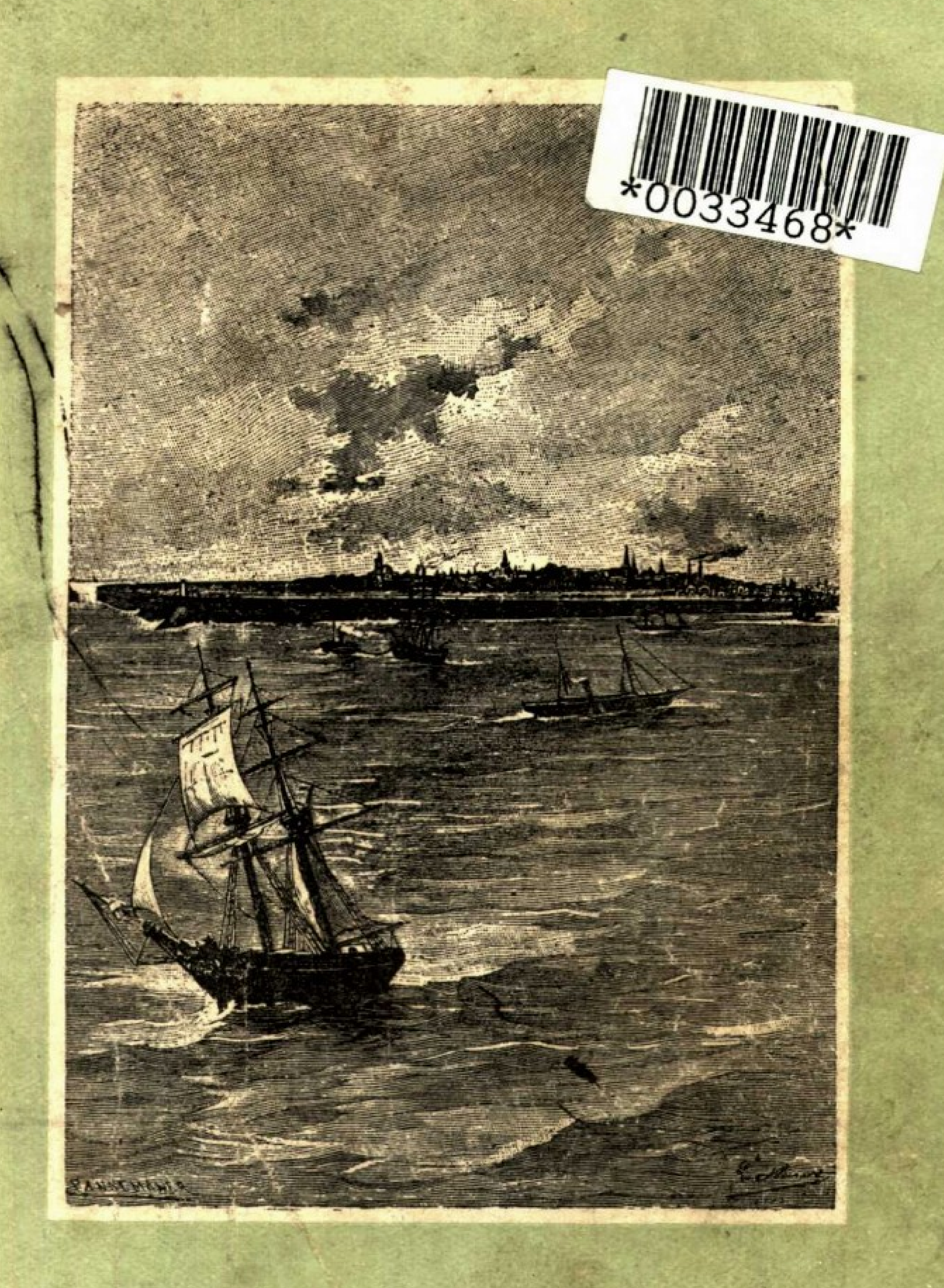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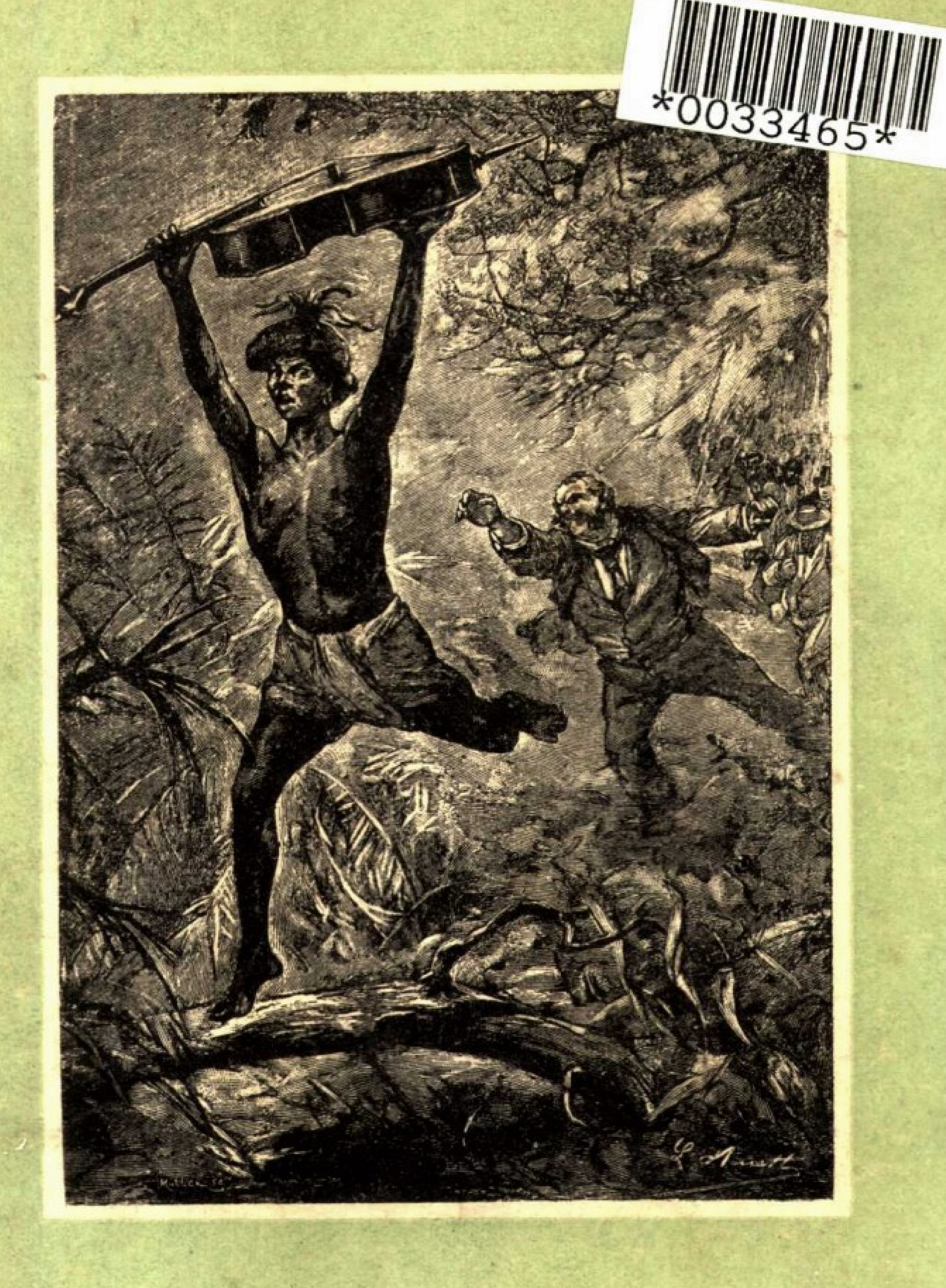


机器島

第一部

儒勒·凡尔納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机器島

第二部

儒勒·凡尔納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机器島

第一部

儒勒·凡尔納著　　联星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机 器 島

第 二 部

儒勒·凡尔納著 联星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机　器　島

〔法〕儒勒·凡尔納著
联　星　譯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13 3/4印張　247,000字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500　定价（6）1.10元

內 容 提 要

"机器島"是凡尔納的一部科学幻想小說，同时又是一幅描写"美国生活方式"的諷刺画。从这本書里，我們可以預見到資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故事是发生在美国：

美国資本家异想天开地用鋼鉄造了一座長七公里寬五公里的流动島，作为他們的休养地。这座島的兩側裝有强大的推进机器，可以在大洋中漫游。島的中央有一座电气化科学化城市，住在这城市里的除了一些服务性的人員以外，都是吃年金的富翁，他們一开口就是"百万"，因此这座城也就叫做"亿兆城"。这些富翁在这里过着游手好閑的生活，追求着极度豪华的享受，甚至連报紙都是一种印上巧克力字迹的薄餅，看过以后就当早点吃了。总之，这里是闊人的天堂。然而，好景不常，資本家內部不断尖銳化的矛盾却成了这座島毁灭的根源。有一天，这島上最有势力的兩个資本家集团由于爭权夺势，最后决裂了。他們各自占有一架机器，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开，这座人造島在强大的拉力下終于被扯成了碎块，沉到了海底的深处。

JULES VERNE
L'ILE A HELICE
COLLECTION HETZEL
PARIS

目　次

第　一　部

第 二 部

1. 四 重 奏

旅行要是一开头不順利，就很少会順順当当地結束。这种說法，至少我們的四位演奏家是有理由加以支持的。原来他們在前面的火車站不得已才乘的那輛馬車剛从坡路上翻下来，摔得很厉害，这会儿他們的乐器都还躺在地上呢！

“有人受伤嗎？”第一个問道，他一骨碌爬了起来。

“我只擦破了一点皮！”第二个一面回答，一面摸摸被碎玻璃划得一道一道的臉頰。

“我受了点輕伤！”第三个接着說，他的腿肚上流了几滴血。

这一切終究不算严重。

“我的大提琴呢？”第四个喊道。“千万别讓我的大提琴出什么毛病！”

眞是不幸中的大幸，乐器匣都还好好的；一只大提琴、兩只小提琴还有一只中提琴都沒有損坏，連定弦都可以不必；这些乐器都是名牌貨，不是嗎？

“該死的火車！半路上把我們丟下了！”其中的一个又說了起来。

"該死的馬車！把我們摔在这么一块荒地上！"另一个接着說。

"又正碰上天快黑的时候！"第三个加了一句。

"幸亏我們預告的演奏会日期是后天！"第四个想到了这一点。

接着这几位艺术家就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起俏皮話来，他們在这件倒楣的事情面前，表現了一种輕松的态度。其中的一个，按照他的老习慣，用音乐术語开起玩笑来了，他說：

"这会儿我們的馬車'睡覚了'[1]！"

"潘希納！"他的一个同伴大声制止他。

"我認为，"潘希納繼續說，"那是因为事故发生得太多了一点[2]！"

"别說了行不行？"

"我們还是把东西搬到另一輛車上去吧[3]！"潘希納又大胆地加了一句。

不錯！事故的确是太多了一点，讀者不久就会明白的。

上面的这些話都是用法語說的，但是要他們用英語說也同样可以。这四位合奏者，由于时常到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国家去旅行，所以他們說起瓦尔脫·司各特[4]和庫柏[5]的語

① 原文为"mi sur le do"，mi 及 do 为晋阶中第三晋及第一晋，在此句中讀音与"mis sur le dos"(睡覚了)相同。

② 双关語，原文又可作音乐术語"譜号变化太多"講。

③ 双关語，原文又可作音乐术語"轉入下一乐曲"講。



④ 司各特(1771–1832)，著名的英国作家。

⑤ 庫柏(1789–1851)，著名的美国作家。

言来就跟說他們本国語一样流利。这次他們对馬車夫說話时用的就是英語。

馬車夫受的伤最重，因为前面車軸断了的时候他从車座上摔了下来。不过，也只是受了几处硬伤，虽然疼一些，却幷不太严重。可是他的脚骨脫了臼，不能再走路了，所以还得想法子把他送到附近的村子里去。

这次意外竟沒有造成死亡事故，簡直是奇迹。这条路是弯弯曲曲地从一块山地上穿过去的，路旁有好几处深邃的山澗，还不时遇到湍急的水流，幷且要經过几处很难通过的淺灘。要是車軸往下多滚几步再断的話，毫无疑問，馬車就会从悬崖上翻到山澗里去，那时候他們恐怕就一个也活不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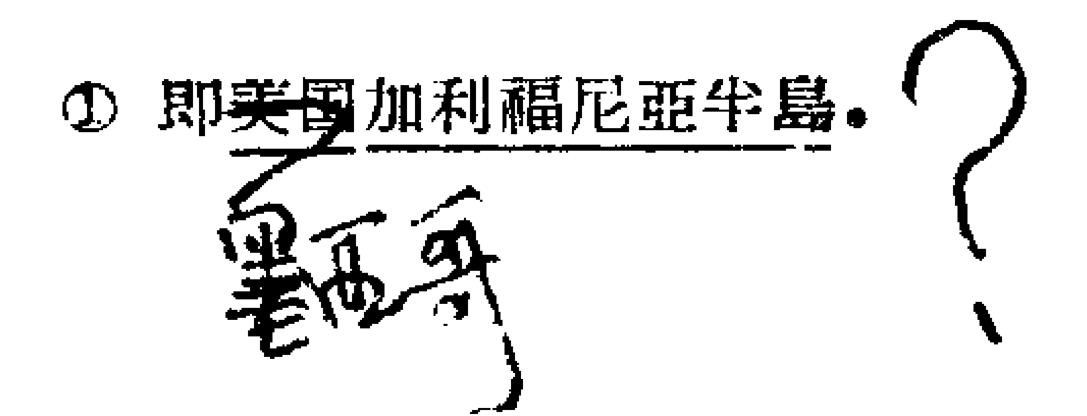
不管怎么說，馬車是不能再用了。那兩匹馬，有一匹头部被一块尖石头撞伤了，躺在地上直喘气；另一匹腰部伤得很厉害。所以現在不但沒有馬，連拉車的牲口也成問題了。

总之，这四位音乐家在下加利福尼亞[1]的土地上准不会走好运：一晝夜的工夫就发生了兩次事故……除非你是个对一切都看得无所謂的人。

在那时候，加利福尼亞的首府旧金山有铁路直接通到圣地亞哥——它差不多位于这个古老的州的边緣。这四位旅客就是到那个大城市去的。后天他們要在那儿举行一次演奏会，这次演出已經作了很大的宣傳，人們都在热烈地期待着。他們是昨天晚上从旧金山动身的，誰知道火車在离圣地亞哥

---

① 即美国加利福尼亞半島。



只剩五十哩的地方，发生了第一件倒楣的事。

的确是"倒楣"①！他們当中最风趣的那位說得一点也不錯。大家听了这位曾經得过練习曲奬的人所用的这兩个字，都覚得沒有話好說。

火車在巴夏尔車站被迫停車了，因为前面突然发了大水，三四哩以內的地方都被淹沒了，再过去兩哩車就不能通行了。摆渡的事情还沒有办妥，因为从事故发生到現在才不过几个鐘头。

現在只好在下面兩个办法中选擇一个了：或者是等車通了再坐火車走，或者是到附近的小鎮去，不管什么車随便雇一輛上圣地亞哥。



四位合奏家采取了后一种办法。他們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一輛破旧的四輪馬車，这輛車走起来唧里匡啷直响，車身尽是虫蛀的窟窿，坐在上面一点都不舒服。他們跟車主講妥价錢，又許給車夫一笔不算少的酒錢，然后把行李留在火車上，只帶了乐器繼續赶路。那时候大概是下午兩点鐘，一直到晚上七点鐘，一路上还算順当，也不太累。但是現在又发生了第二件"倒楣事"，車子翻了，而且倒楣到这个地步：馬車已經摔得沒法滚动了。

这四位合奏家所在的地方离圣地亞哥足有二十哩！

那么这四位生在法国并且生在巴黎的音乐家究竟为什么要到下加利福尼亞的这些偏僻的地方来冒險呢？



① 双关語，原文Contretemps又可作为音乐术語"切分音"講。

为什么？……我們將要簡單地加以說明，并且还要簡單描述一下这个不平常的故事中的人物——由“命运”这位神秘的角色分配者介紹登場的四位天才音乐家。

在那一年里（我們不能肯定是哪一年），美利坚合众国国旗上的星星增加了一倍①。它的势力北面扩充到加拿大，直到北冰洋最边远地区；南面伸展到墨西哥、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直到巴拿馬海峽的各个地区。从这时候起，美国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的势力都达到了空前强大的地步。同时，这些野心勃勃的美国佬的艺术感也发达起来了。虽然他們制作的东西够得上美的还很有限，虽然他們在繪画、雕刻和音乐方面所表現的民族天才还有点不合正統，但是至少他們已經普遍地爱好艺术了。由于不惜以高价收买了許多古代和近代艺术大师的名画来裝飾私人和公共的画廊；由于以惊人的酬金聘請了著名的歌剧和戏剧方面的艺术家以及最有天才的演奏家来表演；他們終于培养起一向缺乏的对于优美和高尙事物的感受力。

在音乐方面，首先引起新大陆音乐爱好者們狂热的是阿蘭維、古諾、柏辽兹、瓦格納、維尔第、馬塞、圣一桑、来伊尔、馬斯內、特里勃等十九世紀后期的著名作曲家。然后他們逐漸地能欣賞莫扎特、海頓和貝多芬的比較高深的作品，开始接近这种在十八世紀蓬勃发展的崇高艺术的源泉了。首先是歌舞剧，接着是歌剧，然后是交响曲、奏鳴曲，交响乐組曲。而現

① 美国国旗上的四十八顆星代表四十八州，这里指势力扩張的意思。

在，就在我們講話的这个时候，合众国的好几个州正在瘋狂地喜爱着奏鳴曲。如果要他們按照奏鳴曲的音符来买票的話，就算一个二分音符要二十块美金，一个四分音符要十块美金，一个八分音符要五块美金，他們也会心甘情愿的。

这四位身价很高的演奏家，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极端的狂热，才想到要上美国来图个名利双收的。这四个好朋友从前是法国国立音乐戏剧学院的学生，在巴黎名气很大，他們在所謂“室內乐”① 的演奏方面享有很高的評价。这种室內乐直到目前为止，在北美洲还沒有流行开。莫扎特、貝多芬、孟德尔仲、海頓和蕭邦为四种弦乐器——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写了許多弦乐四重奏；他們四个人以多么精湛的技术、多么巧妙的和諧、多么深刻的感情介紹了这些作品啊！不夸張，沒有絲毫匠气，这种演奏可以說爐火純青，眞是絕无仅有的音乐天才！这四位音乐家成功的另一原因是：当时人們对于那些龐大的交响乐演奏开始感到膩煩了。要知道音乐并不只是把音波以艺术手法結合在一起的一种震蕩，更不能讓这些波浪发作成为震耳欲聾的暴风雨。

一句話，我們的四位演奏家决定要讓美国人領略一下室內乐的柔美和那种无法形容的乐趣，他們一起动身来到了新大陆。兩年来，美国的音乐迷对他們热烈地喝采，爽快地給他們美金。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他們的演奏会总是挤滿了听众。“四重奏”——人們就是这样称呼他們的——几乎无法滿

---

① 一种用少数乐器演奏的音乐。

足富豪們对他們的邀請。如果沒有他們，那么什么节庆、集会、宴会、茶会、甚至足以引起社会人士重視的游园会，都举行不成了。这种狂热使这四位合奏者的口袋里装进了大批的鈔票，要是这些鈔票都存放在紐約銀行的保險箱里，数目一定已經很可观了。但是为什么說"要是"呢？这是因为我們的这几位美国化了的巴黎人花起錢来簡直象流水似的！这几位琴弓王子，四弦皇帝們，他們根本沒有想到要攢錢！他們認为这种冒險生活很够味儿：随时随地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很多的錢，从紐約跑到旧金山，从魁伯克到新奥尔良，从新苏格蘭到得克薩斯——这种生活有点波希米亞①的风味，而这青春的波希米亞則是最古老、最迷人、最受欣羡、最为我們老大的法蘭西所爱慕的一个地方！

我們扯得太远了，現在应当写出他們四位的名字来个别加以介紹，因为我們的讀者中，有些人从来也沒有甚至以后也不会有机会听到他們了。

伊凡尔內——第一小提琴——三十二岁。身材比一般人高，瘦瘦的（他希望一直这么瘦），金黄色的卷头发，光滑的臉沒有留胡子，眼睛又黑又大，手很長，天生适合拉提琴，手指按在他的括內里欧②琴的指板上的时候可以伸得很远，一点也不受限制。他的仪态很文雅，爱穿一件深顏色的披肩，戴一頂絲質的高帽子，也許有点过分爱修飾。肯定地說他是四个人中間最无忧无虑、最不关心利害得失的一个。他有着非凡的

① 从前欧洲的一种流浪民族。

② 著名的意大利提琴商标。

艺术天才，热情地爱慕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是一位具有偉大稟賦和远大前途的天才音乐家。

弗拉斯告萊——第二小提琴——三十岁，小个子，有点发胖的趋势，这使他很不高兴。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是棕色的。他头脑清楚，黑眼睛，長鼻子，鼻翅很敏感，夾眼鏡的地方有点紅痕，这副金边的近視夾鼻眼鏡是他总也离不开的。他是个和藹可亲的人，对人誠恳热情，愿意为人效劳，总是一个人把打杂的累活包下来，不讓他的同伴們做。他是四个人的会計，总劝大家化錢节省点，但是从来也沒有人听他的話。他对于他的同伴伊凡尔內的成功一点也不妒忌，他也沒有野心想站在乐譜架前来一次小提琴独奏；不过他却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这时候他穿的是旅行裝，套着一件寬大的外罩。

潘希納——中提琴，平常大家都叫他"殿下"，二十七岁，是他們中間最年輕的一个，也是最爱說笑的一个。他是那种永远象个調皮孩子，一輩子也改不了的人。他头腦敏慧，眼睛机警灵活，头发近乎茶褐色，上唇留了兩撇八字須，兩头往上翘着。舌头常常在又白又密的牙齿間打响，老爱开玩笑，說一些音义双关的俏皮話，怎么也改不了。他随时都会进攻別人，也随时可以还击。情緒永远是激动的，这是中音部的乐譜看得太多了的緣故，因为他的乐器——他說这好比是管家妇的鑰匙[1]——是中音部的。他脾气永远是那么好，喜欢跟人开玩笑，从不考虑别人会不会不高兴，为了这件事，他常常受到

---

① 离不开身的意思。

“四重奏”首領的敎訓和責备。

他們有一个首領，就是拉大提琴的賽撥斯梯安·邵恩，他所以成为首領是因为他的才能和年龄都高人一等。他五十五岁了，又矮又胖，金黃色的头发非常濃密，在太阳穴旁边垂着几綹发卷。上嘴唇的胡子很多，跟乱糟糟的絡腮胡子連在一起，形成尖尖的几簇。淡紫色的臉膛，眼鏡片下透出炯炯的目光，每当他看乐譜的时候，还得在这副眼鏡上加一副夾鼻鏡。他的兩只手肉鼓鼓的，右手常常做出拉琴时那种波动的手势，无名指和小拇指上还戴着很大的戒指。

我們認为这幅素描已經把人物和艺术家都介紹出来了。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一个人如果四十年来兩膝之間老夾着一只会响的木头匣子，决不会不受到一些影响。这会影响到他的性格，而且会影响一輩子。因此，大部分的大提琴家都好說話，要发脾气，嗓門很高，話說起来沒有个完；不过也不是毫无风趣的。賽撥斯梯安·邵恩就是这样的人。他掌握着四个人旅行演奏的領导权，这是伊凡尔內、弗拉斯告莱和潘希納心甘情愿地交給他的。他們讓他去跟人接洽，讓他去办理事务，因为他在这方面是內行。他們都看慣了他处理事务的那种大刀闊斧的方式，但是他們笑他有时候“太过火”①，——这对于一位演奏家說来未免有点美中不足，因此不懂礼貌的潘希納常給他提意見。节目的安排、旅行的路綫、和剧院老板接洽，各式各样这类的事务都归他負責，这造成了許多使他的急脾气

① 双关語，另指演奏时不合拍子之意。

发作的机会。至于有关收入和财务管理方面的事情他是不加过問的，都是由第二小提琴、出色的会計、細心謹愼的弗拉斯告萊掌管。

現在，这四位合奏者就好象站在舞台上似的，已經一一介紹过，大家已經了解他們每一个人的特点了。这些特点即使不是非常古怪，至少也够特殊了。現在，請讀者允許我講一講这个离奇的故事中的种种插曲。我們来看一看这四位巴黎人是怎样对待这些事情的。

他們在各地得到了无数采声以后，現在要被帶到……还是不要先說出来吧，"不要赶拍子！""殿下"会叫起来的，我們还是耐心点，慢慢儿地向讀者交代吧！

这时候已經是將近晚上八点鐘了。这四位巴黎人就在下加利福尼亞的这条荒野的路上，紧靠着他們的"翻倒的車"——潘希納就用霸尔提厄①的作品的名字来叫它。对于这場意外的遭遇，弗拉斯告萊、伊凡尔內和潘希納倒不怎么介意，他們甚至还联系了自己的本行开起玩笑来。但是对四重奏的領袖来說，这件事情是值得大发雷霆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大提琴家的肝火一般都旺得很，据說，他們的血一直会涌到指甲里呢！所以伊凡尔內認为他是古代兩位最著名的火性子的人埃阿斯②和阿喀琉斯③的后代。

---

① 霸尔提厄(1775–1834)，法国作曲家。

② 埃阿斯：荷馬史詩依利亞特中的英雄。他在阿喀琉斯死后，与俄底修斯爭夺阿喀琉斯的盔甲，結果失敗；他憤怒之下把希臘的羊羣当作敌人，把它們杀死了。后来知道自己弄錯了，就自杀而死。

为了使大家不至于忘記，我們再提一下：邵恩是个脾气急躁的人，伊凡尔內遇事冷靜，弗拉斯告萊性情溫和，而潘希納則是个乐天派——他們是四个难得的好伙伴，彼此之間有一种兄弟般的友情。他們感到有一条无論是由于利益或者是自尊所引起的爭論都无法割断的紐帶，一种出自同一源泉的趣味的一致性把他們結合在一起。他們的心就和这几件制作得非常完美的乐器一样，永远是和諧一致的。

邵恩一面嘟囔着，一面撫摸着大提琴的琴匣，檢查有沒有摔坏了。这时候弗拉斯告萊向車夫走去：

"我的朋友，"他問車夫，"請問我們該怎么办呢？"

"一个人既沒有馬又沒有車的时候，"車夫回答說，"那就只好……等着……"

"等馬和車子来？"潘希納叫道。"要是等不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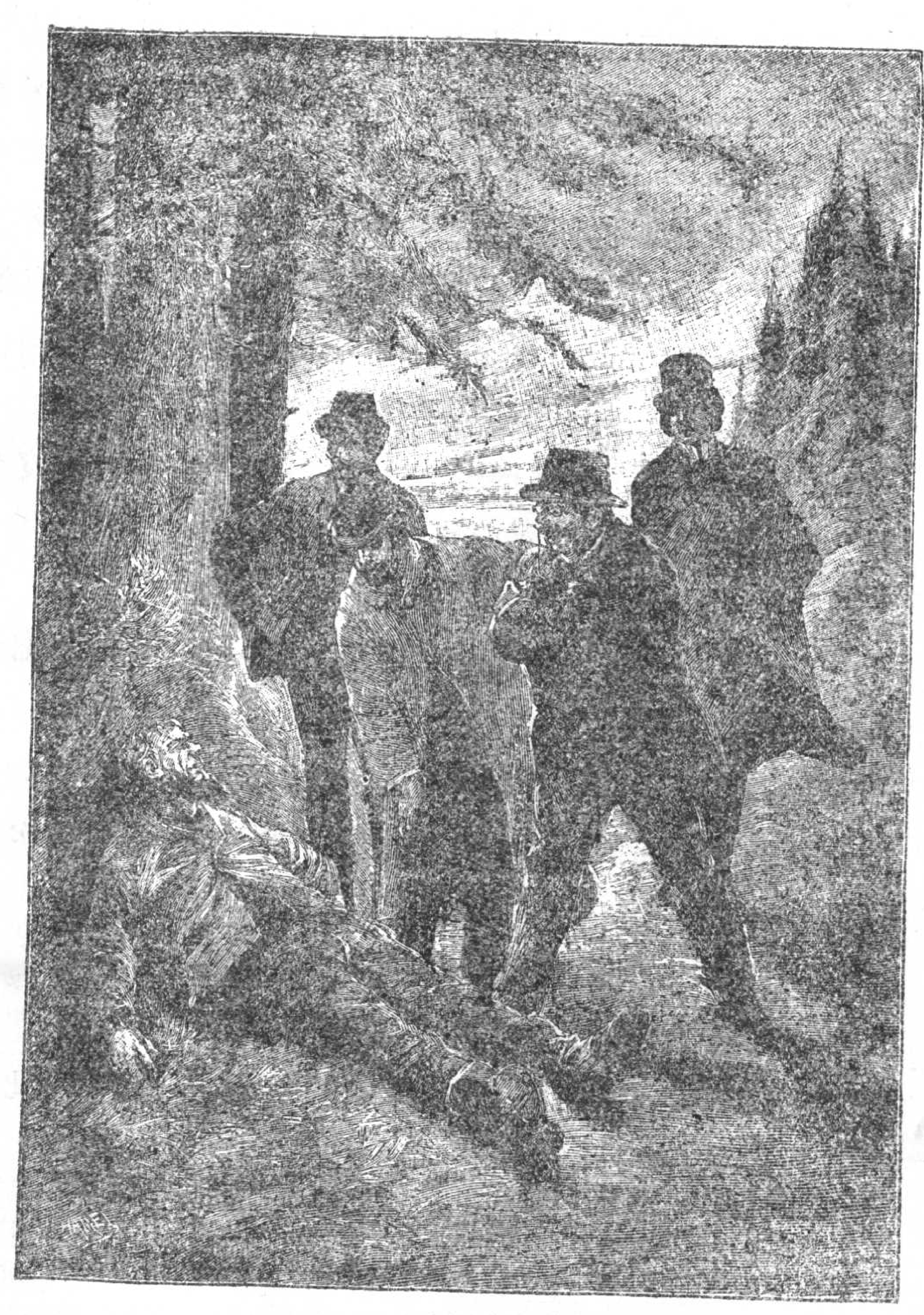
"那就去找。"弗拉斯告萊提出了这个意見，他永远是实事求是的。

"上哪儿找去？"邵恩怒冲冲地嚷道，他在路上直跳。

"哪儿有就上哪儿找去！"車夫回答他。

"嘿！赶車的，你說說，"大提琴家的嗓子越来越高，几乎

③ 阿喀琉斯：依利亞特叙述的故事是由英雄阿喀琉斯的憤怒而展开的。最初是特洛亞战役时，希臘軍把一个祭司的女儿虜去作督軍阿伽門农的侍妾，祭司乃求阿波罗降疫病于希臘軍，阿喀琉斯为此事和阿伽門农发生爭执，結果阿伽門农答应釋放祭司之女，但却夺去了屬于阿喀琉斯的一个女人，阿喀琉斯就大怒，不再助阿伽門农作战，去求其母忒提斯女神向專制者复仇。后来因好友在战爭中被杀，他在悲憤之下又出来助战，为友复仇，杀死了敌人。



“上哪儿找去?”邵恩怒冲冲地嚷道。

接近了高音阶的声調，"这算是回答，什么話，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你把我們摔下来了，把車都摔坏了，把馬弄伤了，这会儿仅仅說一句：'你們自己想办法吧！'这就算完事了？"

邵恩又犯上了爱叨唠的老毛病，喋喋不休地指責起来，这些指責全是毫无意思的。这时候弗拉斯告萊用下面的話打断了他：

"你别管了，讓我来想办法吧，我的老邵恩。"

然后他又对車夫說：

"我們現在到了什么地方了，朋友？"

"离弗来夏五哩。"

"那儿是一个火車站嗎？"

"不是……是一个靠近海濱的村庄。"

"我們能在那儿找到車嗎？"

"四輪馬車，办不到，也許能找到一輛双輪貨車……"

"一輛牛拉的双輪車，就象墨洛溫王朝[1]时候那样的！"潘希納大叫起来。

"那有什么关系！"弗拉斯告萊說。

"天哪！"邵恩又說，"还是問他在弗来夏这个破地方有沒有客棧吧。赶夜路的滋味我可尝够了。"

"朋友，"弗拉斯告萊問道，"弗来夏有沒有什么客棧？"

"有，我們本来打算在那儿換馬的。"

"是不是只要順着大路就能走到那个村庄？"

---

① 古法蘭克帝国第一代王朝。

“是的，一直走就行了。”

“走吧！”大提琴家喊道。

“但是，把这可怜人撇在这儿，就讓他一个人处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可有点残忍，”潘希納提出了这个意見。

“朋友，我說你能不能自己撑起来。”

“不行！”車夫回答說。“再說，我宁可留在这儿，跟我的車在一块儿，等天亮了我再想办法。”

“一到弗来夏，” 弗拉斯告萊說，“我們就想法子派人来帮助你。”

“好，客棧老板跟我很熟，他不会不帮我的忙的。”

“我們走不走？”大提琴喊道，他已經把他的乐器匣竪了起来。

“等一等，” 潘希納回答說，“讓我們先帮助車夫靠在斜坡上以后再走。”

的确，应該把他从路上拉开。他的腿伤得很厉害，自己不能走，潘希納和弗拉斯告萊就把他扶起来，帮他挪了一个地方，讓他靠在一棵大树的树根上，低处的树枝垂下来刚好形成了一个树棚。

“可以走了吧？”邵恩用兩根特别裝置的皮帶把琴匣背在背上，发出第三次吼声。

“这回行了，”弗拉斯告萊說。

然后他又对車夫說：

“那就这样吧，弗来夏的客棧老板会派人来帮助你的，在来人以前你不需要什么了吧，朋友？”

“要，”車夫回答說，“要是你們的壺里还有剩酒的話，最好給我一点儿。”

潘希納的壺还滿着呢，“殿下”就慷慨地捐了出来。

“有了这个，老朋友，”他說，“今儿晚上你就不会着凉了。身体里面也不会冷了！”

大提琴家最后又吆喝了一声，他的伙伴这才上了路。他們的行李幸亏都留在火車的行李車上，沒有裝在馬車上。这样虽然要耽誤些时候才能送到圣地亞哥，但总比讓我們的音乐家亲自把它們扛到弗来夏去要好得多。那几只提琴匣子已經够他們拿的了，尤其是那只大提琴的琴匣，实在太笨重了。的确，一个不辜負自己的称号的演奏家是从来也不离开他的乐器的，就如同兵士不离开他的武器，蝸牛不离开它的壳一样。

2. 一首不和諧的奏鳴曲的威力

夜里，在一条陌生的路上徒步前进，周圍又是一片几乎沒有人迹的荒野（这种地方通常是坏人比旅客多），这毕竟是有点使人提心吊胆的。而我們的“四重奏”現在就正处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很勇敢，这是沒有問題的，这四位法国人当然也会尽量表現得很有胆量。然而“勇敢”跟“鹵莽”之間却有一条界綫，凡是头腦清楚的人是不会把它們混淆起来的。总而言之，要是火車不碰上大水阻路，要是馬車不在离弗来夏五哩的

地方翻車，那么我們的演奏家根本就用不着黑夜里在这条吉少凶多的路上冒險了。現在我們只好希望他們别碰見什么不幸的事情。

这时候大約是八点鐘光景，邵恩和他的同伴們按照車夫指点的方向，朝海岸走去。要是仅仅拿着輕巧而不怎么碍事的小提琴的皮琴匣，再要抱怨的話，那就未免太說不过去了，所以懂事的弗拉斯告萊，乐观的潘希納和理想家伊凡尔內都不发一句牢騷。但是那位大提琴家拿着那只大提琴匣，簡直就象背上背了一只櫃子似的！按他的性格，当然又会为此而大发脾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把心里的委屈和牢騷都用"啊！""呵！""唉！"这些拟声字发泄了出来。

天已經黑透了。濃密的烏云在空中掠过，不时扯成一条条狹窄的裂縫。从这些裂縫里露出一角躲躲閃閃的月亮，这是一鈎上弦月。这位金黃色的福蓓①运气不好，竟沒有贏得賽撥斯梯安·邵恩的欢心。这除了因为他不好侍候、容易生气以外，再有什么原因，我們就摸不淸楚了。他用拳头向她比划着，大声說：

"你露着你那半片蠢臉想干什么！……去你的！我眞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你更蠢的了，象一片半生不熟的瓜似的在天上踱方步！"

"月亮要是正臉迎着我們就要好多了，"弗拉斯告萊說。

"什么理由？"潘希納問。

---

① 希臘神話中的月神狄爱娜，又名福蓓。

"因为那样，路可以亮一些。"

这时候，伊凡尔內朗誦起詩来了："啊！純洁的狄爱娜，啊！温和的夜的使者，啊！地球的銀白的卫星，啊！可爱的安狄美恩[1]的心爱的偶象……"

"你的詩有完沒完？"大提琴家嚷了起来。"那些第一小提琴手一拉起抒情曲子来，就沒有个完……"

"走快一点，"弗拉斯告萊說，"要不然我們就得在美丽的星星底下睡觉了。"

"那是說如果有星星的話……而且还要錯过我們在圣地亞哥的演奏会呢！"潘希納提醒大家。

"你想的倒不錯，我的天！"邵恩一边嚷，一边搖晃着琴匣，匣子里发出一陣委委屈屈的声音。

"但是，我的老朋友，"潘希納說，"这全是你引起的。"

"我引起的？"

"当然！我們为什么不留在旧金山呢！在那儿有許許多多的加利福尼亞人伸長了耳朵，盼望着从我們这里得到美妙的感受呢！"

"那我們为什么离开那儿呢？"大提琴家間。

"是你要这样做呀！"

"那么說，你是叫我承認，我在这件事上提出的是个遺憾的建議，而且要是……"

"嘿！……朋友們！"这时候伊凡尔內說話了，一面用手指

① 牧童安狄美恩是狄爱娜的爱人。見希臘神話。

着天上的某一点，那儿有一縷微弱的月光給一朵云彩鑲上了一道銀白色的边。

“什么，伊凡尔內？”

“你們看那朵云彩的样子好象一条龙，張着翅膀，長着一条用阿尔古斯的一百只眼睛裝点成圓孔的孔雀尾巴！[1]”

邵恩大約不象伊納哥斯的女儿的守护者[2]那样具有特殊的眼力，能把东西放大一百倍，因为他竟連地上一道很深的車轍都沒有看見，非常不幸地一脚踩了进去。这一下使他臉朝地摔了一交，琴匣还在他的背上，看起来活象一只趴在地上的大甲虫。

演奏家大发雷霆（这一次可难怪他），接着埋怨起第一小提琴来——他还在欣賞着他那天上的怪物。

“都怪伊凡尔內！”邵恩肯定地說，“要不是为了看他那条該死的龙……”

“已經不是龙了，現在变成一把双耳壺了！只要再加一点平常的想象，你就可以看到，这是爱蓓[3]正拿着它在斟美酒呢……”

“注意，这美酒里可掺着好些水呢！”潘希納叫道。“还得小心你那可爱的青春女神別对我們迎头盖臉地澆下来！”

---

[1] 阿尔古斯，希臘神話中的百目巨人，他死以后，女神伊拉把他的眼睛用来裝飾孔雀尾。

[2] 指百目巨人。

[3] 爱蓓，希臘神話中的青春之神。諸神饗宴时，她就用双耳壺为他們倒出長生不老的仙酒。

正在这乱糟糟的时候，天眞的快下雨了。为了謹愼起見，必須加快脚步，好到弗来夏找个安身的地方。

他們扶起了怒气冲冲、不停地埋怨的大提琴家。热情的弗拉斯告莱自动要帮他背琴匣，邵恩先不同意……离开他的乐器——这只剛特①和貝納台尔②的大提琴，等于是他的爱人……然而他到底讓步了，于是，这位宝貝的“爱人”就挪到了好为别人效劳的弗拉斯告莱的背上，弗拉斯告莱把自己的輕琴匣交給了邵恩。

他們繼續前进，順利地走了二哩路，沒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夜愈来愈黑，天馬上要下雨了，已經掉下了几滴。雨点很大，可見得是从高空的雨云里落下来的。但是伊凡尔內的美丽的爱蓓并沒有把她那壺水繼續倒下来，所以我們的四位夜游神有希望身上一点不沾湿而赶到弗来夏。

虽然如此，还是得时刻小心别在这条漆黑的路上摔倒。这条路上常常碰到急轉弯，路旁尽是高高低低的，有很深的泥坑，还有黑黝黝的山澗，听得見激流的冲击声。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性情不同，伊凡尔內觉得很有詩意，而弗拉斯告莱则觉得提心吊胆。

除了路不好走以外，还有一件値得担心的事：别遇見什么足以威胁旅客們安全的玩意儿。“四重奏”的全部武器只有四把琴弓，这样的武器在这儿显然是不頂事的，因为这里是当时惊人完美的考尔特③手枪的发明地。邵恩和他的同伴如果是

①、② 地名，以产乐器著名。

③ 考尔特是美国的手枪发明者。

美国人的話，他們一定会把自己武裝起来，把这种手枪插在褲子上一种特別的口袋里。一个地道的美国佬要从旧金山到圣地亞哥沿着鉄路旅行，决不会不帶一支这种六发手枪就上路的。但是法国人却絲毫沒有認識到它的必要性，他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到。这一点以后可能会使他們后悔的。

潘希納走在当中，兩眼一直注意着路旁的斜坡。这一段左右兩面的坡度都很陡削，突然受到襲击的可能性比較小，可以不用太担心。天生喜欢开玩笑的“殿下”又想跟同伴惡作剧了，他打算吓他們一下，譬如說，忽然停下来，用吓得发抖的声音喃喃地說：

“啊！瞧那边，那是什么？准备射击！”

这时候道路伸展到一片密茂的森林里，周圍都是加利福尼亞出产的那种高达一百五十尺①的跟巨象一样的“世界爷”②，他想开玩笑的念头也就消失了。

“……每一棵大树后面都可以埋伏十个人……一綫短促的閃光，紧接着一声清脆的爆炸声——一下流彈的呼嘯声。会不会碰見这样的事呢？会不会听見这种声音呢？在这一帶非常适合于夜襲的地方，很可能有什么埋伏。然而僥幸地居然沒有碰到土匪，这是因为这类可敬的人物在西部美洲已經完全絕迹了，他們这时候正在新旧大陆的市場上忙着搞金融业务！想不到卡尔·摩尔③和强·施鮑加④的子孙会落到这种

① 法国的一种尺，合0.3248公尺，和我国市尺差不多，下同。
② 松杉一类的树，产于加利福尼亞。
③、④ 二个早期的西部美洲开发者。

下場！……”这一連串念头当然只会出現在伊凡尔內的腦子里。他接着又想道：“无疑地，照現在这样平靜无事眞是辜負了这幕森林布景！”

忽然間潘希納站住不动了。

跟在他后面的弗拉斯告莱也站住了。

邵恩和伊凡尔內立刻赶上去。

“什么事？”第二小提琴問。

“我好象看見一样东西，”中提琴回答說。

这次他可不是开玩笑。剛才千眞万确是有一样东西在树林里走动。

“是人还是兽？”弗拉斯告莱問他。

“我不知道。”

是人好呢还是兽好？誰也不能冒冒失失地下結論。他們挤在一起瞧着，一动不动，一声不出。

月光从云縫里透射下来，照在黑树林的上空，穿过“世界爷”的枝叶，洒在地上。树林里方圓百步以內的东西都能看得見。

潘希納一点也沒有看錯，这不是什么幻覚。他們的确看見一个挺大的东西，人不可能有那么大，只能是一个身軀巨大的四足兽。什么四足兽呢？一只猛兽？一定是一只猛兽，但是什么猛兽呢？

“一只掌行兽！”伊凡尔內說。

“什么鬼畜生！”邵恩用一种低沉而不耐煩的声音喃喃地說，“要說畜生，我看你倒有点象，伊凡尔內！你就不能說些叫

人听得懂的話嗎？掌行兽？什么叫掌行兽？”

“就是用脚掌走路的动物！”潘希納向他解釋。

“一只熊！”弗拉斯告萊回答他。

这的确是一只熊，而且是一只头号的熊。在下加利福尼亚的森林里是碰不到獅子、老虎和豹的。只有熊是这里的常客，而要是碰上跟它打交道的話，結果往往是很不愉快的。

我們的四位巴黎人倒是很齐心，他們都想到該給这只掌行兽讓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再說，这儿本来就是它的老家……因此他們四个人挤得更紧，对着那只野兽，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后退，不露出准备逃跑的神气。

野兽小步跟着，舞动兩只前脚好象在做什么手势，屁股一搖一摆，就跟一个輕佻的西班牙女人在散步一样。它慢慢地逼近过来，它的那些示威活动变得充滿了敌意——嘎啞的吼声，一掀一掀的牙床骨，眞叫人胆战心惊。

“我們跑的时候，四个人分开跑！”“殿下”提出建議。

“不行！”弗拉斯告萊說，“那样我們一定会有一个人被它抓住，他就得为其他三个人牺牲了！”

他們沒有这么做，眞要是做出这个魯莽的举动，显然会引起不幸的后果的。

“四重奏”就这样紧挨在一起，来到了树林中的一块稍为亮一点的空地边上。熊更加逼近了——只离开十来步远了。它是不是認为这是一块适合攻击的好陣地呢？很可能，因为它吼得更厉害了，走得也更快了。

四个人慌慌張張地往后退，第二小提琴更加急切地嘱咐

大家：

"鎮靜点，鎮靜点，朋友們！"

他們終于走出了那块空地，重新鑽进树木中間。但是在那里危險并不見得就少。象这样从这棵树逃到那棵树，那只熊可能会突然扑过来，使你連防备都来不及。事实上它正是准备这样做：它的可怕的吼声停止了，脚步放慢了……

正在这时候，忽然有一种嘹亮的音乐响彻在这濃密的黑森林里，这是一个充滿了情感的緩慢曲調，它展示了一位艺术家的整个心灵。

原来是伊凡尔內，他从琴匣里拿出了他的提琴，使琴弦在琴弓的撫摩下激动得顫抖起来。这眞是个天才的主意！本来嘛，音乐家为什么不向音乐求救呢？安菲翁①的和諧的琴音不是曾經使石头自动地堆砌在色勃的周圍嗎？奧尔菲②的神妙的五弦琴不是曾經感化过凶猛的野兽，使它們匍匐在他的膝前嗎？所以我們应当相信：这只加利福尼亚的熊，在隔代遺傳因素的影响下，跟神話③中所說的它的同类同样具有艺术稟賦，因为这时它的野性已經消失了，它那热爱音乐的本性完全控制了它，当"四重奏"有秩序地退却的时候，它也跟着他們，一面发出几声音乐迷的輕微喊声，它几乎要叫起"好！"来

---

① 安菲翁，是詩人和音乐家，他在建造色勃的城牆的时候，奏起了五弦琴，石块听了他的音乐，都自动地堆砌起来了。見希臘神話。

② 奧尔菲，是古代最偉大的音乐家，他的音乐那么美妙，使得野兽都馴服地匍伏在他的脚边。見希臘神話。

③ 指希臘神話。

了！

一刻鐘以后，邵恩和他的同伴已經到了树林边上了。他們走出了林子，伊凡尔內一直拉着琴。

野兽站住了。看来它不想再往远处走。它来回拍打着它的大脚掌。

这时候潘希納也拿起了他的乐器，叫道：

“来一首熊的舞蹈，輕快一点！”

当第一小提琴把这个大家熟悉的主題用長調① 使勁乱拉起来的时候，中提琴就用中音短調② 拉出一部又刺耳又杂乱的低音来作伴奏。

于是那只畜生跳起舞来了，它一会儿举起右脚，一会儿举起左脚，乱蹦乱跳，扭来扭去，一任“四重奏”上了路，慢慢远去。

“呸！”潘希納說，“这不过是一只馬戏班里的熊。”

“那有什么关系！”弗拉斯告萊接着說，“伊凡尔內这个机伶鬼想的眞是个出色的主意！”

“快逃，小快板③，”大提琴家說，“别望后瞧！”

当这四个阿波罗④ 的弟子安全到达弗来夏的时候，大約有九点鐘了。虽然掌行兽已經不再跟在他們身后，但是最后

---

① 音調分長調和短調，長調多用于雄壯明朗的乐曲，短調多用于忧郁抒情的乐曲，或用以襯托主調。

② 以長調的第三音作为第一音的短調。

③ 音乐名詞，每分鐘約一百二十八拍。

④ 阿波罗，希臘神話中司美术音乐之神。

的一段路他們仍旧是用飞快的步子赶完的。

一块种着山毛榉的平地，四周圍着四十来所木头小房子，这就是弗来夏，离海岸兩哩远的一个孤零零的村庄。

我們的艺术家在几所大树复盖着的住宅之間靜靜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那头有一个小小的礼拜堂，他們隐約看見它的小小鐘楼。于是四个人停了下来，好象預备就地演奏一曲似的圍成一个圓圈，打算商量一下。

“就是这么个地方？一个村庄？”潘希納說。

“难道你想找一个象费城或紐約那样的城市嗎？”弗拉斯告莱反問了一句。

“但是您的村庄已經睡着了！”邵恩聳了聳肩反駁他。

“不要惊醒一个安睡的村庄！”伊凡尔內用一种惆悵的，詩意的調子說。

“正相反，一定要叫醒它！”潘希納喊起来。

的确，除非愿意在露天过夜，要不然就得采取这个办法。

何况这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四周寂靜得一点声音都沒有，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的，里面沒有一絲亮光。在这万籟俱寂的情况下，簡直可以把睡美人① 的宮殿也建筑到这里来。

“呃，客棧呢？”弗拉斯告莱問道。

对了，馬車夫不是說过有一家客棧嗎？他曾說这几位遇难的旅客可以在那儿受到款待，还能有很好的住所。还有那

① 出自法国作家貝罗尔的著名寓言：一位公主得罪了女巫，女巫就罰她昏睡一百年，她周圍的一切也都靜止了。

客棧老板呢？不是說他会立即派人去帮助那不幸的馬車夫嗎？会不会那个可憐人只是在夢想这些东西？或者是邵恩和他的队伍迷了路，这儿根本不是弗来夏？

这几个不同的問題都需要得到肯定的答复。因此必須找一个当地的居民打听一下。为了打听，就必須敲开一家的門——当然，要是运气好能找到客棧的話，尽可能不敲別人家的門。

于是四位音乐家开始在这块黑暗的空地四周进行偵察，在各家門前摸索着，想发現一块挂在門口的招牌，但是連客棧的影子都找不到。

虽然沒有客棧，但是不見得就不可能受不到別的接待。既然不是在苏格蘭①，那就按照美国的方式办吧。要是肯出每人一块甚至兩块美金的代价来换一頓晚飯和一張鋪位的話，試問哪一个弗来夏人会加以拒絕呢？

"敲門！"弗拉斯告萊說。

"照拍子敲，"潘希納加了一句，"打八分之六的拍子②！"

其实他們即使打四分之三或者四分之四的拍子，結果大概也是一样，沒有一扇門或一扇窗子打开。然而"四重奏"还是敲了足有一打人家的門，等待着回答。

"我們弄錯了，"伊凡尔內声称。"这不是村庄，这是坟地，在这儿一睡就永远醒不来了，簡直是'曠野的呼声'③。"

"阿門！""殿下"用教堂唱詩班的那种庄严的嗓音应道。

---

① 相傳苏格蘭人好客，不計酬謝。

② 这里是敲得急一些的意思。

既然沒法打破这片絕对的靜寂，那該怎么办呢？繼續上路到圣地亞哥去！他們既餓又累，再也走不动了，再說，走哪条路呢？在这茫茫的黑夜里，又沒有一个領路的！想法子到另外一个村庄去！哪一个呢？据馬車夫說，沿海的这一帶再沒有別的村庄了，那就只好再游蕩下去。最好还是等天亮！可是沒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天上又布滿了黑压压的烏云，看样子馬上就要下起傾盆大雨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熬六个鐘头，这个建議可提不得——即使是对艺术家也提不得。

于是潘希納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腦子里的主意多得很，就是都不怎么出色。不过这一回却得到了精明的弗拉斯告萊的贊許。

"朋友們，"他說，"我們剛才对熊所用的那个办法很有效，难道对一个加利福尼亞的村庄就不灵了嗎？我們剛才用一小段音乐制服了那只掌行兽，这回我們用一次热烈的演奏来叫醒那些乡下人吧，要拉得又快又有力……"

"这倒可以試試，"弗拉斯告萊回答說。

邵恩甚至不等潘希納把話說完，就从琴匣里拿出了他的大提琴，把鋼架支在地上。他沒有座位，只好站着，手里拿着弓，准备把这个会响的怪物所蘊藏的全部声音都放出来。

他的同伴也差不多同时准备好了，他們預备随着他一起拉，直到把自己的全部技艺都施展完为止。

"翁斯罗④的降B調四重奏，"他說，"开始……預备……

③ "曠野的呼声"，在新約中指先知圣約翰，他在耶穌降生前曾在曠野中宣講，叫大家为救世主鋪平道路。这句話后人轉意为說話沒人听。

起！”

这首翁斯罗的四重奏他們都背得出来，再說他們都是出色的演奏家，当然不一定要看得很清楚才能拉琴，他們的手指在黑暗中也照样能熟練地在乐器的指板上往来撫摩。

这时候他們充滿了灵感。可以說他們在美国的娛乐場所和戏院里演奏的时候，从来沒有象現在这样天才洋溢，情感丰富。空中蕩漾着一种优美和諧的旋律。誰能不被它吸引呢？除非是聾子。就算这儿象伊凡尔內所認为的那样是坟地吧，那么在这样美妙的音乐气氛中，墓穴也会微微开启，死人也会站立起来，骷髏也会鼓掌的。

然而那些房子的大門却还是紧閉着，睡夢中的人并沒有醒过来。音乐在終曲的雄壯有力的旋律中結束了，弗来夏却还是无声无息。

“啊！真是岂有此理！”邵恩气极了。“这些蛮子的耳朵看来只配剛才給他們的熊拉的那种乱七八糟的音乐……好吧！重来，不过，伊凡尔內，你拉D調，弗拉斯告莱，你拉E調，潘希納拉G調，我还是拉B調。好，使劲拉！”

多么不調和的声音啊！耳膜都要刺破了！这使人想起了在巴西的一个陌生的村庄里，由茹溫維勒王子⑤率領的那个临时拼湊起来的乐队！簡直象是用“醋”牌⑥提琴演奏的一首可怕的交响曲——一支从后往前拉的瓦格納的曲子！

---

④ 英国作曲家。

⑤ 法国路易·腓力伯的第三子，曾作过多次旅行，关于他有不少傳說。

⑥ 酸鼻刺耳，难听的意思。

潘希納出的毕竟是个妙主意。剛才那一番优美的演奏所沒有得到的效果，这支乱糟糟的曲子竟得到了！弗来夏开始苏醒了。好几处玻璃窗閃出了亮光，有兩三家窗戶里点上了灯。村里的居民有动静了，可見得他們并沒有死，也不是聾子，因为他們能听見声音，而且还在那儿傾听呢！

“他們要拿苹果砸我們了！”潘希納演奏到一个休止符的时候說；尽管音調不統一，他还得严格遵守拍子。

“嘜！活該，我們就把它吃了！”講实际的弗拉斯告萊說。

这时候，在邵恩的指揮下，演奏更热烈地繼續下去。最后，在四个不同調子的有力而完美的“和音”中結束了演奏，四位艺术家停了下来。

不对！从二三十扇敞开的窗戶里飞过来的不是苹果，而是鼓掌声、喝采声，好！好！好！弗来夏人的耳朵从来沒有欣賞过这样的音乐！这下子一定家家都愿意殷勤接待这几位登峰造极的音乐家了！

但是正当他們沉浸在音乐的狂热中的时候，一个新的听众向他們走过来，不过，他們却沒有看見。这个人是从一輛电动車上跳下来的，这时他站在空地的一角。他身材很高，相当魁梧：这是在黑夜里仅仅能判断出的一点。

我們的巴黎人正在猜想：窗戶是打开了，門会不会也随着打开来接待他們呢？这一点看来很难肯定。就在这时候，新来的人走过来了，他用純粹的法語，以一种亲切的口吻說：

“我是一个音乐迷，先生們，我能为你們鼓掌，感到非常荣幸。”



演奏更热烈地繼續下去

“是为刚才的那一首曲子嗎?”潘希納用嘲笑的口气問道。

“不是,先生們,是第一首,这首翁斯罗的四重奏,我很少听見有演奏得比你們更富有天才的。”

这是个內行,沒有問題。

“先生,”邵恩代表他的同伴回答說,“我們非常感謝您的贊美,我們的第二首曲子一定刺得您的耳朵很难受,那是因为……”

“先生,”陌生人打断了这句說起来一定很長的話,接下去說,“我从来沒有听見过这么混乱的演奏。不过我明白你們的用意,你們是要叫醒弗来夏那些好心的居民,可是他們現在又睡着了。啊,諸位,你們想用这个絕望的办法从他們那儿取得的东西,請允許我提供給你們吧。”

“您是說要招待我們嗎?”弗拉斯告萊問道。

“是的,招待你們,一种比苏格蘭人更殷勤的招待。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那么在我面前的就是名聞全美的‘四重奏’了。对于你們,我們整个美丽的美国都无条件地献出了热情。”

“先生,”弗拉斯告萊覺得应該說話了,“您太夸奬我們了。呃,多謝您愿意給我們找一个借宿的地方,但不知道是在哪儿?”

“离这儿二哩。”

“是另一个村庄嗎?”

“不是,在一个城市里。”

“一个大城市?”

“当然。”

“对不起，”潘希納說，“别人告訴我們說从这儿到圣地亚哥一个城市都沒有。”

“这弄錯了，我不知道該怎么解釋。”

“弄錯了？”弗拉斯告萊重复了一遍。

“是的，先生們，你們要是愿意跟我一起去的話，我保証你們会受到象你們这样身分的艺术家所应該受到的欢迎。”

“我的意見是去，”伊凡尔內說。

“我同意你的意見。”潘希納說得很肯定。

“慢着，慢着，”邵恩嚷起来，“别搶在乐队指揮的前头！”

“这是为什么？”美国人問。

“我們在圣地亚哥有点事情，那里有人等着我們呢。”弗拉斯告萊回答說。

“在圣地亚哥，”大提琴家补充說，“我們已經跟人約好了，要举行几次白天音乐会，从后天星期日开始。”

“噢——”那个人的声調表示出相当明显的不高兴。

然后說道：

“那不要紧，諸位，还有一个白天呢，你們有足够的时間訪問一下这值得一去的城市，到时候我負責把你們送到就近的車站，保証不耽誤你們到圣地亚哥去！”

說眞的，这項邀請是很誘人的，是受欢迎的。他們可以在一家上等旅館里找到一間舒服的房間——还不說这位殷勤的人物保証他們会受到的那种尊敬。

“你們同意嗎，先生們？”

“我們同意。”邵恩回答說，飢餓和疲倦驅使他乐意地接受

了这項邀請。

"那就說定了，"美国人接着說，"我們現在就走吧！二十分鐘以后就可以到了，我相信那时候你們就会感謝我了！"

不用說，在剛才那次嘈杂的音乐演奏所引起的最后几声喝采以后，那些屋子的窗戶都已重新关上，灯光也熄灭了，弗来夏又沉沉睡去了。

四位艺术家在美国人的帶領下走到电动車跟前，把乐器放了进去，然后坐在車厢的后半部，美国人則坐在前面，靠近司机。发动机已經扳开，蓄电机发揮了作用，車身一晃，立刻以很快的速度向西駛去。

一刻鐘以后，只見前面有一大片白茫茫的微光，炫目的月光洒遍四方。那儿就是我們的几位巴黎人所沒有想到的那座城市。

这时候車子停了下来，弗拉斯告莱立刻說：

"我們总算到了海濱了。"

"海濱，不是，"美国人答道，"这是我們要渡过的一条河。"

"怎么能渡过去？"潘希納問。

"趁輪渡，連車子一起过去。"

那里的确有一只美国常見的那种輪渡，于是車子和乘客都上去了。这只輪渡一点汽也不冒，一定也是用电发动的。只兩分鐘工夫就过了河，輪渡停泊在港口深处的一个船塢碼头上。

車子又上了路，在一片田野間的小路上穿行着，不一会駛进了一个大花园，花园的高处裝着灯，洒下一片强烈的光芒。

在花园的栅欄那儿有一扇門，出了門是一条又寬又長的石板路，走在上面还发出咚咚的响声。五分鐘以后，艺术家們来到了一家舒适的旅館門前的台阶下面。美国人对旅館里叮囑了一下，于是艺术家們就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們立刻被带到一桌丰盛的筵席前面，于是他們就大吃起来，胃口非常好，这一点想必誰都不会怀疑的。

吃完飯以后，侍役長把他們領到一間寬敞的、被电灯照得通亮的房間里；这种灯只要一按电鈕就可以变成光綫柔和的夜眠灯。但是这一切奧妙还是留着明天再寻求解釋吧。他們很快地在房間四角的四張床上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以一种少見的和諧性（“四重奏”就是因它而著名的）打起呼嚕来了。

3. 一位多話的向导

第二天，剛打七点鐘，这間四人合用的房間里就响起了几句說話声；說得更确切一些，这是模仿軍队里的起床号的喊声：

“快——起来！……快——下床！……用二分之一的拍子！”潘希納大声喊叫着。

伊凡尔內是四重奏中最懶散的一个，他是宁可用四分之三，甚至四分之四的拍子爬出他的热被窩的。但是他必須跟同伴們行动一致，迫不得已，只好把平躺的姿势改变为直立的姿势。

“一分鐘我們都不能浪費，一分鐘都不能！”“殿下”提醒大家。

“对，”邵恩附和着說，“明天我們一定得到达圣地亞哥。”

“好吧！”伊凡尔內說，“半天的工夫足够拜訪这位可爱的美国人的城了。”

“使我奇怪的是，在弗来夏附近居然有这么一个大城市！”弗拉斯告莱接着說。“我們的馬車夫怎么会忘了对我們說呢？”

“說不說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我們能到那儿，我的老高音，”潘希納說，“而現在我們已經到了！”

一大片阳光穿过兩扇寬大的窗戶射进房間，窗外是一条美丽的林蔭路，順着这条路可以望出一哩远去。

四个朋友在一間舒适的盥洗室里梳洗起来——这一件事做起来既迅速又方便，因为这間盥洗室具有最完善的現代化的設备：有調节溫度的冷热水龙头，有用自动塞子放水的脸盆，有热水澡盆、电熨斗、随时可以噴出香水精来的噴霧器，有电扇，还有各种自动的刷子，有的是刷头发的，只要把头湊上去就行了，有的是刷衣服或皮靴的，刷得非常地道。

还有，到处裝有电鈴和电話，随时可以和旅館的各个服务部門取得联系。另外还裝有鐘和随手一扳就可以大放光明的小电灯。

在这儿，邵恩和他的同伴不仅能和旅館通話，还能和这个城市的其他各区通話，而且說不定——这是潘希納的想法——和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通話。

“甚至于跟全世界，”伊凡尔內加了一句。

他們还沒来得及試一試，电話却在七点四十七分向他們傳达了下面的一段英国話：

“卡里斯特斯·門巴尔向‘四重奏’的每一位可敬的演奏家道早安，并且請他們在梳洗完毕以后，就到精益旅館的餐厅去进早点，那里一切都已經准备好了。”

“精益旅館！”伊凡尔內說。“这个旅館的名字倒很出色！”

“卡里斯特斯·門巴尔，这就是我們那位热心的美国人的名字，”潘希納說，“这个名字眞漂亮！”

“朋友們，”大提琴家叫道，他的肚子已經跟它的主人同样不耐煩了，“旣然飯已經摆在桌上了，那就去吃吧，吃完飯……”

“吃完飯，在城里蹓一圈。”弗拉斯告萊接过来說，“但不知道这个城是什么样的？”

我們的几位巴黎人有的已經完全穿戴好了，有的也已差不多了。潘希納在电話里回答說，五分鐘之內，他們就將荣幸地应卡里斯特斯·門巴尔先生的邀請到餐厅里去。

于是他們梳裝完毕以后，就向电梯走去，机器开动了，把他們送到了富丽堂皇的旅館走廊里。走廊尽头就是餐厅的門，这是一間寬敞的金碧輝煌的大厅。

“我愿意为你們效劳，諸位先生，非常愿意为你們效劳！”

說这句話的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个人。他是个“自来熟”这一类型的人。看他那样子，不是好象早就跟他們認識了嗎？或者更确切地說：就象从来就跟他們認識似的！

卡里斯特斯·門巴尔算来該有五六十岁了，但是一眼看去只不过四十五岁的样子。他的身材比一般人高，肚子稍微有点挺，四肢又粗又大。他精神飽滿，身体健康，动作稳健，簡直称得上"生龙活虎"。

邵恩和他的同伴見过不少这样的人，这种人在美国是相当多的。卡里斯特斯·門巴尔的腦袋很大，是球形的。头发沒有白，仍然保持着金黃色，而且是卷曲的，抖动起来好象一堆被风吹动的树叶。他的臉色非常紅潤，发黃的絡腮胡子相当長，分成尖尖的几綹。上嘴唇的胡子都刮光了。嘴吻有点突出，老帶着笑意，而且有一种嘲諷的意味。牙齿跟象牙似的，又亮又白。鼻子端端正正地安在額头底下，鼻端有点肥大，鼻翅很敏感，鼻梁上有兩条竪紋，架着一副用精巧得象絲綫似的銀鏈子扣住的夾鼻鏡。在这副夾鼻鏡的鏡片后面閃爍着一双灵活而帶着綠色虹彩的眼睛，眼珠里面好象燃燒着一盆炭火。这顆腦袋是由一个象公牛一样的脖子架在肩膀上的。軀干直挺挺地支在丰滿多肉的屁股上。兩腿笔直，有点八字脚。

卡里斯特斯·門巴尔穿着一件非常寬大的烟草色的斜紋上衣。左襟的小口袋里露出一角花边的手絹。背心是白色的，非常合身，有三个金扣子，兩只口袋上搭拉着一根沉甸甸的鏈子，一头拴着一只表，另一头是一只步行速度表；当然，鏈子上还挂着些叮鈴当啷的裝飾品。最后，那双肥大紅潤的手上还戴着一串戒指，这就使这套金銀飾物应有尽有了。洁白的襯衫漿得又硬又亮，上面点綴着三顆金鋼鑽。寬大的翻領底下，系着一个茶褐色的既小又簡單的絲質領結。褲子是帶

条紋的，有很寬的折縫。褲腿愈往下愈瘦，一直垂到用鋁扣子扣住的短統靴上。

至于这位美国佬的相貌，那是再富于表情也沒有了。他什么都露在外面，——是个天不怕地不怕所謂“閱历丰富”的那种人的相貌。这一定是个八面玲瓏精明强干的人，从他結实的肌肉、跳动的眉毛和攣縮的嚼肌上就可以看得出这一点来。他爱哈哈大笑，但是笑起来总是鼻音比喉音重，好象在嘲笑似的，生理学家会認为这是馬叫。

卡里斯特斯·門巴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四重奏”进来的时候，他举起了那頂路易十三时代的寬边帽——所不同的只是沒有羽毛裝飾罢了——跟四位艺术家握手，把他們引到一張桌子前面。桌上放着一壺滾烫的茶和热气騰騰的講究的烤面包。他不停地說着話，别人要想插一句都不可能——这也許是为了避免回答的緣故。他夸耀着他的城市如何出色，說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創造。他一个人滔滔不絕地說着，直到吃完飯的时候，才用下面的几句話結束了他的独白：

“来吧，諸位先生，請随我来吧。但是有一点要請你們注意……”

“哪一点？”弗拉斯告莱問道。

“我們的街道上絕对不准吐痰。”

“我們沒有这个习慣，”伊凡尔內不以为然地說。

“好！那样可以避免罰款！”

“不吐痰，在美国！”潘希納帶着詫异而怀疑的口吻喃喃地說。

要想找一个比卡里斯特斯·門巴尔再好的向导兼翻譯恐怕是很困难的。他对于这个城市了若指掌，家家旅館的老板他都叫得出名字，每所房子的主人他都知道是誰，路上的每一个行人，他都亲切而熟悉地和他打招呼。

这个城市的建筑很有規律。所有的街道都是垂直交叉的，好象一个棋盤。人行道上都有廊檐。城市規划整齐，但同时也不單調，因为对于住宅的建筑风格和內部設施都沒有任何規定，完全由建筑师发揮自己的想象去設計的。除了几条商业大街以外，房屋都具有一种宮殿的气派，講究的庭园兩旁都是优雅的楼房，門墙上有艺术化的裝飾，房屋內部也是尽量追求豪华，屋后的花园几乎和公园一样大。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那些树木大概是新近才种的，都还沒有达到綠树成蔭的程度。在城里主要大街十字路口的街心花园里也是这样：那里新鋪的夾杂着溫帶和热帶花木的草地也还沒有从土壤里吸取到足够的繁育力。这个自然特点跟美洲西部加利福尼亞各个大城市附近的茂密的大森林地区形成了鮮明的对照。

“四重奏”走在美国人前面，各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一切。吸引伊凡尔內的东西并不引起弗拉斯告萊的注意；邵恩感到兴趣的事物，潘希納对它却冷淡得很。但是总的說来，这个神秘的陌生城市引起了他們每个人的极大的好奇心。由于各人的看法不同，他們发現了許多值得注意的事物。好在有卡里斯特斯·門巴尔在，什么問題他都能回答。怎么說是回答呢？……他根本就沒有等別人开口問就說出来了，他不停地往下說，沒法使他停止。他的兩片嘴就好比一个会說話的

风車，只要有一点点风，就不停地轉起来。

走出精益旅館有一刻鐘的时候，卡里斯特斯·門巴尔說：

“这儿是第3号街，城里一共有三十条街。这条街商业最发达，是我們的百老汇，我們的攝政大街，我們的意大利路①。在这些商店和市場里，可以买到奢侈品，也可以买到日用品。要过一种最舒服最現代化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这里都有！”

“商店我倒是看見了，”潘希納說，“但沒看見买东西的人。”

“也許时間太早？”伊凡尔內接下去說。

“那是因为买东西的人大部分都用电話購貨或是用傳字購貨……”門巴尔回答說。

“什么叫傳字購貨？”弗拉斯告莱問道。

“是这样的：我們普遍地使用着傳字机，这是一种非常完善的机器，它可以把你写下来的字傳到别的地方去，就象电話能傳話，电影机能把动作記录下来一样。留声机是用耳朵听的，这是用眼睛看的。傳眞机能使别处的景象出現在你的眼前，这也是同样的性質。这种傳字机比电报要可靠得多，一封普普通通的电报任何人都可以冒名頂替在上面搗鬼。用傳字机可以通过电流来签字，无論是汇票还是票据……”

“甚至結婚証書？”潘希納用諷刺的口气紧接着說。

“当然，中提琴先生。結婚为什么不能利用电流呢？”

“离婚呢？”

---

① 紐約、倫敦及巴黎的三条繁华的街道。



“这是我們的第3号街。”

"离婚也一样！不瞞您說，我們的机器在这方面应用得还是最广泛的呢！"

說到这里，向导哈哈大笑起来，把背心上的裝飾品都抖响了。

"您很爱說笑，門巴尔先生，"潘希納說，他也随着美国人大笑起来。

"是的，我爱說笑，就跟太阳光底下的金絲雀一样快乐①！"

这时候，他們看見前面横着一条大街，这是第19号街。一到那里，一切市場活动就都沒有了。这条街跟别处一样，也有許多电車軌道縱横交叉着。車輛飞快地駛过，但是一粒灰塵也沒揚起来，这是因为路面都鋪有一层澳洲的卡利松和詹拉树②做的防腐木磚，(为什么不用巴西的桃花心木呢?)所以就跟用鋸末擦过似的，非常干淨。一向注意物理現象的弗拉斯告萊发現这种路就象金屬板似的，走在上面会发出咚咚的响声。

"偉大的鉄匠們眞了不起！"他自言自語說，"他們現在竟能鋪鉄板路了！"

他正打算請教卡里斯特斯·門巴尔，門巴尔突然大嚷起来：

"諸位先生，請看这所公館！"

他指着一所富丽堂皇的高大建筑物，它的兩头的房屋向

① "快乐得象金絲雀，"是法国的一句諺語。

② 澳洲的一种橡膠树。

前突出，中間是一个精致的庭园，前面有一排鋁質的欄杆圍着。

“这所公館簡直可以說是一座宮殿，里面住的是本城的一位大名鼎鼎的要人，他叫詹姆·坦克登，伊利諾州那些开不尽的石油矿就是他的。他大概是我們这里最有錢的人了。所以他是城里最可敬的同时也是最受尊敬的人。”

“他有几百万的家私？”邵恩問道。

“哪儿的話！”門巴尔說。“百万对于我們来說是一个最普通的数目，我們这儿都是論亿的！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尽是大財主。商业区的商人能在几年以內就发起大財来，就是因为这个緣故。——我指的是零售商，因为在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小天地里，大商人和批发商是一个也沒有的。”

“那么工业家呢？”潘希納問道。

“这里沒有工业家！”

“船老板呢？”弗拉斯告萊問道。

“更沒有了。”

“那末都是靠年金过活了？”

“是的，全是有年金收入的人或是正在积累年金的买卖人！”

“噢，那么工人呢？”伊凡尔內問道。

“需要工人的时候就到外面去雇，先生們，等工作一完，他們就回去了，还帶着一大笔工資！”

“我說，門巴尔先生，”弗拉斯告萊說，“你們城里穷人总有吧，哪怕是为了不至于灭种？”

“穷人？第二小提琴先生！您一个都不会碰到！”

“照这么說，这里不許要飯？”

“从来用不着‘不許’，因为要飯的根本不准进城。他們可以到美国的城市去，那里有收容所、难民所、貧民习艺所……还有到处都有的感化院。”

“那么你們連监獄也沒有嗎？”

“沒有蹲监獄的人。”

“那么犯罪的人呢？”

“那些人都請他們留在新旧兩大陆，因为那里的环境更适合于表現他們的本質。”

“啊！眞的，門巴尔先生，”邵恩說，“听您的口气，我們好象已經不在美国了？”

“你們昨天是在美国，大提琴先生，”这位老是使人吃惊的向导回答說。

“昨天？”弗拉斯告萊說，他不懂这个奇怪的字眼是什么意思。

“当然罗！……今天你們是在一个独立、自由的城市里，合众国是沒有任何权利管轄这个地方的，这个城只屬于它自己。”

“它叫什么名字呢？”邵恩問道，他那动不动发急的性子又活动起来了。

“它的名字？”門巴尔回答說，“对不起，我現在还不能告訴你們。”

“什么时候可以讓我們知道呢？”

"等你們参观完了以后；这个城市能够被你們参观是非常荣幸的。"

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有所保留，多少显得奇怪，不过，这也沒有太大的关系。反正在中午以前，他們四个人就可以結束这次新奇的散步了，等到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們一定能知道它的名字的，那就行了，不是嗎？只有一点是值得考虑的：这个城市占据了加利福尼亞沿海这样大一块地方，它怎么会不屬于美利坚合众国呢？再說，那个車夫怎么会一点儿也沒有提到它呢？不过这个謎即使門巴尔不打算揭穿，二十四小时以后到了圣地亞哥，他們也会知道的。

这位使人摸不着头腦的人又开始滔滔不絕地介紹起来了。显然，他不愿意进一步解釋剛才所談到的話。

"先生們，"他說，"我們現在是在第37号街的路口。你們瞧这幅美丽的景象！在这一帶，同样沒有商店，沒有市場，沒有商业区街道上的特征。这里只有高大的公館和私人住宅，不过住在这儿的人沒有第19号街上的人有錢。他們每年的收入是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的光景……"

"那算是穷人罗！"潘希納接着說，他意味深長地把嘴唇一噘。

"唉！中提琴先生，"門巴尔对他說，"要是跟别人比的話，誰都可能算是穷人的！百万富翁跟只有十万法郎的人比起来算是有錢的，但是假如跟有一亿法郎的人比起来就不算有錢了！"

我們的艺术家已經不止一次地可以注意到，他們的向导

用得最多的字眼就是"百万"。这是一个多么富有魔力的字眼啊！他一說到它的时候，就鼓起了腮帮子，声音象金屬那样清脆，簡直会使人以为只要他一張嘴說話，就能造出錢来。从他嘴里掉下来的要不是金鋼鑽——就象那位仙女的教子嘴里会掉下珍珠和碧玉来①一样——至少一定是金块。

邵恩、潘希納、弗拉斯告萊和伊凡尔內繼續在这个奇异的不知名的城市里游逛。这几条街比較热鬧，因为有来来往往的行人。人們都穿得很整齐，看不見一个衣衫襤褸的穷人。到处有电車以及双輪和四輪的电动貨車。几条主要的大街上有一种活动人行道，这是用一根長得沒有尽头的鏈子牽动的，走在上面就跟在一輛正在开动的火車上行走一样。

来来往往的电車行駛在路上，好象彈子平滑地滚动在綠呢面的彈盤上似的。至于那种富丽堂皇的馬車，只有在最富裕的市区才看得見。

"啊！这儿有一个礼拜堂。"弗拉斯告萊說。

他指着一座結構相当粗笨的建筑物，它不屬于任何一种建筑风格，看起来有点象綠色草坪上的一大块薩伏瓦②的面餅。

"这是基督教堂，"門巴尔在这座高大的建筑物前面站住了脚說。

"你們城里有沒有天主教堂？"伊凡尔內問道。

---

① 出自古老寓言：仙女使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一張嘴就能吐出珍宝，一个坏人也想掌握这个秘术，結果仙女使他張口吐出的尽是可怕的蛇。

② 法国地名。

"有的，先生，而且我应当告訴你，尽管我們的地球上傳布着一千来种不同的宗教，我們这儿却只有天主教和基督教。这里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各个州在政治上虽然沒有分裂，在宗教上却是四分五裂的。那里的教会有各种各样的派别；什么美以美、英格蘭、長老会、浸礼会、威斯利派……这里只有忠于加尔文教①教义的基督徒和罗馬公教②徒。"

"这里的人說的是什么語言呢？"

"一般都說英国話或法国話。"

"这一点值得庆賀。"潘希納說。

"因此，"門巴尔接着說，"全城分为差不多相等的兩个区。我們現在是在……"

"我想是在西区吧？"弗拉斯告萊看了看太阳，根据太阳的位置說。

"是在西区，要是您愿意的話。"

"怎么？要是我愿意？"第二小提琴問道，他感到这个回答很奇怪。"难道这个城市的方向可以随着各人的意思改变嗎？"

"是的，也可以說不是，"門巴尔說，"这一点我以后再向您解釋，我們还是回过来說这个区吧！要是您喜欢的話就算是西区……这里住的全是基督徒，基督徒都是講究实际的，这里

---

① 加尔文教，是十六世紀时产生的、代表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級的宗教思想。它主張在基督教范圍內实行民主，发揚"个人主义"精神，默認中产阶級重利盤剝是合理的，极受資产阶級欢迎。

② 梵蒂崗教皇領导下的天主教。

的也不例外。天主教徒就比較注重心灵方面，趣味更高一些，他們住在……东区。所以說这个教堂是基督教堂。”

“气派也很象，”伊凡尔內說，“你看它的建筑結構低而沉，在这里边做祈禱大概只能下地不会上天吧……”

“說得妙，”潘希納叫道。“門巴尔先生，在一个这么現代化的城市里，一定可以用电話来听講道或望弥撒吧！”

“一点儿也不錯。”

“向神父忏悔也可以用电話嗎？”

“这跟用傳字机結婚完全一样。您一定同意，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

“确是实际，不过眞叫人难以相信，門巴尔先生，难以相信！”潘希納說。

4. 墜入五里霧中的“四重奏”

經过一段漫長的散步以后，已經十一点鐘了，这时候感到肚子餓是情有可原的，所以我們的艺术家們就嚷着說餓了，他們的肚子一齐叫喚起来，大家都認为非吃飯不可了。

卡里斯特斯·門巴尔也有想吃飯的意思，他并不比他的客人們更坚强些，同样也在一日三餐的需要面前屈服了。那么，是不是再回到精益旅館去呢？

是的，城里的飯店看来并不多，那一定是因为人們都爱呆在自己家里，同时城里似乎也沒有外来游客的緣故。

几分鐘以后，一輛电車把这几位挨餓的人送到了旅館，他們就在一張摆着丰盛菜肴的桌子前面坐了下来。这頓飯和美国飯有着显著的不同：一般的美国飯尽管量很多，还是弥补不了它在質方面的缺点；这里却有出色的牛羊肉、又嫩又香的鷄鴨、新鮮饞人的魚；另外，代替美国飯店里的冰开水的是各种各样的啤酒和法国美陶克①和布告涅②出品的十年前的陈葡萄酒。

潘希納和弗拉斯告萊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至少跟邵恩和伊凡尔内一样，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門巴尔一再殷勤地奉菜，要是不領他的盛情，未免說不过去。

这位一張嘴老不閑着的美国佬兴致愈来愈高了。他暢談着城里的一切，只有一点他吞吞吐吐地不愿意談，就是他的同桌想知道的这个独立城市的名字。这到底是个什么城市呢？忍耐一下吧，等到参观完了以后，他就会告訴大家的。他所以要这么做是不是想拖住"四重奏"，使他們錯过到圣地亞哥去的火車呢？不管它，还是尽情地大吃大喝一番再說。点心快吃完了，大家正要喝茶、咖啡和甜酒的时候，忽然响起了一下爆炸声，把旅館的玻璃窗都震动了。

"这是什么？"伊凡尔內跳起来問道。

"不要慌，諸位，"門巴尔回答說，"这是天文台的炮声。"

"如果这是午炮的話，"弗拉斯告萊看了看他的表說，"我肯定它放晚了。"

---

①、② 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不会，小提琴先生，不会的！这里的太阳不会比别地方走得慢的！"

美国人的嘴上露出一絲古怪的笑容，他的眼睛在夾鼻鏡底下閃爍着，兩只手来回地搓，看他的样子好象是因为开了一个很不坏的玩笑而自鳴得意似的。

弗拉斯告萊比他的同伴們清醒一些，他沒有象他們那样完全陶醉在这頓丰盛的酒席里，他用疑惑的眼光看看門巴尔，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

"啊，朋友們！——請允許我这样亲热地称呼你們，"門巴尔以最亲切的口气說，"現在我們去参观本市的第二个区吧。哪怕只有一个角落你們沒有去，也会使我大失所望的！时間不多，我們馬上出发吧！"

"到圣地亚哥去的火車几点鐘开？"邵恩問，他总惦記着，怕因为迟到而失約。

"对了，几点鐘开？"弗拉斯告萊紧跟着也問了一句。

"啊！晚上才开呢，"門巴尔一面回答，一面眨了一下左眼。"来吧，我的客人，来吧，有我給你們做向导，不会使你們后悔的！"

对于一位这样热心好客的人，怎么能不听从他的話呢？四位艺术家离开了餐厅，出了精益旅館的大門，沿着大路走去。他們的腿有些发軟，一定是酒喝多了。虽然他們并沒有踩在旁边的活动人行道上，但是脚底下却有一种騰云駕霧的感覚。

"嗳！嗳！走好了，夏底庸①！"踉踉蹌蹌的"殿下"叫道。

"我想我們大概有点儿醉了！"伊凡尔內擦着額角說。

"不要紧的，巴黎的先生們，"美国人說，"就这一次，下不为例！为你們洗塵这是应該的呀！"

"我們把'洗塵'用的噴水壺里的水全給用光了！"潘希納已經大大地領过了这份盛情，他心里覚得从来沒有象現在这么舒暢过。

他們在門巴尔的帶領下，走到了第二区的一条街上。这里气氛不那么严肃，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他們就好象从美国北部突然来到了南部、从芝加哥来到了新奥尔良、从伊利諾州来到了路易斯安那州②一样。这里商店里的顧客比較多，房屋的情調更加优雅，住宅也更来得舒适，旅館跟基督教区的同样豪华，但是更吸引人。居民的仪表、举止和风度也不一样。这个城市和某些星球一样，是双重的；所不同的是，这兩个区不象星球那样互相繞着轉动，这是兩个并列的城。

快到区中心了。他們在靠近第5号街中段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时候只听見伊凡尔內惊訝地叫道：

"啊！眞的！这是一座宮殿！"

"这是考伐蘭家的宮殿。"門巴尔說。"南特·考伐蘭是跟詹姆·坦克登齐名的……"

"比他更有錢嗎？"潘希納問。

"兩个人一样。"美国人說。"他以前是新奥尔良的銀行家，他的財产的亿数比手指头还多……"

"一个手指头一亿，好一副漂亮的手套啊！亲爱的巴門尔

① 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② 芝加哥和伊利諾州在美国北部，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州在南部。

先生！"

"您說得对。"

"那么这兩位名人，詹姆·坦克登和納特·考伐蘭一定是互相仇視的吧！"

"至少是对头，他們都想在本城各項事务中取得优势，他們互相妒忌……"

"到最后也許会拚个你死我活呢！"邵恩問道。

"可能的，要是有一个把另外一个吃了……"

"那該多不消化啊！""殿下"說。

門巴尔觉得这句話太有趣了，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天主教堂矗立在一块广闊的空地上，它的規模很大，人人看了都会贊叹不止。这是一座哥德式的建筑，欣賞这种风格的建筑是不需要站得很远的，因为它的美全在于直聳而上的綫条，要是从远处看的話，就显不出这个特点来了。这座圣瑪丽亚教堂有着輕巧的尖頂，纖秀的花枝形雕刻，雅致的火炬形拱頂和金碧輝煌的对合窗，确实是值得人們贊賞的。

"这个出色的哥德式建筑算得上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代表作！"爱好建筑学的伊凡尔內說。"您說得对，門巴尔先生，你們城市的兩个区恰恰跟它的礼拜堂和天主教堂一样，一点也沒有相似的地方！"

"不过，伊凡尔內先生，这兩个区却是一母所生……"

"可是……不是同一个父亲吧？"潘希納問道。

"是的，……也是同一个父亲，可敬的朋友們！不过它們是以不同的方式扶养大的。这兩个区适应着到这儿来寻求平

静、愉快和安逸的人所需要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在新大陆或者旧大陆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所沒法找到的。”

“我的阿波罗！”伊凡尔內說，“門巴尔先生，您小心别把我們的好奇心勾引得太厉害了！您好象在唱一支歌曲，只唱了其中的一句，使人們長久地向往它的主題……”

“要是老那么下去，就会听膩的！”邵恩接着說。“怎么样，現在您可以把这个古怪城市的名字告訴我們了嗎？”

“还沒到时候，亲爱的客人，”美国人一面扶正鼻梁上的夾鼻鏡，一面說。“等游覽完了再告訴你們，我們往前走吧！”

“等一等，”弗拉斯告萊說，他除了好奇以外仿佛还暗含着一种不安的感觉，“我有一个建議。”

“什么建議？”

“我們为什么不到圣瑪丽亞教堂的塔頂上去看看呢？从那儿我們可以看到……”

“不行！”門巴尔叫道，一面搖着一头乱发的腦袋。“現在不行，以后……”

“以后什么时候？”大提琴問道。美国人躲躲閃閃地一味推托，他开始不耐煩了。

“等我們参观完了以后再說吧，邵恩先生。”

“参观完了以后再回到这个教堂来？”

“不，我的朋友，我們要游覽的最后一个地方是天文台，它比圣瑪丽亞教堂的尖頂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呢。”

“但是为什么不現在就去呢？”弗拉斯告萊坚持着自己的意見。

“因为这么一来，就要达不到我預期的效果了！”

再也沒有办法从这位神秘人物的嘴里得到别的答复了。

最好还是讓他做主吧。他們細致地游覽了第二区的各条街道，不一会来到了商业区，那里有裁縫鋪、鞋鋪、帽子鋪、杂貨鋪、面包房、水果店以及屠宰場等等。卡里斯特斯·門巴尔所遇見的人大部分都跟他打招呼，他也以一种得意洋洋的神气向他們一一回礼。他好象一个拉洋片的，兩片嘴一刻也不停，說得天花乱墜，他的舌头就好象节日的鐘錘似的，叮叮当当地搖个不停。

兩点來鐘的时候，“四重奏”到达了城根。这里圍着一排精致的鉄柵欄，上面点綴着鮮花和爬籐。柵欄外是一片广闊的田野，一直伸展到天边。在地平綫的尽头，依稀可以看到田野的弧綫和天空接連在一起。

在这儿，弗拉斯告萊注意到一件事情，但是他認为沒有告訴同伴們的必要，到了天文台頂上，这一切自然会得到解釋的。他注意到的是：下午兩点鐘的时候，太阳按理应該在西南方，但是現在它却不在西南方，而是在东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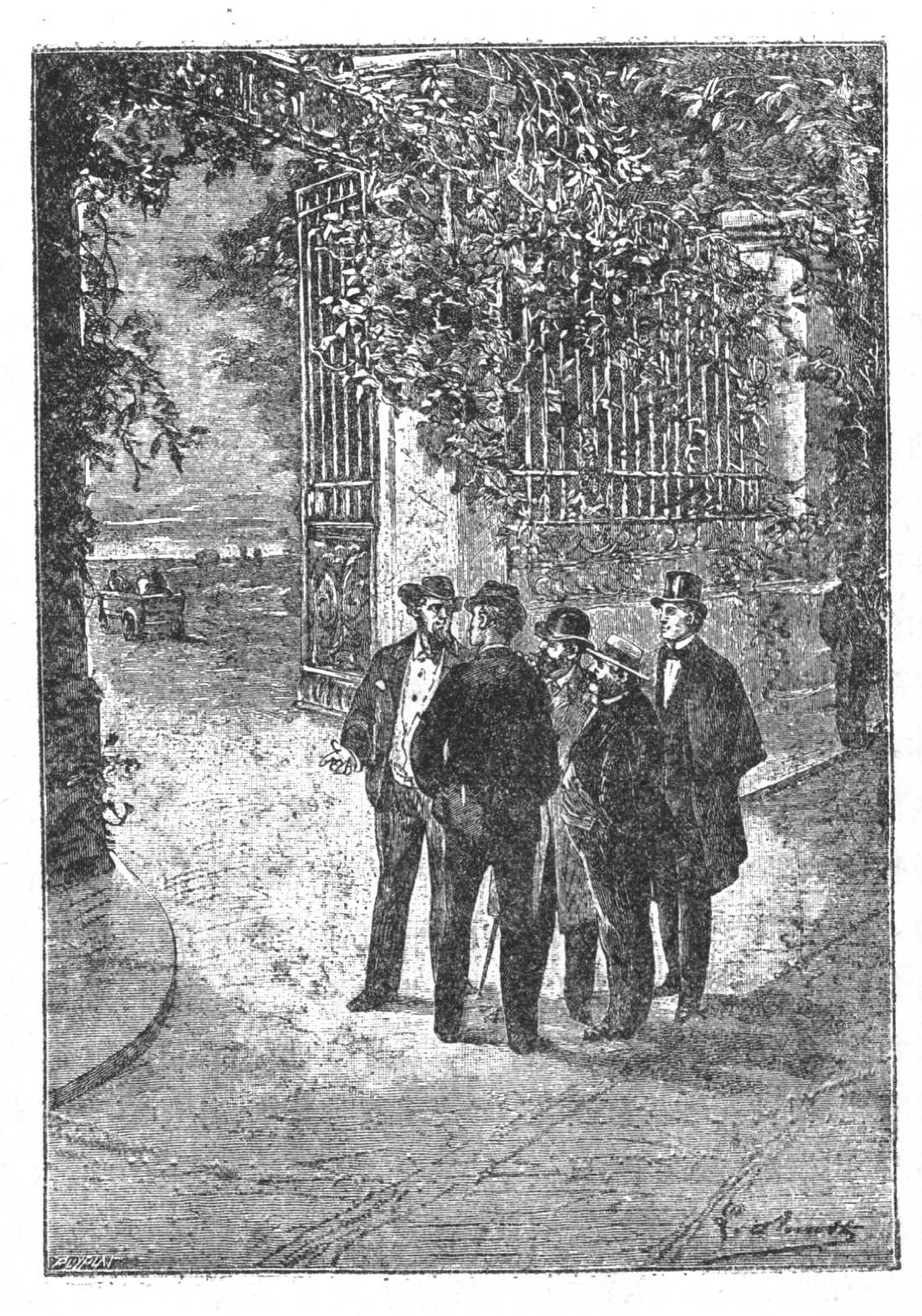
弗拉斯告萊本來就是一个細心的人，这件事情当然会引起他的惊訝的。他开始象拉伯雷①所說的“徒伤腦筋”起来。这时候門巴尔忽然改变了主意，对他們說：

“諸位，电車过几分鐘就要开了，我們坐車到港口去。”

“港口？”邵恩問道。

---

① 拉伯雷(1495-1553)，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偉大的人文主义作家。



柵欄外是一片广闊的田野

"啊！离这儿最多一哩，这样，你們可以沿路欣賞我們的公园！"

如果有港口，那么它一定在下加利福尼亞濱海城市的靠北或者靠南的地方。总之，它一定在海岸的某一个地方。

几位艺术家有点出乎意料。他們在一节漂亮的車廂里坐了下来。車上已經有好几个乘客了，他們都一一跟門巴尔握了手。(这家伙簡直跟誰都認識！)于是电車就开足馬力飞快地往前駛去。

門巴尔用"公园"来称呼城郊延綿不断的田野，的确是很恰当的。这里有一眼望不到头的羊腸小道，綠茵一般的草坪和色彩鮮艳的栅欄——有的是笔直的，有的是弯弯曲曲的，这里的人把它叫作"籬笆"。在养护林的周圍，是一片矮小的叢林，里面有橡树、楓树、山毛櫸、栗树、榎树、榆树、柏树等等，这些树都还是剛剛長成不久的。上千种鳥类栖息在树林里，嘰嘰喳喳地叫个不停。这是一个典型的英国花园，有許多噴水池，花坛里盛开着嬌嫩秀丽的花朵，有各种各样的花草果木：跟蒙特卡罗所产的一样大的犫牛儿、桔子树、檸檬树、橄欖树、夾竹桃、乳香树、芦薈、茶花、天竺牡丹、亞历山大种的白薔薇、紫阳花、白荷花和粉紅荷花、南美洲的时計草、各种各样的釣鐘草、山椒藻、秋海棠、风信子、郁金香、番紅花、水仙花、白头翁、波斯的毛茛、蝴蝶花、櫻草、蘭花、元参、桫欏；还有热帶地区特有的植物：曇花、棕櫚树、海棗树、无花果、有加利树、含羞草、芭蕉树、石榴树、葫芦藤、椰子树……总而言之，凡是一个植物爱好者能向一个无所不包的植物园提出来的植物，这里

全都有。

伊凡尔内一向喜欢回味古时的詩文，这时他一定会覺得置身在阿絲特萊①的田野景色之中了。的确，要是这片青葱的牧場上有羊，要是棡欄里有棕黃色的母牛在吃草，要是树林里有斑鹿、牝鹿和其他生長在林木中的馴兽在奔馳跳跃的話，他們就成了尤尔菲笔下的牧羊人了，遺憾的是沒有可爱的牧羊女。至于丽尼翁河②，这里有一条盤蛇河可以代替它，它那清彻的河水在田野的低窪处奔流不息。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一切好象都是人工安排的。

于是，喜欢冷嘲热諷的潸希納又有話可說了：

"啊！这就算是你們的河了嗎？"

卡里斯特斯·門巴尔反問了他一句：

"河？那有什么用？"

"好有水啊，那还用說！"

"水？你說的是那种不卫生的、有細菌的、傳染伤寒的媒介物？"

"是的，但是可以想法子把它弄干淨……"

"何必找这个麻煩呢，我們可以毫不困难地制造一种不含任何杂質的干淨水，甚至含有机鉄質的水或汽水也可以随您挑选……"

---

① 阿絲特萊，是十七世紀法国作家尤尔菲的名著，書中对田野景物的描写，細膩誘人，在法国文学上影响很大。

② 丽尼翁河是法国的一条小河，由于尤尔菲的小說阿絲特萊中的故事发生在这条河畔因而著名。

“你們自己造水？”弗拉斯告莱問道。

“当然，而且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都跟光、声音、时間、冷、热、动力、防腐素和自动发电一样，全是直接通到住宅里去的。”

“照这么說，”伊凡尔內說，“我想你們灌溉花草的雨水也是人工制造的了？”

“您說得对，先生，”美国人答道。他一只手捻着胡子，只見手指上的宝石在細密的絡腮胡子里閃閃发光。

“可以用人工控制的雨？”邵恩叫道。

“对了，亲爱的朋友們。我們的地底下安着許多管子，它們有規律地，均匀适当地往外噴雨。这么一来，就不需要等待大自然的恩賜，担心捉摸不定的气候变幻了，就用不着无可奈何地咒駡天时，有时候嫌太澇，有时候又嫌太旱了。这不是要好得多嗎？”

“我打断您一下，門巴尔先生，”弗拉斯告莱說，“就算你們能人工降雨吧，但是天上如果下雨你們能阻止嗎？”

“天上？那是指的什么呀？”

“天上，換句話說，就是一块一块的云，也就是大气流和各种颶风、旋风、台风、疾风……在天气坏的季节里，譬如說……”

“天气坏的季节？”門巴尔重复了一遍。

“是啊！就是冬天……”

“冬天？那又是什么呀？”

“冬天就是指下霜、下雪、結冰！”邵恩大声說，美国佬的嘲

弄的答話使他冒火了。

“我們这儿的人不懂这些!”門巴尔心平气和地說。

四个巴黎人面面相覷。他們遇見的是一个瘋子呢，还是对方在故弄玄虛呢？如果是前一种情形，那么就应該把他关起来；如果是后一种情形，那就該狠狠地揍他一頓。

这时候，电車以不快不慢的速度在这个迷人的花园里繼續行駛着。邵恩和他的同伴看見在寬广的公园外边，有几块栽种得很整齐的田地，那里呈現出各种不同的顏色，就好象过去裁縫店門口所挂的布片似的。这无疑問地是一片菜园，里面有馬鈴薯、白菜、胡蘿卜、蘿卜、葱，总之，用来做美味的牛肉湯所需要的各种配料样样都有。

他們很想到田野里去，看一看这个古怪的地方是不是也出产小麦、燕麦、玉蜀黍、大麦、裸麦、蕎麦以及其他谷物。

这时候出現了一个工厂，低矮的毛玻璃屋頂上聳立着一排排金屬的烟囱。这些烟囱都是用鉄架子支起来的，就跟正在行駛的輪船、一艘裝有十万匹馬力的强大推进机的大东方号上的烟囱一样。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它冒出来的不是黑色的濃烟，而只是輕輕的几縷；由于烟絲淡薄，它的烟灰絕不会影响空气的清洁。

这个工厂占地一万平方碼，約合一公頃。这是“四重奏”在美国人的帶領下，“侵入”（請原諒我們用了这个字眼）这个城市以后所看見的第一个工业性的建筑物。

“啊！这是什么建筑物？”潘希納問。

“这是一家裝有石油蒸餾設备的工厂，”門巴尔回答說。

他那銳利的目光就象要把夾鼻鏡的鏡片穿透似的。

“你們的工厂制造些什么呢?”

“电力。它向全城的公园和田野送电，供給动力和照明。这个工厂还把电力供給我們的电报机、傳字机、电話机、傳眞机、电鈴、电灶、各种机器、弧光灯和白熱灯、鋁質月亮、海底电綫……”

“海底电綫?”弗拉斯告萊馬上問道。

“是的！它把这个城市和美国沿海各地联系起来。”

“建立这么大的工厂有必要嗎?”

“我認为是有必要的，因为我們需要消耗那么多的电，用来代替人力!”門巴尔說。“諸位先生，要知道，为了建立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哪儿也比不上的城市，需要沒法計算的大量电力!”

当他們經过这家工厂的时候，只听見里面发出一陣陣沉重的吼声、蒸汽翻騰的咆哮声、机器的急剧轉动声，以及地面的回音。这一切証明:这家工厂的机械能力要超出当时任何一个最現代化的工业部門。竟需要那么多的能量来推动发电机和充滿蓄电池，实在难以想象。

电車从这里开过以后，又走了四分之一哩，然后在港口的車站上停了下来。

乘客們下了車。“四重奏”的向导一直在不住嘴地夸獎自己的城市。这时候他帶領客人沿着海关仓庫和船塢的碼头上走去。这个港口是橢圓形的，可以容納十条船，再多就不行了。这与其說是港口，还不如說是一个船塢。它的尽头是兩

道用鉄板架成的防波堤，上面有兩盞灯照耀着，这是为了使海外来的船只便于靠岸。

这一天，船塢里只有六只輪船，有的是运石油来的，有的是运每天必要的消費品来的。还有几只用电力开动的小船，是用来在海里捕魚的。

弗拉斯告萊注意到，海港的入口冲着正北。他因此得出結論：这个港口一定在下加利福尼亞沿海突出在太平洋里的某块陆地的北面。他还注意到，海水以相当大的力量向东流去，它冲击着碼头的边沿，就象正在航行的船只的側面一样，激起了一片波浪，——这一定是漲潮的緣故，不过美洲西部海岸的潮水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們昨天晚上乘輪渡渡过的那条河在哪儿？”弗拉斯告萊問道。

“在我們的背后，”美国佬仅仅回答了这么一句。

要是还預备进城乘晚班車到圣地亞哥去的話，就不应該再耽誤时間了。

邵恩对門巴尔提出了这一点，門巴尔說：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們。来得及的，我們坐电車沿着海岸逛一逛，然后再回城里。你們不是想看一下这个地方的全貌嗎？一个鐘头以后，你們到了天文台的塔頂上就可以看到了。”

“您保証我們来得及嗎？”大提琴家追問了一句。

“我保証明天早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你們已經离开目前你們所在的地方了！”

这个答复很含糊，但也只好同意。再說，弗拉斯告萊的好奇心已經达到极点了，他比他的同伴还要性急，恨不得馬上到天文台頂上去看一看。据美国人說，从那里至少可以看到周圍一百哩的地方。要是到了塔上以后还弄不清楚这个奇异的城市在什么地方，那就說根本否定它的存在！

船塢的尽头有一条电車軌道沿着海岸伸展出去。这里停着的电車一共有六节車厢，已經有許多乘客坐在車上了。这些車厢是由一个电气机車牽引的，机車里裝有一个兩百伏特电力的蓄电池，电車的速度是每小时十五到十八公里。

卡里斯特斯·門巴尔把“四重奏”引上了电車，电車馬上就开动了；好象就等着他們几个似的！

这时候他們所看到的田間景色跟鋪展在城市和港口之間的那个公园并沒有多大不同。同样是平整而保养得很好的土地。唯一的区别是这里沒有修剪过的草坪，只有綠色的牧場和只种蔬菜不种谷物的田地。这时候正有一場人造雨从地下的管子里噴出来，雨水大片地洒在划分得整整齐齐的長方形菜畦上。

天上落下来的雨絕不会分布得这样均匀，雨量也絕不会这样合适。

电車軌道順着海岸伸展出去，一面是海，一面是田野。电車走了四五公里以后，停在一个有十三門大口徑炮的炮台前面，炮台入口处写着“船艫炮台”几个大字。

“这些炮都裝着炮彈，但是就象古老的欧洲的許多武器一样，从来也不曾射击过！”門巴尔对他們說。

这一帶的海岸綫輪廓鮮明，往外突出，有点儿象一个海岬。它的尽头很尖，好象船头的吃水部分，又象裝甲艦的冲角①，海水冲到那儿就揚起一片白沫，向兩边分开了。这当然是由海潮引起的，因为海浪已变成幅度很寬的海波了，潮势随着太阳西下而逐漸減退下来。

从这里起，又有一条电車路分出去，它是通向城市中心的；原来的那条路綫还是沿着弯曲的海岸繼續往前伸展。

門巴尔帶着他的客人換了一輛車，告訴他們，要直接回到城里去。

已經参观得差不多了。門巴尔掏出他的表，这是日內瓦的名貴的西芳表，是一只会說話的表，一只留声表。他把揿鈕一按，就清清楚楚地听見一个声音說：四点十三分。

"您沒有忘記我們还得上天文台頂上去吧？"弗拉斯告萊提醒他說。

"忘記？亲爱的老朋友！就是忘了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忘了这件事啊！虽然我的名字还是有一点名气的。再过四哩我們就可以到达那个宏偉的建筑物前面了。它就在兩个城区正中心的第1号街尽头。"

电車开动了。田里一直下着"午后雨"——这是美国人的說法。向田野那边望去，他們又看見了那个用栅欄圍起来的公园以及公园里的草坪、花坛和树木。

一个四方形的塔頂上有一座巨大的鐘，时針正指着四点

① 軍艦前面的突出部分，用以冲击敌艦的。

华。这座鐘和倫敦国会大厦的那座有点儿相象。

方塔下面就是天文台的房屋，这些房屋各有各的用途。有几幢房子上面盖着鑲有玻璃的金屬圓頂，那是專門供星学家在里面观察星球运行的。这片房屋的中央有一个院子，院子里屹立着一座高达一百五十尺的塔。从塔的最高层可以看到周圍二十五公里以內的地区，因为附近沒有什么高聳的建筑物、丘陵或山脈擋住視綫。

卡里斯特斯·門巴尔走在客人的前面。一个穿着一套华丽制服的守門人为他打开了門，他就帶大家走了进去。走廊尽头有一座电梯，“四重奏”和他們的向导乘了进去。电梯平稳地往上升，四十五秒鐘以后，就停在塔顶的平台那儿了。

这个平台上立着一根旗杆，上面挂着一面很大的旗帜，迎着微微的北风飄拂着。

这是哪一国的旗帜呢？我們的几个巴黎人誰也認不出来。旗上有紅白相間的横条，那一定是美国的国旗了；但当时美国的藍空中閃耀着六十七顆星[①]，而这上面却只有一顆星。这顆星，說得更确切些，一个金黃色的太阳，在旗帜左上角的藍地上光芒四射，好象在跟天上的太阳爭輝似的。

“这是我們的旗，先生們。”門巴尔一面說，一面脫帽致敬。邵恩和他的同伴只好也跟着他脫下帽子来。然后他們从平台上走过去，一直走到欄杆前面，低头往下一看……

他們的肺里冲出了什么样的喊声啊！先是惊呼，后来变

① 美国国旗左上角为藍色，代表天空。上面的四十八顆星代表州。此处說六十七顆，暗喻美国向外侵略，势力扩張到其他地方之意。

成了怒吼！

整个城市映入了他們的眼帘，它是正橢圓形的，外面就是一片汪洋大海，一眼看过去，可以望到很远，能看見外洋，但是却看不見任何陆地。

可是，就在昨天夜里，邵恩、弗拉斯告萊、伊凡尔內和潘希納坐了美国人的車离开弗来夏以后，还在陆地走了有二哩路呢。后来他們在那輛电动車里坐輪渡只不过渡过了一条河，然后就又重新到了陆地上，事实上，要是离开了加利福尼亞的海岸航行到别处的話，他們一定能望見海岸的。

弗拉斯告萊轉过身来向門巴尔問道：

“我們是在一个島上嗎？”

“是的，正象您所看到的！”美国佬回答說，他的嘴上浮起了最亲切的微笑。

“这是什么島？”

“模范島。”

“这个城呢？”

“亿兆城。”

5. 模范島和亿兆城

在那时候，还沒有一位統計学家兼地理学家敢大胆地肯定說地球的表面上散布着多少島嶼。要是認为有好几千的話，也不算武断。然而在这么多的島嶼里，难道就沒有一个能

够符合模范島的創建者們的要求，并且滿足它的未来居民的欲望的嗎？不錯！一个也沒有。正因为这样，人們才产生了这个从实用着眼的"美国式机械化"的念头：兴建一个完全用人工造成的島嶼；造成以后，它就要成为現代化冶金工业中最偉大的工程了。

模范島——英文原名是"Standard Island"——是一个机器島。亿兆城就是它的首府。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当然因为它是一群几十亿的富翁的城市，是戈尔特、范德比、洛希尔①的都会。但是一定有人会說：英文沒有"亿兆"这个字，……新旧大陆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总是說"a thousand millions"（一千个百万）……"兆"是法国人的字眼……这倒是事实，不过近几年来，"兆"已經成为大不列顛和合众国的人通用的字眼了，——因此，用"兆"来称呼模范島的首府还是非常恰当的。

一个人工制造的島嶼，从它本身的意义来說，倒沒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有能够浸在河里、湖里或是海里的足够的材料，造一个島并不是人力所办不到的。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从島的用途和它应該滿足的要求这兩方面来考虑，它必須是能够移动的，所以一定要讓它浮在水面上。难也就难在这里。不过这个困难还不是鋼铁厂所不能解决的，再說还可以借助于强大的机器，要知道机器的威力是无穷的。

美国人生来就喜欢大的东西，爱好惊人的事物，所以早在

① 戈尔特、范德比、洛希尔都是当代有名的豪富。

十九世紀末，就已經計划要在离开陆地几百法里①的大洋中設立一个用鉄錨固定起来的大浮台。按照他們的打算，这个浮台卽使够不上一个城市，至少也得是大西洋里的一个休养站，要有飯店、旅館、俱乐部、戏院，还有其他等等；凡是在最时髦的水上城市里可以享受到的一切，游客們都可以在那里找到。現在，这个計划已經实現了，完成了。不过造起来的不是什么固定的浮台，而是一个活动的島。

在这个故事开始的六年以前，为了兴建这个人工島，向美国的富豪們提供大陆上的固定地点所沒有的种种便利条件，就成立了一个模范島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拥有五亿美元的資本，共分成五百股。这些股份很快就募齐了，因为当时美国有許多大財主，——他們发財的途徑有好几条，有的靠修筑鉄路，有的靠办銀行，有的靠开采石油，有的靠販卖人口。

这个島一共用了四年工夫才建起来。这里应当談一談它的一般大小和內部結構，以及它究竟怎么能在辽闊的太平洋上最美丽的地区往来移动的。关于它的大小，我們將用公里来表示，而不用英里——以前，十进位制曾經受到盎格魯撒克遜习惯的无理排斥，但——这时候十进位制已經完全占优势了。

其实，水上村庄在中国的揚子江、巴西的亚馬孙河和欧洲的多瑙河上早就有了。不过它們都是临时性的，只是几所盖在一長串木筏上的小房子，到了目的地以后，木筏解开，房子

① 約合四公里。

拆除，村庄也就沒有了。

我們要談的这个島，可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是要放到海里去的，是永久性的，是要凭人类双手的創造尽可能地使它存在下去的。

再說，根据拉文斯坦因①的学說，学者們以惊人的准确性推算出在2072年的时候，地球上的人口將达到六十亿左右，到那时候也許就会嫌地面太小，也許大陆上都住满了人而不得不到海上去造房子住了，这是很难說的！

模范島是一个用鋼制造的島，島身的抗力是按照它將承受的重量預先計算好的。它由二十七万只鋼箱組成。每个鋼箱有十六公尺六十六公分高，十公尺長，十公尺寬；所以它的平面是一个每边十公尺的正方形，面积是一百平方公尺。把全部鋼箱都釘在一块儿以后，就成了总面积約二千七百万平方公尺，也就是二十七平方公里的島了。建筑师把它造成橢圓形，它有七公里長，五公里寬，周圍是十八公里整。

模范島島身沒入水中的部分有三十尺，露出水面的有二十尺。也就是說，它的吃水部分有十公尺，它的总体积是四亿三千二百万立方公尺，排水量等于它的五分之三，就是二亿五千九百万立方公尺。

关于沒在水中的那部分島身如何制造的問題費了很長时間才得到解决——想出办法来的人因此成了亿万富翁——，因为它要求做到使蝸牛一类的动物不能从海水中爬到島壁上

① 拉文斯坦因(1834-1913)，德国地理学家。

来。

这个新的島嶼的地下部分既不会变形也不会坏，因为島身的每一块鋼板下面都由横档有力地頂住，每一块都撑得很紧，釘得非常牢固。

为了建造这个龐大的海上机器，必須开辟几个專用的工地。模范島公司把这个問題解决了，它取得了馬格达利那湾和海岸地区（位置在古老加利福尼亚这个狭長半島的尽头，几乎到了北回归綫边上），就把那里划为工地。建島的工程就在以著名的威廉·透生为首的模范島公司的工程师們的領导下，在这个海湾进行。威廉·透生在工程完工以后几个月就死了，就象勃倫內尔[1]在他的大东方号下水沒有成功时就死了一样。实际上，模范島不也就等于一艘大东方号嗎？只不过構造是現代化的，体积大上几千倍罢了。

大家都知道，一个島可不能象船那样造好后再下到海洋里去。所以他們在馬格达利那湾的水面上設了許多工地，就在那儿排好位置，一部分一部分地建造起来。美国的这部分沿海地区就成了活动島的寄泊港，必要的时候可以到那里去修理。

由二十七万只鋼箱構成的島架子——也就是島身，除了市中心特别坚固的那部分以外，都一律鋪了一层很厚的种植土。島上要栽培的植物是很有限的，只有一些草坪、花圃、小树林、牧地和菜园。这层种植土足够滿足这方面的需要。如

---

① 勃倫內尔（1769–1849），英国籍的法国工程师，1824–42 年曾从事泰晤士河开凿工作。

果要求这块人工鋪成的土地上出产粮食，在上面飼养大批供应屠宰場的牲畜，那就有点脫离实际了，何况这些东西都有固定的进口。不过，为了使牛奶和家禽产品不必非依靠进口不可，这方面还是有必要的設施的。

模范島的土地有四分之三是种植用的，大約有二十一平方公里的样子。其中包括四季常青的草坪、盛产蔬菜和水果的田园、放牧某几种牲畜的人造牧場。在耕作上广泛使用着电气，在直流电的作用下，植物以惊人的速度成長着，長出来的蔬菜也大得使人难以相信，比方說有四十五公分長的蘿卜、三公斤重的胡蘿卜。这里的花园、菜园和果园可以跟弗吉尼亞①和路易斯安那②最好的种植园媲美。你不要覚得奇怪，这个島——人們非常恰当地把它叫做“太平洋之宝”——在花錢方面是不在乎的。

首府亿兆城占地五平方公里左右，也就是五百公頃，城市方圓九公里，約占島的总面积二十七平方公里中的五分之一。关于这个城市，剛才跟邵恩和他的伙伴一起游覽过的讀者已經很熟悉了，您要是到了那里的話，一定不会迷失方向的。再說，在美国的城市里，根本就不会发生迷路的事，因为美国的城市都是現代化的。这是它的优点，但也正是它的缺点。因为現代化的城市里交通固然很方便，但城市的面貌却毫不艺术，不能引人入胜。我們知道，亿兆城是橢圓形的，中間有一条三公里多長的第1号街把它分成兩个区。天

---

①、② 美国南部的兩个州，农业发达。

文台建筑在城的一头，另一头和它遥遥相对的高大建筑物就是市政大厦。城里一切公共事业——水流和街道、种植园、公园、市警、海关、商場、丧葬、救济院、各种学校、宗教和艺术等——的管理机关都集中在那里。

現在我們要問一下，这个方圓十八公里的島上有多少人口呢？

地球上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大約有十二个——其中有四个在中国。机器島上的居民却只有一万左右；完全是地道的美国人，因为人們到这个現代化的人造島上来居住，为的是寻求安逸和清靜，所以不希望在这里发生什么国际糾紛。不过，就照現在的情形看来，已經有点不够理想了，因为居民在宗教信仰上不一致。这是沒有办法的事，因为无論对于美国的北方人——他們住在模范島的左边——或者南方人①——他們住在右边，要想不准他們到島上来住是很难办到的。再說如果这样做，模范島公司的利益也要受很大損失。

这块金屬的土地已安置好，預备建設城市的地区已規划出来，街道的分布也已肯定以后，就动手兴建了。豪华的旅館、單幢的住宅、零售商店、公共建筑物、教堂和礼拜堂都盖起来了。但是那种二十七层的大楼，那种在芝加哥可以看到的'sky-scrapers"，就是說“摩天楼”，这儿是沒有的。建筑材料都是旣輕巧又坚实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种不銹的金屬，就是鋁。它的份量比同体积的鉄要輕七倍，正象圣-克萊

① 美国北部信基督教的人多，南部信天主教的人多。

尔·特維勒[1]所說的，这是一种有前途的金屬，它能适应一座坚固建筑物的全部需要。除了鋁以外，还用人造石，就是那种可以随意处理的水泥块。另外，甚至还用到一种玻璃磚，这是一种透明的磚，中間是空的，長圓形，象瓶子似的，用一种很細的泥漿把它們砌起来。如果有人想盖一幢玻璃房子的話，这种玻璃磚可以說是最理想的了。不过，实际上最普遍的还是金屬結構的房屋，就象目前在造船方面都用金屬結構来建造各种船身一样。其实模范島本身也就是一艘船，只是大一点罢了。

島上各种产业的所有权都屬于模范島公司。住在島上的人不論他有多大家私，都只不过是租賃人。公司方面事先就仔細考虑了那些美国富翁在舒服和卫生方面可能提出的种种要求，因此样样都安排好了。这些美国人的富裕簡直是难以想象的，跟他們比起来，欧洲的君主和印度的王公就成了平常人物了。据統計学家說，全人类积蓄的黃金共值一百八十亿，銀子值二百亿，那么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一定是在"太平洋之宝"的居民手里。

这樁事业在財务方面一开始就很順利。旅館和住宅的租金都是极其昂貴的。有的甚至要好几百万，但是許多人家还是毫不困难地每年付出这笔錢来。这是公司的一笔收入。应当承認：模范島的首府，从住的方面来說，的确是名副其实的。

除了这些大富翁以外，还有好几百戶人家住在租金自十

---

[1] 圣-克萊尔·特維勒（1818-1881），法国著名化学家，曾发現一种制鋁的方法。

万到二十万法郎的平平常常的地方。其他的居民就是教师、供应商、职員和佣人了；再有就是少数无权在亿兆城或模范島其他地方長期居住的外国人。这里律师非常少，难得有訴訟的事情。医生更少，死亡率已經下降到很低的数字了。再說这里每个居民都很了解自己的体格狀况，他們用握力器测出肌肉的力量、肺活量测量器测出肺活量、脈搏测量器测出心臟收縮的次数、磁力記录器测出活力。另外，在这个城里，既沒有酒吧間也沒有咖啡店或酒楼，沒有任何引起酒精中毒的可能，从来沒有酗酒的情形。另外，城市的公共事业部門还供給电力、照明、机械力、热力、压縮空气、稀薄空气、冷气和自来水，还有电話和无綫电报。在机器島上，已經用人力消灭了气候的突然变化，也不会受到任何細菌的侵害。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有人死了的話，那是因为人总是要死的，但这是在活到几百岁生命力耗尽了以后。

模范島上有沒有軍队呢？有！有一支由斯蒂华脫上校率領的五百人的一支軍队，应該考虑到，太平洋沿岸并不是永远太平无事的。在靠近某些島嶼的时候，为謹愼起見，还是应当有所戒备，以防海盜侵入。这支軍队的給养費很可观，每个兵士的待遇跟老大欧洲的統帅的待遇差不多，这可决不是故意聳人听聞。兵士的衣食住是公家供給的，征兵工作由一些收入跟克萊索[1]一样多的首長监督着，在极其良好的情况下进行，根本不費什么事，只要在应征的人中間选拔出来就是了。

[1] 克萊索，吕底亚最后一个国王，以富裕著名。因为吕底亚境內有一条出产金沙的巴克托河。

模范島有沒有警察呢？有的，有几小队；对于一个沒有任何理由会引起糾紛的城市，这些警察足够保障它的安全了。他們是奉市府当局的命令駐在那里的。周圍的海岸則有一队海关警察日夜巡视着，外来的船只只能在几个港口靠岸。在这种情况下，坏人怎么能进得来呢？万一島上的居民中有人作了坏事，那么就会立刻把他逮捕起来，放逐到太平洋的西面或东面，到新大陆或旧大陆的某一个地方去，永远不讓他再回到模范島上来。

我們剛才曾提到过模范島的“几个港口”，是不是說港口不止一个呢？是的，有兩个，分設在橢圓形島的兩旁。这兩个港口的名字，可以用法国的航海用語相应地譯为“左舷港”和“右舷港”。

有了这兩个方向相反的港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用担心貨物的定期进口会中断。中断是不可能的，比如說，天气不好，船只进不了这个港口，那么，这时另一个港口就剛好是順风，可以保証船只靠碼头。通过左舷港和右舷港，运来各种貨物，例如：石油、面粉和谷物、葡萄酒、啤酒和其他应时的飲料、茶、咖啡、可可、杂貨以及罐头食品等。此外还从美国最好的市場运来牛、羊和猪，这就保証了鮮肉的供应。最后，对于在吃的方面最講究、最挑剔的人，也能充分供应滿足他的口味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除了食品以外，衣料、家庭用的棉麻織物和时裝等，凡是趣味高尚的紳士和风度典雅的女士所需要的东西也都有进口。所有这些物品在亿兆城的供应商那儿都有得卖，——什么价錢呢？我們不敢說，恐怕說出来讀者不会相

信。

談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这样想：既然这个机器島是活动的，今天在海洋的这一点，明天可能走出二十哩以外，那么輪船怎么能从美国沿海往这里定期运送貨物呢？

回答很簡單：模范島并不是随随便便移动的，它按照計划行动，这个計划是由最高当局根据天文台气象学家的意見而制訂的。模范島是一个活动的游覽所，經常在太平洋里有着最美丽的島嶼的一帶移动。它还在最大的可能范圍內避免气候忽冷忽热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会引起各种疾病；在和卡里斯特斯·門巴尔談到冬天的时候，他說，“我們不知道！”就是这个原因。模范島只在赤道南北各三十五度的緯綫之間移动，活动范圍共有七十度，近一千四百法浬[1]的样子。这是一个多么出色的航行区啊！由于模范島在这些美丽的群島——它們在辽闊的海洋中就好象沙漠中的綠洲一样——之間移动的路綫是事先規定好的，所以船只总能找到这个“太平洋之宝”。

不过模范島是用什么方法把自己的航綫通知出去的呢？公司方面不愿意借助于澳华泛东公司的二十五根总長一万六千哩的电纜。决不！机器島不愿意依靠任何外力。解决这个問題，只要在海面上敷設几百根浮标就行了。这些浮标上架着通往馬格达利那湾的电綫，只要靠近浮标，把电綫接上天文台的发报机，发出几封电报，海湾上的人就可以接到通知，随时知道模范島的位置、它的緯度和經度，船舶也就能够定期把

---

① 1法浬合5,555公尺。

給养运到島上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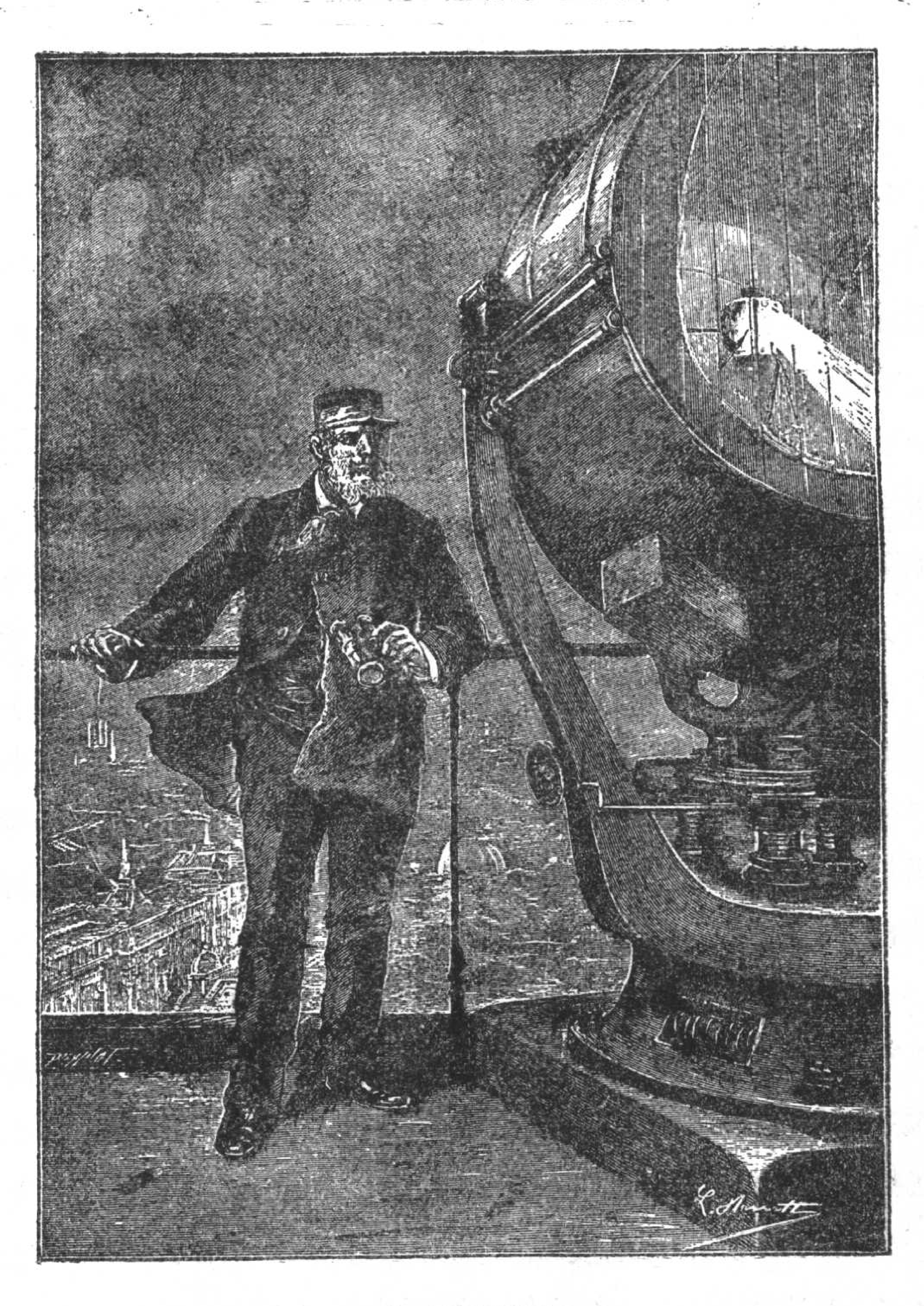
还有一个重要問題值得說明一下。

島上需要的淡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靠近港口有兩家工厂，專門用蒸餾方法制造淡水，通过管子把水送到住宅或田野的地底下去。家庭用水以及街道上所需要的水都是用这种方法供应的。并且还能象下雨似的从高处洒下水来，灌溉农田和草木，使它們不必再向变幻无常的天气屈服。这种水不仅是淡水，而且是一种經过蒸餾和电解的水，要比全世界大陆上最純淨的水源流出来的水还要干淨；大陆上的水，象針尖那么大的一滴就含有一百五十亿个微生虫。

現在还剩下一个問題，就是这个奇妙的机器是怎样行动的。首先要說明，它不需要很快的速度，因为它得在西經一百三十度到一百八十度的赤道圈內一直停留六个月，它只要一晝夜能走十五到二十哩就够了，不需要再快。行动的問題本来很容易解决，只要置备一只拖船，和一条印度黄麻編成的繩子就行了。这种繩子又韌又輕，可以浮在拖船和牽引物之間的水面上，不致沉到海底去而断裂。把这根繩系在島的兩头，繞在由蒸汽推动的圓筒上，这样，模范島就可以象在某些河上来往的船只一样拖来拖去了。但是要牽引这样大的东西，这条繩一定要做得很粗才行，繩索在航行中很可能发生事故，給島上造成損失。再說这种航行太不自由了，必須严格地循着拖船的路綫走；而一牽涉到自由的問題，美国公民是决不肯將就的。

幸运得很，那时候电学家在研究中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



西姆考耶艦長

什么事都可以用电——宇宙的灵魂——来办到。所以模范島是利用电力开动的。为了发电設立了兩个工厂，每个厂里都运轉着具有无穷威力的发电机，輸送出二千伏特电压的直流电 发电机推动裝在兩个港口附近的一套强大的推进机，在几百个鍋爐的作用下，能发出五百方匹馬力的能量。鍋爐的燃料是一种經过提煉的石油块，它比煤純淨，不容易垢积，产生的热量要多得多。这兩家工厂是由华生和生华兩位总工程师領导的，还有許多机械师和司爐手协助管理着，最高指揮則是伊塞尔·西姆考耶艦長。艦長住在天文台，他用电話跟工厂联系。这兩个工厂分别設在左舷港和右舷港附近。艦長根据規定的航綫，指示机器島前进或后退。二十五日的夜里，模范島的出航命令就是从他那儿发出的。当晚，模范島停留在加利福尼亞海岸附近，不久以前，它剛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航行。

希望随着模范島作一次精神上的旅行而放心大胆地登上島岸的讀者，將亲自看到这次太平洋旅行中各种各样的奇遇，我想不致于使他們后悔的。

現在来談一談模范島的最大速度：当机器把它的一千万匹馬力开足了的时候，每小时能走八个繩結①。由于島身巨大，不怕浪潮的襲击，最强大的海浪也不能使它搖晃。根本不必担心暈船。由于推进机的运轉而引起的輕微震蕩，即使在"上船"的最初几天也很难覺察出。島身前后有六十公尺的尖首，毫不費事地把水分开；这样，島身就可以平平稳稳地在汪

① 海上測量用，兩結距离为十五公尺。

洋大海上遨游了。

当然，那兩个工厂发出来的电力，除了推动模范島以外，还有其他用途。它照亮田野、公园和城市；它还使探海灯发出强烈的光芒，往海洋中照射出去，使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它，以防发生互撞事件；此外，电报、傳眞、傳字、电話，以及私人住宅和商业区所需要的各种电流，都是由它供給的。最后，这里还有人造月亮，也是以电力发光的；这种月亮每一个有五千燭光，能够照亮五百平方公尺的地区。

那时候，这架不平凡的海上机器正在作它的第二次太平洋航行。它是在一个月以前离开了馬格达利那湾的；它向北緯三十五度前进，預备到跟夏威夷群島同一緯度的地方去。当它正沿着下加利福尼亞的海岸行駛的时候，卡里斯特斯·門巴尔从电話里得到通知，知道"四重奏"离开了旧金山，正要上圣地亞哥去，他就提出要去把这几位杰出的艺术家請到島上来。他怎样引起"四重奏"的注意，又怎样把他們帶上机器島（那时候它离开海岸只有几百公尺），以及怎样由于这个惡作剧而使亿兆城的音乐愛好者們將要欣賞到室內乐，这一切經过讀者們都已知道了。

这就是世界第九奇迹[1]，就是无愧于二十世紀的人类天才的杰作。目前，兩位小提琴家、一位中提琴家和一位大提琴

---

① 世界有七大奇迹：埃及的金字塔、巴比倫的塞米拉米达空中花园、奥林比亚的宙斯雕象、罗斯島上的阿波罗象、以弗所的阿底米斯神殿、哈利加納苏的陵墓、亚历山大灯塔。第八奇迹作者指巴黎的埃菲尔塔（見第七章109頁）。

家正在那里作客。模范島载着他們正在向太平洋的西部海面駛去。

6. 强迫請来的客人

就算邵恩、弗拉斯告萊、伊凡尔內和潘希納是些从来不会大惊小怪的人，这一切都沒有引起他們的惊訝，但是要他們压下心头的憤怒却是不容易的。他們气得眞想把門巴尔一把揪住。他們完全有理由这样做；你想，本来在美国西部的陆地上呆得好好的，忽然无緣无故来到了大洋中！本来說离圣地亞哥——那里的人正等着他們第二天举行音乐会呢——只有二十来哩了，这会儿却忽然說已經远离那儿而来到一个飄浮不定的活动人造島上了！的确，这場大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美国人总算运气，他躲过了这場怒火。他趁"四重奏"正在惊訝，还沒有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乘上电梯离开了塔頂的平台。这会儿，他已經挨不着那四个巴黎人的埋怨和怒气了。

"眞是坏蛋！"大提琴嚷道。

"簡直是畜牲！"中提琴破口大罵。

"咳！咳！还亏他呢，我們看到了奇迹，"第一小提琴只說了这么一句。

"那么你就打算饒了他了？"第二小提琴問他。

"不能饒他，"潘希納搶着回答。"要是模范島有法庭，我

們要告他，判他徒刑，这个美国騙子！”

“要是有劊子手，我們就要求把他吊死！”邵恩叫道。

但是，要达到这种种目的，首先必須下去，到亿兆城一般居民住的地方去，因为警察是不在一百五十尺的高空办事的。如果可能的話，只要一会儿工夫就可以下塔了，但是左等右等电梯一直不上来，又找不到楼梯的影子，因此，“四重奏”在天文台的塔頂上，跟世人失去联系了。

一陣怨恨和怒气过去以后，邵恩、潘希納和弗拉斯告萊一句話也不說，讓伊凡尔內一个人欣賞他的，后来就一动不动地在那儿呆了下来。旗杆上那面綢旗帜在他們的头頂上迎风飄揚，邵恩恨不得割断旗索，把旗降低点儿，就象投降以后，在屋頂上升起的半旗一样。但是最好还是别給自己找麻煩，他剛剛举起一把鋒利的小弯刀，同伴們就制止了他。

“我們自己可别做出不对的事来，”通情达理的弗拉斯告萊提醒他。

“那么，你就甘心讓人家摆布嗎？”潘希納問。

“不，但是我們也不要把事情弄复杂。”

“我們的行李都直接送到圣地亞哥去了！怎么办呢？”“殿下”交叉着胳膊說。

“还有明天的演奏会呢！”邵恩大嚷起来。

“我們通过电話机来举行！”第一小提琴回答說。但是这句笑話并沒有能平息大提琴的怒火。

大家都記得，天文台座落在第1号街尽头一个寬闊的广場中間。我們的艺术家可以望見，在这条三公里長把亿兆城

分为两个区的大街的另一头，有一幢巍峨的宫殿似的建筑物，上面聳立着一座結構十分輕巧而又雅致的鐘楼。他們想：如果亿兆城有一位市長和几位助理的話，那儿一定就是市政府，一定是市政机关的所在地。事实确是这样，他們沒有猜錯。这时候，鐘楼上发出了一連串热鬧的鐘声，一陣微风把它送到了天文台的塔頂上。

“听！这是D長調，”伊凡尔內說。

“是四分之二的拍子，”潘希納說。

鐘敲了五下。

“吃飯跟睡覚怎么办呢？……”邵恩嚷道。“都怪这个該死的門巴尔，我們难道就在这个一百五十尺高的平台上过夜嗎？”

要是电梯不来把这几个囚犯帶出他們的牢獄的話，的确有这个危險。

在这一帶緯度很低的地方，黃昏很短，燦爛的太阳象一顆子彈似的，一会儿就落到地平綫下面去了。“四重奏”向四面远远望出去，只見一片茫茫的大海，看不見一叶孤帆，也望不見一縷輕烟。电車在田野里奔馳，有的在島的周圍环行，有的貫通着兩个港口。这时候，公园里仍旧非常热鬧，从塔上看下去，它好象一个大花坛，里面盛开着杜鵑、牡丹蔓、丁香、紫藤、时計草、秋海棠、山椒藻、风信子、天竺牡丹、茶花和几百种玫瑰。公园里游客很多，有成年人，有青年人。这里的青年可不是那种虛有其表的花花公子（那是欧洲大都市的耻辱），而是一些朝气勃勃、体格健全的小伙子。太太們跟年輕的小

姐們大都穿着米色的衣服，这是一种热帶的人們所喜欢的顏色。她們牽着美丽的、穿着絲背心和系着金飾緞帶的小狗。这些紳士淑女三三兩兩，在草坪間鋪着細沙的小道上散步。他們有的躺在电动車中的坐墊上，有的坐在濃蔭复盖下的長椅上。远处，有一些年輕的少爷在玩网球、棰球、高尔夫球和足球，还有的騎着矯健的小馬玩馬球。一群群孩子——是那种非常早熟、很早就具有个人主义意識的美国孩子，特别是小女孩——在草坪上玩着。有几个人騎着馬，在养护得很好的跑道上奔馳，还有一些則在游园会的热烈竞賽中各显身手。

这时候，城里商业区的顧客还是很多。

載着行人的活动人行道伸展在几条主要大街的兩旁。

这时候，天文台塔下的广場上出現了一群来来往往的行人。这四位囚犯大概并不怕引起行人的注目，所以潘希納和弗拉斯告莱大喊了几声。如果只是为了要别人听到他們的声音，那他們的目的倒是达到了：好些人都向他們伸出了胳膊，甚至还有对他們說話的声音傳上来，但是并沒有任何表示惊訝的举动；人們看見这几个值得同情的人在平台上嚷叫，也沒有露出一点詫异的表情。至于对他們所說的，只是“再見！”、“你們好！”、“祝你們快乐！”以及其他表示友好和客气的話。看起来亿兆城的居民好象已經得到消息，知道这四位受門巴尔款待的巴黎人已經到达模范島似的。

“岂有此理！他們在嘲弄我們呢！”潘希納說。

“我也这样覺得！”伊凡尔內接着說。

一小时过去了。在这一小时中，他們的呼喊絲毫沒有产

生作用。弗拉斯告莱悬切地央告并不比邵恩的种种謾罵有效。快到吃飯的时候了，公园里的游客愈过愈少了，馬路上的行人也只剩下寥寥几个了。这种冷冷清清的景象簡直教人受不了！

伊凡尔內又胡思乱想起来，他說："我們好象是几个被惡神引到圣地里来的触犯圣灵的人，由于看到了不該看的东西，因此受到懲罰。"

"要罰我們餓死呢！"潘希納接着說。

"我們还沒有用尽一切延長生命的办法呢，至少目前还不会死！"邵恩大声說。

"要是不得已到了你吃我我吃你的时候，那么我們第一个就吃伊凡尔內！"潘希納說。

"您想吃就动手吧！"第一小提琴可憐巴巴地叹了口气說，一面低下头来好象束手待斃的样子。

正在这时候，塔里面傳上来一陣响声，电梯升上来，停在平台那儿。这几个囚犯心想一定会看見門巴尔从电梯里走出来，都准备好要給他一种应得的"欢迎"。

誰知道电梯里一个人也沒有！

好吧！这回沒有机会打，那就等下一回，受騙的人早晚会把騙子手找到的。目前最要紧的是下去，到門巴尔所在的塔底下去。下去的办法已經明擺在那里了，就是乘电梯。

于是他們就这样做。大提琴家和他的同伴剛踏进去，电梯就开动了，不到一分鐘，就到了塔底下。

"哎！注意，我們踩的不是'天然的土地'①！"潘希納跺着

脚叫道。

在这种場合下說这样的笑話，算他沒挑好时候，誰也沒有理他。电梯的門开了，四个人一齐走了出来。院子里一个人也沒有，于是他們就穿过院子，循着广場上的小路走去。

几个来往的行人从那里走过，他們对这四个陌生人好象絲毫也沒有注意。弗拉斯告萊囑咐大家要謹愼一些，經他这么一提醒，邵恩只好不那么冒冒失失地信口謾罵了。这件事应当請求有关当局来处理，耽擱些时候不要紧的，还是先回精益旅館，等到第二天再来行使作为一个自由人所应有的权利吧。于是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四重奏"开始沿着第1号街走去。

这几个巴黎人究竟有沒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呢？……很难說。人們注意到他們，但是并沒有老盯着他們看——大概他們就跟亿兆城里难得有的参观者一样。然而在这块特殊的土地上，他們自己却有点不大自然，总覚得别人在盯着他們瞧。同时，他們又覚得这些行踪不定的島民，这些情愿离开自己的同类到地球上最大的洋面上来过漂泊生活的人有些不可思議。如果再加上一点想象，簡直可以把他們当作是太阳系中另一个行星上的人——这是伊凡尔內的想法，他那容易冲动的天性又把他帶进了幻想的境界。至于潘希納，他說：

"这些人都帶着十足的百万富翁的神气，腰板挺得那么直，就好象他們的腰部底下和他們的島一样，也裝着一架小推

① 双关語，原文又作音阶中第五音講。

进机似的。”

这时候他們的肚子餓得更厉害了。吃过午飯已經很久了，肚子又催起那笔天天要还的債来。必須赶快回精益旅館去。明天他們就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乘一艘模范島的輪船上圣地亞哥，并且要向門巴尔要一笔賠償費，这是合理合法的。

当他們沿着第1号街往前走的时候，弗拉斯告莱忽然在一幢豪华的房子前面站住了。这幢房子的門上写着“文娛宮”三个金字。在那富丽堂皇的拱形大門的右边，透过一扇鑲嵌着阿拉伯式花飾的玻璃窗，可以看見里面摆着許多桌子，有几張桌子旁边还坐着一些人在吃飯，周圍有不少人来来往往，显然，这是一家飯店。

“这儿是吃飯的地方！”第二小提琴一面說，一面用眼睛打量着餓得发慌的同伴。

潘希納簡短地回答說：

“进去！”

于是四个人挨着个进了飯店。他們的出現，看来并沒有引起人們太大的注意，因为这座大飯店里經常有外地人进进出出。五分鐘以后，第一道菜端上来了，我們的几位餓汉就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这頓丰美的晚餐是潘希納点的菜，并經其他三个人同意的。十分幸运的是，“四重奏”的錢包裝得很滿，而且就算在模范島花光了的話，一到圣地亞哥馬上就会有收入，又可以把它裝滿的。

这頓飯做得实在精致，比起紐約或旧金山的飯店来，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菜肴是用可以随意調节火力的电灶烹煮

的，內容有：甘貝湯、玉米炒肉片、生荷蘭鴨儿芹、各种糕点——全都是十分講究的，然后是絕对新鮮的魚、嫩到不能再嫩的牛排，显然是从加利福尼亞的牧場和森林里獵来的鳥兽和本島种植的各种蔬菜。至于飲料，那决不是美国式的冰开水，而是各种各样的啤酒和葡萄酒，这种葡萄酒都是从布告涅①、鮑特蘭②和萊因③的葡萄园运到亿兆城的酒窖里来的，价錢很貴，这是可以想象的。

这頓飯使得几个巴黎人的情緒又变好了，甚至影响到他們对事情的看法，現在他們对自己的遭遇已經不那么感到丧气了。大家知道，管弦乐演奏家們喝起酒来都很凶，这对于那些老得使勁把声音从管乐器中吹出来的人来說，还情有可原，但是对于演奏弦乐器的人来說，就有点說不过去了。且不管这些！总而言之，这会儿伊凡尔內、潘希納，連弗拉斯告萊在內，都开始覺得这个亿兆富翁的城市里的生活簡直象玫瑰花一样美丽，甚至象黃金一样燦爛了。只有邵恩不同意这个看法，道地的法蘭西美酒还是澆不灭他心头的怒火。

总之，当别人請"四重奏"付帳的时候，他們已經象从前高盧人所說的那样"醉醺醺"了。帳單是由一位身穿黑礼服的侍役長递給会計弗拉斯告萊的。

第二小提琴看了一下总数，霍地站了起来，又坐下去，再站起来，用手揉揉眼睛，然后睁大了眼睛瞪着天花板。

"你怎么啦？"伊凡尔內問他。

---

①、②、③ 都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我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寒噤！"弗拉斯告莱回答說。

"很貴嗎？"

"岂但很貴，要二百法郎。"

"四个人？"

"不是，每个人。"

不錯，一共一百六十块美金，不多也不少。詳細的价目是：松鷄十五块錢，魚二十块錢，牛排二十五块錢，美陶克和布告涅酒每瓶三十块錢，其他的类推。

"我的天！""殿下"大叫起来。

"强盗！"邵恩破口大罵。

这些話都是用法国話說的，所以那位神气十足的侍役長听不懂。尽管这样，他也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他的嘴上浮起一絲微笑，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表示想不到的微笑，并沒有輕視的意思。在他看来，四个人吃一頓飯花上一百六十块錢，是很平常的事，这是模范島的市价。

"别丢臉！"潘希納說。"这有关法蘭西的荣誉！付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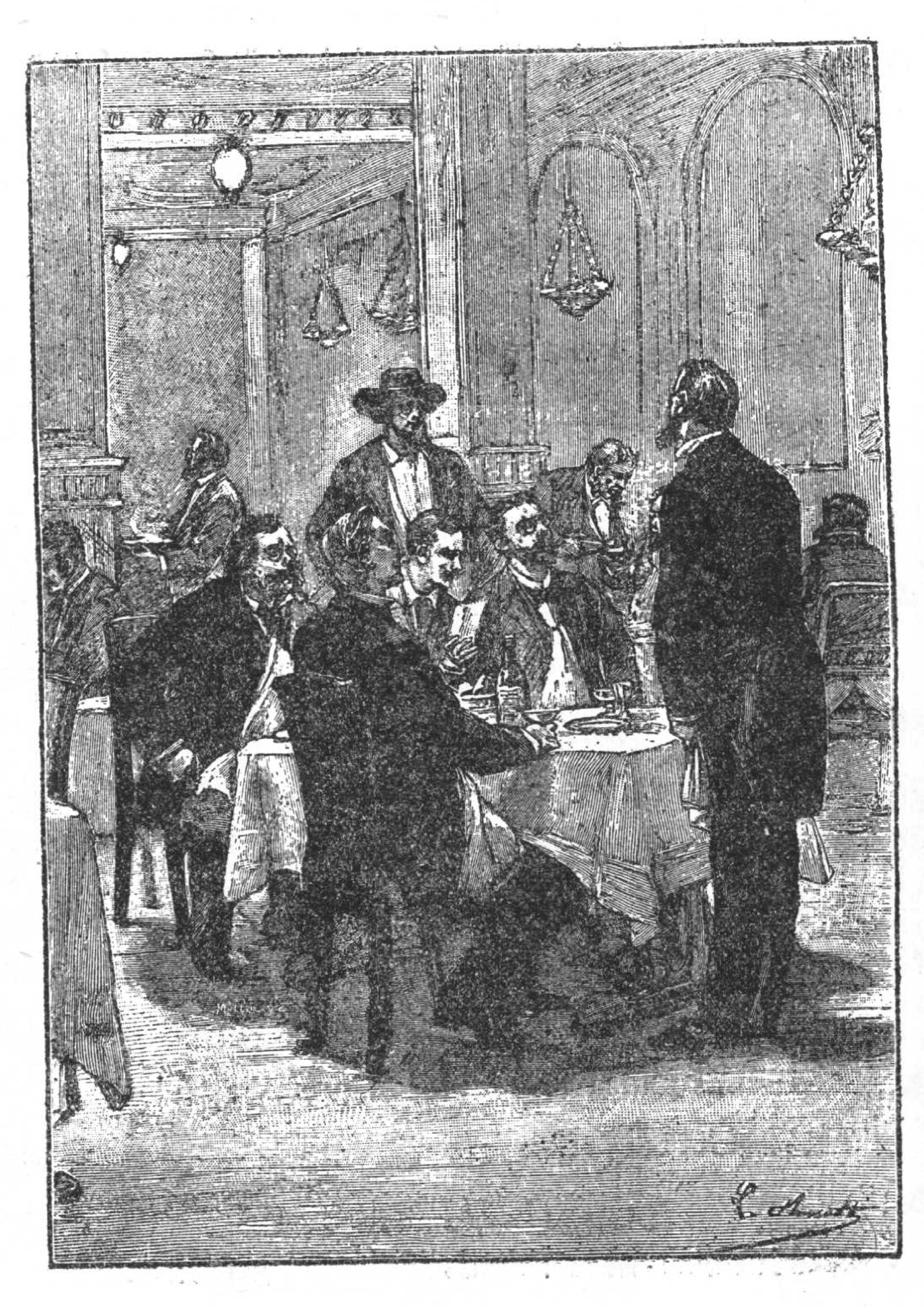
"到圣地亚哥一路上怎么办，只好先不管，"弗拉斯告莱接着說，"后天我們就会連买一块夾肉面包的錢都沒有了！"

他一面說，一面拿出錢包，从里面掏出一迭相当可观的美鈔（幸亏美鈔在亿兆城是通用的），他正要把錢交給侍役長，忽然听見一个声音說：

"先生們不用付帳了。"

这是卡里斯特斯·門巴尔的声音。

这位美国佬刚进屋子，照例是滿面春风，笑容可掬。



“强 盗!”

"是他！"邵恩大叫起来。他眞想把他一把抓住，紧紧地按住他，就象拉到强音的时候用力按住大提琴的指板一样。

"冷静点，亲爱的邵恩，"美国人說，"請您和您的同伴們到休息室去吧，那里已經准备好咖啡了。我們可以在那儿随便聊聊，聊完以后……"

"我就招死你！"邵恩紧接着說。

"不，您会吻我的手①。"

"我才不吻你的手呢！"大提琴家叫着說，气得臉上一块紅一块白。

一会儿以后，門巴尔的客人們已經躺在柔軟的沙发上了。美国佬則坐在一張搖椅上来回晃着。

門巴尔向他的客人們介紹了自己。下面就是他的自我介紹：

"卡里斯特斯·門巴尔，紐約人，五十岁。著名的巴內姆②的曾甥。目前是模范島的艺术总長，負責有关繪画、雕刻和音乐方面的事务，一句話，就是負責亿兆城的一切文娛活动。現在你們認識我了吧，諸位先生……"

"你是不是偶而也担任警察的職务，負責捉拿那些上了圈套的人，并且强迫扣留他們呢？"邵恩問道。

"您別那么快就給我下評語，急性子的大提琴，等以后再說！"总長說。

"我們会等的，請說下去吧，"弗拉斯告萊严肅地說。

---

① 西欧礼节，表示尊敬、爱慕的意思。

② 美国的剧院老板，靠馬戏班发大財的流氓。

“諸位，”門巴尔装出一种亲昵的神气接下去說，“在这次談話中，我只想跟諸位談談音乐的問題，按照目前我們机器島人所理解的那样来談。亿兆城現在还沒有剧院，但是当它想要的时候，剧院就会象魔术似地从地下鑽出来的。直到現在为止，我們的市民經常都是通过精制的机器播送杰出的音乐作品来滿足自己在音乐方面的要求的。无論是古代的和現代的作曲家，是当今的大艺术家还是目前最紅的演奏家，只要我們高兴，就可以听到他們的音乐，我們用留声机……”

“你們的留声机倒象一只黃雀琴①！”伊凡尔內輕蔑地說。

“您一定想不到，小提琴独奏家！”总長接着說，“我們的机器曾經不止一次冒昧地播送过您在波士頓和費城举行的音乐演奏。要是您喜欢的話，可以請您听听，您可以用自己的手給您自己鼓掌……”

“那时候，著名的爱迪生②所发明的这个玩意儿已經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留声机已經不是那种跟剛发明的时候一样的話匣子了。多亏这位可敬的发明家，音乐家、演奏家和歌唱家剎那間的天才表演才能够象雕刻和繪画一样地照原样保存下来，留給后世的人欣賞。这可以算是一种回音，不过它跟照相一样，非常忠实，能把歌唱或演奏中极小的变化和最微妙的地方，完全按照原来的样子一成不变地重新表現出来。”

門巴尔說这些話的时候非常兴奋，听的人被他感动了。他談到圣一桑、来伊尔、安勃罗斯、湯姆士、古諾、馬斯內和維

① 一种用来教黃雀唱歌的手搖琴。轉意是指唱歌沒有感情的人。

② 美国著名的科学家，留声机是他发明的。

尔第，又談到柏辽兹、梅耳彼尔、亞勒威、罗西尼、貝多芬、海頓和莫扎特的不朽杰作。他好象对这些作品有深刻的理解，他推崇它們，并且似乎要把介紹这些作品作为一个剧院老板（他已担任很久了）的主要工作。听他講話是很有意思的。不过看起来对于瓦格納的狂热他沒有沾染上，那时候这种狂热正在減退下去。

当他停下来換气的时候，潘希納抓住这个机会說：

"这一切都很好，不过据我看，你們亿兆城只是从話匣子里听到过音乐，只是从人家給你們送来的、就象送沙丁魚罐头和牛肉罐头一样的音乐罐头里听到过音乐吧！"

"請原諒，中提琴先生。"

"本'殿下'可以原諒你，但是我要坚持一点，你們的留声机里放出来的只是过去的音乐，亿兆城从来也听不到一位艺术家当場演奏出来的音乐。"

"請您再原諒我一次。"

"您要原諒多少次，我們的朋友潘希納就可以原諒您多少次，門巴尔先生，他滿口袋里裝的都是'原諒'，"弗拉斯告萊說。"不过他的意見是正确的。你們要是能直接听到美洲和欧洲剧院里的音乐……"

"您認为这是不可能的嗎，亲爱的弗拉斯告萊？"总長大声說，一面停止了"打秋千"①。

"您說呢？"

---

① 指不再在搖椅上搖晃。

"我說这只是錢的問題，拿我們城市的富裕来說，它的一切幻想、一切在音乐方面的欲望都是可以得到滿足的！所以这一点事实上已經办到了。"

"用什么方法？"

"就用这个文娛宮的音乐厅里裝置的剧院轉播机。模范島公司不是有許多海底电綫安在太平洋里嗎？这种电綫一头通馬格达利那湾，另一头架在牢靠的浮标上。当我們的市民想听某一歌唱家表演的时候，不論是新大陆的还是旧大陆的，只要接一根电綫，用电話通知馬格达利那湾的人，他們再跟美洲或者欧洲接通，把电綫或电纜跟某一个剧場，或某一个音乐厅接上，我們的音乐爱好者就可以坐在这个文娛宮里，真实地听到远处的演奏，为它鼓掌。"

"可是远处的人却听不到这儿的掌声呀！"伊凡尔內說。

"請原諒，亲爱的伊凡尔內先生，他們可以听見的，有来回电綫。"

这时候門巴尔又滔滔不絕地談起他对音乐的高超見解来了。他不仅把音乐当作一种艺术的表現，还把它当作一种治疗方法。按照威士敏修道院詹·哈福特的学說，亿兆城的市民們証实了利用音乐能取得的特殊效果。这种学說使他們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健康狀况。音乐能对神經中樞起一种反射作用，和諧的旋律能使动脈扩張，能影响血液的循环，按照需要使血流加速或減緩。音乐能以音的高低强弱来决定心臟跳动的速度和呼吸系統的运动，同时能促进消化机能。所以亿兆城設有"音乐能供应所"，通过电話設备把音波輸送到居民的

住所里去，等等。

"四重奏"張大了嘴，簡直听呆了。他們从来沒有听到过从医学的观点来討論他們的艺术，大概这有点使他們不痛快吧。但是，富于幻想的伊凡尔內对这些理論却感到了莫大的兴趣。这些理論不禁叫人想起了撒烏尔王时代著名豎琴家大卫的治疗方法①。

在总長的最后一段宏論发表完了以后，伊凡尔內就嚷着說："对……对……很明显，只要根据診断的結果来选擇一下就行了！貧血的人就选瓦格納和柏辽玆的乐曲②……"

"多血的人就听孟德尔仲和莫扎特的作品③，他們的曲子能有效地代替溴化鋰④。"

这时候，邵恩用他的粗嗓子插进来，打断了这番高談闊論：

"这一切都不相干，"他說。"你为什么把我們帶到这儿来？"

"因为弦乐器所起的作用最强……"

"啊，先生！原来是为了要鎮定你們的錯乱的神經，医治你們的神經病人，所以你就打断我們的旅行，不讓我們到圣地

---

① 据圣經中說，大卫自从杀死高利亚以后，在百姓中威信很高。撒烏尔王就妒忌他，担心自己王位不稳，以致发起瘋来，想杀死大卫。大卫就給他彈琴，治好了他的瘋病，暂时打消了杀他的念头。

② 瓦格納和柏辽兹的乐曲气魄宏偉，雄壯有力。

③ 孟德尔仲和莫扎特的乐曲优美柔和，溫文雅致。

④ 一种鎭靜剂。

亚哥去。明天我們还要在那儿举行演奏会呢……”

“正是为了这个，我的好朋友！”

“那么說，在你看来，我們只不过是些学用音乐治病的学生，管音乐配方的葯剂师？”潘希納嚷了起来。

“不是，諸位先生，”門巴尔一面站起来，一面說，“我們完全把你們看作具有偉大天才的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四重奏’在美国旅行演出中所受到的喝采声一直傳到我們的島上。这次主要是模范島公司認为現在应該拿看得見、摸得着、有血有肉的音乐演奏来代替留声机和剧院轉播机了；应該讓亿兆城的市民直接听到艺术作品的演奏，因为那种享受实在是沒法形容的。公司方面希望先从室內乐开始，然后再聘請演歌剧的交响乐队，所以就想到了你們这几位室內乐演奏的杰出代表，希望能請到你們。于是就把这个任务交給我了，要我不惜一切代价把你們請来，必要的話，就把你們騙来。所以你們是第一批到模范島上来的艺术家。請想一想，你們將会受到怎么样的欢迎啊！”

总長的这段热烈的言詞使伊凡尔內和潘希納大受感动，他們甚至已經忘了自己是被騙来的。遇事愼重的弗拉斯告萊則在考虑被騙的这件事，是不是值得認眞計較，因为話要說回来，在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島上，怎么能要求一切事情都正常地进行呢？只有邵恩，他是打定了主意决不讓步。

“不行，先生，”他提高了嗓子說，“不能不得到别人同意就这样把人騙了来。我們要控訴你！”

“控訴我？你們应当感謝我才对呢，否則就是恩將仇报

了！"总長說。

"我們要求賠償损失，先生。"

"賠償損失？我正要給你們一笔錢呢，数目比你們能提出来的要多上一百倍。"

"为什么給錢？"实事求是的弗拉斯告萊問道。

門巴尔掏出了他的錢包，从里面抽出一張印有模范島徽印的單子，递給艺术家，說道：

"在这張証書底下签上四位的名字，事情就算肯定了。"

"看都沒有看就签字？"第二小提琴說，"天下沒有这样的事！"

"但是这不会使你們后悔的！"門巴尔一面說，一面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好吧，那就照規矩办吧。这是公司准备跟你們訂的合同，一張从今天开始为期一年的室内乐演奏合同，算是你們在美国旅行計划的一部分。一年以后，模范島就回到馬格达利那湾，你們可以在那儿及时赶上……"

"赶上我們在圣地亚哥的音乐会，是嗎？"邵恩嚷着說，"到圣地亚哥去領受人家的嘘声……"

"不，先生們，是喝采声，叫好声！爱好音乐的人能够听到象你們这样的艺术家的演奏，总会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的……哪怕是晚听到一年！"

对于这样一个人，你还能老怀恨他嗎？

弗拉斯告萊拿起單子来，仔細看了一遍。

"有什么保証給我們嗎？"他問道。

"一份由我們島主席西呂斯·皮克斯丹夫先生签字的模范

島公司的保証書。”

“酬金就照合同上所說的嗎？”

“不錯，一百万法郎。”

“四个人？”潘希納叫道。

“不，每人一百万，”門巴尔微笑着回答。“不过对于你們的才能来說，这个数目还是不相称的。任何东西也不能作为对你們的恰当酬劳！”

大家会同意：这样的吹捧已經到了頂点，再要要求什么可就太教人为难了。但是邵恩还是不同意，給他任何代价他都不答应，他还是要到圣地亚哥去。弗拉斯告萊好不容易才使他的怒气平息下来。

不过总長的这番話确是有点使人难以相信。一个期限只有一年的合同，每人竟有一百万法郎的酬金，这不是开玩笑？决不是开玩笑，弗拉斯告萊在問了下面这句話以后就得到了証明：

“这笔酬金什么时候付呢？”

“分四期付。”总長答道。“这儿是第一期的酬金。”

門巴尔的錢包里塞滿了一迭迭鈔票，他拿出四迭来，每迭是五万美金，也就是二十五万法郎，他把这些錢交給了弗拉斯告萊和他的同伴。

这是一种手段，一种美国式的办事手段。

邵恩多少有些动搖了。不过在他身上，坏脾气永远总是占上风，所以他还是忍不住要說：

“不过，照你們島上的市价，一只鷓鴣要二十五个法郎，那

么买一副手套总得要一百法郎，一双靴子就得要五百法郎吧？"

"啊！邵恩先生，这些零星东西公司方面是不計較的，"門巴尔大声說。"'四重奏'的艺术家們在我們島上逗留期間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不要你們付錢！"

在这样优渥的条件下，除了在合同上签字以外，还有什么好說的呢？

所以，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內和潘希納就都这么做了。邵恩嘟囔着說这一切簡直荒唐……到一个机器島上来，这可不是一个聪明人干的事……，你看会有什么結果吧……但是末了他还是签了字。

签字的手續办完以后，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內和潘希納虽然沒有吻門巴尔的手，至少都热烈地握了它一陣。握四下手，每握一下就是一百万！

"四重奏"就这样被拉到了一次不可思議的冒險里，成了模范島强請来的客人。

7. 向西行駛

模范島在太平洋上平稳地行駛着，这时候海洋的情况跟它的名字很相称。邵恩和他的同伴呆在島上有二十四小时了，他們已經习惯了这种平稳的行进，甚至感覺不出正在航行。由一千万匹馬力推动的几百架推进机力量尽管强大，然

而金屬的島身却难得引起輕微的震动。亿兆城的地基一点也不动摇，能使大型軍艦屈服的惊濤駭浪也影响不了它。住宅里并沒有裝置避震的桌子和电灯；有什么必要呢？巴黎、紐約和倫敦的房屋地基，也不見得比这里的更稳固呀。

在馬格达利那湾停泊了几个星期以后，在公司主席主持下，召集了模范島名人委員会会議，通过了一年的航行計划。根据决議，机器島將要在东太平洋的主要群島間航行。那一带空气卫生，含有丰富的臭氧。臭氧是一种可以用电作用于氧气而产生的气体，它的氧化性极强，具有普通氧气所沒有的活潑性。机器島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因此它就利用这一点，随心所欲地漫游各处。只要它高兴，向东可以停靠美洲的沿海一带，向西可以到亚洲的东部海岸。一句話，它爱上哪儿就可以上哪儿。它可以在一次漫游四海的航行中享受种种乐趣。即使它想离开太平洋，繞过合恩角到大西洋，或者再繞过好望角到印度洋的話，也只要調整一下方向开过去就行了。你可以相信：无論是海潮还是风暴，都不能阻挠它达到目的。

虽然如此，“太平洋之宝”却并不打算到远洋一帶去，因为太平洋中連綿不断的群島向它提供的那些优越性别处是沒有的。要作一次漫游四处的航行，东太平洋这个地区已經够辽闊了。机器島可以从这个島嶼到那个島嶼，游遍整个东太平洋。

机器島虽然沒有动物所特有的直覚，沒有那种根据自己需要来决定去哪里的第六感觉，但是却有一双可靠的手按照經过長久討論后一致通过的計划掌握着它。直到現在为止，

在航綫問題上，左舷区和右舷区的居民还不曾有过分歧的意見。目前，它正按照决議，向西朝夏威夷群島駛去。这个群島距离"四重奏"登上机器島的那地点大約一千二百法里，模范島將要用一个月的时間，以中等速度航行到那里去，然后在那里呆一个时期，直到認为应該到南半球的别的島嶼去的时候再离开。

"四重奏"在那值得紀念的日子的第二天就离开了精益旅館，在文娛宮里的一套專为招待他們的房間里安頓下来。这是一套很舒服的房間，陈設可以說够豪华的了。第1号街就横在窗前。邵恩、弗拉斯告萊、潘希納和伊凡尔內每人有一間房，当中是一間合用的起居室。文娛宮的中央庭园里有茂密的树蔭和清新的噴水池供他們休憩。院子的一边是亿兆城的陈列館，另一边是音乐厅；就在这个音乐厅里，四位巴黎艺术家將要荣幸地以他們的演奏来代替留声机和剧院轉播机放送的音乐。他們可以上餐厅去吃飯，一天去兩次、三次……爱去多少次就多少次，侍役長再也不会把吓人的帳單递給他們了。

这天上午，他們四个人都在起居室里，再过一会儿就該下去吃飯了。

"我說提琴匠們，"潘希納問道，"你們認为我們遇到的这件事怎么样？"

"一个夢，"伊凡尔內回答說，"在这个夢里我們訂了一張一年一百万的合同！"

"这完全是眞事，"弗拉斯告萊說，"不信你往口袋里摸一下，你就可以掏出一百万的四分之一——第一期的报酬来。"

"但是誰知道結果会怎样呢？我想一定好不了！"邵恩嚷着說。他这个人好象是不由自主地被人按倒在一張舒服的床上，却硬要在这張床上挑出些美中不足的地方。

"还有，我們的行李呢？"

眞的，行李已經运到圣地亚哥去了，回不来了，也沒法去把它們找回来。啊！都是不能少的东西：几只箱子、襯衣、盥洗用具、替換衣服，还有演奏时穿的礼服。

其实这一点完全用不着担心，四十八小时之后，四位艺术家的那几件半旧的外衣就要換上一套簇新的了。这套新的服裝包括一件价值一千五百法郎的上衣和一双五百法郎的皮鞋，都是免費贈送的。

門巴尔由于这样巧妙地办妥了一件棘手的事情，感到十分得意，他要使"四重奏"什么也不缺，因此什么都給他們預先准备好了。你簡直想不出还有比他更加殷勤周到的总長。他也住在文娛宫里，里面的各个部門都归他領导，公司供給他一笔跟他的慷慨和闊綽相适应的薪俸……数目我們还是不說出来的好。

文娛宫里有几間閱覽室和游戏室，但是象"拔卡拉"、三十点与四十点，輪盤賭、扑克以及其他的賭博都是严格禁止的。那里还有一間吸烟室，烟是由最近成立的燒烟部燒好以后直接送来的。在一間裝着許多燒烟器的屋子里，集中地燃燒烟叶。烟里的杂質和尼古丁除去以后，由一种特制的裝着琥珀咬嘴的管子通到每一个爱吸烟的人面前。吸的时候，只要把嘴湊上去就行了。另外，还有一只仪表記录每日的消耗量。

在这个文娱宫里，不仅音乐爱好者可以欣賞到远方的音乐，——“四重奏”的演奏馬上就要包括进去了——，同时亿兆城所搜集的各种艺术品也都陈列在这里。喜欢画的人可以在陈列館里看到許多古代和近代的名画。那里有意大利派、荷蘭派、德意志派和法蘭西派的无数名貴杰作，收藏极其丰富，連巴黎、倫敦、慕尼黑、罗馬和佛罗稜薩也会羡慕。这里收藏着拉斐尔、芬奇、其奥奇奥恩、告萊其、陶米尼根、李貝拉、穆里洛、呂伊达尔、倫勃蘭、魯本斯、魁普、弗郎、阿尔、阿勃馬、范·蒂克以及尔拜因等人的名作；近代的則有夫拉各納尔、盎格耳、德拉克洛亞、歇菲尔、卡拔、德拉罗修、雷諾、古丟尔、美索尼尔、米勒、盧梭、儒勒·度普萊、勃拉斯卡薩、馬加尔、泰那、德罗允、柯乐、道比尼、鲍特里、波拿、卡罗呂、杜蘭、儒勒·勒弗尔、伏龙、布勒吞、比內、庸翁和卡巴奈尔名画家的作品。为了使这些画能够永久保存下去，它們都装在特制的玻璃框里。有一点应当指出：在这个陈列館里，印象派、感伤派和未来派的作品还不多；不过毫无疑問，不久一定会多起来的，模范島早晚免不了要受到这种頹廢的惡风侵襲。陈列館还拥有許多名貴的雕象，許多古代和近代大师用大理石雕成的人象，这些雕象都放在文娱宫的各个庭园里。幸亏这里既不下雨也沒有霧，所以这些組象、全身象、胸象虽然放在露天里也不会受到风雨的侵蝕。

但是，如果說这些杰作經常有人来参观，亿兆城的富翁对于这些艺术品有很高的鑑賞力，他們的艺术感十分发达，那倒不一定。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右舷区的艺术爱好者要比左

舷区多；在想得到某一件作品的时候，他們的意見总是一致的，他們会以高得吓人的、压倒一切的价格把它从奥馬尔公爵①和新旧大陆所有的囂夏尔②手里夺过来。

文娱宫里出入的人最多的地方是閱覽室。那里有从馬格达利那湾由輪船定期运来的欧美兩洲的报章杂志。这些杂志經过許多人閱讀以后，就存放在图書館的書架上。現在書架上排列着数千种图書，由一个图書管理員專門負責分类編号，他的年薪是二万五千美金，他也許是島上最淸閑的工作人員了。图書館里还有一些留声書：人們用不着自己閱讀，只要把揿鈕一按，就有一个声音出色地把書念出来——就好象勒古凡③先生朗誦拉辛的費特尔一样。

关于当地的报紙則由兩位主編領导編輯和写稿工作，然后在文娱宫的工場里排印。共有兩份，一份叫右舷新聞，是給右舷区居民看的；一份叫新先驅，是給左舷区的居民看的。报上登的都是一些杂聞，邮船到达的日期、海上的消息、航行中遇到的事情、商业区关心的市价表、模范島每天所处的經緯度、名人委員会的决議、島主席的指令以及居民中的婚姻、出生、死亡（这是难得发生的事）等等。盜窃和謀杀的事情是从来沒有的，法庭审理的只是民事方面的案件，个别人的糾紛。报上从来沒有登过关于百岁老人的报道，因为在这里，長寿已經不是只有几个人能享受的了。

---

① 路易·腓力伯第一的第四子，曾捐献出大批名貴的收藏品。

② 囂夏尔（1821-1909），法国著名收藏家。

③ 法国著名的戏剧家。

島外的政治消息是由馬格达利那湾接通浸在太平洋里的电綫，用电話傳达过来的。这样，亿兆城的居民就能知道全世界发生的一切使他們感到兴趣的事件了。右舷新聞和新先驅并不是互相敌对的，到現在为止，它們一直相安无事。不过象这样有意見客客气气地交換的情况能不能永久繼續下去，却还不能肯定。在宗教方面，兩区的居民采取了彼此讓步和迁就的态度，所以在模范島上，基督教和天主教还可以和平共处。不过，到將来，說不定討厌的政治会插进一脚来，有些人又想做起买卖来，个人利益和自高自大的习气会大肆活跃起来……

除了这兩份报紙以外，还有一些周刊和月刊專門轉載外地的文章，如：薩尔賽、勒麦特尔、夏尔姆、福尔內尔、台尙、傅基叶和法郎士① 的后繼人的文章以及其他的重要評論；另外还有画报以及十几种專門刋登俱乐部消息、戏剧介紹和街头新聞的小报。这些小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人們在精神方面，甚至在腸胃方面得到片刻的消遣。原来有几份小报是用巧克力墨水印上字的一种可以吃的面餅，看完以后就可以当早点吃掉。其他的小报，有的能止瀉，有的能通大便，功效很好。"四重奏"認为这項发明既方便又实用。

"这是些容易消化的讀物！"伊凡尔內正确地下了結論。

"而且富有营养！"潘希納补充道。"糕点和文学結合在一起，再加上健身音乐，眞是搭配得太好了！"

---

① 都是十九世紀有名的作家、詩人、評論家。

現在，人們一定很自然地会想到，机器島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的錢，能够給它的居民維持这种全世界沒有一个城市具备的福利条件呢？从撥給各个部門的經費以及职工們最普通的待遇来看，机器島的收入一定是多得不能想象的。

“四重奏”問到这个問題的时候，总長回答說：

“这里不做买卖。我們既沒有貿易局，也沒有銀行和工业，商业也只是供应島上所需要的一些东西。至于象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和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那种国际博覽会，我們决不对外举行。不！这里在商业方面沒有什么必須尽的义务。平常我們根本不喊‘往前’，除非是为了叫‘太平洋之宝’往前走。所以說，模范島的必要开支不是由做买卖得来的，而是从海关方面取得的。不錯！我們預算中的全部需要都能够从关稅里得到滿足。”

“你們的預算有多少？”弗拉斯告莱問。

“二千万美金，可敬的朋友！”

“一万人的城市要一亿法郎！”第二小提琴大叫起来。

“一点儿也不錯，亲爱的弗拉斯告莱。这笔錢完全是关稅，我們在市內不收稅，因为本地的产品可以說算不了什么，所以只在左舷港和右舷港两个港口抽稅。根据这一点，你們可以明白为什么消費品这么貴，——当然，这是相对的貴，因为在你們看来这些价格很高，其实它們是跟这里每个人的財富相称的。”

于是門巴尔又兴高采烈地吹嘘起他的城市和島嶼来了：这个島等于是一个掉在太平洋里的外行星的一部分，是一个

水上天堂，这里住的是一群神仙。如果在这里还找不到眞正的幸福的話，那一定是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眞正的幸福！他活象一个馬戏班走江湖的，仿佛在說：

"先生們，請进来吧！太太們，請进来吧！請拿出票来！位子很少！馬上就要开始了，請赶快买票……"

的确，位子很少，而票价很貴！你瞧！总長在表演扔"百万"呢！——在亿兆城里，"百万"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数目單位罢了。

他的話好象瀑布似地傾瀉着；一面还热烈地做着手势，仿佛在跟人打信号。通过这套長篇大論，"四重奏"对于公共事业的各个方面算是有了一个了解。首先，学校都是公立的，进行义务教育，領导学校的是一些薪俸跟部長一样高的教师。人們在那里学习文言和白話，历史和地理，物理和数学，还有游艺①，——照門巴尔的說法，这里的条件比旧大陆随便哪一个大学和学院都要好得多。但是实际上，学生們在課堂上絲毫沒有竞爭心，虽然当时那一代人还从美国学校里多少学来了一些东西，可是下一代所接受的教育將会远不如他們得到的年金来得多。这是很遺憾的一点，这里的人可能会因此在人类中間孤立起来。

啊，这么說，难道这个人造島的居民就不到別处去旅行嗎？难道他們从来不去訪問海外的国家和欧洲的大都市嗎？难道他們永远不到那些古人留下許多宝貴遺产的地方去游覽

① 包括美术、音乐、騎馬、跳舞等。

嗎？当然不是！在某种好奇心的驅使下，也有人到远处去过，但是他們到了那里就覚得厌倦了。大部分人感到煩悶；他們找不到跟模范島一样的生活；他們挨了冻，受了暑，最后还得了感冒（在亿兆城，人們是不会感冒的）。所以，这些产生了要到别处去的倒楣念头的人輕举妄动了一番以后，只好又匆匆忙忙地回到他們的島上来。他們在旅行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什么也沒有，就象一句希腊古話所說的那样："走的时候是这几只箱子，回来的时候还是这几只箱子"；我們还要补充一句："將来也还是这几只箱子。"

自从埃菲尔塔①占了世界奇迹的第八位以后——至少有人那么說，模范島就要算第九奇迹了；然而据門巴尔看，慕名而来的外地人永远不会太多。另一方面，尽管兩个港口的轉門②很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收入来源，这里的人也并不希望有很多来客。去年到島上来的大部分是美国人，其他国家来的人很少，有的国家根本沒有人来。英国人倒有几个，那是从他們老是卷起的褲腿上認出来的，他們說这是因为倫敦老下雨的緣故。大不列顛人对于建造模范島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們認为这个島会妨碍海上交通。要是島消失了，他們一定会感到高兴。至于德国人，他們要是一旦进入亿兆城，一定会很快把它变成一个新的芝加哥，所以他們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在所有的外国人里边，最受模范島公司喜爱和欢迎的是法国人，因为他們不屬于欧洲的侵略性民族。不过，到現在为止，

① 1889年工程师埃菲尔在巴黎建造的鉄塔，高三百公尺。

② 一种特别裝置的門，只能容一个人进出。

模范島上大概还不曾出現过法国人吧？

“不大可能，”潘希納这样認为。

“我們法国人不够有錢，”弗拉斯告萊补充說。

“要說在这里坐吃年金的法国財主嘛，也許还不曾有过，”总長回答說，“但是在这儿当工作人員的，可能有。”

“那么，这里到底有沒有我們的同胞呢？”伊凡尔內問。

“有一个。”

“这位‘天之驕子’是誰呢？”

“阿答納斯·陶萊繆先生。”

“这位阿答納斯·陶萊繆在这儿干什么的？”潘希納大声問道。

“他是教舞蹈和礼貌仪态的，行政当局給他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至于个別私人請他教課的收入还不算在內。”

“啊，这种課只有法国人能教！”“殿下”紧接着說。

現在“四重奏”对于模范島公共生活方面的情况已經相当清楚，可以專心享受向太平洋西部航行的种种乐趣了。由于島的方位是按照西姆考耶艦長的指示而变动的，所以太阳也跟着有时候在島的这边升起，有时候又从那边升起；要不是这一点，邵恩和他的同伴眞会以为他們是在实实在在的土地上呢。在头半个月里，遇到兩次可怕的大风暴；太平洋虽然名叫“太平”，实际上还是会有风暴的。波濤冲击着金屬的島身，掀起的浪花复盖着它，就象撞在海边的悬崖上一样。但是在奔騰澎湃的海水冲击下，模范島甚至連晃也不晃一下。憤怒的海洋在它的面前也失去了作用。人类的天才战胜了自然。

半个月以后，6月11日，举行第一次室內乐演奏会的消息在几条主要大街上用霓虹灯公布出来了。不用說，演奏家們早已跟島主席和市政府人員見过面了。西呂斯·皮克斯丹夫向他們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报紙上叙述了“四重奏”在美国旅行演出的成功，并且热烈祝賀总長能得到他們的合作，——只是采取的方法比較粗魯一些，这是人人知道的。能直接听到这几位艺术家演奏名家的作品，是一种什么样的享受啊！对于內行的人来說，这更是一种多么大的乐趣啊！

从亿兆城的文娱宮給四个巴黎人的酬金来看，大家一定会想到他們的公开演奏决不会免費举行的。事实的确不是那样，相反地，跟美国的剧院老板一样，行政当局也想从中大捞一笔呢！对于美国的剧院老板来說，女歌手所唱的曲子，每一小节，甚至每一个音符就值一块美金呢！平时听文娱宮的剧場轉播或者唱片音乐会都要給錢，这一天当然更不例外，而且要比平常不知道貴上多少倍。票值都是一律的，一張沙发席二百美金，也就是一千法郎。据門巴尔估計一定会滿座。

他可料对了，所有的位子都定完了。文娱宮的舒适而雅致的音乐厅只有一百張座位，要是用拍卖的方式卖票的話，真不知道票价会高到什么程度。不过那样做就不符合模范島的习慣了。在模范島上，凡是有商品价值的东西，不管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一律都預先在市价表上定好价格。要是沒有这項周密的措施，由于某些人的多得惊人的財富，就可能产生壟断的情形，这一点是应当防止的。

如果說右舷区的富翁是因为爱好艺术才去参加音乐会，

那末，左舷区的富翁恐怕就只是为了他們覚得只有这样做才符合身份。

当邵恩、潘希納、伊凡尔內和弗拉斯告莱出現在紐約、芝加哥、費城和巴的摩尔的听众面前的时候，他們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来的全是些家产百万的人！"可是这天晚上，他們要是不用亿兆来估計听众的身价的話，就要落后于現实了。这眞是难以想象！詹姆·坦克登、南特·考伐蘭和他們的家屬令人側目地坐在第一排沙发上。其他位子上，坐滿了許多音乐爱好者，他們的財产都还不到十亿，不过正象潘希納所說的，他們同样也有一个"很結实的腰包"，这句話說得一点也不錯。

"走吧！""四重奏"的指揮說。到了該上場的时候了。

于是他們就上場了。幷不比在别处紧張，甚至还沒有在巴黎的听众面前紧張；巴黎的听众也許口袋里沒有那么多的錢，但是他們的艺术修养却要高深得多。

应該告訴大家的是：邵恩、伊凡尔內、弗拉斯告莱和潘希納虽然还沒有听过他們的同胞陶莱繆的課，然而他們却穿戴得十分整齐：二十五法郎的白領結，五十法郎的珍珠色手套，七十法郎的襯衫，一百八十法郎的皮鞋，二百法郎的背心，五百法郎的黑長褲，一千五百法郎的黑上衣——当然，都是公家出的錢。他們受到了欢呼，博得了掌声；右舷区居民的掌声十分热烈，左舷区的掌声比較冷淡一点，这是他們秉性不同的关系。

演奏节目包括四个。乐譜是在总長的关心之下，由拥有丰富藏書的文娱宮图書館給他們准备的。这四个节目是：

降E長調第一弦乐四重奏，孟德尔仲作品第12号；

F長調第二弦乐四重奏，海頓作品第16号；

降E長調第二弦乐四重奏，貝多芬作品第74号；

D長調第五弦乐四重奏，莫扎特作品第1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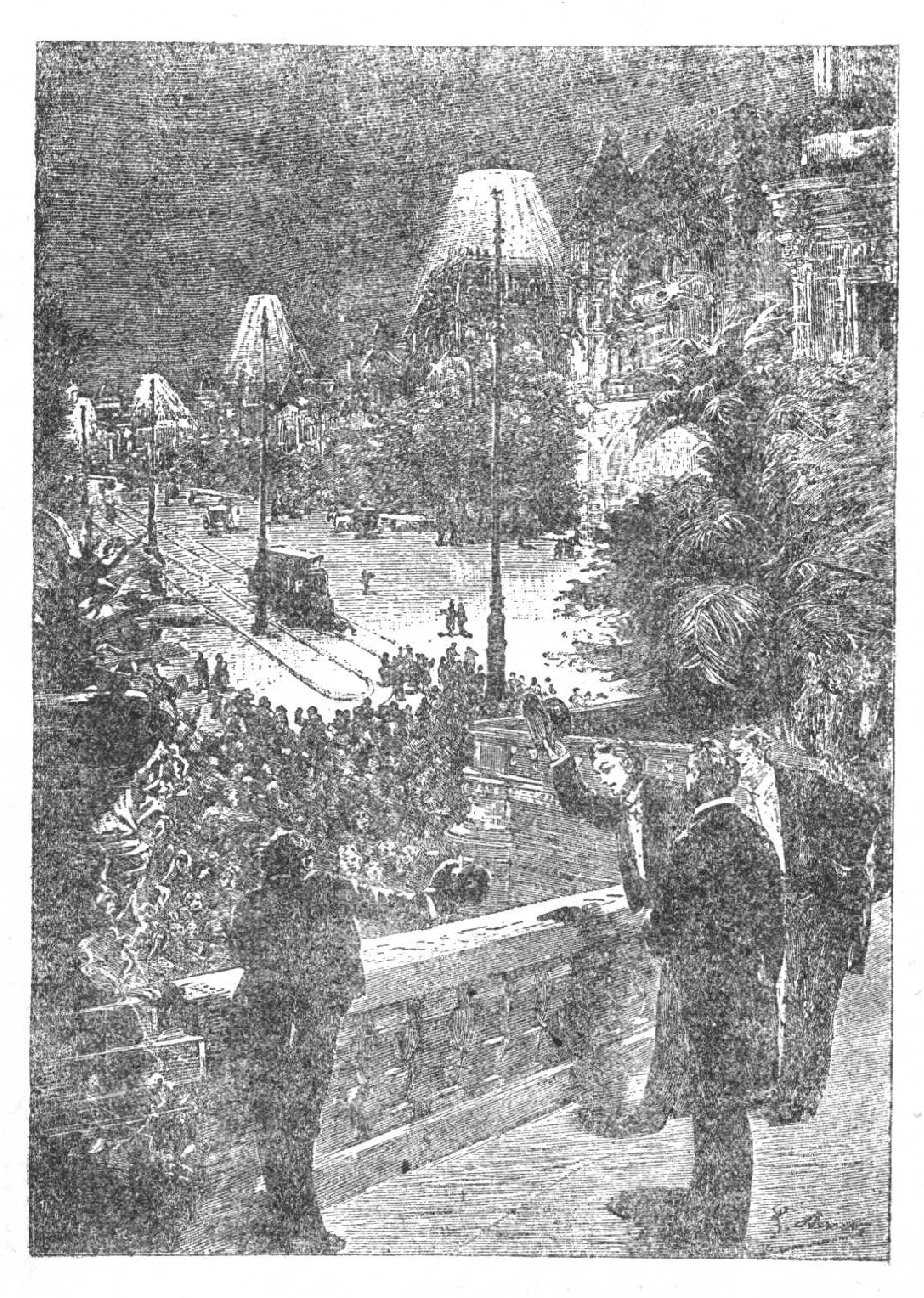
在太平洋的这部分深达五千公尺以上的水面，在这个飘浮的島嶼上，在这間坐滿亿万富翁的大厅里，四位音乐家演奏得十分美妙。他們得到了应得的巨大成功；尤其在右舷区的音乐迷当中。在这个值得紀念的晚上，只要看一看那位总長，就可以看出他簡直兴奋到极点了，就好象剛才是他一个人同时演奏了兩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似的。对于"四重奏"的成員——特别是对于他們的剧院老板来說，这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开端啊！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不但大厅里坐滿了人，就連文娛宮的周圍也挤得水泄不通。有很多人既沒有买到沙发座也沒有买到附設座；另外有不少人是被昂貴的票价攔在門外的。这些戶外的听众只有很小的一块立足之地，他們只能远远地听到里面的音乐，就跟从留声机或轉播机听到的一样。但是他們并沒有因此而降低了鼓掌的热情。

当邵恩、伊凡尔內、弗拉斯告萊和潘希納演奏完毕，出現在左翼大楼平台上的时候，听众們都热烈地欢呼起来。第1号街浸浴在一片光海里：高空的电气月亮洒下来的光是那么明亮，慘淡的塞蘭內[1]必將自叹不如。

---

[1] 即月神狄爱娜。



第1号街浸浴在一片光海里

在文娱宫对面的人行道上，稍微靠边一些的地方，站着一对夫妇；他們引起了伊凡尔內的注意。男的手挽着女的站在那儿，他的身材比一般人高一点，仪态很高貴，很严肃，甚至有些忧郁，大概有五十岁光景。女的比他小几岁，个子高高的，神情高傲，帽子下露出几綹上了年紀的白发。

他們的矜持的态度引起了伊凡尔內的注意，于是他指着他們向門巴尔問道：

"他們是什么样的人？"

"他們？"总長微微撇了撇嘴唇，表示很瞧不起的样子，回答說，"噢！……他們是音乐迷。"

"那么他們为什么不在文娱宫的大厅里訂兩个位子呢？"

"当然是因为他們嫌票价太貴了。"

"他們有多少財产？"

"一年勉强有二十万法郎的收入。"

"噢！"潘希納說，"这兩个可怜人是誰呀？"

"馬蘭加利的国王和王后。"

8. 航　　行

模范島公司在这架奇异的航海机器完工以后，就必須保有兩个机構：一个是航海方面的，一个是行政方面的。

第一个机構的領导人，确切地說，船長，就是大家知道的美国海軍艦長伊塞尔·西姆考耶。他有五十岁了，是一位經驗

丰富的航海家。太平洋上的一切：潮汐、风暴、礁石和珊瑚礁，他都非常熟悉，所以讓他来担任这項工作是再恰当也沒有了。他极有把握地領导着机器島的航行工作，并且向上帝和公司的股东負責，保証島上富翁們的生命安全。

第二个机構包括各个行政部門，是由島主席西呂斯·皮克斯丹夫先生領导的。他是北美緬因州人；在南北战爭期間，这个州是美国北部各州中参加內战最少的一个，因此，皮克斯丹夫很幸运地被选来担任島上兩个区的公正的中間人。

島主席是个独身汉，將近六十岁了。他很严峻，自制力很强，外表虽然冷漠，却蘊藏着旺盛的精力。态度矜持，很有英国人的气派。举止文雅而有礼貌，一言一行都流露出一种外交家的謹愼。要是在別的地方，他应該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而且也一定会受到尊敬的人物；但是在模范島上，就只不过是公司方面的一个高級代理人。虽然他的薪金能抵得上欧洲一个小国国王的王室开支，但是他并不富裕，跟亿兆城的豪富們比起来，他能算得了什么呢？

西呂斯·皮克斯丹夫一方面是島主席，一方面还兼任首府市長。他就住在第1号街尽头的市政大厦里，跟西姆考耶艦長所住的天文台遙遙相对。他的办公机構就設在那里，市內的婚丧出生等一切公文証書也都送到那里，——島上的出生率足以保証子孙世代延續；人死了都运到馬格达利那湾的墓地埋葬；結婚按照模范島的規定，必須在举行宗教仪式之前先举行一般的庆祝仪式。各个行政部門都集中在市政大厦办公，它們的工作从来沒有受到过居民的抱怨，这当然是市長和

他的部下的功劳。邵恩、潘希納、伊凡尔內和弗拉斯告萊在总長的介紹下会見了市長，他們对他产生了十分良好的印象。凡是一个善良正直、实事求是、旣沒有偏見也沒有空想的人，都会給人留下这种印象的。

"諸位先生，"市長对他們說，"能够把你們請到这里，对我們来說眞是太荣幸了。也許我們的总長所采取的方式不太合适，但是我相信你們会諒解的。今后，在市府方面决不会有什么使你們不滿意的地方，我們只要求諸位每月演奏兩次，你們可以随意接受其他个别人的邀請。諸位是十分偉大的音乐家，我們衷心向你們致敬，并且永远不会忘記：你們是机器島有幸接待的第一批艺术家！"

这样的欢迎使"四重奏"十分高兴，他們毫无保留地向門巴尔表示了自己对島主席的滿意。

"不錯！西呂斯·皮克斯丹夫是一位可爱的人物，"总長稍微聳了聳肩，回答說。"遺憾的是他沒有攢上十亿二十亿的……"

"人不会十全十美的！"潘希納接着說。

亿兆城的市長兼島主席有兩位助理帮助他处理机器島的十分簡單的行政工作。另外还有一些人在他們的領导下担任各部門的工作，工作人員数目不多，每人都有合理的薪俸。这里是沒有市参議会的。那有什么用呢？这里只有名人委員会——由三十个在智慧和財产方面都是最突出的人組成。名人委員会通常在需要决定重大措施——其中包括根据有利于健康的原則来审查航行計划——的时候，才举行会議。可以想

象，在这些会上，有时候免不了会引起爭論和产生分歧的意見。但是多亏皮克斯丹夫調停得当，直到現在为止，他总是能够兼顧双方不同的利益，使他的市民誰都不丢面子。

不錯，皮克斯丹夫的兩位助理当中一个是基督教徒，一个是天主教徒，这是很自然的。那位基督教徒名叫巴戴萊米·魯其，天主教徒叫作赫勃萊·哈柯特。兩个人都是模范島公司从高級公务員中挑选出来的，他們热心地輔助着皮克斯丹夫。

模范島在对外关系上是完全独立的，十八个月以来，它始終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航行在辽闊的太平洋上。它自己选擇适当的空間，不受坏天气的影响。"四重奏"就要在这样的島上住上整整一年。尽管大提琴說：他們在島上可有点冒險，將来可能会遇到什么意外，但是既然沒法預料，事情又已成为定局，也就不去担心了，何况島上一切还都是井井有条的。不过人类凭自己的智慧在大洋上造了这么一块人造土地，是不是有些越出造物主給人类規定的范圍呢？

机器島繼續向西航行。每天，当太阳越过子午綫的时候，西姆考耶艦長手下的天文台工作人員就确定島的方位，市府大厦鐘楼四側的方位盤就准确地指示出島的經緯度，并且立刻通过电流傳达到各个十字路口、旅館、公共場所和个别住宅，所以亿兆城的居民随时都能知道模范島旅行到什么地方了。

亿兆城除了在大洋上平稳地移动着以外，跟世界上的大都市沒有任何不同。无論是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都跟别处一样。我們的四位演奏家并不太忙，他們閑下来的时候，首



工作人員在确定島的方位

先就是去訪問"太平洋之宝"所包藏的一切新奇事物。电車把他們帶到島的每一处地方。他們对于兩家发电厂特别贊賞，那里操縱机器的方法是那么簡單，帶动兩套螺旋推进机的引擎是那么强大，在华生和生华兩位工程师分别領导下的工作人員是那样的遵守紀律。每隔一定时期，当模范島到达最适合輪船靠岸的位置时，左舷港和右舷港的停泊区就接納專为模范島服务的各种輪船。

对于这奇妙的一切，頑固的邵恩总不肯加以贊美，弗拉斯告莱的情緒比較平稳，而热情的伊凡尔內則一直处在兴奋狀态中！他認为到二十世紀末，海洋里一定到处是流动的城市了，將来它会成为进步与安乐的最高范例的。这个活动島的风光是多么綺丽啊！它正要到大洋洲去訪問它的姊妹們。至于潘希納，在这个豪华的环境里，听到人們一开口就是几百万，就象别处的人提到二十五个金路易①一样，这一点特别使他感到飄飄然。这里流通的是鈔票，人們口袋里通常总有二三千美金。"殿下"常常对弗拉斯告莱說：

"我的老头儿，你身上有沒有五万法郎的零錢？……"

这些日子来，"四重奏"也結識了一些人。他們无論到哪儿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再說，有不平凡的門巴尔給介紹，誰会不热情地款待他們呢？

他們首先拜訪了他們的同胞，舞蹈和礼仪教师阿答納斯·陶萊繆。

---

① 法国从前的貨币，一个金路易合二十法郎。

这位好心的先生住在右舷区第25号街上一所租金三千美金的普通房子里，雇着一个月薪一百美金的年老的黑人女仆。他非常高兴能結識几个法国人……几个为祖国增光的法国人。

这个老头儿已經七十岁了，干癟，瘦削，个子很小。眼睛还很有精神，牙齿一顆也沒有掉，微微卷曲的头发跟胡子一样白，但仍旧很濃密。他走路还很稳健，合着某种节拍，胸部挺着，腰有点弯，胳膊圓圓的，脚稍微有点八字形，鞋袜穿得整整齐齐。四位艺术家很想听他談談，他也很愿意談，因为只有在他的家乡才有跟他风度同样高雅的人。

"我多么高兴啊，亲爱的乡亲們，我多么高兴啊，"第一次拜会他的时候，他把这句話重复了足有二十遍，"我多么高兴看見你們！你們在这个城里住下来，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你們一定不会后悔的，因为我在这里已經生活惯了，我簡直不明白怎么可能以别的方式生活！"

"您在这里住了有多長时間了，陶莱繆先生？"伊凡尔内問道。

"十八个月了，"教师一面回答，一面把脚摆成第二种基本舞步的样子。"模范島一造好我就来了。我原先在新奥尔良，由于我在那里的名声一向不坏，所以我們可敬的島主席西呂斯·皮克斯丹夫先生才同意我到这里来工作。从那个吉祥的日子开始，我就在这里領导一所舞蹈和礼仪学校，依靠薪金在模范島住下来。"

"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潘希納大声說道。

"啊！这里的百万富翁。"

"我知道，我知道，亲爱的乡亲。不过，听总長跟我們說，您的学校里学生不怎么多。"

"是的，我只有本城的一些学生，而且都是些年輕人。这些年輕的美国人都自以为生来就具备一切必要的优雅仪表。他們不愿意人家知道他們来上課，所以我是私下把法蘭西的文雅的礼仪教給他們的！"

他一面說，一面微笑着，象一个爱俏的老妇人那样裝模作样，还摆出优美的姿态来。

阿答納斯·陶萊繆是出生在桑丹尔的比加尔第① 人，他从小就离开法国，到美国的新奥尔良住下来。那里，在我們怀念的路易斯安那州② 的法蘭西移民中間，他有充分发揮自己的天才的机会。他在一些大戶人家走动，获得了成功，并且攒下了一笔錢；但是，有一天这笔錢忽然从他手里飞走了——这在美国是最常見的。这时候，模范島公司正在动員人們到島上来住，正在大肆宣傳，到处張貼广告，向那些依靠鋪鉄路、开石油和販卖人口而发了大財的豪富們发出号召。阿答納斯·陶萊繆于是就想到向这个新城市的市長要求工作，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是不大可能有人来跟他这类教师竞爭的。他跟考伐蘭家認識，因为考伐蘭家原先也住在新奥尔良，这一点使他沾了光。通过考伐蘭（他后来成了亿兆城右舷区最出名的人物之一）的介紹，他得到了島主席的同意。这就是一个法国人、一

---

① 法国从前的一个省，桑丹尔在它境內。

② 路易斯安那州最初是由法国移民建立起来的。新奥尔良就在該州。

个比加尔第人能够在模范島当一名工作人員的經过。不錯，他只在自己家里上課，文娛宮的敎室里向来只有敎师一个人在那儿照鏡子。不过那也沒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酬金一点也沒有因此減少。

总的說来，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只是稍微有点怪癖，甚至有点可笑，相当自負，自以为具有凡斯特里①和圣雷翁②的遺风，以及勃魯曼③和塞姆尔皇族④的傳統。在"四重奏"看来，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位同胞；这个特点，在远离法国几千里以外的地方，永远会受到重視的。

四个巴黎人当然要把自己日前的遭遇跟他說說，告訴他：他們是怎样来到机器島的，卡利斯特斯·門巴尔是怎样把他們騙到島上来的——的的确确是騙来的，怎样在到了島上几小时以后就开航了，等等。

"对于我們总長的这种做法，我并不感到奇怪，"老敎师說。"这是他的一种手腕，他常常要手腕，以后一定还会要出好些来的！他眞不愧是巴內姆的子孙，总有一天他会給公司惹出麻煩来的。这位先生很放肆，他应当上几堂礼仪課，他就是一屁股坐在沙发里，兩只脚擱到窗台上的那种美国佬！人其实不坏，就是太任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亲爱的乡亲們，千万别怪他，再說，除了耽誤了圣地亚哥的演奏会比較不愉快

① 凡斯特里(1729-1808)，巴黎歌剧院的著名舞蹈家。
② 罗馬敎皇。
③ 勃魯曼(1778-1840)，英国的紳士，外号"摩登皇帝"。
④ 英国亨利第八的皇后的家族。

以外，你們能在亿兆城暂住一个时期，实在是一件应当感到幸运的事。这里的人非常尊敬你們，你們会感激他們……”

“尤其是在每一期到期的时候！”弗拉斯告萊接过来說。作为一个会計，他的职务开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了。

当他們問到島上兩个区之間的竞爭問題的时候，陶萊繆肯定了門巴尔的說法。他認为这象是天上的一块烏云，它預告人們可能要有一場暴风雨。人們担心左舷区和右舷区的居民也許会因为本身的利益和尊严而发生冲突。最有錢的坦克登家和考伐蘭家越来越互相猜忌，要是再沒有办法使他們重新和好的話，也許他們的矛盾会爆炸起来。是的，会爆炸起来！

“只要不至于連模范島一齐炸起来，就跟我們沒有关系，”潘希納說。

“至少我們在島上的时候别炸起来！”大提琴家补充了一句。

“哦！它結实得很呢，亲爱的乡亲們！”陶萊繆回答說。“它在海上走了十八个月了，从来沒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故。只是有过几次小小的修理，用不着上馬格达利那湾就能修好的小修理！要知道，它是用鋼块造成的！”

这句話回答了一切，要是鋼块都不能絕对保險的話，世界上还有什么金屬是靠得住的呢？鋼是鉄的碳化物，而地球本身不也是一块龐大的碳化物嗎？所以說，模范島等于是个小地球。

潘希納从这件事联想到島主席西呂斯·皮克斯丹夫，他就探問教师对他的看法：

"这个人也是鋼做成的嗎?"

"是的，潘希納先生，"陶萊繆回答說。"他有坚强的毅力，是一个十分能干的行政管理人。遺憾的是，在亿兆城，一个人仅仅是鋼做成的还不够……"

"还得是金子做的，"伊凡尔內接过来說。

"您說得对，要不是金子做的就数不着你了。"

这話一点不錯，皮克斯丹夫的地位尽管高，实际上只不过是公司的一个代理人罢了。他得主持一切婚丧喜庆等事情，得負責征收关税，监督公共卫生、街道清洁和植物保养方面的事，还要审閱納税人的抗議書——一句話，他得跟他管轄下的大部分居民作对，这就是他的全部职权，再沒有别的了。在模范島，什么都得数上一数，而教师說，皮克斯丹夫是数不上的。

另外，他的职务还要求他必須站在坦克登和考伐蘭兩派的中間，要保持調停人的立場，不能冒冒失失做出任何得罪了这一方而討好那一方的事情来。做政治工作是不簡單的。

事实上，大家已經看得出来：可能在兩区之間引起一場冲突的分歧思想正在萌芽。右舷区的居民来到模范島上是为了要安安靜靜地享享淸福，而左舷区的居民却有点想起生意經来了。他們在想，为什么不把机器島当作一艘大商船，为什么不利用它运送貨物到大洋洲去做买卖，为什么模范島上不准办一些工业。总之，以坦克登为首的美国佬們，在这里住了还不到兩年，做买卖的癮头却又上来了。虽然直到現在为止，这一切还只限于口头上談談，但已經使島主席皮克斯丹夫感到不安了。他希望事情千万别向坏处发展，但愿这种內部的分

歧不致給这架專为使居民得到安宁而建造的机器帶来騷扰。

“四重奏”辞別了陶萊繆，答应以后再来看他。教师照例每天下午要到沒有一个学生的文娛宮去，他不愿意給别人留下說他失职的借口，所以他还是到那里去等着，一个人对着教室里的鏡子备課。

每天，机器島还是繼續向西駛去，方向稍微有点偏南，以便到夏威夷群島去。按緯度說这里已經接近热帶，气温已相当高了。要不是有海风調节，亿兆城的居民是会受不了的。不过晚上还很凉快，并且由于經常有人造雨灌漑，即使在三伏天，树木和草坪仍旧保持青葱悅目。每天中午，市政大厦的方位盤上指出方位，同时以电流傳达到各个区。6月17日那天，模范島已經到了西經一百五十五度和北緯二十七度的地区，接近热帶了。

“这个島簡直好象是由太阳拖着走的，”伊凡尔內說，“要是你們喜欢說得文雅点的話，它駕的是阿波罗[1]的神馬。”

这个說法既正确又富于詩意，但是邵恩听了却聳了聳肩膀。他可不愿意当一个被拖着走的角色，尤其是沒有得到他的同意。

“我們早晚会看到这件事的收場的！”他老是重复着这句話。

每天，当公园里游人最多的时候，“四重奏”差不多总要到那里去散步。那时候，在草坪一帶可以遇見亿兆城所有的有

---

① 阿波罗是希臘神話中的太阳神，这里指离太阳越来越近，接近热帶的意思。

名人物，他們有的騎着馬，有的步行，也有的坐着車。摩登女郎們一天要換好几套衣服，这时候在那里展覽的是一天的第三套服飾，那是一种清一色的服裝，从帽子一直到鞋全是一样的顏色，衣料一般都是印度綢的，这种料子在当时非常流行。她們也常穿那种发亮的用人造絲(这种絲是用賽璐珞做的)做的衣服，或者穿用松树或柏树做原料的沒有紋路的人造棉布的衣服。

潘希納从服裝上又发表起議論来了：

“你們看吧，有一天人們会为忠实的朋友用藤树織布，为苦悶的寡妇用柳条織成衣料的！”

然而不管怎么样，只要这种衣料不是从巴黎来的，这种服飾不是由首府的裁縫大王(他曾經公然下过这样一句結論：“女人只不过是个外表好看不好看的問題”)設計的，那么亿兆城的闊太太闊小姐就不会要它。

有时候，馬蘭加利国王和王后也在这一群活跃的紳士淑女中間走过。这一对失去权势的皇家夫妇引起了我們的艺术家們深深的同情。每天看見这一对手挽着手的尊貴的夫妇时，他們就会产生許多感想。跟豪富們比起来，他們倆显得有些穷，但是大家覚得他們很高貴，很威严，有点象摆脫一切世俗杂念的哲学家。事实上，模范島的美国人因为跟一位国王同住在一个城里，确实感到非常得意。由于他从前的地位，大家仍旧很尊敬他。不管在城里的大街上或者公园的小路上，“四重奏”每当遇見他們时，总是恭敬地向“陛下”致敬。国王和王后对于这种純粹法蘭西的礼貌很表感激。不过，实际上“陛

下"并不比皮克斯丹夫身价高，——也許还不如他呢。

对于不习慣乘船航海的旅客来說，最好是在活动島上航行，这样就絲毫不用担心发生什么海上事故，根本不用怕海上的风暴。兩边有一千万匹馬力推动的模范島永远不会受到騷扰，它足以战胜一切逆风。一般說，互撞是件危險的事，但是对模范島可不是那样，那些开足了馬力或者張滿了帆的船，要是撞在这个島的鋼壁上，那就算它倒了楣。再說这类事情很少有可能发生，因为港口和島身前后都有灯火照耀着，鋁做的月亮整夜都发射着电光。至于暴风雨，那是不值一提的事，模范島的体积足以制服一切惊濤狂瀾。

但是当潘希納和弗拉斯告萊到島前島后散步的时候，无論是到船艫炮台或船舳炮台附近，他們总覺得缺少一些海岬、海礁、海角、海湾和海灘。这条海岸只是一道用九百万螺絲釘和鉚釘連接起来的鋼堤。要是一个画家，他該多么怀念那跟大象的皮肤一样凹凸不平的悬崖啊！每当漲潮的时候，潮水冲到崖壁上又折回去，撫摩着各种各样的海藻，那是多么富于詩情画意啊！肯定地說，工业創造出来的奇迹决不能代替天然的美。伊凡尔內尽管对这个島贊不絕口，对于这一点他也不得不承認。人造島所缺少的正是造物主的手迹。

6月25日晚上，模范島越过北回归綫，进入了太平洋热帶区的边緣。这天，"四重奏"正在文娛宮的音乐厅里举行第二次演奏会。請注意：由于第一次演出的成功，票价又提高了三分之一！

这沒有什么关系，大厅还是嫌太小。音乐愛好者們争先

恐后地搶着买票。显然这种室內乐对于健康一定是非常有益的，沒有一个人怀疑它的健身功能。根据处方，这回演奏的仍旧是莫扎特、貝多芬和海頓的作品。

演奏者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喝采的是些巴黎人，他們一定会更感到高兴。但是既然沒有巴黎人，伊凡尔內、弗拉斯告萊和潘希納也就滿足于亿兆城居民的喊好了。只有邵恩仍旧对这种喝采表示极端輕蔑。

"你还要人家怎么样呢？"伊凡尔內对他說，"要知道現在正在过回归綫呢。"

"北回归綫①！"潘希納紧接着說，他又在字眼上开起討厌的玩笑来了。

当他們从文娛宫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們在那群买不起三百六十块美金一張沙发票的穷鬼当中看見了誰？馬蘭加利国王和王后，他倆跟平常人一样站在門口。

9. 夏威夷群島

太平洋的这一帶有一条海底山脈，它跟大洋洲的其他陆地隔着一片四千公尺深的海水，如果能够把这些水汲干，就可以看到这条山脈从西北西延伸到到东南东，長达九百法里。这条山脈在海面上只露出八个山峰：尼哈烏島、考愛島、阿胡

① 原文是双关語，发音和"热帶音乐会"相同。

島、摩罗开島、拉奈島、馬伊島、卡呼拉伊島和夏威夷島。这八个大小不等的島嶼合成为夏威夷群島，也叫散得維齿群島。它的岩礁断断續續地向西延伸到热帶地区。

邵恩对于一切自然奇景完全不感兴趣；潘希納、伊凡尔內和弗拉斯告萊說得一点也不錯，他就象裝在匣子里的那只大提琴。他們就讓他独自在一边嘟嘟噥噥。

"眞的，"他們中間有一个說，"我倒不反对去游覽一下夏威夷群島！我們旣然在太平洋旅行，至少得給將来留下一些回忆！"

"再說，我們还可以在夏威夷看到泡尼人、西島人和别的已經很开化的远西印地安人呢。我倒很想遇見几个眞正的野人，吃人的野人。"另一个接着說。

"那些夏威夷人現在还吃人嗎？"第三个問。

"但愿还吃人，"潘希納一本正經地說。"吃掉科克船長的就是現在这一代夏威夷人的祖父輩。祖父旣然尝过名航海家的味道，孙子也不会不爱吃人肉的！"

应該說，"殿下"在談到那位在1778年发現夏威夷群島的著名英国海員的时候，实在太不恭敬了。

这場談話的結果是：我們的艺术家希望在这次航海中能碰巧遇見几个土人，而且就在土人的家乡、就在他們出生的地方碰見他們，因为这要比馴化园里展覽的标本眞实得多。于是他們一心盼望快点到达那里，每天希望天文台的了望員发現夏威夷群島的高山。

他們想望的事情終于在7月6日上午来到了。消息立刻

傳播开来，通过傳字和文娱宫的公告欄，可以看見这样的通告：

“模范島已望見夏威夷群島。”

这时候距离夏威夷群島还有五十法里，但是夏威夷群島上的那些山峰最高的在四千二百公尺以上，在晴朗的日子，即使隔这么远也能望得見。

西姆考耶艦長指揮着模范島从东北方朝阿胡島駛去。阿胡島的首府是火奴魯魯，同时也是整个群島的首府。在群島中，从北往南数的第三个島就是阿胡島。它在尼哈烏島（这是一个巨大的畜牧場）和考爱島的东南，面积有一千六百八十平方公里。而夏威夷島的面积却有一万零三百九十九平方公里左右；因此它不能算是最大的。但是其他的島一共却只有三千八百十二平方公里。

四位巴黎艺术家一开始就很自然地跟模范島的主要官方人士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无論是島主席、艦長、斯蒂华脫少校，或者总工程师华生和生华，大家都殷勤地向他們表示热誠的欢迎。他們四个人常常到天文台去，他們喜欢呆在塔頂的平台上，一呆就是几个鐘头。所以这一天，当四个人当中兴致最好的兩个——伊凡尔內和潘希納又到那里去的时候，人們看着一点不覺得奇怪。这时大約是上午十点鐘，电梯把他們送到了“殿下”所說的“桅杆頂上”。

西姆考耶艦長已經在上面了，他把望远鏡遞給他的兩位朋友，請他們向西南方濃霧低处的某一点望去。

“这是夏威夷的冒納开亞，要不然就是冒納罗亞，”他說。

“这是兩座著名的火山，它們曾在1852年和1855年爆发过，島上被岩漿盖沒的地方有七百平方公尺。到1880年，火山口又噴出了七亿立方公尺的火山物質！”

“好家伙！”伊凡尔內回答說，“艦長，您看我們会不会交上好运看到火山爆发的景象？”

“我不知道，伊凡尔內先生，”西姆考耶答道。“火山是不听命令的。”

“哦！只此一遭，下不为例，怎么样？而且作好安全措施……”潘希納补充說。“我要是象坦克登先生和考伐蘭先生那样有錢，为了滿足我的愿望，我情愿付錢看噴火……”

“好吧，我們把这件事跟他們兩人談談，”艦長微笑着說。“为了使你們高兴，我相信即使办不到的事他們也会去办的。”

这时候潘希納問起夏威夷群島有多少人口。艦長告訴他說，本世紀初，那里有二十万居民，現在却只剩下一半了。

“啊！西姆考耶先生，十万个野人就够多的了。如果他們还沒有开化，如果他們还有胃口吃人，那么他們一人一口就可以把模范島的居民全部吃光！”

模范島并不是第一次到夏威夷群島来；由于这里的气候对健康有益，去年它已經来过一回了。有很多美国人都到这里来养病，欧洲的医生也快要送他們的病人到这里来呼吸太平洋的新鮮空气了。現在从巴黎到火奴魯魯只要二十五天就行了，再說，在这里可以使肺部呼吸到任何地方都沒有的那种氧气……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模范島是在7月9日上午到达群島的。他們看到阿胡島

就在西南方五哩的地方。島东露出了鑽石嶺的尖峰，它是矗立在阿胡島后港的一座古老的火山；同时还看見另一个被英国人叫作“五味酒杯”的圓錐形山頂。据艦長說，即使这么惊人的大酒杯，要是装滿了白蘭地或者杜松子酒，約翰牛①照样会一口气喝光的。

模范島在兩边的推进机的合力推动下，在阿胡島和摩罗开島之間行駛着，就象一只船在船舵的指揮下行进一样。由于这架活动机器的排水量非常大，所以在繞过阿胡島东南的海岬以后，就在离岸十錨鏈②的地方停下来了。为了使島能够掉头，它停的地方跟陆地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机器島沒有抛錨，事实上，要在一百多公尺深的海里抛錨也是不可能的。机器島在停留期間要往前或往后移动完全是用机器操縱的；現在，它在机器的控制下，跟夏威夷群島的八个主要島嶼一样，稳稳当当地停在那里。

“四重奏”眺望着呈現在他們面前的一片島嶼。他們一眼望去，只見一大片森林、桔林和其他美丽的热帶植物。西面有一条窄長的岩礁圍成一个小小的內湖，叫作珍珠湖，湖底平原是由一个古老的火山口形成的。

阿胡島的景色相当誘人，的确，这里的土人对于这片供他們馳騁的場地，实在沒有什么可挑剔的了。潘希納对这里的土人非常向往，只要他們現在仍旧有吃人的欲望，“殿下”就什

① 是英国人的外号，用来表示英国人的呆板和固执，就象把美国人叫作山姆叔叔一样。

② 航海用的長度單位，約合二百公尺。

么都滿足了。

这时候他忽然大叫起来：

“我的老天爷，那是什么呀？”

“你看見什么了？”弗拉斯告萊問他。

“那边，鐘楼……”

“眞的，还有塔，还有宮殿的前廊！”伊凡尔內接着說。

“科克船長是不可能在这里被人吃掉的！”

“我們不是在夏威夷！”邵恩聳了聳肩說，“艦長弄錯路了。”

“一定是弄錯了！”潘希納同意地說。

不！西姆考耶艦長一点也沒有弄错。这的确是阿胡島，那个占地好几平方公里的城市就是火奴魯魯。

啊！这跟他們想象的差得太远了。自从那位偉大的英国航海家发現了这个群島以来，島上发生了多大的变迁啊！那些虔誠而热心的傳教士們在这里展开过竞爭。美以美派的、英吉利教的和天主教的傳教士們，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傳播自己的宗教，战胜了卡納克①人的偶象教。当地原来通行的語言將要消失了，代替的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語言。夏威夷島和欧洲之間已經建立了海上交通，島上除了英国人以外，还住着美国人、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当地土人虽然曾經大批地死于瘟疫，但还留下一些，可以滿足我們四位艺术家的好奇。至于吃人的野人，那是根本沒有的。

① 一种大洋洲土人。

“啊！是誰从現代化的調色板上把本地的特色一手涂掉了呢！”第一小提琴大声說。

不錯！时間、文明和进步——它是一种自然規律——把这种特色冲淡了，几乎看不出来了。这是一件遺憾的事情，但是当邵恩和他的同伴乘着模范島的电动船駛过狹長的岩礁上岸以后，却不得不承認这是事实。

在兩道木樁間，有一个三角形的港湾，它的周圍有山嶺擋住巨风。海底有礁石，它解除了波浪的威力，从1794年以来，这些礁石已經升高一公尺了。尽管这样，还是有足够的水可以讓排水十八到二十尺的船只靠岸。

“上当啊！上当！”潘希納喃喃地說，“旅行把原来那么多美丽的幻想都打破了，眞教人难受。”

“还不如呆在家里呢！”大提琴家聳聳肩膀紧接着說。

“不！”兴致始終濃厚的伊凡尔內大声說，“还有什么地方的景色能比得上这个拜訪大洋洲群島的人造島呢？”

夏威夷群島在精神面貌方面的改变虽然使人非常遺憾，甚至使我們的艺术家大失所望，但是它的气候却十分宜人。群島虽然处在热海，但却是太平洋中气候条件对人体极有益的一个地区。尽管当东北貿易风过去的时候这里的气溫很高，尽管南方的反貿易风会帶来所謂“苦阿斯”的大风暴，但是火奴魯魯的平均溫度却不超过攝氏二十一度。所以要是在这样的热帶边区抱怨气候不好，那是說不过去的。这里的居民从来沒有对气候表示过不滿，而且，我們已經說过，美国人还在紛紛赶到这里来养病呢。

可是不管怎么样，当“四重奏”逐漸了解到群島的眞面目的时候，他們的幻想也就一个接一个破灭了，就好象深秋的落叶一片片飄落一样。他們覚得受了騙，但是誰叫他們受騙的呢？只能怪他們自己。

“全是門巴尔这家伙，他又讓我們上了一回当！”潘希納肯定地說，他想起总長曾經对他們說过，夏威夷群島是太平洋上野蛮人的最后一个堡壘。

当他們狠狠地責怪总長的时候，总長回答他們說：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朋友？”他一面說，一面眨了一下右眼，“自从我上次来过以后，誰想到它竟改变得这么快，变得使我認也認不出来了！”

“坏东西！”潘希納駡了他一句，一面在总長的肚子上着实地敲了一下。

的确也是这样，島上不仅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快得异乎寻常。不久以前，夏威夷群島的政治还是君主立宪制（那是在1837年建制的），有兩个議院，一个是由地主选出的貴族院，任期六年，一个是由能讀会写的公民选出的代表組成的，任期二年。兩院各有二十四个議員，他們跟由皇帝的四位顧問組成的御前內閣一起討論国事。

“这么說，他們还有过国王！”伊凡尔內說，“而且是个立宪的国王，不是那种头上插着花翎子的丑八怪，外国人来了还得恭恭敬敬地向他敬礼呢！……”

“我敢說，这位陛下一定連鼻环都不戴……”潘希納肯定地說，“而且他一定是在新大陆最好的牙科医生那儿装的假

牙！”

“啊！文明，文明！”第一小提琴重复着說，“这些卡納克人，他們把俘虏就那么大口咬着吃的，根本不需要有整整齐齐的牙齿！”

这几位幻想家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这里的一切，还要請大家原諒！不錯！火奴魯魯的确有过国王，至少有过一个叫作李丽烏卡拉妮的女王，不过現在已經不在位了。为了保护她的儿子阿代王子的权利，她曾經跟野心勃勃的夏威夷島的卡伊拉妮公主作过斗爭。島上的这种政治斗爭进行了很長时期，从这点来看，它也跟欧美各国完全一样。那么夏威夷島的軍队能不能把女王打倒，达到侵略的目的呢？当然不能，因为这支軍队只有二百五十个征募来的兵士和二百五十个志愿軍人；以五百个人来推翻一个王国是不可能的——至少在太平洋的一个海島上是办不到的。

但是島上有英国人，他們很注意这件事情，而且看来英国是同情卡伊拉妮公主的。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打算取得群島的保护权。

那么美国人怎么样呢？在談到这件政变的时候，弗拉斯告萊向門巴尔提出的正是这个問題。

“美国人嗎？”总長回答說，“他們对于这个島的保护权是无所謂的。只要在夏威夷群島留給他們一个碼头，供他們在太平洋航行的邮船停泊，他們就滿足了。”

然而事实上，当卡美哈美哈在1875年到华盛頓去訪問格蘭特总統的时候，他交出了群島，把它放在合众国的保护之下

了。可是十七年以后，这是在夏威夷群島已經建立了以三福特·陶尔为首的共和政体的时候，克利夫蘭①却决定要使李丽烏卡拉妮女王重登王位，但是这件事在双方国內都受到激烈的反对。

再說，在人民（不論是古代的或是現代的）的命运書上已經写下了的东西，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它抹去，所以在1894年7月4日，夏威夷群島正式成为共和国，它的領袖是陶尔先生。

標范島要在那里停留十天。有許多人要利用这十天工夫去看一看火奴魯魯和附近的地方。考伐蘭和坦克登以及亿兆城其他的显貴人家，每天都在港湾之間来来往往。另一方面，夏威夷人对机器島（虽然它已經是第二次在夏威夷附近出現，）也是贊叹不止，他們成群地前来参观这个奇迹。然而皮克斯丹夫的警察不是随随便便会讓他們上来的，即使被允許上来参观的人，也必須在傍晚規定的时間以前回去。幸亏有了这些保安措施，外地人才不能随便在"太平洋之宝"过夜，除非得到特別許可，一般說来，这种許可是不容易得到的。兩个島之間只有普通的友好关系，沒有任何正式的官方接触。

"四重奏"在夏威夷作了几次非常有趣的远足。夏威夷的土著引起了我們巴黎人极大的兴趣。他們的特征很明显：棕色的皮肤，溫和而高傲的神情。他們虽然实行了共和制度，但也許还有点怀念从前那种原始的独立性呢。

---

① 1885-1889及1893-1897时期的美国总統。

他們有一句諺語："我們土地上的空气是自由的"，然而他們本身却已經失去自由了。

自从卡美哈美哈推翻了1837年建立的君主立宪制，統治了群島以后，各个島都有一个特派的行政首長治理。目前虽然是实行了共和制，但还分成郡和县。

"那里只缺几个郡守、县令和参議官，否則就跟第八年宪法①規定的一样了！"

"我要离开这儿！"邵恩說。

要是眞的在还沒有欣賞阿胡島上主要风景区之前就离开可就錯了。虽然那里植物并不太多，但风景却是十分秀丽的。边区生長着茂盛的椰子树和别的棕櫚树，还有面包树、能榨油的石栗、唐胡麻、曼陀罗和藍树。山谷中一种叫作"墨南維亞"的茂密的草叢間，点綴着无数受山澗灌漑的象乔木那么高大的灌木，有：藜、叫作"亚拉潑潑"的巨大的天門冬。从山脚一直綿延到拔海二千公尺的山坡上的森林区中，生長着高大的桃金娘和粗壯的酸模，还有糾纏在一起的蔓藤树，象蛇似的盤在树枝間。至于可以作为商品出口的植物則有米、椰子和甘蔗。各地的产品都需要集中在火奴魯魯，然后运到美洲去，所以各个島嶼之間的航运是很頻繁的。

---

① 第八年宪法是1799年法蘭西共和国第八年霧月18日（1799年11月9日）政变以后开始实行的宪法，它标志着拿破侖長期軍事專政的开始。按照宪法，全国一切行政权都要交給3个执政，实际上軍政大权都归于第一执政拿破侖之手。当时全国分为八十八郡，設有郡守，由第一执政任命。郡守的参議官及郡以下地方机关的負責人也都由第一执政任命。

当地的动物种类不多。尽管卡納克人正在受到文明民族的同化，这里的动物却一点沒有改变的趋势。家畜方面只有猪、鷄和山羊；沒有野兽，至多有几只野猪；蚊子很多，想逃避它可不是件容易事；有无数蝎子和各种为害不大的蜥蜴；从来沒听过鳥唱歌，只有長着黑黃相間的羽毛的太平洋的海鳥，卡美哈美哈的那件著名的袍子就是用这种鳥的黃羽毛，經当地土人九代人的劳动才做成的。

島上的人口相当多，人們模仿美国，已經把这个島变成了一块文明的土地了。島上有各种学会，有在1878年的国际博覽会上受称頌的公立学校、藏書丰富的图書館以及英文和当地文字的报紙。关于这一点，我們的巴黎人並沒有感到惊訝，因为島上的重要人物大部分是美国人，在这里，美国人的語言就跟他們的貨币一样，是到处通用的。

自从阿胡島的首府看見模范島到达以后，想瞻仰一下模范島的人常常坐着港口的小船繞島行駛。在这美好的天气，在平靜的海面上，离开鋼岸（上面有海关的警察极其严密地警戒着）一錨鏈的地方作一次二十来公里的航游，眞是再美不过的事。

在这些游人中間，引人注意的是有一艘輕巧的船，每天都在机器島附近行駛，沒有一天脫空。这是一艘馬来亞的双桅船，船尾是方的，船上乘着十来个男人，由一个看来相当矯健的船長指揮着。虽然他們一再的来有点可疑，島主席却沒有把它放在心上。这些人不断地察看机器島周圍的每一个地方，从这个港口駛到那个港口，观察島岸的結構。但是就算他

这些人不断地察看机器島

們在打什么坏主意，这区区十来个人对于島上的一万个居民又能干出些什么来呢？因此，尽管双桅船白天在这里行駛，晚上在海上过夜，大家并沒有放在心上，自然也就沒有向火奴魯魯的海上管理局提出質問。

7月19日早晨，“四重奏”跟阿胡島告别了。模范島在自己的强大推进机的推动下，一清早就启航了。它在原地轉了一个身以后，就向西南方駛去，打算到夏威夷群島的其他島嶼去。它必須斜穿从东到西的赤道海流，而逆着沿群島向北的那股海流前进。

为了討好左边島岸的居民，模范島大胆地在摩罗开島和考爱島之間行駛着。考爱島是群島中最小的一个，島上聳立着一座一千八百公尺高的尼尔好火山，山上冒着几縷煤黑色的烟霧。島的周圍是一圈珊瑚質的岩岸，上面有一片沙丘，当海水有力地冲击在岩壁上的时候，就发出鏘鏘的响亮的回音。夜色降临了，机器島还沒有开出这条狹長的海峽，但是有西姆考耶艦長指揮着，什么都用不着担心。模范島离开海港以后，那只双桅船一直在附近跟着行駛。直到太阳在拉奈島的山后落下去的时候，了望員才看不見那只船。不过，对于这么一只馬来亞的小船，何必放在心上呢？

第二天天亮以后，再看那艘双桅船，已經只是北面水平綫上的一个白点了。

这一天，机器島在卡呂哈尼島和馬伊島之間航行着。馬伊島的面积在夏威夷群島中占第二位，它的首府拉汗納是个停泊捕鯨船的港口，島上聳立着高达三千公尺的哈来哈拉山

——太阳之家，它一直伸向燦爛的太阳。

一連兩天都沿着面积广闊的夏威夷島的海岸行駛。这个島上的山，正象我們說过的那样，是群島上最高的山。科克船長在1778年发現这个群島时，把島叫作散得維齿，那是为了紀念大不列顛的一位著名的大臣①。最初，当地的土人把科克船長当作神灵似的敬奉，一年之后他却在开拉开夸湾被杀害了。島上的首府是希罗，它在东海岸，所以看不見，但是可以瞧見西海岸的开呂。巨大的夏威夷島上有五十七公里長的鉄路綫，主要是用来运貨的，"四重奏"可以望見火車头冒出的白烟……

"又看見了火車了，当初就是它惹的事！"伊凡尔內叫道。

第二天，"太平洋之宝"离开了这一帶海面。这时候，那艘双桅船也繞过了夏威夷島的尽头。那里屹立着高大的冒納罗亞火山，它的山峰高达四千公尺，隐沒在云端里。

"上当了，我們上当了！"这时候潘希納說。

"說得对，"伊凡尔內接着說，"应該早一百年来。不过那时候我們就不能乘着神奇的机器島来了！"

"那倒沒有关系！門巴尔这个騙子告訴我們島上住的是插着翎子的野人，可是我們看到的却是些穿着上衣翻着衣領的人！我眞向往科克船長的时代！"

"如果那些野人把'殿下'您吃了怎么办呢？"弗拉斯告萊提醒他。

---

① 散得維齿是当时英国的海軍大臣，是科克的上司。

"那……那我也甘心，因为我这一輩子总算有人看中了，純粹是看中我的身体了，哪怕就这么一次！"

10. 过赤道

从6月23日以来，太阳越来越偏向南半球了，必須离开这个即將受寒冷蹂躪的地区。既然太阳是在往赤道那边移动，最好是跟在它后面穿过赤道。那边的气候对人非常合适，虽然也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和二月，但是这几个月正是南半球的暖和季节。夏威夷群島距离馬貴斯群島大約有三千公里，模范島急于要赶到那里，所以就开始以最大的速度前进。

严格地說来，玻里尼西亞就是北起赤道、南至南回归綫的这一块辽闊的海面。在这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散布着包括二百二十个島嶼的十一个群島，陆地面积一共是一万平方公里，另外还有成千的小島。这些島全是那条海底山脈的山峰，这条山脈从西北向东南一直延展到馬貴斯群島和彼特开恩島，一路分出許多差不多平行的支脈。

不妨想象一下，要是这片汪洋大海忽然間干涸了，要是被克蘭奥法斯① 放出来的那个跛足魔鬼② 把这大片海水都汲

① 耶穌的門徒。

② 法国作家勒薩其的諷刺小說跛足魔鬼中的主角，他把馬德里城里房屋的屋頂都揭开了，使居民們的一切活动暴露无遺。

走了——就跟他把馬德里城里的屋頂都揭掉一样，那时候呈現在眼前的將是一幅多么稀奇的景象啊！瑞士、挪威、西藏，哪一处能比得上它的偉大？这片海底山脈大部分是火山，只有几座是珊瑚質的。这种珊瑚島是由珊瑚虫分泌出来的石灰質或角質形成的。珊瑚虫是一种閃閃发光的微生物，它的構造极其簡單，繁殖力却非常强。这些島嶼中，有一些形成的年代很晚，它們只是在山頂上才披着綠色的大氅；而另一些形成得极早的，即使是珊瑚質的島嶼，也都从头到脚都長滿了草木。所以說，太平洋的水底簡直就是一片山脈，模范島在海上航行就好象一只气球在阿尔卑斯山或喜馬拉雅山的山峰間飞行一样，不过，它不是浮在空气里而是浮在水里罢了。

同时，就跟空中存在着巨大的气流一样，海洋上也有海流。巨大的海流从东流向西。6月到10月，当太阳偏向南回归綫的时候，大海流的下层就出現兩股逆流。另外，在大赫的島沿岸，人們还可以看到有四种海潮，它們的滿潮时間各不相同，因此那里的潮汐互相抵銷得几乎感觉不出来了。各个島嶼的气候差別很大，多山的島嶼常常能够把云留住，因此就能下雨；低平的島上比較干燥，因为那里不断有海风吹过，把云霧都赶走了。

要是文娛宮的图書館里沒有太平洋的地图，那可要算是一件怪事了。它非但有，而且还是极其詳細的地图。弗拉斯告萊——"四重奏"中做事最愼重的一个——經常去查閱。至于伊凡尔內，他有工夫情愿欣賞航行中的新奇事物，陶醉在对人造島的礼贊之中，也不希望讓那些地理观念来使自己的头

腦增加負担。潘希納一心只从逗乐和幻想的角度来对待一切。至于邵恩，旅程对他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現在所去的那些地方，他根本就不想去。

所以弗拉斯告萊就只好一个人研究他的玻里尼西亞了，他研究它的主要島嶼：低群島、馬貴斯群島、帕摩图群島、学院群島、科克群島、东加群島、薩摩亞群島、澳大利群島、瓦利斯島、芬宁島，还有那些孤零零的島嶼，象尼欧、托克劳、費匿克斯、馬尼希基、巴克以及薩拉伊哥曼等等。他从研究中得知大部分島嶼一向由一些势力强大的人掌握着政权，那些处在别国保护之下的島嶼也不例外。这些人的权势从来沒有人反对过，穷人受有錢人的压迫。他还知道当地人宣傳的宗教有婆罗門教、回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不过在屬于法国的那些島上，天主教占着优势，那是因为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庄严隆重的緣故。他甚至还知道当地的語言（并不太复杂，只有十三到十七个字母）跟英語混淆得很厉害，早晚会被盎格魯撒克遜同化的。末了他还了解到：从人种的观点来看，玻里尼西亞的人口一般都有下降的趋势；这一点很遺憾，因为卡納克人（这个字的原意就是"人"）是一种長得很美的人种，赤道地区的卡納克人一般沒有赤道以外的島嶼上的卡納克人那么黑。他也了解到玻里尼西亞將不断被异族同化。不錯，这一切他都知道，另外，从西姆考耶艦長的談話中，他又知道了許多别的事，所以当他的同伴問起什么的时候，他总能对答如流。

为了这个緣故，潘希納老是叫他"'拉露斯'① 热帶地志"。

模范島將要讓它的豪富居民在这一帶的主要島嶼間漫

游。它的确可以称得起是个幸福的島嶼，因为它具备了一切能保証物質上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能保証精神上的幸福的条件。然而这样一个环境，却因为权势問題而有受到妒忌、竞争以及不和所騷扰的危險，——权势已經把亿兆城的兩个区分为以詹姆·坦克登和南特·考伐蘭为首的兩个陣营了。不过对于艺术家来說，这場斗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跟他們发生关系，所以在他們看来这倒是很有趣的。

詹姆·坦克登是个彻头彻尾的美国北佬，他自私而暴躁，大臉盤，半部赭紅的絡腮胡子，短头发，虽然六十来岁了，兩眼仍旧很灵活，眼中的虹彩几乎象狗眼睛那么黄，眼珠炯炯有神。他的身材高大，体格魁偉，四肢粗壯，很有在大草原②設陷阱捕捉野兽的獵戶气概，不过說到陷阱，他所設过的却只是把几百万口猪赶到他的芝加哥屠宰場里去的那种陷阱。他是一个粗暴的人，連最起碼的教育都沒有受过，不过由于他的地位关系，大概已經变得斯文一些了。他喜欢炫耀自己的財富，有着所謂“叮鈴当啷的口袋”。不过看来他大概觉得自己的口袋还不够滿，因为他和他那一区的另外一些人还想重操旧业……

坦克登太太是个普通的美国女人，心腸相当好，非常順从她的丈夫。她是一位出色的母亲，对待儿女慈祥极了。她命里注定要扶养一大群子女，在这一点上她絲毫沒有失职。既然留下的財富达二十亿，有十二个直系繼承人当然不算多。

---

① 法国有名的辞典。

② 指美国密西西比河西部的大草原。

她把这十二个子女个个教养得很好。

在这个大家庭里，只有最大的儿子引起"四重奏"的注意，他在这个故事里也要担任一个角色。华脱·坦克登的风度十分文雅，天資中常，举止和相貌都很可爱，象母亲的地方比象父亲的地方要多。他受过充分的教育，到过欧美各地，有时候爱出去旅行，但是一到外面，他的习惯和爱好又使他怀念模范島的誘人的生活了。他喜欢运动，在网球、馬球、高尔夫球和棰球的比賽中，他在亿兆城的那些年輕人中占着第一把交椅。他并不以自己將来会得到的那笔財产而驕傲。他的心地很好，只是因为島上沒有穷人，才使得他沒有机会表現他的慈悲心腸。总之，看了他的一切，就会使人希望他的弟弟妹妹全都象他才好。他的弟弟妹妹都还沒有到成家的年龄，但是他可已經三十岁了，应該想到結婚了。那么他想不想結婚呢？大家很快就会清楚地知道的。

左舷区势力最大的坦克登家和右舷区名望最高的考伐蘭家比較起来，有一种显著的不同。南特·考伐蘭的气質比他的对手高雅。他有着他的法蘭西祖先的遺风。他的財富不是以石油的形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也不是从猪的血淋淋的內臟里跳出来的。不是的！他的家产是依靠办工业得来的，是造鉄路和开銀行賺来的。他所希望的只是安安靜靜地享用自己的財富，——这一点他毫不掩飾。他反对一切想把"太平洋之宝"变成大工厂或者大商行的打算。他長得魁梧，端正，挺好看的腦袋上盖着灰白头发，胡子全部留着，栗色中露出几縷銀絲。他头腦冷靜，仪表高貴，在亿兆城那些保留着南美上流社

会傳統的要人当中，他是首屈一指的。他爱好艺术，对繪画和音乐都很內行。說得一口在右舷区非常普遍的法国話。他熟悉欧美的文学。遇有精彩的演出时，在远西和新英格蘭那些粗魯人的拍手跺脚怪声叫好声中，也夾杂着他的斯文的鼓掌和喝采声。

考伐蘭太太比她丈夫小十岁，已經进了四十大关了，不过她并沒有过于不高兴。她是个文雅高貴的女人，出身于具有当初路易斯安那的移民①血統的家庭。她精通音乐，擅長鋼琴，簡直比得上来伊尔。"四重奏"到她的第15号街的公館里去过好几次，在那里跟她一起奏弄音乐，对于她的艺术才能，他們只有表示贊美。

老天爷沒有象对待坦克登夫妇那样賜福給考伐蘭夫妇，他們只有三个女儿来承繼那笔巨产(对于这笔財产，考伐蘭先生可不象他的对手那样夸耀)。这三个女儿都長得十分美丽，等她們到了結婚年龄的时候，世界上一定会有很多貴族和財主来向她們求婚的。在美国，这种惊人的巨額陪嫁并不少見，几年以前，不是有人說起嗎，那位小小的泰丽小姐才只有兩岁，就有人为了她的七亿五千万陪嫁而来提亲了。但愿这个小女孩的婚姻能合她心意，她有福气成为美国最有錢的女人之一，希望她同时也是一个最快乐的女人。

考伐蘭夫妇的大女儿叫蒂安娜，大家都亲昵地叫她蒂。她剛满二十岁，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她的父母在身心兩

---

① 指法国人。

方面的优点都被她占有了。她有一对美丽的藍眼睛，一头介乎栗色和棕色之間的秀发，嬌嫩的皮肤好象剛开的玫瑰花的花瓣，身段苗条俊俏。这一切說明考伐蘭小姐是十分受亿兆城的年輕人注意的，当然，这帮年輕人是决不会讓外地人来夺取这顆“无价宝”(这个說法极为恰当)的。考伐蘭对于女儿的婚姻的看法是，只要能保証她的幸福，即使宗教信仰不同，也不要紧。

說实在的，华脫·坦克登跟蒂·考伐蘭倒是天造地設的一对，但是社会竞爭却使模范島上最有名望的兩家产生了隔閡，这的确是件遺憾的事。

这件婚事是毫无可能的，想都不用去想，宁可把模范島分成兩个島，一半給左舷区的人，一半給右舷区的人，也决不能結这門亲！

“除非有爱情摻在里面！”有时候，总長常常眨一下他那金絲夾鼻鏡底下的眼睛，这么說。

但是看起来华脫·坦克登对于蒂·考伐蘭幷沒有什么意思，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也許是双方都保持着矜持，由于这种矜持，才使亿兆城上流人士的好奇心无法得到滿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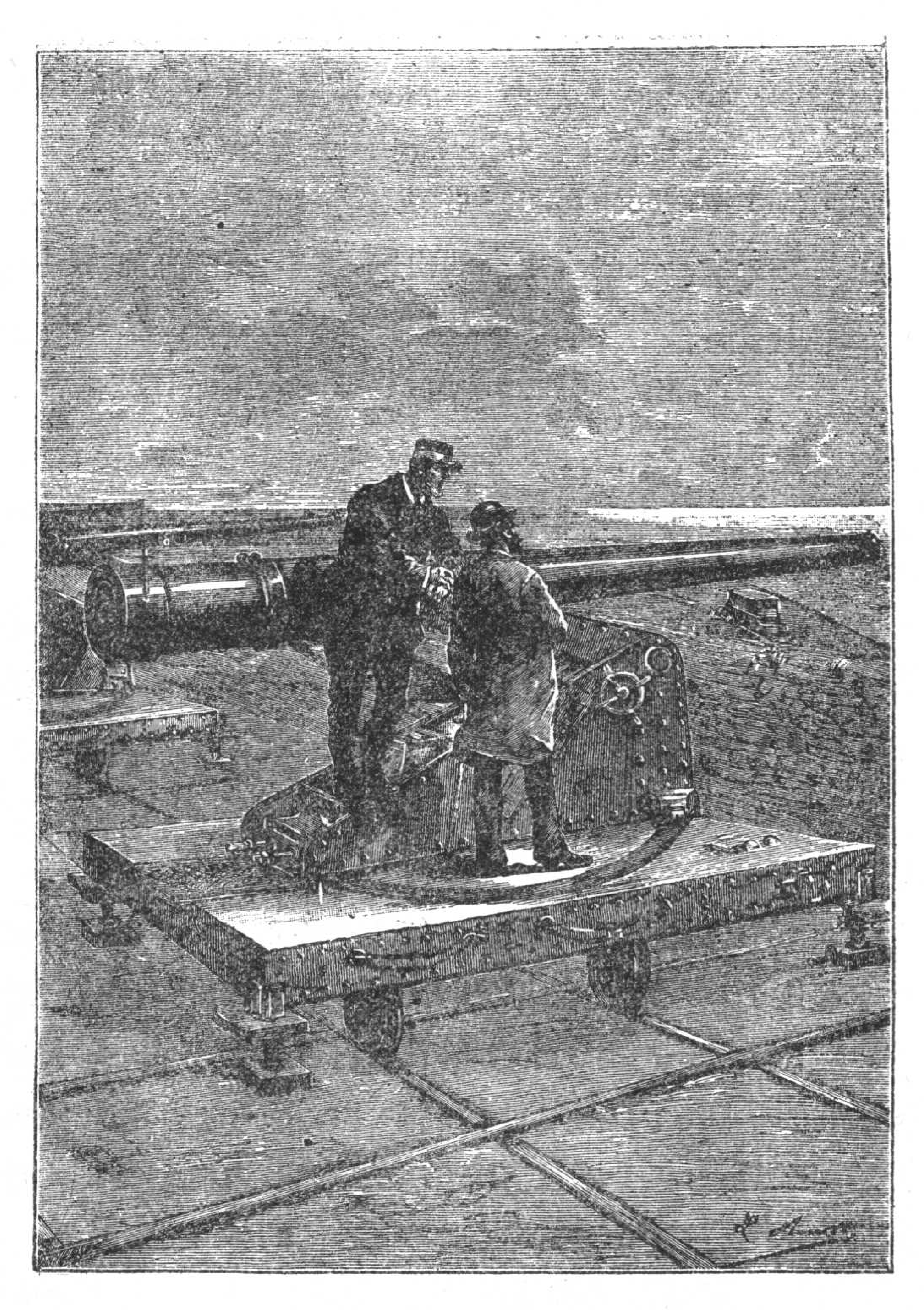
机器島繼續南下向赤道航行，差不多在沿着西經一百六十度走。展开在它面前的是太平洋里既沒有大島也沒有小島的最广闊的一部分海面，海水深度达二法里。7月25日的白天，它从貝尔克那潑——这个六千公尺的深淵上經过。从这个深淵里可以用勘探器鈎起那种能經得起这么大水压——估計合六百个大气压力——的奇怪的蚌或植虫类动物。

五天以后，模范島穿过了一个群島，它虽然有时被叫作阿美利加島，但却是屬于英国的；接着又把巴美拉和圣卡侖甩在它的右后方，然后来到了离开芬宁島五哩的地方。这一带有无数島嶼都盛产可作肥料的海鳥粪，芬宁島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些水面上的山頂，多半光禿禿地不長草木。联合王国直到現在还沒有从中得到多大好处，但是却始終把一只脚踏在这里，而我們知道，英国的大脚是往往会留下不可磨灭的脚印的。

弗拉斯告萊对于这次新奇航行中的一切細节都非常感兴趣，每天，当他的同伴到公园或者近郊去散步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到船艫炮台去。他常常在那里遇見艦長。西姆考耶自动告訴他許多海上的奇异景象。每次听到什么有趣的事情，第二小提琴总要轉告他的同伴。

7月30日的夜里，大自然賜給他們一幅使他們不能不贊叹的奇景。

那天下午，海里出現了一大群水母，好几个平方哩的海面都被它遮住了。象这么大的水母群，模范島的居民还沒有遇見过。这种动物——有的动物学家把它叫作大洋虫——把植物吸进它的半圓形的身体，过着一种极其簡單的生活。魚类尽管是那么嘴饞，但是却沒有一条魚想吃它，大概它們把水母当作花朵了吧。这种生長在太平洋热帶区的水母全是傘形的，色泽透明，有五彩斑紋，周圍長着触須。它們的大小不超过兩三公分，看来占那么大面积的一群水母一定有好几十亿！



他常常在那里遇見艦長

当潘希納听到这个数目的时候，他說：

“对于模范島的豪富說来，这个数目是不会使他們吃惊的，因为几十亿是他們的常用貨币單位！”

晚上，有一部分居民到“前甲板”去，也就是說，到船艫炮台前面的平台上去。电車十分拥挤，电动汽車也載满了好奇的人，城里的名人都坐着华丽的自备車。考伐蘭和坦克登兩家也到那里去，他們保持着一段距离并排走着……詹姆先生跟南特先生誰也沒有招呼誰。他們都是帶着一家大小出来的。伊凡尔內和潘希納跟考伐蘭太太和她的女儿很高兴地談着話，她們对这几位音乐家总是表示无限欢迎。华脫·坦克登不能加入他們的談話，也許有点感到不大高兴；蒂小姐大概也很希望这位年輕人加入他們的談話吧。但是天哪！这会引起什么样的謠言啊！右舷新聞和新先驅上的社会新聞多多少少会輕率地隐隐提到这件事的！

夜色完全籠罩了模范島，热帶的夜空布满了星斗，这时候，太平洋就仿佛每一部分——甚至最深的地方都在放光似的。广闊的海面沉浸在一片磷光中，反射着玫瑰色和藍色的閃光。它不象刀刃上的那种閃光，而象一大堆数不清的螢火虫在那里閃閃爍爍。这种磷光非常强烈，不象北极光那样可以对它凝視。这里就好象太平洋在白天吸收了太阳射下的光，晚上又把它重新放出来似的。

不一会儿，模范島的前端冲开了那一大片水母，它們就順着鋼岸兩側分成兩行。几小时以后，这种发光的动物象一条帶子似的把机器島圍起来了，它們的光一点也沒有減弱，就好

象圣者四周的光輪，基督头上的灵光。这幅景象一直持續到黎明，直到初升的彩色晨曦把它的光芒压灭为止。

六天以后，“太平洋之宝”来到了把地球分成兩个相等部分的赤道綫。在这里可以同时看到天穹的兩极，北极閃爍着北斗星，南极的南十字座象軍人胸前的勛章那样光彩夺目。在赤道上任何一点，跟它垂直的星球好象每天都繞着它轉一次。如果你想过一下晝夜長短完全相等的日子，那么最好是搬到赤道区的島嶼或陆地上来。

模范島已經离开夏威夷島六百公里了。模范島自从造成以后，这是第二次穿过赤道，从一个半球到另一个半球。它首先南下，然后又重新北上。在經过赤道的时候，亿兆城的居民要有一次联欢大会。公园里要有群众性的娛乐活动，礼拜堂和天主教堂要举行宗教仪式，电动車要举行环島比賽，天文台的塔頂平台上要放出絢爛的烟火，五彩繽紛千变万化的火箭、火花和火球跟天上的明星爭輝。

大家一定会想到，这是在模仿赤道祭①，因为一般船只在到达赤道时，照例要有种种有趣的場面。从馬格达利那湾出发以后誕生的孩子，总是定在那一天受洗礼。那些沒有到过南半球的生客也要同样举行洗礼仪式。

“这回得輪到我們咯！”弗拉斯吉萊对他的同伴說，“我們要受洗礼了！”

“这算什么！”邵恩一面說，一面用憤怒的手势表示抗議。

---

① 船只經过赤道时举行的一种仪式，凡是初次过赤道的人都要在水里泡一下。

"是真的，我的大提琴老头儿！"潘希納接着說。"人家要用一桶一桶的水往我們头上倒(可不是圣水)，要强迫我們坐在跳板上，冷不防把我們推在水桶里；然后还有赤道老人出現，后面跟着一大群小丑，他將拿着墨水壺給我們打花臉！"

"他們別打算我会任凭他們这么胡鬧，受他們耍弄！"邵恩回答說。

"那是免不了的，"伊凡尔內說，"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风俗，做客人的总得入乡随俗……"

"被强迫扣留的人可用不着那样！""四重奏"的領袖斬釘截鉄地大声說道。

其实，对于这个一般船只在过赤道时欢度的节日，邵恩滿可以放心！他不用担心赤道老人的出現！人們也不想用海水来澆他跟他的同伴，而是要請他們喝牌子最好的香檳酒。人們也不会預先在望远鏡的鏡片上划一道綫，騙他們說是赤道。甲板上的水手也許慣于这样做，模范島的那些有身份的人可做不出来！

联欢会是在8月5日下午开始的。除了不能离开崗位的海关人員以外，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得到休假。城里和港口的一切工作都停頓了。推进机也停止运轉了。蓄电池里的电量，足够供应照明和通訊用电。同时，模范島并沒有停止航行，有一股海流把它帶向地球的平分綫去。礼拜堂和圣瑪丽亞教堂里都响起了歌声和祈禱声，还有响亮的风琴声。公园里人人都兴高采烈，那里进行着热烈的体育活动，各个阶层的人都参加了。以华脫·坦克登为首的最有錢的紳士們在打着

网球和高尔夫球，打得非常出色。当太阳笔直地从地平綫上落下去，只留下一个四十五分鐘的黃昏的时候，烟火的火舌就將射向天空，而一个沒有月亮的夜空正好能充分襯托出这幅瑰丽的景象。

文娛宫的大厅里，“四重奏”正在“領洗”——正象他們自己說的，而且是西呂斯·皮克斯丹夫亲手給他們“施洗礼”。島主席把一杯冒着泡沫的酒端給他們，香檳酒不断地傾注着。几位艺术家倒是大有克利谷① 和瑞特蘭② 的遺风。邵恩要是对这样的洗礼还要抱怨的話，就未免太不知足了；这次洗礼一点也沒有使他回忆起剛生下不久时，他的嘴唇所碰到的那种咸水③ 。

四个巴黎人为了答謝这种好意，演奏了他們最拿手的乐曲：F長調第7弦乐四重奏，貝多芬作品第59号；降E長調第4弦乐四重奏，莫扎特作品第10号；D短調弦乐四重奏，海頓作品第17号；孟德尔仲作品第81号，第7弦乐四重奏：行板、詼諧曲、幻想曲与賦格曲。他們把这些优美的合奏曲全部演奏了，而且是不卖票的。大厅里挤滿了人，甚至門口都堵住了。在听众的要求下，又演奏了第二遍和第三遍。演奏完毕以后，島主席献給演奏家一块鑲着好几克拉金鋼鑽的金牌，金牌的一面是亿兆城的徽記，另一面刻着几个法国字：

献給四重奏：

模范島公司、市府暨全体居民敬贈

如果說，这一切荣誉和尊敬还不能打动不肯妥协的大提琴家的心，那么肯定地說，他的脾气实在太令人遺憾了。他的同伴再三地这么說他。

“等着看結果吧！”他回答他們的总是这句話。他一面說，一面用那只激动的手捻着胡子。

机器島將要在当晚十点三十五分穿过赤道綫，——这是模范島的天文学家計算出来的。到时候船艦炮台將鳴炮一声。炮台上有一根电綫通到天文台广場中央的一架机器上，那声惊人的炮响就是用这架机器开动大炮而发出去的。至于发炮的人，要請一位有声望的人来担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可以大大地满足一个人的虛荣。

这一天，有兩位名人都想获得这个荣誉。不消說，是詹姆·坦克登和南特·考伐蘭。这件事使得皮克斯丹夫感到万分为难。市政府和兩个区事先就进行了困难重重的談判，但是沒有得出結果。經島主席的邀請，克里斯特斯·門巴尔也出来从中斡旋，但是尽管总長的干練是尽人皆知的，尽管他有着出色的外交天才，这一回他也完全失敗了。詹姆·坦克登絲毫不肯对南特·考伐蘭讓步，而南特·考伐蘭也絕不肯迁就詹姆·坦克登。大家等待着一場“爆炸”。

这場“爆炸”很快就要剧烈地发生了，兩位首腦在广場上面对面地遇見了，机器离他們只有五步，只要用手指一触……

这件爭名夺势的事情引起了群众的騷动，大家知道发生

①、② 都是好喝酒的人。

③ 指初生婴儿受洗礼时的圣水。

爭执以后，都涌进了花园。

邵恩、伊凡尔內、弗拉斯告萊和潘希納在演奏結束后，也来到了广場，好奇地想看看这場爭夺的过程。对左舷区和右舷区居民来說，这場冲突將对于他們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兩位要人互相走近了，誰也不理誰，甚至头都不点一下。

“我想，先生，”坦克登說，“您是不会跟我爭夺这个荣誉的……”

“这正是我对您抱的希望，先生，”考伐蘭回答說。

“我不能在公众面前有損我的面子。”

“我也不能……”

“那我們就瞧罢！”坦克登大声說着就向机器搶前一步。

考伐蘭也向前走了一步。这时候双方的拥护者都参与进来了，兩个队伍里都发出了粗野的挑衅。当然，华脫·坦克登本来打算支持父亲的，可是他看到考伐蘭小姐对这件事却采取旁观的态度，因此，他就显得十分为难。

至于島主席，虽然他旁边站着那位准备担任劝架角色的总長，却还是因为沒法把約克的白玫瑰和蘭开夏的紅玫瑰①放在同一束花球中而感到难受。再說，誰敢保險这場令人遺憾的冲突不会产生跟十五世紀时英国貴族所遭到的同样不愉快的結果呢？

这时候，距离模范島的島尖划破赤道綫的时間越来越近

① 十五世紀时，英国貴族約克家和蘭开夏家为爭夺王位而发生战爭，約克家的徽章是白玫瑰，蘭开夏家的是紅玫瑰，因此这次战爭叫作“紅白玫瑰战爭”，結果兩敗俱伤。

了(这个时間是以高度的精确性推算出来的,最多只会有八公尺的出入),天文台的信号当然不应該不发了。

"我有一个主意!"潘希納喃喃地說。

"什么主意?"伊凡尔內問他。

"我去把机器的电鈕按一下,他們就可以不再爭吵了……"

"別那样做!"弗拉斯告萊使勁用胳膊攔住"殿下"說。

总之,誰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样結束,不料正在这时候,听到一声炮响。

这炮声不是船艫炮台发出来的,而是从海里傳来的,大家听得清清楚楚。

人們都惊呆了。

这一声不是从模范島的炮台发出的炮声意味着什么呢?

从右舷港拍来的一封电报立刻解答了这个問題。

二三哩远的地方,有一只遇險的船剛剛发出了求救的信号。

眞是既湊巧又料想不到的事情!它緩和了紧張的空气。人們再不想在电鈕前面你爭我夺了,也不想庆祝通过赤道的事了。再說时間也已經过去了,已經越过赤道線了,原来規定要发的那一发炮彈还留在大炮里边。对于維持坦克登和考伐蘭两家的面子說来,这样毕竟好得多。

人們紛紛离开广場。这天电車不开,大家就急急忙忙朝右舷港的碼头奔去。

港口的長官在接到海里发来的信号以后,已經采取了适

当的救护措施。停在船塢里的一只电气艇已經开出碼头了。等到大家来到碼头上的时候，电气艇正載着脫險的人往回开。难船很快沉到太平洋里去了。

这只遇难的船就是在模范島离开夏威夷群島以后，一直尾随着它的馬来亚双桅船。

11. 馬貴斯群島

8月29日早上，"太平洋之宝"来到了位于南緯七度五十五分到十度三十分、西經一百四十一度到一百四十三度六分之間的馬貴斯群島。它从夏威夷群島启航以来，已經走了三千五百公里了。

馬貴斯群島又叫門达那島，因为这个島的南面部分是在1595年被一个叫作門达那的西班牙人发現的。它又叫革命島，那是因为它的西北部分是在1791年由馬尔尙①船長发現的：它还有一个名字是奴卡希伐，这是因为群島中一个最主要的島叫这个名字。其实，为了維持公道，它还应当叫作科克島，因为这位著名的航海家曾經在1774年到那里去探險过。

这个意見是西姆考耶艦長对弗拉斯告萊說的，弗拉斯告萊認为很有道理，他还补充了一点：

"我們还可以把它叫作法蘭西群島，因为我們到了馬貴斯

① 馬尔尙（1755-1793）是法国探險家，大概因为发現該島的时候正当1789年后，法国大革命时期，所以叫革命島。

群島有点儿象到了法蘭西一样①。”

的确，一个法国人很可以把这大大小小十一个島嶼当作是法国在太平洋里的一个艦队。最大的是第一流的“軍艦”奴卡希伐和希伐瓦；其次是各种“巡洋艦”：伊阿烏、于亞布和于渥卡；最小的是“傳令艦”莫塔納、法图希伐和大烏阿大，而那些环島就得算是普通的“通訊艦”了。只是这些島不能象模范島那样移动。

1842年5月1日，法国太平洋区的司令官丟不底—都阿尔少將以法蘭西的名义占領了馬貴斯群島。这个島跟美洲的海岸，跟新西蘭、澳大利亞、中国、摩鹿加和菲律宾相隔差不多有一千到二千法里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少將所办的这件事是得到了称贊，还是受到了指責呢？反对派指責这件事，而政府方面却是贊許它的。不管怎么样，法蘭西还是占領了那一帶。法国的远洋漁船可以在那里停泊、补充給养。要是巴拿馬运河一旦通航了，这个島在貿易方面就会具有最現实的重要意义。帕摩图群島和学院群島是它的天然延伸部分，把这兩个島也加以占領并宣布为保护国也許是做得很对的：既然英国的势力已經伸向大洋的西北部，那么法国自然应当保持均势，把自己的势力扩張到西南部去。

“我們有沒有在那儿駐扎一些海軍？”弗拉斯告萊問他的热心的向导。

“1859年以前，在奴卡希伐一直駐有一支海軍。自从这

① 馬貴斯群島屬于法国。

支軍队撤退以后，法蘭西的旗帜就交給傳教士来看管了，要知道他們是不会輕易讓它降落下来的，”西姆考耶艦長回答說。

“現在呢？”

“現在只在大伊渥哈埃駐有一位專員，有一些本地宪兵和士兵，他們受一位軍官指揮，这位軍官兼任裁判官的职务。”

“裁判当地人的訴訟嗎？”

“当地人和移民。”

“那么說，在奴卡希伐有移民？”

“是的，有二十四个。”

“还組織不起一个交响乐队呢，連吹奏乐队都不够，勉强能凑成一个軍乐队！”

馬貴斯群島有一百九十五哩長，四十八哩寬，面积共有一万三千平方公里，本地居民將近二万四千人，所以外来人和本地居民的比例是六比一千。

当南北美洲之間的新的交通路綫①开辟出来以后，馬貴斯群島的人口会不会增加呢？將来自然会知道的。不过，模范島的人口却因8月5日晚上救起了双桅船上的一些馬来人而增加了。

被救的連船長一共有十一个人。船長的相貌很强悍，上面已經提到过了。他有四十岁的样子，名字叫薩洛尔。他手下的船員都是結实小伙子，是生長在馬来亞最西边那些島上的人。三个月以前，薩洛尔領着他們，帶了一船椰子赶到了火

① 指巴拿馬运河。

奴魯魯。当模范島在那里作十天的小憩的时候，他們就象所有的島民一样，对于这个人造島感到十分新奇。他們虽然沒有到島上去参观——这个許可是很难取得的，但是大家还記得，他們的双桅船常常在距模范島半錨鏈的水面上繞来繞去，为的是更近一点观察它。这艘船虽然不时出现在模范島附近，但是并沒有引起任何猜疑。在西姆考耶艦長离开火奴魯魯几小时之后，它跟着也离开了那里，还是沒有引起人們怀疑。本来嘛，对于这么一艘乘着十来个人、只有百来吨的船，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当然沒有必要，不过这种想法也許是錯誤的。

当炮声引起右舷港長官的注意的时候，双桅船距离港口只有二三哩。派出去救它的那艘救生艇赶到的时候，剛好来得及把船長和船員救起来。

这些馬来人会講很流利的英語（这在西太平洋的居民中是不稀奇的，因为我們已經提起过，在那些地方，英国人占有絕对的优势），所以大家就立刻知道他們在海上遇难的經过。要是救生艇晚到几分鐘的話，这十一个馬来人就要葬身海底了。

据他們說，在二十四小时以前，也就是8月4日的晚上，他們遇見了一艘开得极快的輪船。虽然有船灯，那艘輪船却沒有看見他們，于是就发生了撞船事件。但是事情发生以后，那艘輪船繼續行駛，所以它大概沒有受什么影响，除非它是为了避免听取不愉快的、关于賠偿損失的要求，故意开足馬力逃走的，——不幸的是这种情形并不少。

这次事件对于那艘排水量很大、有着金屬船身、以很大速度行駛的輪船固然算不了什么，但是給双桅船帶来的后果却极其严重。它的前桅折断，船縁已經跟水面一样齐了，奇怪的是，船竟沒有立刻沉下去。船上的人全部攀在船幕上。这只破船在波濤中顛簸着，要是海浪再大一点，船員們就沒有一个人能支持得住。可是他們的运气很好，海流正好把船往东冲去，接近了模范島。

艦長在詢問薩洛尔船長的时候，听說那艘半沉的双桅船一直漂到看見右舷港以后才沉沒，覚得很惊奇。

“我也不明白，”馬来人回答說。“在这二十四小时里，你們的島走的路程大概很少吧！准是这个緣故。”

“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釋，”西姆考耶艦長回答說。“不过，这沒有什么关系，反正你們已經得救了，这是最主要的。”

“而且剛好赶上时候。汽艇救起我們以后，才走了四分之一哩，我們的船就沉了。”

以上就是薩洛尔船長和他的船員的遇險經过。在得救以后，薩洛尔把这番話对指揮救护他們的長官說了一遍，然后又对西姆考耶艦長和島主席皮克斯丹夫分别叙述了一遍。

目前的問題是怎样把遇难的人送回去。据說在互撞以前，他們是向新赫布里底群島行駛的。模范島現在是往东南航行，它不能改变航綫，折向西去。皮克斯丹夫因此向他們提議在奴卡希伐上岸，在那里等候到新赫布里底的过路商船。

船長和船員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象大失所望。这个建議使得这些无依无靠的可憐人十分苦惱。船只和貨物都沉沒



艦長詢問蘆洛尓

了，他們已經一无所有。到馬貴斯去等船，那就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再說他們在那里靠什么过活呢？

"島主席先生，"船長用懇求的口气說，"您救了我們，我們不知道該怎样向您表示感激……虽然这样，我們却还想对您提出一个要求，請您給我們一个更大的方便，好讓我們回去容易些。"

"你說怎么办呢？"皮克斯丹夫問他。

"我們在火奴魯魯的时候，听說模范島到了南方去訪問馬貴斯、帕摩图和学院群島以后，还要到太平洋西部去……"

"是这样，"島主席說，"而且很可能在回馬格达利那湾以前，还要到斐济群島去。"

"斐济群島是屬于英国的，"船長接着說，"到了那里我們就很容易想办法回到新赫布里底去。这兩个地方距离不远，要是您肯把我們一直收留到那时候……"

"这件事我不能答应你們，"島主席回答說。"我們的航行是不許外人参加的。这样罢：等到了奴卡希伐，我打电話跟馬格达利那湾当局商量一下，要是他們同意的話，我們就帶你們到斐济群島去，你們从那里回去的确要方便得多。"

这样，这些馬来人就在島上呆下来了，所以到8月29日，模范島望見馬貴斯群島的时候，他們还在島上。

馬貴斯群島有貿易风吹过。它的地势跟帕摩图群島和学院群島相同。风把这些島上的气温調剂得恰到好处，气候对健康很有益。

那天清早，西姆考耶艦長指揮着模范島，出現在馬貴斯群

島靠西北的島嶼前面。他先遇到一个多沙的环狀島，地图上标的是珊瑚島。在海流的作用下，这个环狀島受着海水的剧烈冲击。

珊瑚島从模范島的左边过去了，了望員們很快就看到了第一个島嶼：弗杜烏島。这个島非常險峻，周圍是四百公尺高的悬崖。再过去就是高达六百公尺的伊阿烏島了。它在靠近模范島的这一面，景色很荒凉，但是另一面却是一片蒼翠，而且有兩个可以停靠小船的港灣。

弗拉斯告萊、伊凡尔內和潘希納丟下邵恩一个人去发他的脾气（他的脾气老是那么坏），他們跟西姆考耶艦長和他手下的好几个軍官，都在天文台的塔頂上眺望。毫不奇怪，伊阿烏①这个名字必定会引起"殿下"胡扯起来的：

"住在这个島上的一定是一群猫，它們的領袖是一只雄猫，"他說道。

伊阿烏从左边过去了。模范島不預备在这里停留，它徑直向最主要的那个島駛去；那个島的名字已經跟大家說过了。奇异的模范島將要在那里停泊一个时期。

第二天，8 月 30 日，天剛拂曉，我們的巴黎人就到塔頂上来了。奴卡希伐的山峰，他們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經看見了。天气晴朗的时候，在十八到二十法里以外就能看見馬貴斯群島的山脈，因为有几个山峰海拔在一千二百公尺以上，它們象是隆起在島上的一个巨大的脊背。

---

① 伊阿烏的讀音跟猫叫的声音相似。

“你們看吧，这个群島的島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西姆考耶艦長对他的客人們說：“所有的山頂都是光秃秃的，这是这一帶的一个奇特的地方，不过山腰以下的地区却都長着草木，它們叢生在山溝和峽谷深处，蓬蓬勃勃地一直蔓生到岸边白色沙灘上。”

“不过奴卡希伐好象跟您說的不一样，”弗拉斯告萊說：“至少說到山腰里長树木这一点，对它用不上，看上去它是完全荒蕪的。”

“这是因为我們挨近的是它的西北面，”西姆考耶艦長回答說，“等到我們繞到它的南边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簡直会使你們大吃一惊。那边到处都是綠油油的原野、森林，还有高达三百公尺的瀑布。”

“哈！”潘希納惊呼起来，“等于从埃菲尔塔瀉下来，这倒是值得一看的！連尼亞加拉①也要甘拜下风。”

“一点也不！”弗拉斯告萊反駁他，“尼亞加拉瀑布虽然沒有那么高，可要比它長得多，它从美国一直流到加拿大，全長有九百公尺呢！这你知道得很清楚，潘希納，我們曾經到那儿参观过。”

“这倒是真的，那我就向尼亞加拉道歉吧！”“殿下”回答說。

这一天，模范島与島岸保持一哩多的距离沿島航行着。看到的仍旧是寸草不生的斜坡，一直延伸到中央的托維高地，

① 美国的著名大瀑布，从五十公尺高的断崖瀉下。

再就是連綿不断的悬崖峭壁。不过据航海家勃郎說，那里有很好的停泊場，这些停泊場后来眞的都发現了。

总起来說，虽然听到奴卡希伐的名字，会使人想到它的风光一定很綺丽，实际上却是相当荒凉的。不过，跟丢蒙·丢維勒①一起航海到南极洲和大洋洲去的維·丢莫侖和台格拉兩位先生說得很对，他們說："那里所有的天然美景都隐藏在港湾里边，隐藏在島中央由山脈分支所形成的起伏的岡陵之間。"

模范島沿着荒凉的島岸航行，繞过了突出在西面的尖角以后，就减低了右舷推进机的速度，稍稍改变方向，开始繞过俄罗斯的航海家克呂桑斯丹尔命名的奇沙戈夫角。到这里，海岸往里凹进去，形成一个長長的圓弧，当中有一条狹長的湾口通到里面的大伊瓦港，或者叫阿卡尼港。这个海港有几个小海湾，其中有一个是极其优良的避风港，太平洋里最巨大的风暴也威胁不到它。

西姆考耶艦長沒有下令在这里停泊。南面还有兩个海湾，中間的一个叫安娜瑪丽亞或大伊渥哈埃，另一个叫公特洛萊或塔伊比，它在島的东南方最尽头的馬丁海岬背面。模范島就要在大伊渥哈埃前面逗留十二天。

奴卡希伐沿岸的海水很深。湾口还有四十到五十潯深的地方可以抛錨。所以模范島可以跟大伊渥哈埃湾挨得非常近。8月31日下午，它就在那里停泊下来。

---

① 法国航海家。

模范島刚看見港口，就听見右面发出一陣轟隆隆的巨响，东边的悬崖上冒起滚滚的烟霧。

"啊！"潘希納說，"人們在开炮欢迎我們呢！"

"不是，"西姆考耶艦長回答說，"島上的兩个大族塔伊和哈巴都沒有大炮，就連放几下礼炮都沒有可能。您听見的是惊濤冲进馬丁海岬中部海岸的一个大岩洞时发出来的声音，那片烟霧只是海水冲击时飞濺起来的水花。"

"这眞是遺憾，""殿下"回答說，"如果是开炮多好呢？那就等于脫帽敬礼。"

奴卡希伐島有好几个名字——也可以說有好几个教名，这些名字都是人們陆續給它取的：安格拉給它取的名字是联邦島，馬尔尙取的是美丽島，埃杰尔取的是亨利馬丁島，罗培茲取的是亚当島，泡特尔取的是馬第松島。它的东西有十七哩，南北有十哩，周圍約有五十四哩。空气清新，是热帶区一般的气候，由于貿易风的关系，溫度适中。

模范島在这一帶絕对不用担心会遇到可怕的暴风驟雨，因为它到这里来的时間是在四月到十月之間，在这段时間內一直有从东向东南吹来的干燥风，当地人把这种风叫作"丟阿丟卡"。这里最热的时候是十月。十一月跟十二月是最干燥的季节。以后，从四月到十月就一直有从东向东北吹来的貿易风。

談到馬貴斯群島的人口，最早发現这个群島的一些人曾經夸張地說有十万人。

埃里賽·瑞克呂① 曾根据可靠的材料，估計群島的全部人

口不超过六千人，其中絕大部分住在奴卡希伐。在丟蒙·丟維勒时期，奴卡希伐的居民曾經有过八千人，分成塔伊、哈巴、塔伊翁那和塔伊比四族，但是后来人口就越来越少了。人口怎么会減少的呢？原因很多：战爭造成的死亡，男子被送到秘魯去种地，酗酒，最后，坦直地說：征服者——也就是所謂开化的民族——給他們帶来了許多灾害。

亿兆城的居民在这一星期的停泊期間，到奴卡希伐訪問了許多次。由于島主席的特許，奴卡希伐的一些有地位的欧洲人可以随便到模范島上来，所以他們也来作了回訪。

邵恩和他的同伴在島上作了几次長途远足，这使他們感到很愉快，忘了一切疲劳。

大伊渥哈埃湾是圓形的，缺口处就是它的狹長的湾口，这个海湾本来就容不下模范島，里面还有兩片沙灘把整个海湾切开，所以就更容納不下了。这兩片沙灘当中隔着一座險峻的峭壁，上面还留有1812年泡特尔修筑的一个堡壘的殘迹。就在那时候，美国未經联邦政府的批准就占領了沙灘的东面部分。

說到城市，我們这几位巴黎人只在对面海濱发現一个小村庄。馬貴斯的居民大都散居在树蔭下。那里的山谷十分优美，其中大伊渥哈埃山谷特別被奴卡希伐的居民所喜愛，他們在这里安了家。那里生長着茂密的树木，有椰子树、芭蕉树、木麻黃、蕃石榴、面包树、木槿以及其他粗壯的树木。走在这

① 埃里賽·瑞克呂(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

样一片濃蔭中确是一种乐趣。四位游客在土人的小屋里受到了殷勤的招待。一百年以前，他們可能在这些小屋里会被吃掉的，可是現在，他們却在这儿吃了很多用香蕉和蜜糖做成的餅、面包果、新鮮的时候很甜擱久就发酸的黃色的山芋以及箭根的块莖。至于那种叫作“屋阿”的生吃的大扁魚，还有越爛越好的鯊魚背上的肉，他們都婉言謝絕了，碰都沒有碰。

有时候，阿答納斯·陶萊繆也陪他們一起去游覽。这位好好先生在去年已經来过这个島了，所以他就当他們的向导。但是他大概对动物学和植物学都不熟悉，他很可能把跟苹果相似的檳榔青和名副其实的香荣蘭、坚硬如鉄的常盤檉柳、外壳可供土人做衣服的木槿、蕃瓜树以及梔子混在一起而分辨不清！事实上“四重奏”也并不需要依賴他的靠不住的科学知識。他們看到馬貴斯的植物中，有叢生的羊齿、美丽的凤尾草、紅色和白色的中国薔薇、各种禾本植物和茄科植物，这里还有烟草和奴卡希伐的年輕人喜欢用来做裝飾品的紫色的唇形花，另外还有十来尺高的唐胡麻、千年蕉、甘蔗、桔子以及檸檬；檸檬是不久以前才移植过来的，它在这块屬于热帶气候有山澗灌溉的土地上，長得非常好。

有一天早上，“四重奏”来到了塔伊人住的村子附近。他們沿着一股湍急的流水往上走，一直到了山頂上。当他們向着逶迤在他們脚下的塔伊、塔伊比和哈巴的山谷望下去的时候，不禁发出贊美的惊呼！要是他們帶着乐器的話，在这样一幅大自然的稀有的美景前面，一定禁不住要演奏一支抒情妙曲！当然，他們的听众只是几对鳥！但是在这帶山崗上面飞

翔着的鴿子是多么美丽；那小小的海燕是多么可爱，在空中翺翔的热帶鳥——它們是奴卡希伐那些港湾的常客——又是多么自由自在啊！

另外，在这里的树林中，用不着害怕遇見什么毒虫。既不必理会那最多二尺長、跟水蛇一样不伤人的蟒，也不必担心那長着象花朵似的藍色尾巴的海鳥。

当地土人的相貌很特別。他們具有亞洲人的特点，因此和别的大洋洲的人显著不同。他們的身材中等，長得非常匀称，肌肉发达，胸部寬闊。四肢很纖巧，臉蛋是橢圓形的，前額很高，黑眼珠，長睫毛，鷹鈎鼻，牙齿洁白整齐，皮色既不紅也不黑，是阿拉伯人的那种深棕色，神情又开朗，又溫和。

文身的习俗几乎完全消失了（他們文身的办法不是在皮肤上刺花紋，而是用燒紅的石栗皺在皮肤上燙成伤痕）。現在，代替文身的是傳教士帶来的棉布。

“他們長得很美，”伊凡尔內說，“可是，当初他們只圍着一块腰布，光着腦袋，張弓射箭的时候，也許比現在还要美！”

这話是当他們跟島主席一起游覽公特洛萊湾的时候說的。皮克斯丹夫要帶他的客人到这里来看看。这个海湾分成好几个海港，就跟瓦利塔一样，毫无疑問，要是奴卡希伐到了英国人手里，一定会变成一个太平洋的馬耳他島①的。这个海湾是一片肥沃的原野的出口，有一股喧囂的瀑布冲成的一条小河打这里流过，住在这一帶的是哈巴族。从前美国人泡

① 在地中海，屬于英国，瓦利塔是該島的首府。

特尔和土人作战的主要战場就在这里。

伊凡尔內說完以后等着回答，島主席于是就对他說：

“您說的也許有道理，伊凡尔內先生。馬貴斯人圍着沙籠，穿着色彩鮮艳的裙子，系着‘阿于本’——这是一种圍在肩上的飄帶，再戴上叫作‘梯毕答’的一种墨西哥式的帽子的时候，确要神气得多。可以肯定，現代的服裝对他們一点也不适合！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外表的端正就是文明的結果！我們的傳教士在‘开化’土人的同时，就鼓励他們穿戴得复杂起来了。”

“他們那样做对不对呢，主席先生？”

“从礼貌上看来，是对的！从卫生方面考虑，就不对了！奴卡希伐人，自从穿得比以前整齐以来，肯定地，他們那种原始的活力逐漸減弱了，那种單純的乐观也慢慢消失了。他們变得煩躁郁悶起来，健康也受到了影响。从前，他們不知道什么叫气管炎、肺炎、肺結核……”

“他們自从不再赤身露体以后，就染上了感冒，”潘希納大声說。

“您說得对！这是种族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从这件事情上得出一个結論，”“殿下”又說：“当初亞当和夏娃是从伊甸园里被赶出来以后穿起了長袍和長褲才打起噴嚏来的，这一点反映到我們——他們的衰弱的子孙身上，就害起肺炎来了！”

“主席先生，看来这个群島上的女人好象沒有男人長得好看，”伊凡尔內說道。

“别的群島也这样，”皮克斯丹夫回答說，“不过您在这里

看到的土人是大洋洲人最完美的典型。对于比較原始的种族来說，这本是一条共同的自然法則，不是嗎？动物不就是这样的嗎？从外形的美来說，雄的差不多总是比雌的好看。”

“嗳！”潘希納叫道，“要是在地球的那一面发表这种議論，我們的漂亮的巴黎女人可无論如何也不能同意！”

奴卡希伐的居民只分兩个等級。他們受“大布”禁忌令所約束。这条禁令是有錢有势的人制訂出来压迫沒錢沒势的人以保护他們自己的特权和財富的。禁令規定白色是禁忌的顏色，凡是禁忌的东西，包括圣地、墓碑以及首領們的房屋等物，平常人都不許接近。由于这个禁忌令，使居民分成了兩个阶級：一个是无禁忌阶級，包括祭司、巫士——也叫“土阿司”，还有族里的首長——叫做“阿卡尔基”；另外一个是禁忌阶級，妇女中的大部分以及下层平民都屬于这一阶級。禁忌阶級的人非但不能用手触摸受禁忌令保护的东西，甚至連看都不許看。

“这条禁忌令在馬貴斯群島是极其严格的，”皮克斯丹夫补充說，“在帕摩图和学院群島也是一样，所以我劝你們要注意，千万不要触犯它。”

“听見了嗎，我的好邵恩！”弗拉斯告萊說。“小心你的手！留神你的眼睛！”

大提琴家只是聳聳肩，好象这些事跟他毫无关系似的。

9月5日，模范島在大伊渥哈埃起了錨。它經过了东面的烏阿烏那島(卡于迦島)；这是第一列島嶼中最东面的一个島，大家只是远远地望見它的蒼翠的山峰，它的周圍沒有海灘，島岸全是陡峭的悬崖。当然，模范島在这些島嶼旁边行駛

的时候，速度很慢，因为这么龐大的机器，要是开足馬力，就会掀起巨大的波浪，会把岸边的小船冲走，把島岸淹沒。模范島从阿布島經过的时候，距島只有几錨鏈，这个島的样子很引人注意，因为島上尽是一叢叢尖峭的火山岩。这个島有兩个港湾，一个叫占領湾，另一个叫欢迎湾，这兩个名字一看就是一位法国人給取的。事实上，这里的确就是当初馬尔尙船長插上法国旗的地方。

西姆考耶指揮着模范島开进了第二列島嶼，向西班牙人叫作多米尼加島的希伐瓦駛去。这是群島中最广漠的一个島，周圍五十六哩。它原来是个火山，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悬崖，那是由深灰色的岩石形成的；还可以看到島中央濃蔭复盖的小山上直瀉下来的瀑布。

希伐瓦和大烏阿大只隔着一道三哩寬的海峽。模范島不能从中通过，所以必須从大烏阿大的西面繞过去，那里有一个馬特尔特第奥海湾——即科克命名的革命湾，欧洲船只最先就是在这里停泊的。这个島跟它的敌对的希伐瓦島之間的距离越来越大了，照这样下去，也許將来由于双方居民作战要比現在困难，互相接触不到，因而象現在那样狠狠地互相殘杀的事情就可以避免了。

貧瘠、光禿、荒无人烟的莫塔納从模范島的东边閃过以后，西姆考耶艦長就指揮着駛向法图希伐——从前的科克島。实事求是地說，这个島只是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面繁殖着各种热帶鳥，看起来好象一块方圓三哩的大糖餅！

9月9日下午，东南方的这一个最后的小島就这样消失

在亿兆城居民的視野以外了。模范島根据它的航行計划，取道西南方，向帕摩图群島駛去，它將从这个群島的中部横穿过去。

天气一直很好，这里的九月天相当于北半球的三月。

9月11日上午，左舷港的一艘小船靠近了一个有电綫通馬格达利那湾的浮标。包有橡皮絕緣体的电綫的一头接到天文台的电話机上，于是跟美国海岸的电話綫就通了。

島主席向模范島公司当局請示关于双桅船脫險者的事情。公司方面是否授权給他，允許这些脫險者留在島上一直到斐济群島，好讓他們少化点錢并能更快地回去呢？

回答是对他們有利的。模范島得到許可，只要亿兆城的名人們不認为有什么不便，甚至可以向西一直把他們送到新赫布里底群島去。

皮克斯丹夫把这个决定通知了薩洛尔船長。船長請島主席代向馬格达利那湾的行政当局致謝。

12. 帕摩图三星期

眞的，要是"四重奏"不感謝門巴尔把他們帶到模范島（尽管用的是欺騙手段），他們可眞是太不知好歹了。再說，总長把这几位巴黎的艺术家請到亿兆城来，作为受欢迎的、受殷勤款待并得到慷慨酬贈的客人，用什么方法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邵恩还是成天賭气（一只滿身利刺的刺猬是怎么也不会

变成一只渾身柔毛的小猫的!)，但是伊凡尔內、潘希納，甚至連弗拉斯告萊，都想象不出还有比这儿更美好的生活了。这是在太平洋的优美海面上所作的一次既无危險又不疲劳的旅行！由于經常換地方，所以气候差不多永远是那么宜人！他們跟島上兩个陣营的斗爭毫无关系，他們是机器島上的音乐大师，无論是在坦克登家和左舷区的其他大公館，或者在考伐蘭家和右舷区的別的显貴人士家里，都同样受到款待；市政大厦的市長和他的助理，天文台的西姆考耶艦長和他手下的軍官，还有斯蒂华脫少校和他的兵士，都把他們奉为上宾；礼拜堂和圣瑪丽亞教堂有盛大节庆的时候，总要請他們参加奏乐；无論在港口、工厂或公务人員和职工中間，他們遇到的都是和藹可亲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的同胞怎么还会怀念他們在合众国的城市里东奔西走的那些日子呢？有誰会跟自己过不去而不羡慕他們呢？請所有头腦清醒的人回答这个問題吧。

"你們会吻我的手的!"总長在头一次跟他們談話的时候就那么說过。

虽然他們并沒有吻他的手，而且以后也不会那样做，那是因为从来沒有人吻男人的手的緣故。

有一天，阿答納斯·陶萊繆——他可以說是人类中最幸运的一个——对他們說：

"我在模范島上快兩年了，要是有人保险我还能活六十年的話，我希望这六十年完全在島上度过，要不然我会遺恨終身的。"

"您还想活到一百岁哪!"潘希納接下去說。

“嗳！潘希納先生，肯定地我会活到一百岁的！您怎么想到模范島上会死人呢？”

“因为什么地方都会死人的。”

“这儿可不，先生，天堂里不会死人，所以这儿也不会！”

还有什么話好說呢？不过，事实上在这迷人的島上，还是不时有几个不幸的人死去的。人死了以后，就由輪船把尸体运到遙远的馬格达利那湾的墓地去。肯定地說，世界上的人不可能享受十全十美的幸福，这是注定了的。

模范島的天空中仍然存在着几个黑点，而且应当注意到，这些黑点在慢慢地变成濃厚的烏云，再过些日子，說不定要引起一場大风暴。坦克登和考伐蘭之間令人遺憾的矛盾越来越尖銳了，实在使人难以安心。他們的拥护者总是分别支持着他們。会不会有一天兩个区公然冲突起来呢？亿兆城会不会发生騷扰、动乱和事变呢？行政当局是不是有足够的力量，島主席有沒有办法来使机器島的卡不莱和蒙丹格①兩家和平共处呢？很难說。在把自已的得失看得高于一切的对手之間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

自从过赤道时发生了那一幕以后，坦克登和考伐蘭已經成为公开的敌人了。他們的亲戚朋友都分别支持他們。兩区之間的来往完全中断了。他們老远看見对方就赶紧躲开；要是狹路相逢的話，双方就都充滿了威胁的神情，眼光是那么凶狠！甚至已經傳說芝加哥的老商人②和其他几个左舷区的人

① 莎士比亞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兩个世代为仇的家族。

② 指坦克登。

打算开办一个商行，他們請求公司方面允許他們修建一个大工厂，他們要把几十万口猪运到这个工厂里来，在这里宰了、腌了、再卖到太平洋各个島嶼。

因此，大家都認为坦克登的公館和考伐蘭的公館是兩座火药庫，只要一粒火星就会使它們炸起来，連模范島一齐炸掉。而且别忘了：这架机器是飄浮在无边无际的最深的大洋上的。当然，这里所說的爆炸純粹是抽象的說法，然而它的結果却必然会使那些大富翁們要把对方赶出島去，这就会給模范島的前途帶来禍害，而且非常可能会使模范島公司在財务方面遭受損失！

这一切即使不致于帶来物質上的大灾禍，可虑的重重糾葛总是存在的。再說，就是物質方面的灾禍誰也不能保証絕对不会发生。

模范島当局要是沒有被那种表面的安全所蒙蔽，还有些微警惕性的話，也許就該好好地监視得救以后受到周到照顧的薩洛尔船長和他的船員了。这并不是肯定說这些人在作什么值得怀疑的打算（他們說話不多，不跟大家在一起，跟一切都不发生联系，享受着一种幸福生活，这种生活，当他們回到未开化的新赫布里底以后会时刻怀念的），可是他們是不是有可疑的地方呢？很难說。不过，一个細心点的人会注意到：他們不断地在模范島到处跑，他們一直在研究亿兆城，观察街道的結構和高楼大厦以及旅館的位置，就好象要画一張精确的平面图似的。人們可以在公园和田野里遇見他們。他們經常上左舷港或是右舷港去看船只入港或是起錨。他們費很長时

間去察看海关警察日夜戒备下的島岸，去参观島前島后的兩个炮台。不过話說回来，这也是很自然的，这些閑着沒事做的馬来人除了游覽以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消磨时間呢？这里面难道有什么可疑的企图嗎？

模范島还是繼續航行，它减低了速度，慢慢向西南开去。伊凡尔內自从成了活动島的居民以来，就好象換了一个人似的，他完全沉浸在这次愉快的航海生活中了。潘希納和弗拉斯吿萊的情緒也跟他一样。他們每半月举行一次演奏会，平时，人們总是爭着邀請他們参加晚会，不惜出极高的报酬。他們在文娛宮度过的那些时光是多么美妙啊！每天早上，亿兆城的报紙向他們报道通过电流获得的最新消息以及定期輪船帶来的最近几天的各种杂聞；世界上一切屬于社会新聞的或是跟科学、艺术和政治有关的事他們都能知道。談到政治，应当指出，英国的各派报紙始終不断地指責这个在太平洋漫游的活动島。但是对于这些指責，无論在模范島本身或是在馬格达利那湾，人們都不屑考虑。

还应当提一提：几星期以前，邵恩和他的同伴从各地新聞欄中得知美国报紙登載了关于他們失踪的消息。大名鼎鼎的"四重奏"在美国是那样受欢迎，那些还不曾有幸听到他們演奏的人是那样期待他們，他們的失踪自然就成了一樁大事。圣地亞哥在約定的日期沒有接到他們，于是就发出了警报。后来經过多方調查探問，才知道这几位法国艺术家在下加利福尼亞海岸附近被人騙走了，現在正在机器島上航海。他們本人对于这次受騙沒有提出什么抗議，模范島公司和美国政

府之間也就沒有交換任何外交上的照会；因此，如果“四重奏”愿意重新出現在曾經获得成功的舞台上，他們还是会受到欢迎的。

我們知道：大提琴确曾打算提出抗議，即使这样一来会使新大陆和“太平洋之宝”打起仗来他也不会感到不安，但是兩把小提琴和一把中提琴硬逼着他安靜下来了。

另外，我們的演奏家自从不由自主地来到島上以后，曾經写过好几封信到法国去。他們家里的人也就放了心，而且也經常写信来。他們的通信就跟巴黎和紐約之間一样方便可靠。

9 月 17 日的早上，弗拉斯告莱在文娛宮的图書館里兴致勃勃地翻看着他們正要前去的帕摩图群島的地图。他一打开地图，眼睛剛剛接触到太平洋的这一部分，就一个人大叫起来：

“上千个黑点！乱七八糟这么一大攤，西姆考耶怎么分辨得清呢？在这么一大攤大大小小的島嶼中，他絕对穿不过去！有几百个島呢！就跟水池里的一堆乱石一样！他一定会触礁，会擱淺，他的机器不在这儿受到阻碍，就会在那儿碰撞！最后我們就得留在这比英国的摩比汉还要拥塞的群島中永远出不去！”

看問題一向正确的弗拉斯告莱說得一点不錯。摩比汉海湾只有三百六十五个島，就跟一年的日数一样多，而帕摩图群島呢，把这个数目再加一倍也不会嫌多。群島四周的海面散布着一片珊瑚礁，据埃里賽·瑞克呂估計，它的方圓至少有六

百五十法里。

看了帕摩图群島的地图，确会使人惊奇：一艘船，尤其是象模范島那样的海上机器，竟敢冒險穿过这样一个群島。在南緯十七度到二十八度，西經一百三十四度到一百五十七度之間，从馬大希伐到西特开綸，据估計有七百个島；要是大大小小全算上总有上千个。

由于以上的原因，帕摩图就得到了各种說明它的特点的名称，例如"危險"和"惡海"这兩个名字。太平洋的島嶼都有好几个名字，这是太平洋在地理方面的特权，所以帕摩图群島又叫低群島、叨摩图群島（这是孤島的意思）、南方群島、夜島和神秘土。至于帕摩图或者怕冒图，这是"屈服"的意思；1850年在大赫的島首府巴比丹召开的一个全島代表会議曾經对这个名字提出抗議。1852年，法国政府考虑到这項抗議而在許多名字中挑选了"叨摩图"；但是在这个故事里，我們还是叫它"帕摩图"，因为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名字。

尽管这次航行极其危險，西姆考耶艦長却毫不犹疑。他对于这一帶海洋是这么熟悉，大家可以完全信賴他。他駕駛着他的島，仿佛在划一只小船。他能使島在原地掉过头来，就好象用櫓来摆弄它似的。所以弗拉斯告萊对于模范島大可以不必操这份心，帕摩图的地角甚至碰都不会碰它一下。

19日下午，天文台的了望員看到了十二哩以外的帕摩图的第一列島嶼。这些島地势的确非常低。虽然也有几个高出海面四十公尺以上，但是其中有七十四个島只露出水面半个托瓦兹①；除非潮水小得几乎等于沒有，要不然这些島在二十

四小时中就得被淹沒兩次。再有就是些漂石圍繞的环礁、寸草不生的珊瑚礁以及散布在群島四周的危岩了。

模范島为了要到安娜阿島去，就靠着东边过去。安娜阿島从前是群島的首府，自从1878年被可怕的大旋风破坏了一部分以后，首府就改为法卡拉伐了。在那場旋风中，安娜阿島上的居民死了很多，考袇拉島也受到了旋风的蹂躪。

首先看到的是伐意大伊，模范島在离它三哩的地方駛过去了。由于海流和向东延伸的岩礁的关系，这里是帕摩图群島中最危險的一帶，所以行駛的时候必須格外小心謹愼。伐意大伊其实是一堆珊瑚，兩旁有三个树木叢生的小島，伐意大伊最大的一个村子就在靠北的那个小島上。

第二天，大家望見了阿契底島。島上長滿了棕櫚树、馬齿莧、一种顏色发黃的爬藤草和毛茸茸的琉璃苣。这个島跟其他的島不同的一点是它沒有內湖。它的海拔超出帕摩图群島的平均高度，所以在相当远的地方就能看見它。

又过了一天，看到了另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島——阿馬紐島，它的內湖在西北面，有兩个出口通到大洋。

亿兆城的居民去年曾經到这里来过，所以他們只要欣賞一下那綺丽的风光就够了。但是潘希納、弗拉斯告莱和伊凡尔內却十分希望能停靠一些时候，好讓他們游覽一下这些島——由聚居的珊瑚虫構成的島，也就是說，不是眞正的島……跟模范島一样……

① 法国旧長度單位，合1.949公尺。

"只不过我們的島能够移动……"西姆考耶艦長說。

"它也太会移动了，連一个地方都不停！"潘希納接着說。

"它会在豪島、安娜阿島和法卡拉伐島停留的，諸位到那里可以有足够的时間上去游覽。"

西姆考耶在答复这些島是怎样形成的这个問題的时候，他是同意一般人公認的說法的，也就是說：在太平洋的这一帶，海水逐漸淺了三十来公尺。珊瑚虫这才在水里的岩层頂上找到了相当坚实的地盤来安置它們的珊瑚質的"建筑物"，要是在較深一点的地方，这些小虫就沒法施展它們的本事了。逐漸地，这种"建筑物"一层层高起来，一直高出水面，于是就形成了这个群島。这些島嶼可以按类分为棡狀、穗狀和环狀的，也就是环礁环島——这是个印度字，指有內湖的島嶼。另外，受波浪冲击的碎块形成了一层植物土。风刮来了种籽，于是这些珊瑚質的环帶上出現了植物。由于热帶气候的影响，石灰質的海岸上就長滿青草和植物，生長起灌木和乔木来了。

"这成千上万肉眼看不見的小虫一刻不停地堆砌着，也許有一天淹沒在太平洋底下的陆地会重新露出水面的，这可說不定！"伊凡尔內极其兴奋地預言着。"到那时候，現在有帆船和輪船来往的海面上，就会有貫通新旧兩大陆的特别快車了。"

"胡說八道，太荒謬了，我的老伊賽亞[1]，"潘希納不客气地說。

---

[1] 旧約所載四大先知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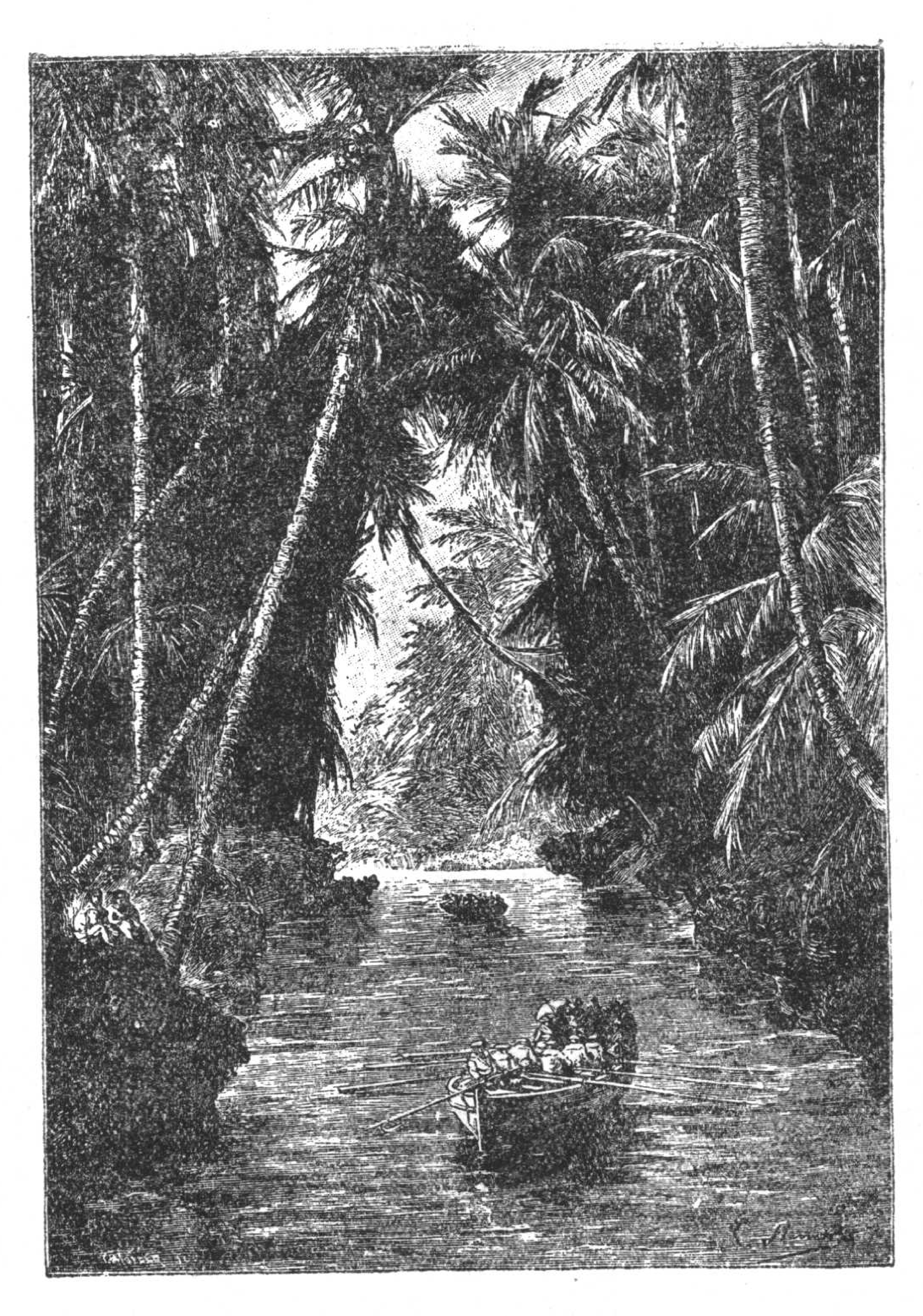
9月23日，正如西姆考耶艦長所說，模范島在豪島前停下了。那一帶海水很深，所以它能挨得相当近。小船載着几位游客，从右边的航道向島內划去，航道上椰子树形成一个天然的凉棚。最大的村子在一座小山上，要走五哩路才能到达。这个村子只有二三百居民，大部分是設在大赫的島的公司雇来捕蚌的，他們就以此为生。这里長着荣蘭和桃金娘很茂盛，它們是当地最早生長的树木，現在还生長着甘蔗、菠蘿、芋、椰子和烟草，其中以椰子树为最多，全島广漠的棕榈树林中，足有四万棵椰子树。

这种树簡直是一种"神树"，几乎不用培植，就能够自动生長。椰子果肉是当地土人的家常食品，它的营养价值比荣蘭果实要高得多。土人用椰子喂他們的猪和家禽，也用来喂狗，这里的人特别爱吃狗的排骨肉和里脊肉。另外，把椰子壳剝下来，搗碎晒干以后，用很簡單的压榨器就可以榨出貴重的椰子油来。椰子干現在都用船只运到大陆上的工厂里去用更好的方法来处理。

豪島的土著非常少，所以不能在这里考察帕摩图的居民狀况。不过"四重奏"到了安娜阿島就可以很好地进行观察了。模范島是在9月27日早上到达安娜阿島的。

安娜阿島秀丽而蒼翠的山巒就在眼前不远的地方。这是帕摩图最大的島嶼之一，它的珊瑚質地基有十八哩長、九哩寬。

据說在1878年的时候，島上受到一場大旋风的襲击，后来不得不把帕摩图的首府迁到法卡拉伐去。在这热帶性气候



在椰子树棚下

区里，虽然預先可以推測得出几年以內要发生什么灾害，但是安娜阿島还是被旋风破坏了。現在它总算恢复过来了，島上現有居民一千五百人。沒有它的对手法卡拉伐多，主要原因是它的內湖只有一条狹小的海峽通向海洋，而这条海峽又由于里面的水位比外面高，以致尽是一股股往外冲的逆流。法卡拉伐就不同了，它的南北各有一条寬闊的航道，交通非常方便。然而，尽管主要的椰子油市場轉移到法卡拉伐，它的风景却不如安娜阿，所以游客們还是喜欢安娜阿島。

模范島选了最恰当的地点停泊下来，亿兆城的居民立刻紛紛上岸。大提琴也同意跟他的同伴一起去游覽，他們是第一批上岸的。

这个島的形成过程跟帕摩图的其他島嶼相同。珊瑚質島岸的寬度——也就是"环帶"的寬度——是四公尺到五公尺，靠海的一边非常陡峭，沿湖的那边却是平緩的斜坡。內湖的方圓跟藹洛阿和法卡拉伐差不多，大約有一百哩。这条环帶上生長着上千株椰子树，——这是島上的主要財富，但不是唯一的財富。它們的枝叶复盖着土人的小茅屋。

"四重奏"在研究了安娜阿島的情况以后，决定先去訪問吐阿郝拉村。吐阿郝拉村中蜿蜒着一条白得耀眼的砂礫路。从前，当安娜阿还是帕摩图首府的时候，法国的專員就住在这里，專員住的房子現在还保留着，有一道普通的圍墻保护着它。一位海軍軍曹指揮着一个小小的警备队，他們的营房上飄揚着一面三色旗①。

吐阿郝拉村的住房倒还值得称道，它不是那种小茅屋，而

是一种舒服、干净、有足够家具的小房子，大部分盖在珊瑚質的地基上。屋頂上鋪着一层萊蘭树叶，窗戶和門也是用这种貴重的木料做成的。房屋周圍疏疏落落地有几个果园，那是当地土人用植物土鋪成的。这里的景色眞是誘人。

当地土人肤色較黑，这使得外貌的美丽打了个折扣。他們的神情比較呆板，不如馬貴斯群島的人可爱，但还不失为热帶大洋洲人的一种美丽类型。此外他們还是勤劳和智慧的劳动者，也許他們較能抵御太平洋居民所面临的生理衰退的趋势。

据弗拉斯告萊的了解，他們的主要工业就是煉制椰子油，所以島上的棕櫚树林里种植着大量的椰子树。这种树木极容易成長，就跟环島表面的珊瑚質会很快地扩展一样。但是椰子树有一个敌人，四位巴黎游客有一天曾經在內湖旁边跟这个敌人会过面。

那天他們躺在湖边的砂灘上，碧綠的湖水和蔚藍的海波相映成趣。忽然間，草叢里发出一陣悉悉嗦嗦的声音，这种声音先是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接着使他們害怕起来。

他們看見了什么？一只巨大无比的甲壳虫。

他們的第一个动作是赶紧站起来，第二个动作是瞪眼瞧着这个动物。

“多难看的东西！”伊凡尔內叫道。

“是一只蟹！”弗拉斯告萊接着說。

---

① 法国国旗有紅藍白三种顏色。

的确是一只蟹，土人管这种蟹叫“皮而古”，这里的島上多得很。它們的前脚就象兩把坚硬的鉗子或剪子，它們用它来剝椰子——这是它們爱吃的食品。“皮而古”在树根附近挖掘深洞，住在洞里，把椰子外面的那层筋皮鋪在里面当垫子。它們常在晚上爬出洞来寻找掉在地上的椰子，有时甚至爬到椰子树上去把果实打下来。我們剛才談到的那只蟹一定是象潘希納說的，餓得发慌了，所以才在大白天晌午爬出它的黑窩。

大家不去碰它，非常好奇地看着它。它的目标是荊棘叢里的一顆大椰子，它用螯一点一点地剝去椰子外面的筋皮，露出了椰子果，然后就在原地敲击椰子，想弄破那层硬壳。外壳破裂以后，它就用尖端很細的后爪把壳里的果肉掏出来。

“大自然造这只‘皮而古’一定就是为了叫它来剝椰子的，”伊凡尔內說。

“而它也一定就是为了喂‘皮而古’才造的椰子，”弗拉斯告莱补充道。

“嗳，我們来違背一下大自然的意图，不讓蟹去吃椰子，不讓那椰子被蟹吃，怎么样?”潘希納建議說。

“我要求大家别去干涉它，”伊凡尔內說。“我們巴黎人出門在外期間不要对任何东西打任何坏主意，即使是对一只‘皮而古’也不例外!”

大家同意他的話，于是那只蟹向“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投射了一道感激的眼光，——它剛才一定向“殿下”狠狠地瞪过一眼。

模范島在安娜阿島停泊了六十小时以后，启碇向北駛去。

它在西姆考耶艦長万无一失的駕駛下开出了海峽，在密集的大小島嶼之間穿行。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亿兆城內显得冷落起来了：居民都愿意到海濱去，尤其要呆在船艫炮台附近的岸边。他們在那里欣賞接連掠过的一个个島嶼，或者說，一只只飄浮在水面上的綠色花籃。这里簡直象是荷蘭海峽上的花市。兩个港口附近有許多独木船弯弯曲曲地穿行着。但是警察奉有正式命令，不准島上的人去乘坐。当模范島离崖岸很近的时候，就有无数当地妇女从水里游过来；她們所以不跟那些男的一起坐船，是因为那些小船是帕摩图的禁物，只准男人乘坐，女人是不准上去的。

10月4日，模范島在法卡拉伐南面的航道口停泊下来。在人們坐小船去参观以前，駐在那里的法国專員来到了右舷港，島主席下令把他接到市政大厦。

他們是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会見的。皮克斯丹夫穿着他的官服——这是專門在这种場合下穿的。專員是海軍陆战部的一个年老的軍官，他也同样穿着軍服。双方的排場都是再庄严、隆重、恰合身份不过了。

会見以后，專員得到特許，由門巴尔陪伴着游覽亿兆城。四个巴黎人和阿答納斯·陶萊繆因为是法国人，所以很愿意跟总長一起陪伴專員。能够跟自己的同胞在一起，对于这位老將軍来說，是件愉快的事情。

第二天，島主席到法卡拉伐去回拜老軍官。兩个人的服飾都跟昨天一样。“四重奏”也跟着一起上岸到專員府去。这是一所十分簡單的房子，駐着一支有十二名老水兵的警备队。

旗杆上飄揚着法蘭西的国旗。

虽說法卡拉伐已經成了帕摩图的首府，但是它却一点也比不上安娜阿島。綠蔭掩盖下的最大的那个村庄的景色也不如安娜阿島秀丽，居民也比那里少。这里是煉制椰子油的中心，除此以外，人們还采集珍珠貝。他們常常把捕得的蚌拿到鄰近的套烏島去卖，因为那里是專門制作螺鈿的地方。那些土人是十分勇敢的潜水員，他們毫不畏縮地潜入二三十公尺深的海底，在这样的水压下，由于习慣了，他們并不覚得难受，他們能一分多鐘不透气。

有几个漁夫得到允許，可以把采得的蚌或珍珠卖給亿兆城的大富翁。当然，这决不是說城里的闊太太們缺少珠宝，主要是因为大家認为不曾加工的原产品是不容易得到的。漁夫們趁这个机会賺了一大笔錢。一旦坦克登太太以高价买了一顆珍珠，不消說，考伐蘭太太一定也得照样买一顆。幸亏兩个人沒有爭买什么独一无二的东西，要不然互相抬高价錢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其余的人家也一心要学自己的朋友的榜样，所以这一天，用航海的术語来說，法卡拉伐是在"順潮而行"。

十天以后，在10月13日，"太平洋之宝"一清早就启航了。它离开了帕摩图的首府，来到最西面的部分。对于那密集在一起的大大小小的島嶼、漂石和环礁，西姆考耶艦長毫不放在心上。他把模范島安然无恙地开出了"惡海"，来到了帕摩图群島和学院群島之間的那片長寬各四度的洋面上。在一千万匹馬力的推动下，模范島折向西南，朝着由于蒲盖維勒

的介紹而出了名的象詩一般迷人的大赫的島駛去。

13. 停在大赫的群島

大赫的群島又叫学院群島，位于南緯十五度五十二分到十七度四十九分和西經一百五十度八分到一百五十六度三十分之間。面积二千二百平方公里。

这个群島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上风群島，包括：大赫的（大赫的大哈）、大巴馬諾阿、艾繆（摩雷亞）、忒梯阿洛阿、米底阿，这几个島都归法国保护；第二部分是下风群島，包括：丟蒲埃、馬紐、华伊內、萊阿戴阿陶、鮑拉鮑拉、冒菲伊底、莫比底、馬潑底阿、貝林夏生、希利，这些島都由当地的君主統治。群島的发現者是科克，他把它命名为学院群島，为的是紀念倫敦皇家学院，但是英国人却叫它乔治島。它距离馬貴斯群島二百五十法浬。根据最近所作的各項調查，島上連外国人在內只有四万居民。

从东北方过来的航海者首先看見的就是上风群島中的大赫的島。由于島上有高达一千二百三十九公尺的馬約山（迪亞德姆山），所以天文台的了望員在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了它。

模范島在航行中沒有发生任何意外。它借着貿易风的推送，在这片美丽的海面上遨游着。空中的太阳越来越偏向南

---

① 法国航海家（1729-1811），著有有名的环球旅行記。

回归綫，再过兩个多月，太阳到达南回归綫以后，就將重新移向赤道，那时它將要当头照着机器島，因此島上要有好几星期的酷热天；然后，模范島再随太阳北上，就象一条狗紧跟着主人一样，而且总保持固定的距离。

亿兆城居民到大赫的島来停泊还是第一次。去年他們的旅行开始得太晚，所以离开帕摩图以后就重新返回赤道，沒有再向西行。学院群島是太平洋里最美丽的一群島。我們的巴黎人在游覽的时候連声贊美，他們对它欣賞的程度超过了这部随心所欲的机器在航行途中所遇到的一切吸引人的事物。

“不錯！……但是，讓我們看这次荒唐的冒險怎么收場罢！”邵恩的結論还是沒有改变。

“啊！我唯一的希望是它永远不会結束！”伊凡尔內大声說道。

模范島在10月17日拂曉时就看見大赫的島了。呈現在它面前的是大赫的島的北岸。当晚就看到了維納斯角的灯塔。过了維納斯角就是首府巴比丹，它位于群島西北部，第二天就可以到达那里。但是这时候島主席主持的有三十位名人出席的名人委員会会議上却产生了兩种不同的意見：以詹姆·坦克登为首的一派主張游覽島的西部，而以南特·考伐蘭为首的一派則主張到东面去。兩派在委員会中势均力敌，这时，皮克斯丹夫的意見就起决定作用了，他的主張是从东南繞过整个大赫的島，然后再到巴比丹。这个决定可乐坏了“四重奏”，因为这样他們就能欣賞这顆太平洋的珍珠，蒲盖維勒的新西丹尔①的全部美景了。

大赫的島的面积是十万零四千二百十五公頃——約等于巴黎的九倍。人口在1875年有七千六百个本地居民，三百个法国人，一千一百个其他地方的人；現在却总共只有七千人了。从地图上看，它的形狀恰象一个倒置的葫芦，大的一头是島的主要部分，小的一头是大大拉布半島，連接兩部分的細頸是大拉伐地峽。

这个比喻是弗拉斯告萊在研究学院群島的大地图时想出来的，他的同伴認为比喻得十分恰当，就給大赫的島起了一个新名字叫"热帶葫芦"。

自从1842年9月9日成为殖民地以来，大赫的島在行政上划分成六部分，下面再分为二十一区。大家还能記得，由于那个圣經和棉布的投机商、可惡的潑里恰特②（他曾被阿勒封斯·卡尔③在細腰蜂里幽默地描繪得那么可笑）的挑唆，而在海軍大將丟不第—杜阿尔④和女王包瑪萊以及英国之間发生的糾紛。

模范島可以在"热帶葫芦"一哩以外安全地区航行。这个葫芦是珊瑚質的，四周笔直地插入海中。亿兆城的居民在离它还不太近的时候就能欣賞它的龐大的身軀了，欣賞它的比

---

① 茜丹尔就是現在的折里哥島，文学上用它比喻迷人的島、爱神之島。蒲蓋維勒在他的著作中把大赫的島描写得极美。

② 是英国派到大赫的群島的負有政治使命的傳教士。

③ 阿勒封斯·卡尔(1808-1890)，法国作家，細腰蜂是1839年后十几年內他在报上发表的短文合成的諷刺短文集。

④ 征討大赫的群島的法国海軍大將(1758-1831)。

夏威夷島更受大自然寵愛的崗巒，它的蒼翠的山巔，树木叢生的地峽，象高大的天主敎教堂的尖頂似地高聳的峭壁以及被那拍击在悬崖上濺起的白色浪花灌溉着的椰子林。

这一天，模范島沿着大赫的島东岸航行，好奇的人們都到右舷港附近来了，眼睛对着望远鏡（四个巴黎人每人有一副），清清楚楚地欣賞岸上的一切：他們看到了巴不諾区，那里有一条小河从山麓流經辽闊的峽谷，然后在有一个好几哩寬的缺口的峭壁間注入大洋；他們又看到了伊蒂亞，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港口，几百万几百万的桔子都从这里运到旧金山去；大家还看見了馬艾納，1845年时，征服者跟島上居民曾在这里进行过激烈的战斗，然后才把这个島占領下来。

下午穿过了狹長的大拉伏地峽。在繞过半島时，西姆考耶艦長把模范島开得离它很近，使得陶蒂拉区的肥沃的田野以及无数溪流（正是因为有这些溪流，陶蒂拉才成为群島中最富饒的地区）的全部美景一覽无遺地呈現在人們眼前。大大拉布安座落在它的珊瑚座上，威严地伸出它已經熄灭的火山口的陡直的頂峰。

之后，夕阳慢慢地落到地平綫下，山峰映出了最后一道絳紅的霞光，色泽逐漸淺褪，終于溶化在一片透明的热霧中。这一切不一会儿就变成蒙矓一片了。晚风从島上帶来一陣陣桔树和檸檬树的清香。短促的黃昏过后，就是深沉的黑夜了。

这时候模范島正繞到半島东南方尽端的海角附近，第二天旭日初升的时候，它就到大大拉伏地峽的西部海岸了。

大拉伏区种植业非常发达，人口很多。它有美丽的街道，

全区掩映在一片桔树林中，树林把它和巴貝亞里連結在一起。最高处有一座堡壘，俯瞰着地峽的兩側，上面有几尊炮防卫着，炮筒好象銅的落水管似的突出在炮眼外面。法頓港就藏在里边。

“为什么那个忘其所以的日車駕駛者①的名字会出現在这个地峽呢？”伊凡尔內心里寻思着。

这一天，模范島緩緩地繞着大赫的西部的最峻峭的珊瑚岸航行。眼前出現的几个区景色各不相同：巴貝亞里的沼泽平原，巴貝亞里的良港馬丹河，然后是有范伊丽亞河流过的一片大峽谷，靠里边是一座五百公尺高的山，它好象一个臉盆架，上面支着一个周長約半公里的大臉盆，这个古老的火山口里一定滿是淡水，因为看来它跟海洋沒有任何連系。

經过拥有大片棉田的沃洛諾区以及專事农业墾殖的巴巴拉区以后，模范島就越过馬拉峽，沿着从迪亞德姆伸出的受布那侖灌漑的巴呂維亞峽谷前进。过了大布那、大陶地角和法阿河河口以后，西姆考耶艦長就把島微微轉向东北，巧妙地滑过了莫丟于大小島。当晚六点鐘，在巴比丹港的入口处停泊下来。

从海口可以看見曲折多姿的穿过珊瑚岩石的航道，水里漂着許多用坏了的大炮制成的浮标，一直到法郎特地角才沒有。西姆考耶有的是地图，当然不需要依靠在海口穿梭般往

---

① 据希臘神話載：法頓是日神阿波罗之子。他借了父亲的“日車”乘坐一天，但因駕駛不愼，迫近地面而使地上的一切受燒灼。他赶紧駕車远离大地，立刻又使大地感到寒冷。阿波罗大怒，用雷矢把他射死了。

来的快艇上的領航員。然而，还是有一只船头上插着一面黃旗的小船开了出来，这只船是健康号，它来到右舷港口，和模范島交涉一件事情。原来大赫的有一項严格規定：在沒有得到海港長官会同医生发給的健康証明以前，任何人不准上岸。

那位医生一到右舷港，馬上就跟有关当局取得联系。签发証明的手續很簡單，因为无論在亿兆城的城里或城外，几乎沒有一个病人，至于傳染病，象霍乱、流行性感冒以及黃疸病，那是根本就沒有的。因此，照例签发了允許上岸的健康証明。然而这时天色已近黃昏，一会儿黑夜就降临了，所以改在第二天再上岸。模范島进入了睡乡，等待着黎明的来临。

天剛破曉，就响起了炮声。这是船艫炮台发出来的，它发了二十一下礼炮，向下风群島和大赫的島——法蘭西殖民地的首府致敬。同时，在天文台的塔頂上，那面金日紅旗也升降了三次。

在大赫的島大航道的一个地角上的"隐蔽炮台"也发射了同数的礼炮作为答謝。

一大清早，右舷港就挤滿了人。电車載送着成群的要去游覽群島首府的人。毫无疑問，其中等得最不耐煩的是邵恩和他的同伴。由于模范島的小船不够这么多人乘坐，当地居民就爭先恐后地搶着来載送游客到距右舷港六錨鏈的海港去。

島主席理应第一个到島上去，因为他要按照慣例拜会大赫的群島的軍政首長，并將同样隆重地去謁見女王。

將近九点鐘时，皮克斯丹夫与他的助理巴戴萊米·魯其和

赫勃莱·哈柯特三个人都穿上了大礼服，兩区的重要人物，包括南特·考伐蘭和詹姆·坦克登、西姆考耶艦長和他的穿着华丽制服的軍官，还有斯蒂华脫上校和他的仪仗队，全都登上漂亮的电气艇前往巴比丹港。

邵恩、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內、潘希納、陶莱繆·門巴尔和一些公务人員另坐一只船。

当地的小船、独木船都排列在亿兆城官方人員的船只后面。由島主席、首長和名人組成的这班人恰如其分地代表了亿兆城；而名人中最主要的兩个人的財富足可把大赫的島整个买下来，——甚至可以把学院群島連它的女王一起买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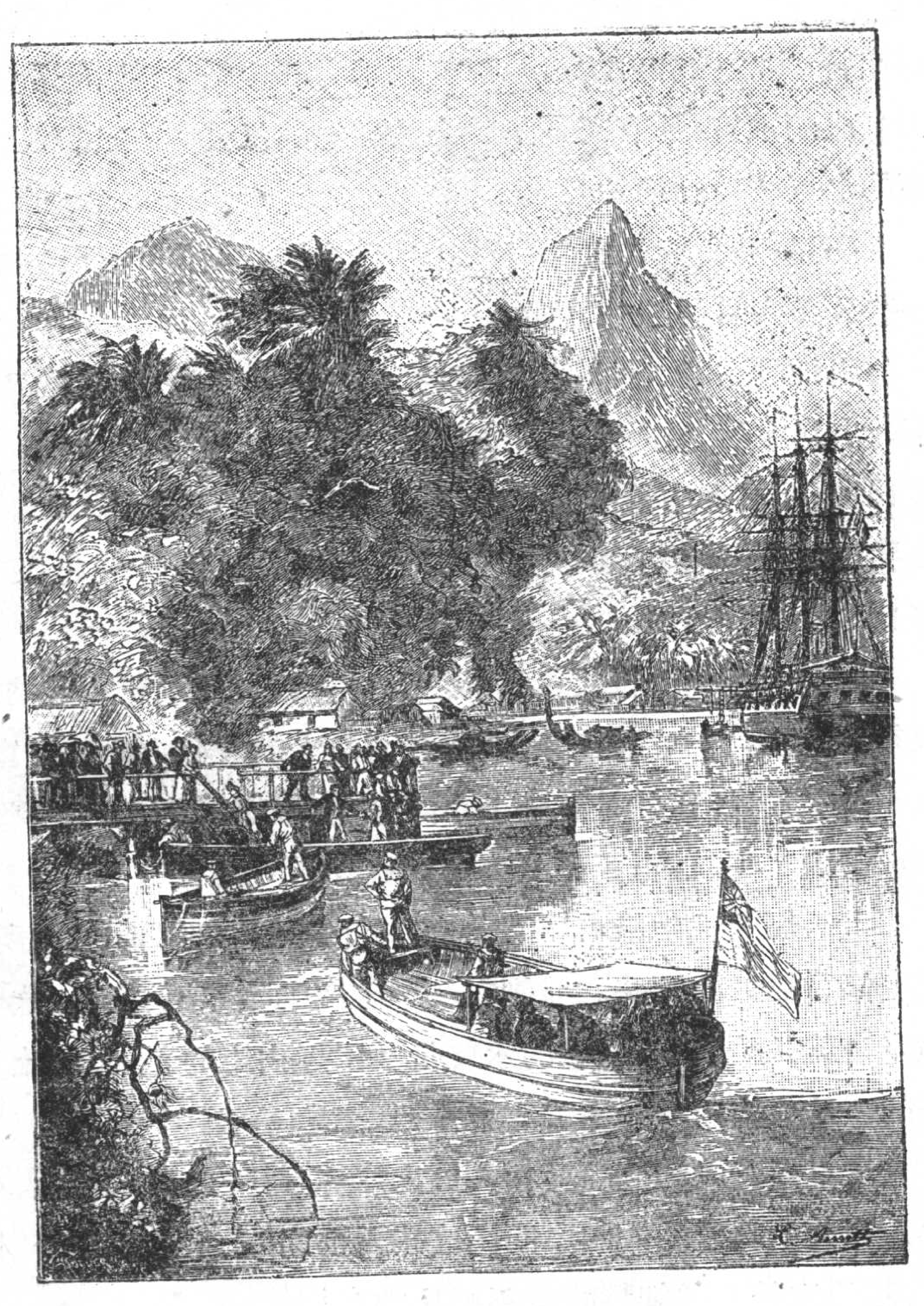
巴比丹是一个极其良好的港口，港內水很深，能够容納吨数很大的船只。它有三条航道：北面的大航道有七十公尺寬，八十公尺長，所差的是有一个小浮礁，所以面积縮小了一些；东面是大諾阿航道；西面是大布那航道。

电气艇威武地沿着海濱前进，岸上有不少别墅和游憩所，还有停着船只的碼头。他們在一个美丽的噴泉旁靠岸，这个噴泉也就是給水場①，它的水就是从附近山上的活水泉流下来的。这些山中有一座設有信号器。

皮克斯丹夫和他的随行人員上岸来到一大群法国人、本地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們中間。这些人都向“太平洋之宝”欢呼，認为它是人类智慧的最不平凡的杰作。

---

① 供应船只淡水的場所。



他們在一个美丽的噴泉旁靠岸

上岸后的最初几陣兴奋过去以后，大队人馬徑奔大赫的群島首長所在地。

門巴尔穿着他那套节日才穿的盛裝，显得十分神气，他邀請"四重奏"跟他一起去，"四重奏"連忙接受了总長的邀請。

这一帶地方除了大赫的島和摩雷亞島以外，还有附近的其他島嶼也都归法国保护。首長就是总督，他手下有一位指揮官，領导海陆軍及管理宗主国方面和殖民地方面的財政，同时兼管法政。总督的秘書長則管当地的民政。从这里派出專員分別駐在摩雷亞、帕摩图的法卡拉伐和奴卡希伐的大伊渥哈埃；屬于馬貴斯管轄区的治安法官也是这里派出去的。从1861年起，成立了一个农商业协商委員会，每年在巴比丹开会一次。炮兵团和工兵团的司令部也設在这里。归卫戍部指揮的有几支殖民軍宪兵队、炮兵队以及海軍陆战队。这里还有政府指定的一个神父、一个祭司和九个分派到其他島嶼的傳教士，他們主持天主教的宗教事务。在这里，我們的几个巴黎人的确可以認为自己是在法国，在一个法国的海港上，这一点当然使他們感到很愉快。

至于各島的各个村庄則是由本地人組成的行政委員会来治理的。委員会有一位主席，他手下有一位审判官，一位警务長和兩位由居民选出的参議官輔助着他。

模范島的队伍在美丽的树蔭下向該島政府所在地走去。到处是茂盛的椰子树，長着刺叶的木薔薇、面包树、桔树、番石榴和橡膠树等。总督衙門就聳立在这片綠林中，它的安裝着美丽的天窗的大屋頂差不多跟树木一样高。这是一幢一楼一

底的房屋，正面望去，外观相当雅致。当地主要的法国官員都聚集在那里，殖民軍宪兵队也列队相迎。

总督对皮克斯丹夫表示热烈的欢迎，不消說，这种欢迎在这一帶的英国的群島是不可能受到的。他威謝皮克斯丹夫把模范島开到这里来，希望他們每年都来訪問，并且因为大赫的島沒法訪問模范島而表示遺憾。会見持續了半小时，而第二天，皮克斯丹夫將要在市政大厦招待島上的首長，这是礼尙往来。

"你們是不是打算在巴比丹逗留一些日子？"总督問。

"是的，要停留十五天，"島主席回答。

"那你們將幸运地看到法蘭西的艦队，它在本星期末就要到达这里。"

"我們將十分愉快地請他們光临敝島，总督先生。"

接着，皮克斯丹夫逐一介紹他的随行人員：他的助理、西姆考耶艦長、軍队指揮官、各位政府官員、艺术总長以及四位艺术家；总督以同胞的情誼欢迎了"四重奏"。

在介紹到亿兆城兩区的代表的时候，发生了小小的困难。怎么样才能使詹姆·坦克登和南特·考伐蘭这兩位容易得罪的当权人物都不伤自尊呢？

"双方同时前进，"潘希納說，他搬弄起斯克利勃①的著名的詩句来了。

这个难题由总督亲自解决了。他了解人所共知的亿兆城

① 斯克利勃(1791-1861)，法国著名的剧作家。

兩派之間的明爭暗斗，他是那样敏感，那样的有分寸，那样善于运用灵活的外交手腕，以致于当时的經过就象收获月①法令上規定好了似的那样順利。不消說，要是換上一位英国的殖民地总督的話，为了联合王国的政治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象在火葯堆里点火似的使冲突爆发起来。但是，法国总督并沒有这样做。拜会完毕，皮克斯丹夫和他的随行人員就告辞而去。他由于受到这样隆重的欢迎而感到十分高兴。

不用說，邵恩、伊凡尔內、潘希納和弗拉斯告萊巴不得讓陶萊繆（他已經感到心口疼了）回到第25号街他的寓所去，他們好尽可能在巴比丹多呆些时候。他們打算去参观附近的地方，要訪問几个主要的区，要到大大拉布半島各处游覽，末了要把这个"太平洋葫芦"里的最后一滴水都汲干②。

这个打算决定了，他們告訴了門巴尔，总長也表示完全贊同。

"不过，你們最好过一天再开始旅行，"他对他們說。

"为什么不今天就开始？"伊凡尔內問，他等不及了，想立刻就拿起他的旅行手杖。

"因为模范島的首長要去向女王致敬，最好你們也随同到女王陛下的宫中晉見。"

"是明天嗎？"弗拉斯告萊問道。

"明天，群島的总督要到模范島上来回拜，最好……"

---

① 法国大革命时期所用的新的历法中的第十个月。

② 游遍群島各处的意思。

"最好我們也在場,"潘希納接过来說。"好吧,那我們就到場,总長先生,我們一定到場。"

离开总督衙門以后,皮克斯丹夫和他的队伍就到女王的宮里去。他們在树蔭下只走了一刻鐘就到了。

皇宮位于綠蔭叢中,望去十分令人喜爱。这是一幢二层的方形楼房。屋頂模仿瑞士的别墅,有兩排突出的阳台。从楼上窗戶可以看到一直延伸到城区的大片种植地,再看过去就是一望无际的海洋。一句話,这是一幢可爱的房子,不豪华,但是很舒适。

群島虽已淪为法国殖民地,女王的威信却并沒有降低。虽然停泊在巴比丹港口的大小船只的桅杆上以及城里軍政机关所在地的屋頂上都飄揚着法国国旗,但是至少在女王的皇宮上空招展的还是群島从前的旗帜——一面有紅白相間的横条,角上有三色方块的旗帜。

大赫的島是紀洛在1706年发現的,他給它取名为沙奇大里阿。后来,由瓦利斯在1767年和蒲盖維勒在1768年先后完成整个群島的探險工作。最初发現該島时,島上的統治者是奥蓓蘭亞女王,这位女王死后出現了在大洋洲历史上有名的包瑪萊王朝。

包瑪萊一世(1762-1780)原名屋图,就是"黑鷺"的意思,"包瑪萊"是后来改用的。

他的儿子包瑪萊二世(1780-1819)在1797年十分高兴地接待了最早到来的英国傳敎士,十年以后他信了基督敎。他統治的时期連年战乱,群島的人口从十万一直減少到一万六

千。

包瑪萊二世的儿子包瑪萊三世从1819年統治到1827年。1812年出生的他的妹妹爱瑪答就是受可惡的澇里恰特保护的包瑪萊王族的有名人物，她繼包瑪萊三世之后立为大赫的和附近諸島的女王。她的第一个丈夫是大宝阿，因为沒有生下子女而被女王遺棄了。她又跟阿里費特結婚，他們在1840年生下了太子阿里翁內，他在三十五岁就死了。生下太子以后，女王跟她的丈夫——群島上最漂亮的男人——又接連生了四个子女：女儿名叫特丽美伐尔娜，她在1860年被封为鮑拉鮑拉島的公主；大馬陶王子生于1842年，是萊阿戴阿島的亲王，后因暴虐无道而被臣民推翻了；特里塔布紐王子生于1846年，他不幸是个瘸子，仪表大受影响；丟阿維拉王子生于1848年，他曾經到法国去受过教育。

包瑪萊女王統治时期变故很多。1835年时，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傳教士之間发生了冲突，女王把他們都驅逐出境了，但是在1838年，一队法国的远征軍又把他們帶回島上来。四年以后，五个島的首領都归附了法国。包瑪萊和英国人都起来反对。1843年，海軍大將丟不蒂—杜阿尔廢除了女王，并赶走了澇里恰特。这件事的結果是在馬艾納和拉不巴发生了血腥战爭。但是正如大家知道的，杜阿尔后来很不得人心，因而澇里恰特得到了二万五千法郎的賠款，最后是由勃呂阿大將来結束这件糾紛的。

大赫的是在1846年被征服的，1847年6月19日，包瑪萊訂下了归法国保护的条約，只保留了萊阿戴阿、华伊內和鮑拉

鮑拉諸島的王权。此后又发生过几次变乱：1852年的一次事变已經把女王推翻了，甚至已宣布共和，最后还是由法国政府把女王重新扶上王座的，这次女王又放棄了三处地方：分賜給她的長子的萊阿戴阿和大哈、次子的华伊內以及女儿的鮑拉鮑拉。

現在大赫的群島在位的女王是她的后裔包瑪萊六世。

热心的弗拉斯告萊滔滔不絕地用講述来証明自己配得上潘希納送給他的"'拉露斯'太平洋地志"的称号。他把这些历史和个人傳記詳細地講給他的同伴听，对他們說：了解一下自己要去拜訪和跟他談話的人总是有好处的。伊凡尔內和潘希納回答說他做得很对，但是邵恩却不以为然，他說这些事情他知道不知道都沒有关系。

感情丰富的伊凡尔內整个儿陶醉在大赫的島的詩一般的美景中了。他的腦海中浮現着蒲盖維勒和丟蒙·丟維勒的游記中的动人的叙述。他并不掩飾当他想到自己將去拜会新西丹尔的女王时的激动，这是一位眞正的包瑪萊女王，仅仅她的名字就……

"她的名字的字义是'咳嗽之夜'，"弗拉斯告萊接过他的話說。

"妙极了！"潘希納大叫起来，"原来是位伤风女神，感冒王后！准得傳染，伊凡尔內，别忘了帶着你的手絹！"

这位惡作剧專家的杀风景的回答使得伊凡尔內十分气惱，但是别人却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么痛快，到后来連第一小提琴自己也跟着笑起来了。

模范島的島主席、各位首長和名人代表由警务長和他的几个土人助手陪同去謁見女王，接見的仪式十分隆重。

女王包瑪莱六世有四十岁的样子，她跟她周圍的她的家屬一样穿着一襲粉紅色（这是大赫的居民所喜欢的颜色）的节日盛装。她接受皮克斯丹夫向她致敬时的溫和而高貴的态度，就連欧洲的女王也挑剔不出什么来。她用十分正确的法国話亲切地回答他（法国的語言在学院群島是流行的）。在太平洋一帶，人們对于模范島談論得那么多，以致女王极想了解一下这个島，并且希望它以后还来。詹姆·坦克登受到女王特別欢迎，这当然有損南特·考伐蘭的自尊心，不过那是因为王家信仰的是基督教，而坦克登是亿兆城基督教区最有地位的人物的緣故。

在引見女王的时候，“四重奏”沒有被遺忘。女王对他們說她很愿意欣賞他們的演奏，“四重奏”恭敬地向她行礼，回答說他們遵从“陛下”的旨意，总長將安排一切来滿足她的愿望。

覲見一共化了半小时，拜謁完毕离开皇宫的时候，人們以跟剛才他們进来时同样隆重的礼节欢送他們。

大家正要离开巴比丹的时候，却意外地在軍事俱乐部留了下来，原来軍官們在那里專为島主席和亿兆城的大人物准备了一桌筵席。于是大杯大杯地飲香檳，接二連三地干杯。等到电气艇离开巴比丹碼头回右舷港的时候，已經是六点鐘了。

晚上，当巴黎艺术家們回到文娛宫里他們的起居室的时候，弗拉斯告莱說：

“我們要举行演奏会了。我們給这位陛下演奏些什么

呢？……要不要莫扎特或者貝多芬的作品呢？……”

“我們給她演奏奧芬巴赫、瓦尔內、盧科揆或奧特郎的作品！”邵恩回答說。

“不！……当然得演奏旁布拉舞曲①”潘希納反駁說，他醉心于黑人舞蹈那种扭来摆去的特色。

14. 一次又一次的欢宴

模范島决定把大赫的島作为自己的休憩处。每年在开往南回归綫以前，模范島的居民都要在巴比丹附近逗留一个时期。由于受到法国官方以及当地居民的热情接待，模范島大大地打开了自己的大門，更确切地說，开放了自己的港口，以表示感謝。于是巴比丹軍政各界人士都成群地涌进来了，他們在郊外、公园和馬路上游覽着。当然，永远不会发生任何意外来破坏这种友好关系的。不过在离开的时候，模范島的警察局要确保沒有任何大赫的人未經許可而用投机取巧的手段在島上留下来，因而使模范島的人口增多。

既然准許了大赫的人到模范島参观，那么为了礼尙往来，当西姆考耶艦長將在群島的随便哪个島嶼停泊的时候，亿兆城居民也可以自由地前去游覽。

一些有錢人家，想專为这次停泊，在巴比丹附近租一幢別

① 旁布拉是黑人的鼓，他們随鼓声起舞，就叫旁布拉舞。

墅，他們都用电报預先訂好了房子，他們想跟住在巴黎郊外的巴黎人那样在那里暫住一个时期，帶着他們的佣人和車馬，过一种大庄园主的生活。他們將去旅行，去游覽，如果有兴致的話，甚至可能去打獵。总之，他們要过一下庄园生活。那里的气温从四月到十二月都在十四度到三十度之間，其余几个月則是南半球的冬天，在这样宜人的气候下，他們什么都不用担心。

在那些离开自己的公館而搬到大赫的郊外舒适的住宅里去的名人中間，应当提一提坦克登和考伐蘭兩家。坦克登夫妇和他們的子女在第二天就搬进了位于大陶地角高山上的一座风景优美的庄园。考伐蘭夫妇和蒂小姐以及她的妹妹也从第15号街的"宮殿"迁居到維納司地角的一所綠蔭掩映下的优雅别墅。兩家的别墅相隔有好几哩，对于华脫·坦克登来說，也許会認为远了一些，但是他沒法縮短大赫的海岸上这兩个地角之間的距离。另外，这兩处都有平坦的砂礫路直通巴比丹。

弗拉斯告萊对門巴尔說，他們兩家既然离开了模范島，那么在总督拜会島主席的时候，他們就不能到場了。

"啊！那才好呢！"总長回答說，他的眼睛一亮，露出一种外交家的精明神气，"那样可以避免为了争面子而引起冲突。要是法蘭西的代表先到考伐蘭家去拜訪，那么坦克登会怎么說呢？反过来要是先拜訪坦克登，那么考伐蘭又会說些什么呢？他們离开这里是皮克斯丹夫求之不得的事。"

"那么說，这兩家的争权夺势永远沒有个完了嗎？"弗拉斯

告莱問。

“誰知道?”門巴尔回答說,“說不定只能依靠可爱的华脫和美丽的蒂小姐了。”

“可是到現在为止,还看不出这兩位继承人有那么回事。”伊凡尔內发表他的意見。

“那好办! 好办!”总長立刻說,“只要讓他們有一个机会就行,如果命运不給創造这样的机会,我們就来代替命运。这是为了我們亲爱的島的利益!”

門巴尔一面說,一面用脚跟在地上轉了一个身,这个动作要是讓陶莱繆看見的話,一定会拍手称贊,就連路易十四时代的侯爵見了也沒話可說。

10月20日下午,总督、指揮官、秘書長以及宗主国的其他主要官員都登上了右舷港的碼头。島主席亲自前往迎接,他們受到了恰如其分的隆重接待。船艫炮台和船舳炮台礼炮齐鳴。插着法蘭西和亿兆城旗帜的車子把他們接到城里。市政大厦的接待厅为这次会見特地作了布置。他們一路受到居民們的热烈欢迎。到了市府,双方首先在門前的台阶上发表了簡短的正式談話。

拜会以后,就去参观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还参观了天文台、兩个发电厂、兩个港口、公园,最后还坐了海岸电車环行一周。参观完毕,在文娱宮的大厅里举行了一个茶会。直到晚上六点鐘,总督和他的随行人員才帶着对这次招待的良好印象,在模范島的礼炮声中登船回巴比丹去。

第二天10月21日早上,四位巴黎人来到了巴比丹。他

們沒有請任何人作伴，甚至連礼仪教师(他的腿已經不能胜任这种長途旅行了)也沒有邀請。他們象空气那么无拘无束，由于能够踏在一块眞正的岩石和植物土的土地上而高兴得不得了，——簡直就象假日的小学生。

首先要参观的就是巴比丹。群島的首府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这是不容置辯的。海岸上的房屋、海濱商場、軍用面包房以及其他設在港口的商业性重要建筑物都有濃蔭复盖着。"四重奏"就在这美丽的树蔭下漫步游覽，他們从心底里感到愉快。后来，他們踏上了一条和碼头相接的美国式的公路，我們的艺术家就順着这条路闖进了市区。

市內的街道很寬闊，跟亿兆城的大街一样，成十字相交，非常整齐。路旁是鮮花似錦，綠草如茵的花园。虽然是清晨时分，已經不断地有人来往，有欧洲人也有本地人。到晚上过了八点鐘，夜色完全降临的时候，路上还要热鬧。因为，大家当然知道：热帶的夜晚，尤其是大赫的島的夜晚，不是讓人們在床上度过的；——尽管巴比丹的床是用椰子庥纖維織成的帆布做的，上面鋪着芭蕉叶的墊子和木棉的褥子，不消說，还有御防討厌的蚊子来襲击的蚊帳。

至于房屋，欧洲人的房子跟大赫的人的房子一看就能分出来。前者差不多全是用木头造的，下面墊着几尺高的石墩，从舒服方面着眼，那是沒有二話好說的。大赫的人的房屋在城里相当少，它們疏疏落落地散布在綠蔭底下，別有一种风味；房屋是用竹竿搭成的，里面鋪着席子，所以十分干凈，空气流通，并且很雅致。

但是土人呢？

“土人？”弗拉斯告莱告訴他的同伴說，“这里的土人并不比夏威夷群島多。大赫的在被征服以前，島上的土人会拿人的排骨肉当飯吃，逮住了俘虜就照大赫的人的土法烤熟，把俘虜的眼珠留給他們的君王，但是这种野人我們碰不到了！”

“啊！照这么說，大洋洲已經沒有吃人的生番了！”潘希納大声說，“怎么，我們走了上千哩路，結果連一个野人都看不到！”

“别着急！”大提琴回答說，一面用右手在空中拍打着，好象巴黎奇聞[①]中的罗登，“别着急！說不定我們会遇到很多，比能滿足你愚蠢的好奇心所需要的还要多的野人！”

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句話日后真会应驗！

大赫的人十之八九是馬来人，而且是其中的毛利人。莱阿戴阿，也就是“圣島”，大概就是他們的君王誕生地，这是下风群島中受太平洋的淸水滋潤的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

在傳教士入島以前，大赫的群島分三种社会等級：第一等是王族，就是特权阶級，是人們認为有非凡天賦、能創造奇迹的人；第二等是部落首領或地主，他們为王族服务，并不怎么受人尊重；第三等是平民，他們什么財产都沒有，即使有，也不过是租种的土地上的一些收成。

自从占領以后，甚至在占領以前，在英吉利教和天主教傳教士的影响下，这种情况有了改变。不过土人的智慧、他們所用的語言、他們的乐观精神、大无畏的精神以及美丽的相貌却

---

① 欧琴·苏在报紙上发表的一部十分盛行的連載小說（1842）。

並沒有改变。四个巴黎人不論在城里或是在郊外，对这一切都贊不絕口。

"眞是的，好漂亮的小伙子！"有一个說。

"多美丽的姑娘！"另一个說。

的确是美！男的身材都相当魁梧，古銅色的皮肤，就象浸透了热血似的；体形匀称，好象古代雕刻的人象；相貌和藹可亲。这些毛利人确是長得漂亮，他們的眼睛又大又亮，嘴唇稍微厚一点，綫条优美。从前战时必不可少的文身习俗，現在差不多已經絕迹了。

当然，島上最有錢的人是模仿欧洲人的打扮的，他們穿着圓領襯衫、淺紅色料子的上衣和一直盖到皮靴上的長褲，模样还是很好看。不过这些人並沒有引起"四重奏"的兴趣。一点儿也沒有！我們的四位旅行家可不喜欢这种裁剪合时的西装褲，他們宁愿看那种用花花綠綠的棉布做的、从腰部裹到脚踝的"沙籠"；他們也不喜欢礼帽，甚至連巴拿馬草帽也不喜欢，他們要看那种男女一律、用树叶和花朵做成的叫作"埃"的帽子。

至于妇女，她們还是象蒲盖維勒描写的那样詩一般地美丽动人。她們有的在垂到肩头的黑发上束一个用栀子花的白色花瓣做的花冠，有的則戴着用椰子树的嫩芽皮做的輕巧的帽子。"这种帽子的誘人的名字'藍娃藍娃①'眞象是一个夢中的字眼，"伊凡尔內說。她們的衣服就象万花筒似的，一动就会变顏色。除了美丽的衣衫以外，再加上优美的举止、懶洋洋的神态、溫柔的微笑、深邃的目光以及柔和清脆的声音，难

① "藍娃藍娃"(revareva)和夢(reve)的拼法相似。

怪当“四重奏”之一反复地說“眞是的！好漂亮的小伙子”的时候，另一个馬上应和着說“多美丽的姑娘”了。

造物主在創造这样美妙的人种时，怎么可能不考虑到应当給他們一块配得上他們居住的土地呢？他又怎么能想象出比大赫的更美的景色来呢？这里的草木，在溪流和夜間丰富的雨露的滋养下，長得多么繁茂啊！

四个巴黎人在島上和巴比丹附近各区游覽的时候，对于那些奇妙的植物贊不絕口。靠海的地方适于种植，那里沒有森林，只有人們种植的果树，这些果树是：菠蘿、桔树、葛根、甘蔗和咖啡，还有木棉，再有就是种植薯蕷、南美大戟、藍叶、高粱和烟草的田地。“四重奏”离开这一帶海岸以后，就深入島內来到布滿在山脚的密林中。山峰突出在拱形的綠蔭圓頂上。这里到处是茂盛美丽的椰子树、米洛树（木玫瑰）、常磐檉柳（鉄树）、席埃里（面包果树）、布罗树、塔馬那树阿伊树（檀香）、番石榴、檬果、块莖可以食用的箭根，美味的山芋以及珍貴的面包树——它的白色树干挺拔平滑，墨綠的闊叶間挂着累累的果实，果壳就象修削过似的，果肉雪白，是当地居民的主要食品。

最普遍的树木，除了椰子树以外，还有番石榴，它差不多一直長到山頂上，大赫的人管它叫“丟阿伐”，这种树叢生成一片茂密的树林，而布罗树則形成一片荆棘叢。要是不小心闖进这片乱林，再想脫身就很难了。

另外，这里沒有任何凶猛的动物。本地唯一的四足兽是一种猪，介乎家猪和野猪之間。至于馬和牛，都是从外地运来

的。綿羊和山羊很多。总之，这里动物要比植物少得多，甚至連鳥类也很少，跟夏威夷群島一样，只有一些鴿子和海燕。爬虫方面只有蜈蚣和蝎子。至于昆虫，則有細腰蜂和蚊子。

大赫的出产的东西不多，有棉花和甘蔗，由于大量种植这兩种作物，因而減少了烟草和咖啡的出产；另外还有椰子油、葛根、桔子、螺鈿和珍珠。

虽然只有这些出产，但已經足够和美国、澳大利亞、新西蘭、亞洲的中国以及欧洲的法国和英国进行大量貿易了。进口額达到三百二十万法郎，出口額比进口額多，达到四百五十万法郎。

“四重奏”一直深入到大拔拉丢半島去游覽。他們去参观法頓堡壘的时候，結識了一队海軍。海軍們十分高兴地招待了自己的同胞。

他們又跟一些本地人在由移民开設在海港附近的旅店里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午宴。弗拉斯告莱把一切安排得非常合适，他把附近的本地人，区里的警务長都請了来，招待他們喝法国的葡萄酒——这是可敬的旅店老板同意賤卖給他們的。另一方面，当地人則以自己的土产来款待他們的客人：一种黃橙橙的叫作“費伊”的芭蕉树的果子、甘美多汁的薯蕷以及“馬伊奥尔”——这是把面包树的果子，放在塡滿燒烫了的石块的石洞里燜熟的一种食品，末了还有一种用竹筒子裝着的酸果醬，是把椰子搗碎了做成的，名叫“大伊洛”。

这次午宴是在十分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席間大家抽了几百支用烤烟叶卷在一張荣蘭叶里做成的那种烟卷。只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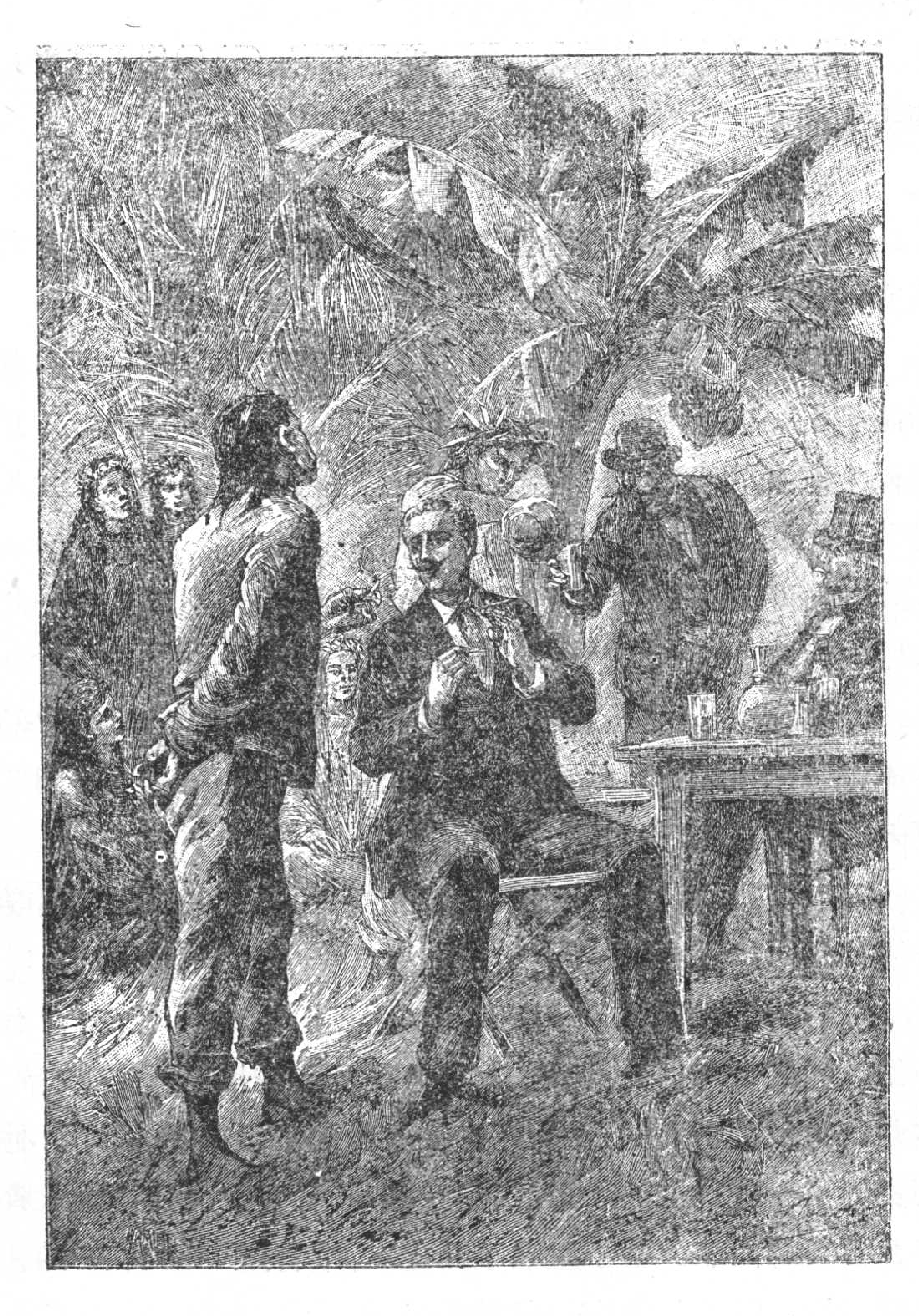
抽烟的方式上，几个法国人并沒有模仿大赫的島的男男女女那样，自己抽几口就递給别人，他們还是按照法国人的抽法。当警务長把自己的烟請潘希納抽的时候，潘希納謝了他一声“美阿美答伊”，就是說“好极了”！他的可笑的发音引得哄堂大笑。

在这一段游覽期間，我們的四位游客当然不想每天晚上赶回巴比丹或模范島去。好在无論到什么地方：村庄里、散处各地的住宅里、移民家里或者本地人家里，他們总会受到殷勤而舒服的招待。

11月7日那天，他們打算去参观維納斯地角，一个眞正的旅行者絕不会不到那里去游逛一趟的。

一大清早，他們就迈着輕松的脚步出发了。他們走过了一座架在美丽的芳大娃河上的桥，沿着峽谷一直来到喧响的瀑布前。这道瀑布比尼亚加拉瀑布高一倍，但要比它窄得多，一股奔騰的激流从七十五公尺的高处傾瀉下来。然后，他們順着在海岸边的大哈拉伊山坡上蜿蜒着的小路来到了科克命名为“树岬”的山丘上，它所以叫“树岬”，是因为当时那里長着一棵孤零零的树，現在那棵树已經老死了。这里有一条美丽的林蔭路从大哈拉伊村一直通到高聳在島嶼尽头的灯塔。

考伐蘭家就住在这一片蒼翠的半山坡上。它跟坦克登的别墅距离很远，后者在巴比丹的那边，所以华脫·坦克登沒有任何有力的理由跑到維納斯地角这一帶来散步；然而我們的巴黎人却在这里看到了他。这位年輕人騎着馬，就在考伐蘭家的别墅附近。他跟四位法国旅行家打了一个招呼，問他們



他謝謝納希潘

是不是打算当天晚上回巴比丹。

“不，坦克登先生，”弗拉斯告莱回答說，“我們接到了考伐蘭夫人的邀請，可能將在她的別墅里过夜。”

“那么我們再見吧，諸位先生，”华脫·坦克登說。

年輕人的臉上好象罩上了一层阴影，虽然这时候太阳幷沒有被什么云彩盖住。

然后，他向那树木掩映中的雪白的別墅看了最后一眼，就用腿把馬一夾，慢慢走开了。咳！誰叫那有錢的坦克登又想起做生意来的呢？誰叫他不顧一切，在模范島——它完全不是为了做买卖而造的——撒下了不和的种子呢？

“噢！”潘希納說，“也許这位可爱的騎士希望跟我們一起去吧？！”

“对！”弗拉斯告萊补充說，“显然我們的朋友門巴尔說的話不是毫无道理的！他到这里来沒有遇見考伐蘭小姐，因此离开的时候感到非常懊丧……”

“这証明亿万富翁的运气也不見得好，是嗎？”偉大的哲学家伊凡尔內接着說。

“四重奏”跟考伐蘭一家人在別墅里愉快地度过了下午和晚上。他們在那里受到跟在第15号街的公館里同样的款待。这是一次极其动人的聚会，艺术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奏弄了一些优美的音乐，当然是鋼琴演奏。考伐蘭太太彈了几首新的曲子。蒂小姐唱了几支歌，唱得跟一位眞正的艺术家一样。伊凡尔內有一条好嗓子，他的男高音伴着那位年輕姑娘的女高音一齐歌唱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也許是故意的），潘希納順口談起了他跟他的同伴看見华脫·坦克登在别墅附近散步的那回事。他这一着是不是做得很乖巧，比对此只字不提的好呢？……是的，而且要是总長在場的話，他一定会赶紧拥护"殿下"的。蒂小姐的嘴边浮起了一絲儿乎觉察不出的微笑，她的美丽的眼睛射出一道亮光，而当她重新唱起歌来的时候，她的声音也仿佛变得更动人了。

考伐蘭先生皺起了眉头，考伐蘭太太則看了她一会儿，只說了一句：

"你不累嗎，孩子？"

"不累，媽媽。"

"您呢，伊凡尔內先生？"

"一点儿不累，太太。我前生一定是天堂上一个教堂唱詩班里的孩子！"

当考伐蘭先生認为应該休息而結束晚会的时候，已經將近午夜了。

"四重奏"对于这次朴素而亲切的招待感到万分高兴。第二天，他們踏上了回巴比丹的道路。

模范島在大赫的島停留的日期只有一星期了。在这以后，根据原定的旅行計划，它將向西南方駛去。四位旅行家在这最后一个星期里完成了他們的游覽計划。这一段期間，本来沒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誰知在11月11日那天，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那天上午，竪立在巴比丹后山上的信号器，标出了法蘭西

太平洋艦队到达的消息。

11点鐘的时候，一艘头等巡洋艦巴黎号，在兩只二等巡洋艦和一只小型驅逐艦保护下，在港口拋了錨。

双方按照慣例相互致敬以后，海軍少將就和他的軍官从飄揚着軍旗的巴黎号下来，登上島岸。

双方鳴礼炮以后（模范島的船艫炮台和船舳炮台也陪同鳴炮以表示友好），海軍少將和学院群島的总督热切地先后互相拜会。

艦队的船只、軍官和船員在模范島还逗留在大赫的期間赶到这里，可算是好运气。于是又和模范島互相拜訪和欢宴。“太平洋之宝”向法国水兵打开了大門，他們爭先恐后地前来欣賞島上奇妙的一切。足有四十八个小时，在亿兆城的居民中，夾杂着穿法国海軍軍裝的人們。

西姆考耶艦長在天文台欢迎了客人們，总長則在文娛宮和其他归他管轄的場所招待了来宾。

就在这个时候，一向花样百出的克里斯特斯·門巴尔想出了一个主意，这个天才的主意要是实現了的話，將給人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他把他的想法告訴了島主席。根据名人委員会的意見，島主席同意了他的建議。

于是，在11月15日举行一次盛大联欢会的事情就决定了。这次联欢会的內容包括在市政大厦举行的一次隆重的宴会和一个舞会。那时候，在大赫的乡間暫住的亿兆城的居民都將回来，因为再过兩天，模范島就要启航了。

因此，兩区的名人都不会錯过这次为女王包瑪萊六世、为

大赫的群島的欧洲人和本地人以及为法蘭西艦队举行的盛会。

这次联欢会由門巴尔負責籌备，对于他的巧妙的心思以及他的热心，大家是可以信賴的。“四重奏”接受他的建議，同意在这次盛会的极其动人的节目中，插进一个演奏会。

至于分发請帖这一項任务則由島主席担任。

皮克斯丹夫首先亲自去邀請包瑪萊女王以及朝中的亲王貴妇們出席这次盛会，女王欣然接受了这項邀請。总督和高級的法国官員、海軍少將和他的軍官也都領了这份情，并且对这項亲切的邀請表示十分感謝。

請帖总共发出了一千份。当然，不会讓一千位客人都坐到市府的餐桌上来的。完全不是！那里只坐一百人：王室貴宾、艦队軍官、宗主国首長、模范島的主要官方人士、名人委員会委員以及地位最高的祭司、神父等。不过，在公园里也要排酒宴并布置各种娛乐活动、烟火，——这些是为一般人士准备的。

馬蘭加利的国王和王后当然沒有被遺忘，这是用不着說的。不过陛下夫妇对于一切大排場的事都不感兴趣，他們在第32号街的簡朴的寓所里一向过着隐居的生活，所以他們向島主席道歉，表示不能接受他的邀請，并且表示感謝。

“可憐的君王！”伊凡尔內說。

偉大的日子終于来到了。島上飄展着法蘭西、大赫的和亿兆城的旗帜。

包瑪萊女王和她的宮廷人士都穿着盛裝，在模范島兩个炮台的礼炮声中被迎上了右舷港。巴比丹和艦队的大炮也开

了起来作为答礼。

这些高贵的人物先在公园里游覽了一周，快到下午六点鐘的时候，来到了布置得富丽堂皇的市政大厦。

大厦前面的台阶是多么闊气！它的每一級要值到一万法郎以上，就跟紐約范德比的公館一样！在瑰丽的餐厅里，宾主即將在盛大的筵席前就座。

島主席把席次安排得非常恰当，决不会在兩区的兩大敌对家族之間引起糾紛。每个人对于給自己安排的座位都很滿意——其中蒂·考伐蘭小姐的位子正在华脫·坦克登对面。对于这兩位年輕人来說，这样已經够了，还是不要讓他們坐得更近的好。

不消說，法国艺术家們也沒有任何可以抱怨的地方。人們請他們坐在上席，这又一次表示了对于他們以及他們的天才的尊敬和热爱。

至于这次难忘的宴会的菜單則是由总長經过再三研究考慮以后拟定的。它証明了亿兆城即使在烹調方面，也沒有什么比不上古老的欧洲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根据門巴尔精心設計的、在洁白光亮的紙上用金字印成的菜單作一番估計：

奧尔良① 濃湯

伯爵夫人奶酪

毛尔丙② 比目魚

拿破侖牛肉里脊

維也納鷄凰

特来維斯③苦菜肝尖

冰果露

烤鶉鷄面包片

普洛方斯④冷菜

英国豌豆

菜果什錦水果

各色糕点

巴尔姆奶酪⑤長面包⑥

葡萄酒：

伊盖思⑦馬尔果⑧

香伯登⑨香檳⑩

各色飲料

在英国女王、俄国皇帝、德国皇帝或法蘭西共和国的总統的隆重的宴会席上，难道有过比这更丰富更完备的菜單嗎？新旧兩大陆名气最大的厨师們，难道能做出比这更精致的菜肴来嗎？

九点鐘的时候，来宾們到文娱宫的音乐厅去参加演奏会。

①、②、③ 都是法国貴族的姓氏。这里指按照他們的講究的烹調法所做的著名菜肴。

④ 法国地名。

⑤ 意大利巴尔姆地方用牛奶和泊夫藍做成的一种奶酪。

⑥ 法国比埃蒙和薩伐地方的一种棒形面包。

⑦、⑧、⑨、⑩ 都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演奏节目是四首精心挑选的曲子——只有四首：

A長調第5弦乐四重奏：貝多芬作品第18号；

D短調第2弦乐四重奏：莫扎特作品第10号；

D長調第2弦乐四重奏：海頓作品第64号(第二部分)；

翁斯罗降E調第12弦乐四重奏。

对于这几位幸运地来到模范島(不管頑固的大提琴家怎么想)的巴黎演奏家来說，这次演奏会是一次新的成功！

在这同时，許多欧洲人和别地方的人参加了公园里的各种娱乐活动。草地上举行了田野舞会，人們随着手风琴的乐声起舞。手风琴是学院群島本地人中最流行的乐器。法国水兵們十分爱好这种乐器。由于巴黎号和艦队其他艦艇上获得批准前来島上的人很多，所以乐队全体出动了，手风琴拉得热烈到极点。歌声也响成一片，船員的歌唱应和着伊美尔——这是大洋洲人們所喜欢的流行曲調。

大赫的群島的男男女女都爱好歌舞，他們每个人都能歌善舞。这天晚上，他們跳了好几回蕾苞伊巴舞，这种舞蹈可以說是一种民族舞，它的节奏是用鼓拍击出来的。另外，在市府供应的各种飲食的刺激下，籍貫不同的舞蹈家們——大赫的人和其他地方的人——都尽情地欢舞起来。

这时候，市政大厦的大厅里也举行着由陶莱繆主持的更为盛大和高尙的舞会。上流人物都聚集在那里。亿兆城和大赫的群島的妇女都在服飾上爭奇斗艳，当然，前者——她們是巴黎裁縫的主顧——毫不費力就压倒了殖民地的那些欧洲妇女——哪怕是最文雅美丽的，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她們的

头上、肩上、胸口綴滿了鑽石。只有她們之間的这种鈎心斗角倒还有点意思。但是尽管考伐蘭太太和坦克登太太全都打扮得珠光宝气，却沒有人敢贊美她們中的任何一个。皮克斯丹夫当然不会，他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維持島上兩区之間的絕对均势。

在跳四組舞的时候，大赫的島的女王和她的威严的丈夫、皮克斯丹夫和考伐蘭太太、海軍少將和坦克登太太、西姆考耶艦長和女王的第一貴妇組成了头四組。同时，其他組也都配好了，他們是按照自己的爱好随便配对的。一切都十分动人。然而邵恩还是独自站在一边，他的态度若不是表示抗議，至少是非常輕蔑，就象那幅名画“崩潰①”里面那兩个嘟嘟囔囔的罗馬人的样子。但是伊凡尔內、潘希納和弗拉斯告萊却跟大赫的群島的最漂亮的太太和模范島的最嬌艳的小姐跳着华尔滋②、波尔卡③和瑪佐卡④。这天晚上，說不定会有好些人在舞会結束的时候訂下婚約呢——这无疑地將使民政部的工作人員增加一份工作！

另外，华脫·坦克登凑巧地在一次四組舞里作了考伐蘭小姐的舞伴，这件事引起了人們多大的惊奇啊！这件凑巧的事会不会是总長——这位精明的外交家用什么巧妙的手段促成的呢？不管怎么样，这是当天的一件大事，也許会产生重大的結果，这是說要是它能够标志兩家有权势人家言归于好的第

---

① 指古代罗馬帝国的崩潰。

② 一种三步舞。

③ 一种輕快的二步舞。

④ 一种波蘭的三步舞。

一步的話。

烟火是在大草坪上放的，放完烟火以后，公园里和市政大厦的舞会又繼續下去，一直延長到天明。

以上就是这次令人难忘的联欢会的經过。它在今后模范島无穷尽的幸福的年代里（应当这样希望），將永远存留在人們的回忆中。

兩天以后，停泊期屆滿了，西姆考耶艦長在天剛黎明的时候就发出了启航的命令。跟来的时候一样，大赫的群島和海軍艦队都鳴炮欢送机器島，后者也以炮声一下还一下地答謝。

模范島是向西北航行的，为的是好看一看群島的其他島嶼，在参观了上风群島之后再訪問一下下风群島。

他們沿着摩雷阿島的风景优美的島岸行去。島上尽是悬崖峭壁，中間的高峰聳出在高空。过摩雷阿以后，看到了莱阿戴阿（圣島），它是土人君主的誕生地。然后是屹立着一座一千公尺的高山的鮑拉鮑拉。再过去就是莫丢伊底、馬不大、丢蒲埃以及馬紐这些大赫的海底山脈延伸在这一帶海中的环狀小島。

11月19日，夕阳西下的时候，群島的最后几座山峰也都看不見了。

模范島于是折向西南——这个方向是通过电流在文娛宫玻璃橱窗里的地图上标志出来的。

这时候，誰要是注意一下薩洛尔船長，一定会吃惊地看到他兩眼隐隐的火焰和臉上凶野的神色，他用一只帶有威胁意味的手，向馬来人指着通向西面一千二百法里以外的新赫布里底的航綫！

1. 科克群島

模范島从馬格达利那湾出发以来，在太平洋的一个个群島間已經航行了六个月了。它在这次美好的航行中，沒有发生过任何事故。这段时期，热帶区的海面风平浪靜，貿易风在南北回归綫之間正常地吹拂。再說，即使偶尔遇到一陣暴风驟雨，亿兆城的坚固的鋼基、兩个港口、公园和田野也不会受到絲毫顚簸。暴风一过去，驟雨一停息，在"太平洋之宝"上也很难看出什么风雨的痕迹。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担心的只是生活太單調。不过这一点，我們的巴黎人首先就要加以否定。在大洋洲的这片辽闊无边的海洋中，尽是接連不断的乐土——已經訪問过的有夏威夷群島、馬貴斯群島、帕摩图群島、学院群島；在回到北方以前还要訪問的有科克群島、薩摩亚群島、东加群島、斐济群島和新赫布里底群島；也許还要到别的島去。在各个不同地点一次次地停泊，每处都可以游覽；而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游覽是非常有趣的。

至于"四重奏"，他們当然不会抱怨，再說也沒有时間讓他們抱怨；他們又怎么会有与世隔絕的感覚呢？跟世界各地来

往的邮件不是按期递送的嗎？除了給兩个工厂定期运送石油的油船以外，难得过半个月，就有裝載各种貨物的輪船到左舷港和右舷港来卸貨，同时还帶来各項通知和供亿兆城居民消遣的种种报刊。

当然，四位艺术家的酬金都是按期照付，从不拖欠，这証明模范島公司的財源是永不枯竭的。成千的美金不断裝进了他們的口袋，到合同滿期的时候，他們就要成为財主，成为非常有錢的大富翁了。这几位演奏家从来沒有受到过这样热情的欢迎，相形之下，他們在美国旅行时所得到的那些成就便显得平淡无奇了，当然不会使他們有所留恋。

“我說，你对模范島的成見該消除了吧？”有一天弗拉斯告萊問大提琴。

“沒有，”邵恩回答說。

“要知道，当旅行結束的时候，我們將要有一只出色的錢包呢！”潘希納补充說。

“仅仅有还不够，还要肯定能把它随身帶走才行！”

“你覺得沒有把握嗎？”

“沒有！”

还有什么好跟他說的呢？关于这只錢包根本沒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因为分期支付的酬金早已汇到美国，存在紐約銀行的保險箱里了。所以对于这位頑固不化、一味猜疑的人，最好还是随他去。

实际上，前途从来沒有象現在这样安全可靠过。因为兩区的竞爭看来已經趋向緩和。皮克斯丹夫和他的助理已經有

理由可以自称自赞了。总長自从在市政大厦舞会上发生了那件"重大事件"以来，就加紧活动，忙得不亦乐乎。不錯！华脫·坦克登和蒂·考伐蘭小姐跳了舞。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这兩家的关系已經不那么紧張了呢？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詹姆·坦克登和他的朋友們已不再提起要把模范島变成一个工商业性質的島了。在上流社会中，人們对于舞会中的这段插曲談論得很多。有几个目光敏銳的人已經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双方和好的預兆，也許还不止是和好，而是一件亲事，一件將消除私人之間和集团之間的不和的亲事。

要是这些推測能实現的話，那么这一对才貌相当的年輕人就一定会心滿意足了，这一点我們認为是可以肯定的。

毫无疑問，对于蒂·考伐蘭小姐的美貌，华脫·坦克登早在一年以前就已經一見傾心了，只是由于处境的关系，他沒有对任何人吐露过眞情。然而蒂小姐却猜得到这一点，她了解他的心事，并且为他的謹愼自制而感动。她对于自己的心大概也了解得很清楚，她是不是跟华脫心心相印呢？不过这一切她从沒有表示出来，始終保持着矜持的态度——她的自尊心和兩家間的隔閡使得她不能不这样做。

不过要是細心一些的人就会注意到：在第15号街和第19号街的公館里有时也有些議論，对于这种議論，华脫和蒂小姐是从来不参加的。当决不妥协的詹姆·坦克登激烈地抨击考伐蘭家的时候，他的儿子总是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走开。而当南特·考伐蘭对坦克登家大肆攻击的时候，他的女儿也垂下眼睛，美丽的臉变得蒼白，虽然明知白費心思，却还是竭力想轉

换話題。如果他們倆的心事一点沒有被发覺的話，那是因为做父亲的眼睛都是生来就蒙着一条帶子的緣故。但是考伐蘭太太和坦克登太太可沒有瞎到这般程度——至少門巴尔認为是这样。什么都瞞不过母亲的眼睛，孩子的这种心情經常使她們发愁，因为解决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而这个办法却是无法实現的。她們很清楚，在敌对双方各不相讓、兩家的自尊常常因权势問題而受損伤的情况下，不論和解还是結亲都是毫无可能的。尽管这样，华脫和蒂小姐还是互相愛慕着。这一点，他們的母亲早就看出来了。

曾經不止一次，有人劝这位年輕人在左舷区那些已到結婚年龄的年輕姑娘中挑选一个。这些姑娘中不少長得很漂亮，也十分有教养，財富也几乎跟他相等，而且这样的婚姻，双方家庭也会滿意。他的父母都希望他这样做，父亲用的方式很干脆，而母亲則比較温和一些。可是华脫总是加以拒絕，借口說他不要結婚。这句話那位芝加哥老商人可听不入耳，他認为一个男人拥有几亿家財，就不应当过独身生活。要是他的儿子在模范島——当然，在和他有交往的人中間——找不到一位合意的姑娘，那就到美洲或者欧洲找去！……凭华脫的家世、財富和人品，只要他肯挑选，哪怕要一位皇家的公主都办得到！……詹姆·坦克登就是这样对他儿子說的。但是每当华脫被父亲逼到墻脚跟的时候，他总是想法子抵抗，不肯越过这堵墻而到别处去挑选配偶。他的母亲曾經有一次問他：

“那么，亲愛的孩子，这里是不是有你喜欢的姑娘呢？”

“有，媽媽！”他回答說。

由于坦克登太太沒有追問是哪位姑娘，他認为也不必說出她的名字来。

可以肯定，在考伐蘭家里也一定会发生同样的情形，新奧尔良的老銀行家一定希望他的女儿在那些常到他家公館走动而受人尊敬的年輕人中間挑一个丈夫。要是这些年輕人里面沒有一个中她的意，那么她的父亲和母亲就会帶她到別处去……他們可以到法蘭西、到意大利、到英国……然而蒂小姐回答說她情愿呆在亿兆城。她覚得在模范島很好。她只希望留在这里。这个答复使考伐蘭先生相当不开心，不过他幷沒有听出这句話的含意。

当然，考伐蘭太太幷沒有直截了当地对她女儿提出象坦克登太太对华脫提出的那样問題；再說，蒂小姐对自己的母亲也不敢象华脫那么坦率地回答，这是可以猜想得到的。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这兩个年輕人自从意識到他們这种感情的性質以来，虽然有时候也互相交換一道目光，却从来不敢說一句話。因为他們通常只是在公开的場合里才能会面，也就是在举行什么亿兆城的名人不能不参加(哪怕只是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的典礼而受皮克斯丹夫招待的时候。而在这种場合，华脫·坦克登和蒂·考伐蘭小姐自然必須万分謹愼，处在他們这样的地位，要是稍一疏忽，就会引起不愉快的后果……

就在島主席举办的一次舞会中发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这事，产生的影响，大家是不难想象的！那些好吹牛的人把它当作造謠誹謗的資料，第二天，全城的人都議論开了。至

于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非常簡單：总長邀請了考伐蘭小姐跳舞，然而当四組舞开始的时候，他却不見了。哦，可恶的門巴尔！站在他的位子上的却是华脫·坦克登，于是年輕女郎只好接受他作为自己的舞伴。

亿兆城的社交界发生了这么一樁大事以后，兩个年輕人免不了得各作一番辯解，这是很可能的，甚至是可以肯定的。坦克登先生一定会問他的儿子，而考伐蘭先生也一定会問他的女儿。但是蒂小姐怎么回答呢？华脫又怎么答复呢？考伐蘭太太和坦克登太太干預了这件事沒有？她們干預的結果又是什么呢？爱管閑事的門巴尔尽管目光敏銳，象外交家那样心思灵巧，这一切他还是沒法知道。所以当弗拉斯告萊向他問起这些事的时候，他只是把右眼眨了一下支吾过去——这一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一件值得提起的趣事：从那令人难忘的夜晚以后，华脫在散步的时候遇見考伐蘭太太和蒂小姐，总是毕恭毕敬地向她們行礼，而那位年輕小姐和她的母亲也向他还礼。

据門巴尔說，这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迈向未来的一步！"

11月25日上午，海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不过它跟机器島兩家豪門之間的事情毫无关系。

天剛破曉的时候，天文台的了望員看到几艘旧式的战艦保持着一定距离，排成一列，向西南方开来。这一定是太平洋某一个艦队的船只。

西姆考耶艦長用电話通知了島主席，島主席下令准备和

这几艘战艦互致敬意。

弗拉斯告萊、伊凡尔內、潘希納都来到天文台塔上，想看一看这种国际間往来的礼节。

望远鏡对准了在五六哩以外的四艘船。但是船桅上什么旗帜都沒挂，看不出它們是哪一国的。

"沒有任何标記可以說明它們是屬于哪个艦队的嗎?"弗拉斯告萊問一位軍官。

"沒有，"軍官回答說，"不过从它們的外形看起来，我相信这是英国的船只。再說在这一帶海面上，差不多只可能遇見法国、英国或美国的艦队。不管怎么样，等它們走近我們，只隔一二哩的时候，这一点就可以肯定了。"

船只以极其平稳的速度往这边开来，要是不改变方向的話，它們將在几錨鏈之外經过模范島。

不少好奇的人都来到船艫炮台，兴致勃勃地注視着这几艘正在行駛的船只。

一小时以后，船只离島不到二哩了。这是些旧式的巡洋艦，豎着三根桅杆，看上去比那种簡化到只有一根大桅的現代艦艇要威武得多。船上大烟囱里冒出一股股濃烟，西风把它們一直帶到天边。

当軍艦离島只有一哩半的时候，軍官断定这是西太平洋的英国艦队。西太平洋有好几个群島，象东加群島、薩摩亚群島、科克群島，都屬于大不列顛或是归它保护。

軍官于是作好准备，以便升起那面以金色太阳作标志的模范島旗帜，使它迎风招展。大家只等艦队的艦艇发出向島

致敬的信号。

十分鐘过去了。

“如果船上是英国人，他們是不会热情地向人行礼的！”弗拉斯告萊說。

“那有什么办法呢？”潘希納回答他說，“約翰牛的帽子总是用螺絲釘擰在头上的，要把它擰下来得費很大工夫呢！”

軍官聳聳肩膀。

“英国人确是这样，”他說，“我知道他們，他們不会向我們致敬的。”

果然，船桅上什么旗也沒有升起来。艦艇过去了，对机器島連理都沒有理，就象它根本不存在似的。是啊，它有什么权利存在呢？它有什么权利闖到太平洋里来妨碍别人呢？英国从来就反对制造这架龐大的机器（它竟不顧会跟别的船撞上，在这里走来走去妨碍海上交通），現在为什么要理它呢？

艦队走远了，它就象攝政大街① 或河濱馬路② 的人行道上的一位沒有教养的先生，見了人裝不認識。模范島的旗帜还留在旗杆下沒动。

不难想象：在城里、在港口，人們怎样議論着英国的这种狂妄无礼、講說着这位信誉扫地的阿尔比翁③，这个現代的迦太基④。模范島决定今后即使英国向它致敬，也决不还礼。

---

①、② 都是英国的路名。

③ 克勒特人称英国为“阿尔比翁”。

④ 迦太基是古代国家，海上势力强大，英国也以海上势力强大著称，故此处称英国为現代的迦太基。

这项决定是合情合理的。

“这跟到达大赫的島的我国的艦队有多大的不同啊！”伊凡尔內大声說。

“这是因为法国人永远是講礼貌的……”弗拉斯告萊說。

“延續而有感情①！”“殿下”补充說，一面还用輕巧的手給这句話打出节奏来。

11月29日上午，了望員看到了位于南緯二十度、西經一百六十度的科克群島的第一列山峰。这个群島又叫作忙其亞或是叫哈威，1770年科克来到这里，才把它叫作科克群島。它包括的島嶼有忙其亞、拉罗东加、瓦登、米底渥、汉尔威、伯尔謀斯敦、阿奇美斯丹等島。人口原有兩万人，后来減少到一万二千人，居民屬于馬奥丽族，是玻里尼西亞的馬来人。由于歐洲傳教士的宣傳，馬来人都改信了基督教。島民非常重視自己的独立，一直抵抗着外来的侵略。虽然他們在逐步淪为澳大利亞英国殖民政权的保护地（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然而他們仍旧以为自己是島上的主人。

模范島首先遇見的島嶼是忙其亞島。它是最重要的和人口最多的一个島嶼，也是群島的首府。按照航行計划，模范島要在这里停泊十五天。

潘希納会不会在这个群島上見到眞正的野人，見到他在馬貴斯群島、学院群島和奴卡希伐群島沒有找到的象魯濱遜②所遇到的那种野人呢？他的巴黎人的好奇心能不能得到

① 音乐术語，喻一貫有礼。

② 但尼·迪孚的名著魯濱遜漂流記中的主人公。

滿足呢？他是不是会看見道地而确凿的吃人生番呢？

“我的老邵恩，”这一天他对他的同伴說，“要是这儿再沒有吃人的生番，别地方更不会有了！”

“我本来可以回答你說‘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四重奏”中的刺猬对他說。“但是我不打算那么說，我要反問你：为什么說……别地方更不会有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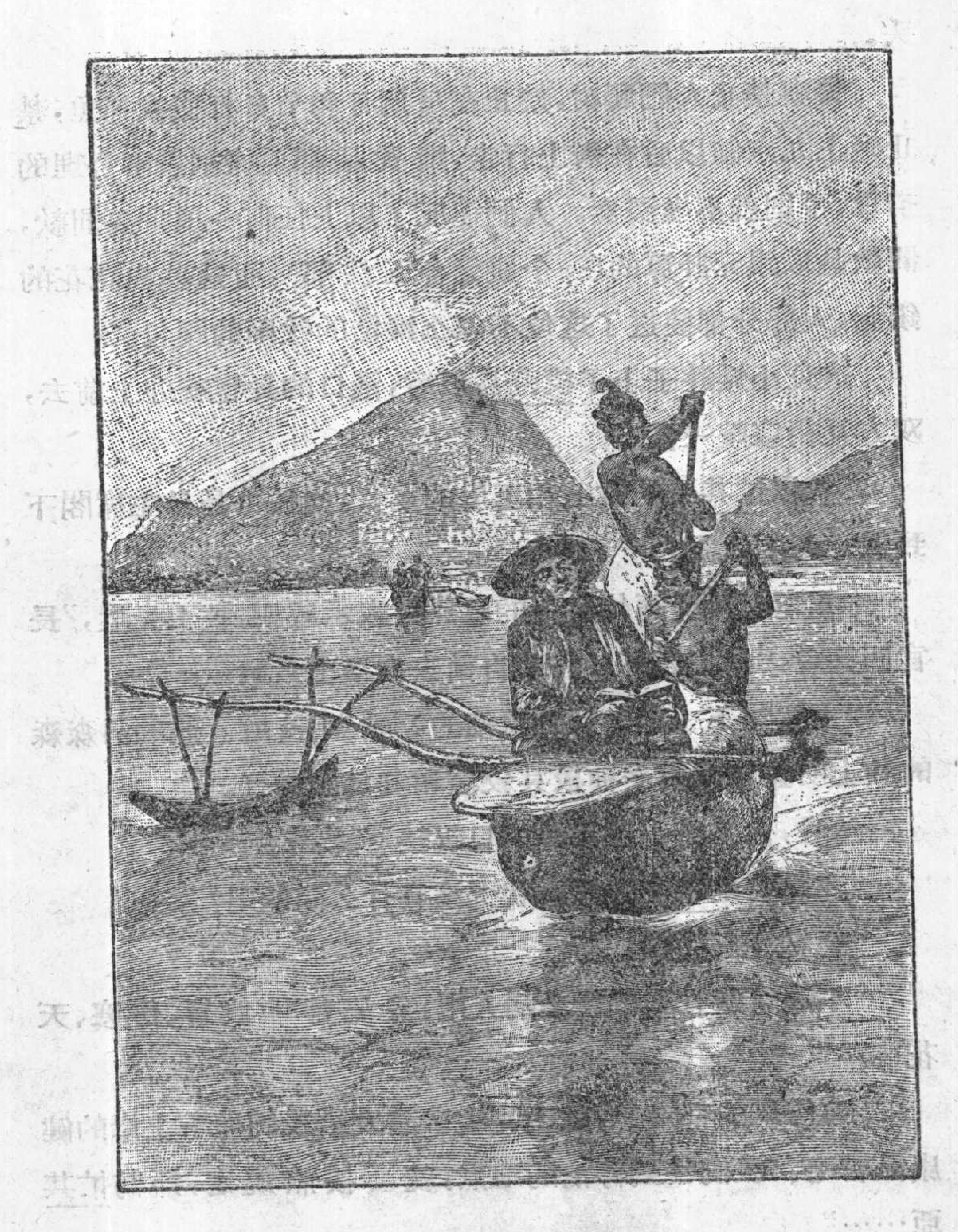
“因为在一个叫作‘忙其亞’的島上住着的，不可能不吃人的[1]。”

潘希納差一点挨了一拳，他开了这么个可恶的玩笑实在該打。

实际上，即使忙其亞島上有吃人生番，潘希納也不能上去和他們打交道。

原来当模范島来到距忙其亞一哩多的时候，有一只独木船从港口开出，来到了右舷港的碼头。船上坐着英国的特派傳教师，一位普通的基督教牧师。他的实际权力比忙其亞的首腦們还要大，他殘暴地統治着群島。忙其亞島方圓三哩，有四千人口，农业发达，盛产箭根薯、葛根和薯蕷。这里最好的土地都归这位牧师先生所有。他的住宅是島上中心区烏翳拉中最舒服的一所房屋，座落在山脚下，山上長滿了面包树、檬果树、番椒树。不用說，他还有一个盛开着錦葵、梔子和牡丹的花园。他的势力很大，因为他手下有一队警察，即使忙其亞的君王和王后对于这些由本地巡官組成的警察队伍也得低

① “忙其亞”(Mangia)和法語的“吃”(manger)拼法与讀音都相似。



船上坐着英国的特派傳教师

头。

警察禁止人們爬树，禁止在星期日和节日打獵或捕魚，禁止晚上九点鐘以后在街上行走，消費品都要繳納极不合理的捐稅，否則就不准买卖。人們違反了以上任何一項都要罰款，罰款是以銀元計算的（一个銀元合五法郎），而这些白花花的銀元，大部分都裝进了这位不怎么廉洁的牧师的腰包。

这位小矮胖子上了模范島以后，港口的長官就迎上前去，双方互相寒暄一番。

“我以忙其亞的君王和王后的名义，向模范島島主席閣下致敬，”英国人說。

“我奉命接受兩位皇上的敬意并表示感謝，教士先生，”長官回答說，“島主席不日將亲自前去向皇上致敬……”

“主席閣下一定会受到欢迎的，”牧师說道。他的阴森森的臉上明显地露出一种极其狡黠和貪婪的神气。

然后，他裝出一种和藹的口气接着說：

“我想模范島上的健康狀况沒有什么問題吧？”

“絕对沒有問題。”

“不过可能有某些傳染病人吧，象流行性感冒、伤寒、天花……”

“連伤风的都沒有，教士先生。請发給我們准予上岸的健康証書吧。我們一到停泊的地点，就要按照規定，拜訪忙其亞……”

“不过……”牧师吞吞吐吐地回答說，“要是有病人……”

“我已經对您說过了，我們沒有一个病人。”

“那么說，模范島的居民打算上岸……”

“是的……就跟不久以前，他們在一些东部的群島上岸一样。”

“很好……很好……”小矮胖子回答，“他們一定会受到最大的欢迎的，只要沒有任何傳染病……”

“我可以告訴您：沒有任何傳染病。”

“那么他們可以上岸，可以大批地上岸，本島的居民准会尽力款待他們的，忙其亞人是十分好客的，只是……”

“只是什么？”

“我們头人委員会有一項决定，——是經我們君王同意的——凡是到忙其亞或群島其他島嶼来的外地人，都要納一笔进島稅。”

“納稅？”

“是的，兩个銀元，您看，小意思，每一个到島上去的人要繳兩个銀元。”

不用說，經君王、王后和头人委員会同意的这一項决定的創議人就是牧师，这笔稅款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归他閣下的。港口的長官在东太平洋各群島从来沒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不由得表示惊訝。

“是真的？”他問。

“完全是真的，”牧师肯定地說，“要是不繳兩个銀元，就不能上岸。”

“好吧！”長官說。

他跟教士閣下打了一个招呼，就到电話室去，把这件事报

告了艦長。

艦長又打电話給島主席，問他：忙其亞当局旣然明文規定了这項等于是勒索的不合理的特稅，模范島是不是还在那里停泊呢？

沒有多大工夫就得到了答复。皮克斯丹夫和他的兩位助理商量以后，决定不繳付这种苛稅。模范島不在忙其亞停泊，也不在这一群島的其他任何一个島嶼停泊。讓貪心的牧师的这項建議落空，亿兆城的居民將要去拜訪不象这里那么貪婪苛求的附近其他島嶼的土人。

于是机手們接到命令，开动那几百万匹馬力的机器。潘希納因此也就享受不到跟可敬的野人——要是有的話——握手的乐趣了。不过他可以聊以自慰的是：科克群島的土人已不再互相吞吃了——也許这是件令人遺憾的事！

模范島在一片寬闊的海峽中穿行，海峽一直伸向四个島嶼密集在一起的地方，这些島嶼排列在北面。海上有許多独木船，有的修配得相当精致，有的只是用一棵树干簡單地挖成的。船上的漁夫全是勇敢的人，他們冒險去捕捉鯨魚。在这一帶海洋里，鯨魚是非常多的。

这些島上，植物生長得极其茂盛，土地非常肥沃。所以大家不难理解，英国为什么要强迫它們接受它的保护，把它們归到它在太平洋的財产中去。关于忙其亞島，可以看得見它那有一圈珊瑚礁圍着的岩岸；島上的房屋涂着一层从珊瑚質里提煉出来的生石灰，白得耀眼；山丘上分布着一片暗綠色的热帶树木，山最高不过二百公尺。

第二天，西姆考耶艦長認出了前面就是拉罗东加島，因为这一帶山巒連峰頂上都滿長着树木。島中央屹立着一座高达一千五百公尺的火山，山巓从一大片濃密的大树叢中鑽入天空。树蔭中聳立着一座开有哥特式窗戶的白色建筑物，这是基督教的礼拜堂，它建筑在一片广漠的楓树林中。树木一直蔓延到岸边，树身都十分粗大，枝丫坚硬，树根向四处伸出，这些树長得弯弯曲曲，盤旋而上，好象諾曼第的苹果树和普洛方斯的年代悠久的橄欖树。

也許支配着拉罗东加人精神的傳教士——他在島上的一切得失是和掌握全島貿易的大洋洲德意志公司的經理平分的——沒有学他在忙其亞的同行的榜样，給外来人規定一項捐稅吧？也許亿兆城的居民不用掏腰包就可以向阿洛拉尼村和阿伐呂亞村的兩位爭夺島上王位的女王去致敬吧？然而皮克斯丹夫認为还是不在这里停泊的好，在旅途中慣于象皇帝似的受人欢迎的名人委員会的委員們也同意他的意見。总之，对于那些被愚蠢的英吉利教徒統治着的土人来說，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損失，因为他們遇不到有着充实的錢包、揮金如土的模范島的大富翁了。

傍晚的时候，大家能看見的只是象鉄錐般插向天空的火山頂。无数海鳥不經允許就来到模范島，在上空飞翔着；然而当黑夜降临的时候，它們都赶紧飞走，回到群島北面那些不断受惊濤拍击的小島上去了。

这时候模范島島主席召开了一个会，他在会上提出修改旅行路綫的建議。模范島現在經过的这一帶海洋是在英国的

勢力范圍內，要是按照原先的决定，繼續向西朝南緯二十度的地方航行，那是去东加群島和斐济群島的航路。但是在科克群島遇到的事情实在有点使人扫兴。如果到新喀里多尼亞和罗亞尔特群島去，那里都是法国屬地，"太平洋之宝"將受到純粹法蘭西的彬彬有礼的接待，然后，过了冬至，就直接回到赤道区，那不是要好得多嗎？不过，要是这样的話，就不可能經过新赫布里底了，而那艘双桅船的船長和全体脫險者却是預备回那里去的……

在討論新航綫的时候，馬来人表現了极度不安，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要是更改了航綫，他們回去就要困难得多了。薩洛尔船長无法控制他心中的失望，甚至可以說是憤怒；誰要是听見了他对自己手下人所說的那些話，一定会覚得他的焦躁有点可疑。

"你們看，"他重复着說，"他們要把我們放在罗亞尔特，或者新喀里多尼亞了！我們的朋友在埃罗芒果等着我們呢！我們在新赫布里底計划得那么好！这笔财大概发不成了！"

但是这些馬来人很幸运(对于模范島却是一个不幸)，改变旅程的計划沒有通过。亿兆城的財主們不愿意更动他們习惯了的一切。航行將按照在馬格达利那湾启程时所决定的計划进行。只不过决定在赴东加群島以前，先向西北到薩摩亞群島去，以度过原来打算在科克群島停泊的十五天。

当这个消息傳出来的时候，那几个馬来人簡直无法掩飾心头的高兴。

不过話又說回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名人委員会沒

有取消送他們到新赫布里底的計划，这难道还不値得高兴嗎？

2. 一个又一个的島嶼

左舷区和右舷区之間的关系不象从前那么紧張了，就这一点来說，模范島的天空似乎晴朗起来了；这种好轉是由华脫·坦克登和蒂·考伐蘭小姐互相产生的一种感情促成的；島主席和总長滿可以相信，模范島不致于因內部的分裂而葬送了前途；尽管如此，"太平洋之宝"的存在还是受到威胁，它很难逃脫一場經过長期謀划的灾难。它越是向西航行，就越接近自己將被破坏的地区。而这樁罪惡阴謀的主犯，不是別人，就是薩洛尔船長。

原来这些馬来人到夏威夷群島去并不是偶然的事。双桅船所以在模范島每年来訪的期間停在火奴魯魯，就是为了在那里等候模范島。在模范島离开那里以后，薩洛尔船長就尾随着它，在它附近偸偸摸摸地航行；由于得不到許可，不能成为島上的乘客，他就設法使自己和船員作为遇險的人讓島上收留下来，然后又借口回去而把模范島引向新赫布里底：这一切全是薩洛尔船長有意識地进行的。

他的第一步計划是怎样实現的大家已經知道了。撞船的事情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在赤道附近，根本沒有什么船撞到双桅船。是馬来人自己把船凿沉的，不过他們預先算計好了，

使船能漂浮到听見求救的炮声赶来搶救的人到达的时候；同时也算計好右舷港的小艇把船員救起来以后，双桅船剛好要沉沒。这样，撞船的事情就不会有人怀疑，人們就会認为这些船員的船已經沉沒，不得不收留他們了。

然而，要是島主席要把他們看守起来呢？要是公司方面規定不許生人留在模范島上呢？要是模范島方面决定讓他們在最近的一个島上岸呢？这些都得碰运气，而薩洛尔船長却都碰上了。模范島在得到了公司方面对双桅船的脫險者有利的意見以后，决定收留他們并把他們送到新赫布里底群島。

事情的經过就是这样。薩洛尔船長和他的十个馬来人已經在机器島上呆了四个月了。他們是完全自由的。整个島都观察过了，它的全部秘密都挖掘到了；在这方面，他們一点也不含糊。一切都合乎他們的理想。有一度他們不得不担心名人委員会將改变航程，这使他們多么不安啊——甚至顧不得引起人們怀疑！但是他們太幸运了，航程一点也沒有变动。再过三个月，模范島就要到达新赫布里底的海面上了。在那里，將要发生一件空前未有的海上浩劫！

对于航海的人来說，新赫布里底群島是非常危险的島嶼；不仅島的周圍有許多暗礁和汹涌的海流，島上还有一部分生性殘暴的居民。自从1706年紀洛发現了这个島嶼，經蒲盖維勒在1768年和科克在1773年进行探險以后，它就成为凶杀的屠場了。邵恩之所以老是担心模范島这次航海的結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群島名声不好的緣故。島上杂居着卡納克人、巴布人、馬来人和澳洲黑人。群島中有几个島嶼純粹是海

盗的巢穴，那里的居民完全以搶劫为生。

薩洛尔船長是馬来人，他就屬于横行島上的海盜、捕鯨的、編草鞋的以及販卖黑奴的那一类人——就象阿貢船队的医生在新赫布里底旅行时所看到的那流人物。薩洛尔是一个胆子很大、敢冒險、慣于在凶險的島嶼間奔波和对于自己的本行有丰富經驗的人。他不止一次地帶头进行流血的打劫，在这方面，他是个老手。由于他的“丰功偉績”，他在西太平洋这一帶是赫赫有名的。

几个月以前，薩洛尔船長和他的伙伴跟埃罗芒果島——新赫布里底群島的島嶼之一——上嗜杀成性的居民共同筹划了一个阴謀，要是成功的話，他們就可以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过一种正派人的生活了。他們听說过机器島，知道它从去年开始，就在南北回归綫之間来往。他們了解到豪富的亿兆城里有着无法估計的財富。然而机器島决不会向西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冒險的，所以就必須想法子把它誘到野蛮的埃罗芒果来；那里已准备好一切，只等把机器島彻底破坏。

不过，尽管这些新赫布里底人有鄰近島上的土著帮助，他們还是考虑到自己在数量上是敌不过的。因为模范島有一万居民，还有种种防御設施。因此，决不能把它当作一艘在海上航行的普通商船来襲击，也不能派一队人乘着独木船前去攻打。馬来人將要利用模范島居民的人道精神，不动声色地把它引到埃罗芒果島，等模范島在几錨鏈外停泊下来，上千的土人就突然地襲击它，他們要使它撞在岩壁上撞得粉碎，然后进行搶劫和屠杀。的确，这个可怕的阴謀是有可能实現的。亿

兆城居民收留了薩洛尔船長和他的同謀者，結果却是走向一場灭頂的巨灾。

12月9日，西姆考耶艦長来到了西經一百七十一度和南緯十五度的交点。从这里到西經一百七十五度之間的地区就是薩摩亞群島，浦盖維勒（1768年），拉貝露斯①（1787年）和爱德华（1791年）曾經来这里訪問过。

首先經过的是玫瑰島的西北部，这是一个不値得一去的荒无人迹的島嶼。

又过了兩天，大家看到了瑪奴阿島，它的兩旁有奥洛薩迦和奥富兩个小島，最高的山峰拔海在七百六十公尺以上。島上虽然有二千左右居民，却不是群島中最有趣的一个島，所以島主席沒有下令在这里停泊。这半个月还是停在土土伊拉、烏卜盧和薩歪伊的好。薩摩亞群島是最美丽的群島，而这几个島又是薩摩亞群島中最美丽的；不过瑪奴阿島在航海史上却是有点名气的，因为科克有好几个伙伴就是在它的島岸、在瑪奥瑪、在一条海湾里死去的，那条海湾还保留着"屠杀湾②"这个十分恰当的名字。

瑪奴阿和鄰近的土土伊拉島相距二十法里。模范島在12月14日夜里接近了土土伊拉。这天晚上"四重奏"在船艫炮台附近散步；虽然离土土伊拉还有好几哩，他們已經"聞"到了它，因为空中弥漫着醉人的幽香。

"这不是一个島，"潘希納大声說，"这是比凡商店，是呂本

① 拉貝露斯（1741-1788），法国大航海家。

② 音譯即馬薩克里湾。

工厂，是一个最时髦的香水店……”

“要是您‘殿下’不反对的話，我宁愿您把它比作一只香爐，”伊凡尔內說。

“那就把它当作一只香爐吧！”潘希納回答說。他絲毫不愿破坏他的同伴的雅兴。

的确，这一帶迷人的水面上，就象有微风送来一股香流似的。这是薩摩亞的卡納克人叫作“摩苏依”的一种芳香扑鼻的树木发出来的香味。

旭日初升的时候，模范島在离土土伊拉島北部六錨鏈的沿岸一帶行駛着。这个島簡直是一只綠色的籃子，說得更恰当些，是一直伸展到山頂上的层层迭迭的树林；最高的山在一千七百公尺以上。土土伊拉島的前面还有几座小島，阿紐島就是其中的一个。海上有好几百只雅致的独木船，船上坐着半裸着身子的强壯的土人，他們一面唱着薩摩亞歌謠，一面按着歌曲的四分之二的节奏划槳，紛紛跟在模范島后面。划船的一共有五六十人，这个数目一点也沒有夸大。这种狹長的小船十分堅固，可以在大洋中来往。我們的巴黎人这才明白为什么最初到这里来的歐洲人把这些島叫做“航行者群島”。不过它在地理上的正式名称是哈摩亞，更常用的是薩摩亞。

从西北到东南，依次排列着薩歪伊、烏卜盧和土土伊拉三个島；奧洛薩迦、奧富和瑪奴阿在东南方。群島原来是火山，主要的島嶼就是这六个。群島的总面积是二千八百平方公里；居民有二万五千六百人；比起最早到这里来的探險家所作的調查，人口已經減少了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群島中的任何一个島嶼都具有跟模范島同样优越的气候条件。气温保持在二十六度和三十四度之間。七月和八月是最冷的月份，最热的月份則是二月。从十二月到四月，島上有丰富的雨量，大风暴也在这个时期襲来，往往帶来很大的灾害。

說到貿易，它首先是掌握在英国人手里的，其次是美国人，然后是德国人。貿易的进口額达一百八十万法郎，出口額是九十万法郎。出口貨主要是几种农产品、棉花——它的种植量每年都在增加，另外还有椰子干。

居民大部分是玻里尼西亞的馬来人，白种人只有三百个，另外还有几千个从美拉尼西亞各个島上招募来的劳工。从1830年开始，傳教士使薩摩亞人改信了基督教，然而島民們还保留着某些旧的宗教习俗。由于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影响，島上絕大部分土著都是基督教教徒。不过天主教徒也有几千个，圣母会① 的神父正在竭力增加这个数目，打算压倒盎格魯撒克遜的宗教宣傳。

模范島停在土土伊拉島南面的彭果彭果港。土土伊拉的首府是萊翁內，在島的中央。这一回，皮克斯丹夫和薩摩亞当局之間交涉得很順利，人們可以自由上岸。群島的君王不住在土土伊拉，而是在烏卜盧，那里还駐有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專員。所以模范島和土土伊拉島沒有进行什么官方的会見。有一部分薩摩亞人得到了訪問亿兆城和它的郊区的許可。至

① 天主教的教会，由修士教書，神父傳教。

于亿兆城的居民也得到保証：群島的居民会热情地招待他們的。

港口在海湾深处。这是一个良好的避风港，船舶进出也很方便。常常有軍艦停在这里。

这一天，在第一批上岸的人当中，可以看到邵恩和他的三个同伴，这是毫不奇怪的。陪着他們的还有总長，他愿意跟他們在一块儿。总長永远是那么和藹可亲和兴致十足。他听說有三四家知名人家預备乘新西蘭馬拉着的馬車到萊翁內去观光。考伐蘭和坦克登兩家当然也会去的，这样，华脫和蒂小姐也許又会有某种接近的机会，这当然是总長所高兴的事。

他一面和“四重奏”一起游覽，一面談論着这件大事；他兴奋得很，象慣常那样越談越起勁。

“朋友們，”他重复着說，“我們正在看一出喜歌剧，只要碰巧发生一樁意外，就能促成这出戏的大团圓，譬如說，有一匹馬发起脾气来了，有一輛車子翻倒了……”

“遇到强盜搶劫！”伊凡尔內接着說。

“旅行的人遭到一次大屠杀！”潘希納补充道。

“这完全有可能！”大提琴家用一种阴沉的嗓音憤憤地說，就象用第四根琴弦[1]拉出来的一种阴郁的音調似的。

“不，朋友們，不！”門巴尔大声說，“一次大屠杀可太过分了！那可要不得！只要一次輕微的意外事故，使得华脫·坦克登可以很容易地救下蒂·考伐蘭小姐的性命。”

---

① 大提琴的第四根弦是声音最低的弦。

“这时候，得配上点鲍伊埃丢或者奥培尔的音乐！”潘希納說，他一面攥紧了手，做着轉动风琴上的曲柄的样子①。

“門巴尔先生，”弗拉斯告萊問他，“您一直指望着这件婚事嗎？”

“岂止是指望，亲爱的弗拉斯告萊！我日日夜夜都想着这件事呢！为了它，我的脾气暴躁起来了（看来一点也沒有）！为了它，我人都消瘦了（也看不出来）。要是这件婚事不成功的話，我会悶死的。”

“会成功的，总長先生，”伊凡尔內用一种預言家的响亮的声調說，“因为上帝不愿意您总長大人离开这个世界。”

“死了对上帝是个損失！”門巴尔接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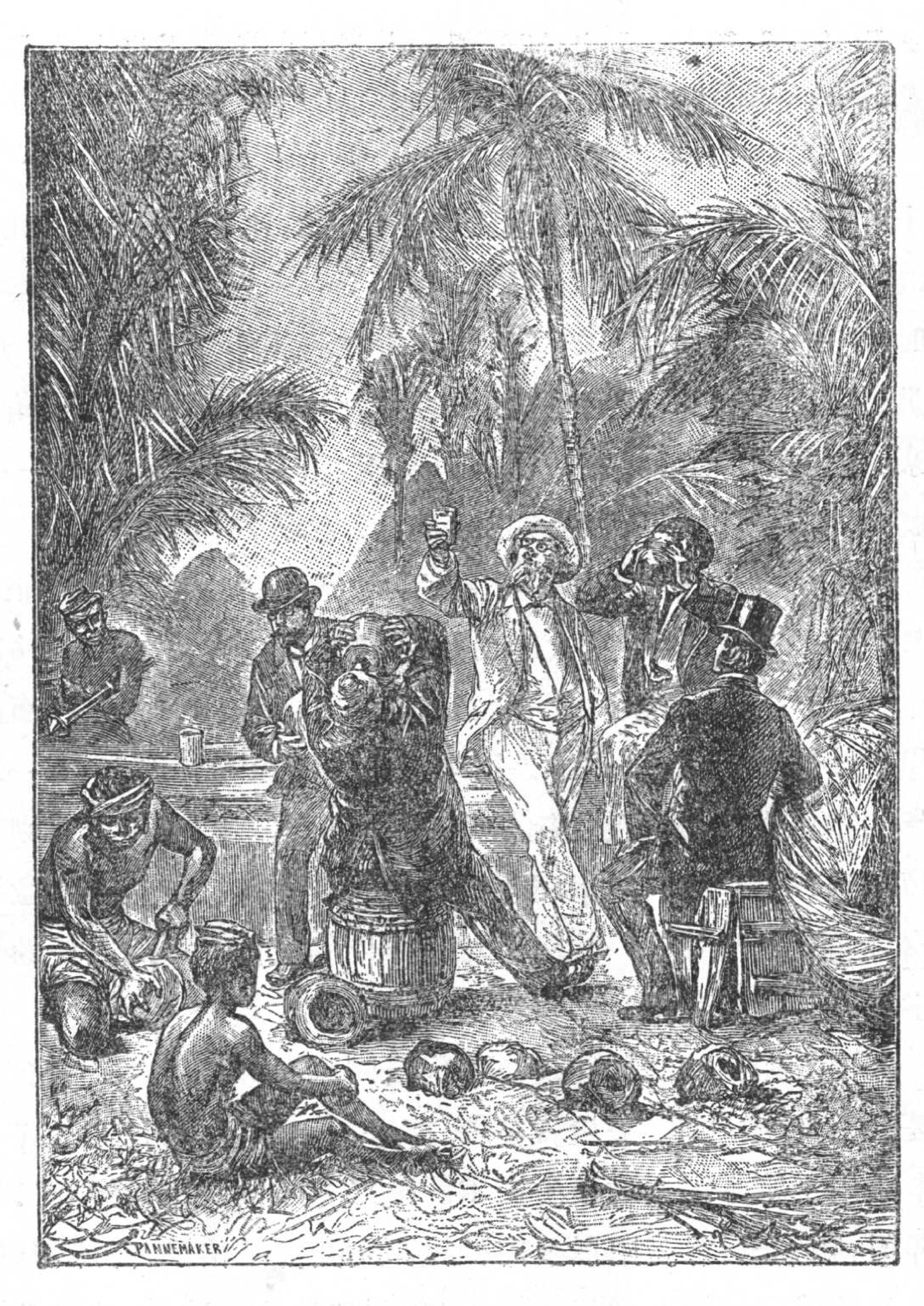
他們朝一家本地人开設的酒店走去。在那里他們为那对未来夫妇的健康干了几杯椰子汁，又吃了些美味的香蕉。

能看到那些在彭果彭果街道上行走和在港口周圍的树林中来来往往的薩摩亞人，真是我們的巴黎人的眼福。薩摩亞人的身材比一般人高，肤色棕黃，腦袋圓圓的，胸部发达，四肢筋肉强壯，神情溫和而开朗。不过他們的胳膊、上身以及沒有被草裙完全遮住的大腿上刺的花紋可能太多了一些。至于他們的头发，都是黑色的，有的笔直，有的鬈曲，据說那是由土人的审美观念决定的。但是他們在头发上涂了一层石灰，看起来就象戴着假发似的。

“这簡直是路易十五时代的土人！”潘希納說，“他們只缺

---

① 这一段是指在教堂举行婚礼，奏婚礼进行曲的意思。



他們为未来夫妇的健康干杯

衣服、宝劍、短褲、長袜、紅皮根的鞋子、插着羽毛的帽子和鼻烟盒，要不然就可以出現在凡尔賽的剧院里了！”

薩摩亞的妇女和年輕的姑娘基本上跟男人穿得一样，手上和胸前也刺着花，头上戴着梔子花編的花冠，頸上戴着紅色的木槿花做的項飾。她們确是够得上——至少在她們年輕的时候——最初来这里的那些航海家在著述中对她們的贊美。另外，她們十分拘謹，但拘謹得有点做作。她們的态度和藹可亲，她們用一种溫柔和清脆的声音祝“四重奏”“卡洛法”——就是“您好”的意思，这使得“四重奏”高兴得有点飄飄然。

我們的旅行家想作一次远足，或者說，作一次巡礼。他們是在第二天出发的，这次远足中，他們从这边島岸到那边島岸，穿过了整个島嶼。由一輛当地的車子把他們帶到了那面島岸的法蘭薩湾，这个名字是用来紀念法蘭西的。那里有一块1884年豎立的白色珊瑚紀念碑，碑上嵌着一块銅板，上面刻着1787年12月11日在这里遇害的司令官郎格勒、博物学家拉馬儂以及九个海員——他們是拉貝露斯的伙伴——的不朽的名字。

邵恩和他的同伴穿过島嶼內陆回到了彭果彭果。多么可爱的密林啊！那里叢生着蔓藤、椰子树和野芭蕉树等許許多多适用于細木工业的土生树木。田野里伸展着一片芋田、甘蔗田、咖啡田、棉花田以及肉桂树。到处都是桔子、番瓜、月桂以及各种爬藤植物、蘭科植物和桫欏类植物。这片又湿又热的气候滋潤的肥沃土地上，生長着丰富得惊人的植物。但是薩摩亞的动物却只有几种鳥和几种为害不大的爬虫；哺乳动

物只有一种小鼠，它是当地齧齿类动物唯一的代表。

四天以后，12 月 18 日，模范島离开了士士伊拉，总長那么盼望的"天賜的意外事故"并沒有发生。不过兩家的关系显然在趋向和緩。

士士伊拉和烏卜盧相隔最多十二法里。第二天早上，西姆考耶艦長指揮着模范島，和陆地保持四分之一哩的距离，先后經过了能丟阿、薩繆叟和薩拉否答三个小島，它們就象保卫着烏卜盧島的三个突出的堡壘。艦長非常熟練地駕駛着，当天下午，模范島就在阿拔亞前停下了。

烏卜盧是群島中最重要的一个島，有一万六千个居民。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專員都駐在这里。他們組成了一个委員会，以保护本国的利益。君王就在阿拔亞角最东端的瑪丽紐宮里"統治"着群島。

烏卜盧的风光和士士伊拉一样，尽是层层迭迭的山崗，最高的是米西翁山的高峰，它綿延在島上成为島的背脊。一片濃密的树木复盖着已經熄灭了的火山，一直遮蔽到火山口。山麓的平原和田地一直延伸到島岸的冲积地帶，那里茂密地生長着各种热帶的奇花异卉。

第二天，島主席皮克斯丹夫、他的兩位助理和几位重要人物来到了阿拔亞港。他們要去拜会掌握着全島行政大权的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專員——他們好象是一个联合政府的三个成員。

当皮克斯丹夫和他的随行人員会見三位專員的时候，和他們一起上岸的邵恩、弗拉斯告萊、伊凡尔內和潘希納利用閑

暇游覽了市区。

首先引起他們注意的是：欧洲式的商店和旧式卡納克人的小屋形成了鮮明的对照。总的說来，这些房屋都很舒服，合乎卫生，很漂亮。它們散布在阿拔亚河岸上，优雅的棕榈树的天幕掩盖着低矮的房頂。

島上相当热鬧。这是群島中来往人最多的地方。汉堡商业公司有一队船只駐在这里，專門进行薩摩亞群島和鄰近島嶼之間的貿易。

虽然英、美、德三国的势力在薩摩亞群島占統治地位，但是法国也有它的代表，那就是天主教的傳教士。这些傳教士很受人尊敬，再加上他們的忠誠和热忱，使得法蘭西在薩摩亞居民中获得了很好的名声。我們的艺术家在瞧見米西翁山上小小的天主教堂的时候，感到衷心的喜悅，甚至深深地激动。这个教堂絲毫沒有基督教礼拜堂那种清教徒的森严气氛。再远一些有一所学校，屋頂上飄揚着一面三色旗。

他們朝那里走去，几分鐘以后，就在法国人的房屋里受到了接待。由于对祖国的热爱，圣母会的教士对这几个"法拉尼"——薩摩亞人对外地人的称呼——表示了衷心的欢迎。那里住着三位神甫，他們是被派来負責米西翁的宗教事务的，薩歪伊島还有兩位神甫，每个島上还住着一些修女。

跟修道院院長談話是一种莫大的乐趣！他已經上了年紀，在薩摩亞住了很長时期。能招待自己的同胞——尤其是祖国的艺术家，他眞感到高兴！他們一面談話，一面喝着米西翁的一种特制的清凉飲料。

"首先，"老年人說，"你們不要認为我們这个群島的島嶼是野蛮的。你們不会在这里遇到那种吃人的土人。"

"我們到目前为止，还沒有遇見过这种土人呢，"弗拉斯告萊說。

"我們非常遺憾！"潘希納补充了一句。

"怎么，你們非常遺憾？"

"請原諒，神甫，这是巴黎人的一种好奇心的流露！这是我們热爱地方色彩！"

"噢！"邵恩說，"我們的旅行还沒有完呢，关于我的同伴想看到的那种吃人的土人，也許我們以后会碰見的，而且說不定会比我們想象的更多。"

"这是可能的，"修道院院長回答說，"在西面那些群島附近，象新赫布里底和所罗門，航海的人一定要十分小心才能冒险到那儿去。不过在大赫的群島、馬貴斯群島和学院群島，那就跟薩摩亞群島一样了，这些島上的文明已經有了显著的进步。我很明白，由于拉貝露斯的伙伴們遭到杀害，薩摩亞人就得到了喜欢吃人的殘暴的野蛮人的名声。但是由于基督的宗教影响，从那以后，薩摩亞人有了多大的改变啊！現在的土人已經是文明人了，他們有一个象欧洲国家那样的政府，有兩个和欧洲相似的議院，还有革命……"

"也象欧洲那样的？"伊凡尔內問道。

"您說得对，亲爱的孩子，薩摩亞人同样免不了有政治上的分歧！"

"我們知道模范島有这种情形，"潘希納回答說，"但是，神

甫，我們却不知道这个受神降福的島上也是这样！难道这儿有兩个王族正在为爭夺王位而战爭嗎？”

“一点也不錯，朋友們，这里有一个王叫作丟布亞，他是群島从前的君王的后代，我們正以全力支持他。他跟靠攏英国人和德国人的馬里督阿王正在进行一場斗爭。为了这場斗爭，已經不知道流了多少血了，尤其是1887年12月的那場大战。后来，这兩个王都先后宣布退位，最后，三个列强共同宣布馬里督阿为群島的君主，这是按照来自柏林的决議做的……柏林！”

年老的傳教士說到这个字的时候，不由得神經質地抽搐了一下。

“你們知道，”他說，“直到目前为止，德国的势力在薩摩亞一直居統治地位。十分之九的种植場都在他們手里。在阿拔亞附近，在修刘阿法达，他們从島政府方面得到了一块非常重要的租界；这块地方靠近港口，他們的軍艦能从那里得到給养。快速的射击武器就是他們帶进来的。不过也許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改变的。”

“变得对法蘭西有利？”弗拉斯告萊問。

“不，变得对联合王国有利！”

“啊！”伊凡尔內說，“英国代替了德国还不是一样。”

“不，亲爱的孩子，”院長回答說，“应当看到这中間有着显著的不同。”

“那么馬里督阿王呢？”伊凡尔內又問了一句。

“唉，馬里督阿王就得再一次被推翻嘍，你們可知道，到那

时候，爭夺王位的人中間誰最有可能繼承他？告訴你們，是个英国人，是群島上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他只是一个小說家。”

“一个小說家？”

“是的，他叫劳勃脫·路易斯·斯蒂文遜①，是金銀島和新天方夜譚的作者。”

“这是文学的力量！”伊凡尔內大声說。

“我們法蘭西的小說家大可以向他学习！”潘希納接着說，“啊！要是我們的左拉②做了薩摩亞人的君王……左拉一世……受到英国政府的承認，繼丟布亞和馬里督阿登上王位，而在他以前却是土人的王朝！……一个多么奇特的夢！”

院長詳細地給大家講述了薩摩亞人的各种风俗，然后，談話就結束了。末了他又补充說，尽管大部分人都信威斯利派基督教，但是看来天主教却一天天有进展。米西翁的教堂在做弥撒的时候已經嫌太小了，学校將来也需要扩充。他对这一点感到十分高兴，他的客人也跟他同样高兴。

模范島在烏卜盧島停泊了三天。

傳教士們前来向艺术家們回拜。他們游覽了亿兆城，对它欣賞到极点。另外，在文娛宮的大厅里，“四重奏”給院長和他的同事們演奏了几首自己的拿手杰作。这位老先生被音乐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原来他非常愛好古典音乐，但是十分遺憾，在烏卜盧的盛大节日中，他从来沒有机会欣賞。

离开烏卜盧島的前一天，邵恩、弗拉斯告萊、潘希納和伊

① 斯蒂文遜（1850–1894），英国小說家。

② 法国著名小說家（1840–1902）。

凡尔内前去向圣母会的傳教士們告别，这回跟他們一起去的还有礼仪教师。临别时双方都很激动，这是萍水相逢、仅仅相处了几天的人之間的那种告别。老年人拥抱了他們，为他們祝福，他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从那里辞别出来。

第二天，12月23日，西姆考耶艦長在破曉的时候就下令启航了。模范島在一队独木船中間移动着；在前往鄰近的薩歪伊島的途中，經常看到这种小船。

薩歪伊島和烏卜盧島之間只隔着一条七八法里的海峽。但是阿拔亞港位于北岸，所以整个白天就得沿着島岸行駛，然后才能到达海峽。

根据島主席預定的航程，模范島不打算到薩歪伊島去观光，只是从它和烏卜盧島之間开过去，然后折向西南，前往东加群島。模范島不愿意在晚上穿越夾在兩个小島（阿保丽尼亞和瑪諾諾）之間的那条海峽，因此只以极慢的速度行駛。

第二天，太阳刚升起的时候，西姆考耶艦長就指揮模范島从兩个小島之間开过去。阿保丽尼亞島只有二百五十个居民，瑪諾諾島則有一千个居民。这些土著名副其实地被称为薩摩亞群島中最勇敢和最誠实的人。

从这里可以清清楚楚地欣賞薩歪伊島的全部美景。在坚硬的花崗石岸保护下，尽管冬天的台风、颶风和旋风常使海洋变得十分可怕，它也受不到襲击。薩歪伊島上复盖着一片濃密树林，高聳在树林頂上的是一座拔海一千二百公尺的古老的火山。高大的圓拱形棕櫚树叢中隐隐約約地点綴着几个村庄。島上有湍急的瀑布灌漑着，海浪冲击在島岸上深邃的岩

洞里，发出巨大的回音。

据說，这个島是玻里尼西亞人唯一的发源地。島上的一万一千个居民是最道地的玻里尼西亞人。所以他們叫作薩歪伊基人，薩歪伊基是土人所信的宗教中的著名的亞当。

模范島慢慢地离它远去了，12 月 24 日晚上，島上最后的几个山峰也看不見了。

3. 宫廷演奏会

从 12 月 21 日以来，太阳在南回归綫停留过以后，又开始向北移动了。它撇下南面的这个地区，一任它受严冬的肆虐，而把夏天帶到北半球。

模范島距南回归綫只有十度了。它要一直南下到东加大布列島[1]，到航行計划中最南的地方去，然后重新北上，这样就能一直保持最宜人的气候条件。不錯，当太阳移到头頂上来的时候，难免要有一段酷热的日子；不过有海风調节，再加上离发射热量的太阳愈过愈远，天气还是会逐渐凉快的。

薩摩亞群島距东加群島的主要島嶼八度，大約九百公里的样子。机器島不需要加快速度，它可以逍遙自在地在这一帶永远是那么美丽的海面上漫游。这里的海洋就跟空气一样平靜，难得有一場短促的雷雨来騷扰它。正月初就可以到达

---

① 是东加群島的南部諸島。

东加大布了；在那里停留一星期，然后就到斐济群島去。到斐济群島以后，模范島就要北上到新赫布里底，讓那些馬来人在那里上岸。然后再折向东北，回馬格达利那湾。那时候，它的第二次航行就告終了。

亿兆城的居民繼續在宁靜如一的环境中生活着，仍旧是欧美大都市里的那种生活——經常有輪船和电訊跟新大陆保持联系；居民之間常常互相拜訪；兩区的敌对关系趋向緩和；游覽、娛乐，还有永远受到音乐爱好者們欢迎的“四重奏”的演奏会。

圣誕节到了。这个节日对于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是非常亲切的，兩个教堂都十分隆重地庆祝了这个佳节；各个公館、府邸以及商业区各处也都一样。从圣誕节开始直到元旦的一个星期中，整个模范島都沉醉在这个盛大节日的狂欢里。

在这期間，模范島的兩份报紙，右舷新聞和新先驅繼續把本地和外地的新聞报道給它們的讀者。其中有一条兩份报紙同时报道的新聞，引起了很多議論。

事情是这样的：在12月26日的报紙上，有一段消息說馬蘭加利国王到市政大厦去跟皮克斯丹夫談了一次話。陛下这次拜訪是什么目的呢？是什么动机？各种各样的說法在城里傳开了，这些当然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測，幸而第二天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件事情的确实的报道。

原来馬蘭加利国王要在模范島的天文台謀一个职位，最高行政当局立即答应了他的要求。

“我的天！这种事只有在亿兆城才有！一位国王，眼睛湊

在望远鏡上，观察天上的星斗！"潘希納大叫起来。

"这是地上的一顆星在詢問他的天上的弟兄們呢！"伊凡尔內接着說。

这个消息是眞实的，但是这位皇上为什么一定要謀这个职位呢？事情的經过是这样的：

馬蘭加利国王是一位好国王，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好王后。在这个普普通通的欧洲国家里，他們尽可能要做好一切。他們是英明而胸怀开闊的人。虽然他們的王朝是旧大陆最古老的王朝之一，但他們并不認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王的科学知識十分丰富，对艺术非常爱好，尤其喜爱音乐。作为一个学者和哲学家，他对于欧洲君主国家的前途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时刻准备着，一旦人民不再需要他的时候，他就退位。他沒有直系繼承人，所以当他認为时候已到，应当离开王位，摘下王冠的时候，也沒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

三年前，这个时刻来到了。在馬蘭加利王国中，沒有发生革命，至少沒有流血的革命。經过一致同意，皇上和他的臣民之間的关系宣告中断了。国王回复成一个平民，他的臣民則取得了公民的身份。于是他坐火車离开了自己的国土，讓新的制度来代替旧的政权。

国王虽然六十岁了，还是很强壯，他的身体机構可要比他那古老王国竭力想保持住的国家机構要好得多。但是王后的身体相当衰弱，她需要住在一个气候变化不大的地方。要找一个气候条件几乎始終不变的环境，除了模范島就很难在别处找到了，因为人們总不能因为要赶好季节而不顧劳累地从

这里移到那里。看来这方面的各种优良条件模范島公司的海上机器是全都具备的，因为美国最有势力的大富翁已經把它作为自己的城市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机器島一造好以后，馬蘭加利国王和王后立刻就决定在亿兆城里居住下来。他們取得了居住权，但只能象普通的市民那样生活，不能跟别人有任何区别，也不能有什么特权。实际上这一对帝王夫妇也并沒有其他的要求。他們在右舷区的第39号街租了一所小小的公館，周圍有一个花园，花园通出去就是大公园。他們在那里过着一种隐居的簡朴生活，不以任何方式参加敌对兩区的明爭暗斗。国王从事着天文研究，他对此十分爱好。王后是一个虔誠的天主教徒，她过着一种半修道的生活，然而她連献身于慈善事业的机会都沒有，因为“太平洋之宝”从来沒有穷人。

以上就是前馬蘭加利国王和王后的身世，这是总長告訴我們的艺术家的。他还补充說，他們再也不会碰到比国王和王后更好的人了，不过他俩的財富相对地說来并不多。

这一位退位的君主和他的王后，对于王室的衰微采取了与世无爭的态度，慷慨地放棄了王位，这使“四重奏”大受感动，不禁对他們肃然起敬。帝王夫妇并沒有奔往法蘭西——这个逃亡君主們的避难所，却选擇了模范島，就象那些豪富們从健康着眼而选擇尼斯① 或科孚島② 一样。当然，他們并不是逃亡者，他們并沒有被自己的国家驅逐出来，他們原可以住

① 法国的一个游覽胜地。

② 希臘的一个气候十分宜人的地方。

在那里的，現在也还可以回到那里去，只要他們除了公民权利以外，不要求别的。但是他們沒有这个念头，却在这里过着一种平静的生活，遵守着机器島的法令，他們覚得这种生活很好。

要是拿馬蘭加利国王夫妇跟亿兆城的大部分居民比較一下，并且以亿兆城的生活水平来衡量的話，他們并不富裕，这是事实。一笔二十万法郎的年金能作什么用呢？仅是那所朴素的房子的租金就用去了五万。这位国主从前在欧洲的国王中就不算有錢，而在戈尔特、范德比、洛希尔、阿斯托尔、馬凱和其他的金融界权威面前，就連那些欧洲的君王也算不了大人物。因此，他們的生活虽然一点不奢侈，只包括一些必要的日常开支，但还是感到很拮据。可是这里的环境对于王后的身体实在太合适了，因此国王不能作离开这里的打算。所以他想做点工作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恰好天文台有一个遺缺——一个薪俸很高的职位，他就去向島主席提出要求。皮克斯丹夫通过海上的电綫和馬格达利那湾的最高当局联系以后，同意把这个职位給国王。于是报上才发表了馬蘭加利国王在天文台当天文学家的消息。

要是在别的地方，这件事將成为什么样的談話資料啊！在这里，大家只談論了兩天，以后就連想都不去想它了。一个君王想通过工作繼續在亿兆城平静地生活下去，这沒有什么奇怪。君王既是一位学者，那么就凭自己的知識来工作，这沒有絲毫不名誉的地方。要是他能发現什么新的天体、行星、彗星或其他星球的話，他的名字还会光荣地列入官方年鉴中的

偉人录呢。

邵恩、潘希納、伊凡尔內和弗拉斯告萊一面在公园里散步，一面談論这件事情。当天早上，他們曾看見国王到他的办公处去。他們几个人还不够美国化，对这种情形还看不慣，所以就談論起来了。当时弗拉斯告萊說：

"看来皇上要是担任不了天文学家的职务，他还可以当音乐教师。"

"一个国王給人当家庭教师！"潘希納大叫起来。

"这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有錢的学生付給他学費。"

"真的，听說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音乐家，"伊凡尔內說。

"我早就知道他十分爱好音乐，"邵恩补充說，"因为当我們举行演奏会的时候，曾經看見他和他的王后由于买不起票子而站在文娛宮的門口听！"

"啊！流浪音乐师們，我有一个主意！"潘希納說。

"'殿下'有一个主意，"大提琴家接着說，"那一定是个稀奇古怪的主意！"

"古怪也好，不古怪也好，我的老邵恩，我保你会贊成，"潘希納对他說。

"那就听一听潘希納的主意吧，"弗拉斯告萊說。

"就是我們給这对帝王夫妇作一次演奏，單給他們兩个，就在他們的客厅里，給他們演奏最好的、我們最拿手的乐曲。"

"啊！"邵恩赶紧說，"这个主意倒是不坏！"

"嘿！象这种主意，我腦子里有的是，只要把头一搖……"

"就会象鈴一样响起来！"伊凡尔內搶着說。

"我的好潘希納，"弗拉斯告莱說，"今天你的这个建議使我們很高兴。我敢肯定我們会使善良的国王和王后得到极大的愉快的。"

"明天我們就写信請他們听，"邵恩說。

"不！"潘希納說，"最好是今天晚上我們就上他們家去，帶着我們的乐器，就象一队乐师要在人家窗戶下演奏一首晨光曲似的。"

"你要說的是小夜曲吧，"伊凡尔內接着說，"因为那是在夜里。"

"就算是吧，你这要求严格一絲不苟的第一小提琴！我們別在字眼上爭辯了！就这么办吧？"

"就这么办。"

这个主意的确很高明。毫无疑問，那位爱好音乐的国王一定会非常感激法国艺术家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的，并且一定非常高兴听他們演奏。

于是，天黑下来的时候，"四重奏"就拿了四只提琴盒，离开文娛宮，朝右舷区尽头的第39号街走去。

这是一幢非常簡單的住宅，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鋪着綠草的庭院；庭院的一边是下房，另一边是从来不用的厩舍。房子只有一楼一底，楼下門前有一个台阶；楼上还有一层擱楼，开着一排窗戶。屋前左右各有一棵高大的榆树，复盖着兩条通向花园的小徑。花园的面积不到二百平方公尺，树蔭下鋪着一片綠草。这幢小小的別墅是絕对不能拿来和考伐蘭、坦克登以及亿兆城的其他富翁們的公館相比的。这是一位隐居的

賢士、一位学者、一位哲学家的住所。阿陶劳尼姆①在失掉塞得王位的时候，要是能有一个这样的住所，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馬蘭加利国王只有一个侍臣，就是他的貼身佣人；王后的宮娥也就是她的私房女仆；此外还有一个美国厨娘，——这就是从前跟旧大陆的君主們称兄道弟的退了位的君王的全部侍从人員。

弗拉斯告萊按了一下电鈴。国王的佣人出来打开了柵門。

弗拉斯告萊說明来意：他跟他的同伴，四个法国艺术家，想来向陛下致敬，要求接見。

仆人請他們进去，他們就在台阶前等候回音。

仆人一会儿出来了，說国王很高兴接待他們。他們被引进穿堂，放下乐器，然后来到客厅，这时，国王和王后也进来了。

这就是这次謁見的全部仪式。

艺术家們滿怀敬意地向国王和王后行礼。王后十分朴素，穿着一件深色的衣服，沒有任何头飾，露着一头濃密的头发，几綹灰色的发卷襯着她那微微蒼白的臉龐和略帶惺忪的眼神，显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美。她走到靠近窗戶的一張沙发前坐了下来。窗外就是花园，从这里能瞧見公园里的大树林。

① 阿陶劳尼姆是古代塞得国王的子孙，迫于貧困，曾当过园丁，后来被亚历山大第一重新扶上王位。

国王站着，向客人还了礼，并且請問是什么风把他們吹到亿兆城最偏僻地区的这所房子里来的。

国王身上有一种說不出来的尊严气概，四个人看着他都感到有点激动。他的眉毛几乎是黑色的，底下透出兩道銳敏的目光——学者的那种深邃的目光。他的白色的胡須很寬很細，垂在胸前。他臉上露出一种亲切的微笑，冲淡了略帶严肃的神情。凡是跟他接触的人一見他的仪表，都会对他发生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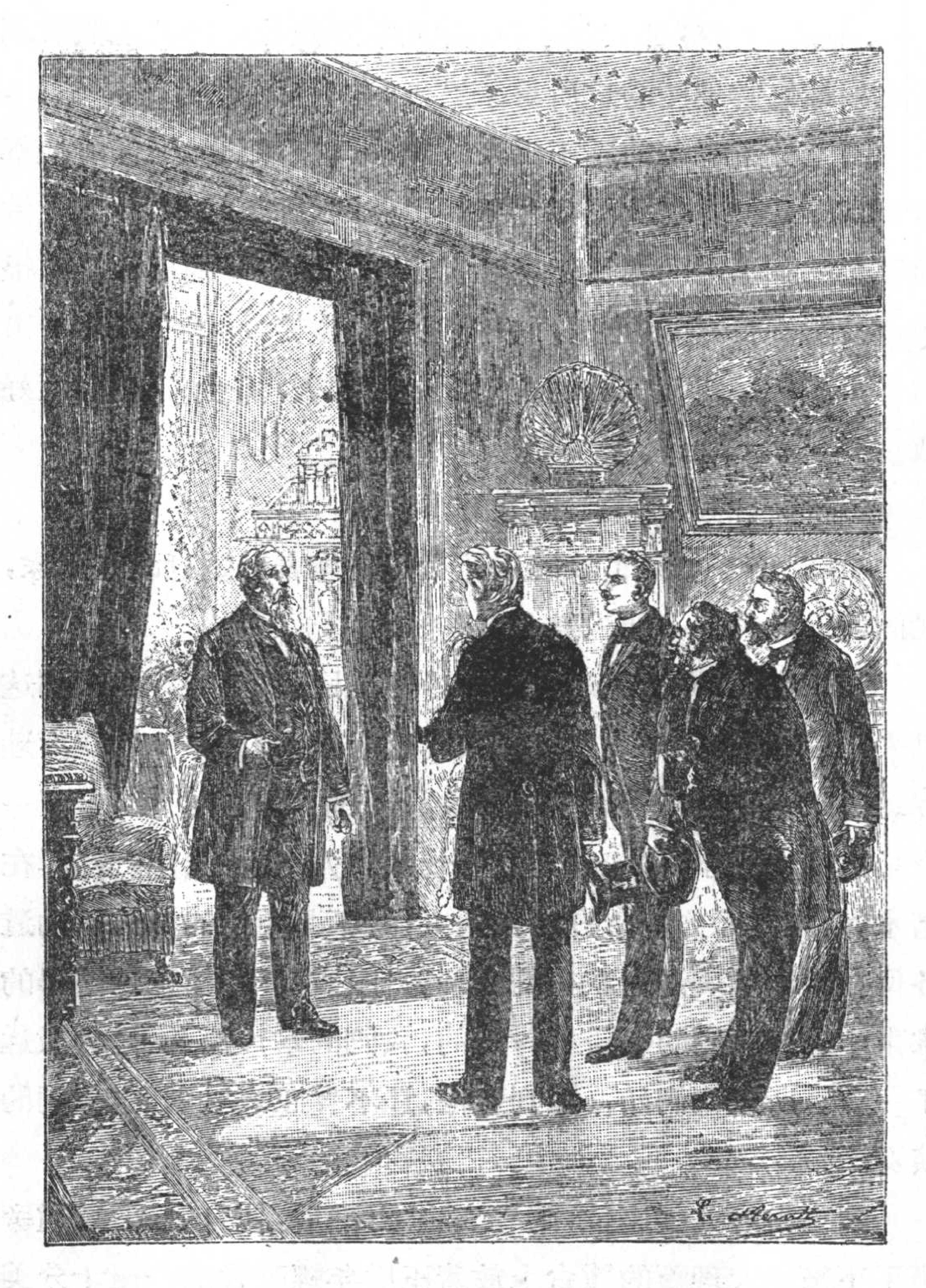
弗拉斯告萊說話了，声音有点紧張：

“承蒙陛下接見了我們这几个想向您表示敬意的艺术家，我們謹向您致謝，”他說道。

“我和王后向諸位表示感謝，”国王回答說，“諸位能到这里来，使我們很感动。你們好象給这个島，給这个我們想度过那动乱的一生的島帶来了一些法蘭西的人情！諸位，对于一个虽然从事科学，但同时又热爱音乐的人来說，象你們这样在艺术界、在音乐方面享有盛誉的人，并不是陌生的。我們知道各位在欧洲和美洲所获得的成就。‘四重奏’在模范島博得的掌声中也有我們的一份——是的，我們的掌声离你們稍微远了一点。所以我們始終感到遺憾，还不曾正式欣賞过你們的演奏。”

国王指着几張座位，請客人坐下；然后，他自己在壁爐旁坐了下来。大理石的爐台上放着王后年輕时代的一座十分美丽的半身象，那是弗郎格底的作品。

为了引入正題，弗拉斯告萊接住国王的最末一句話說：



国王站着还礼

“陛下說得对，不过您所表示的遺憾，对于我們所介紹的那种音乐来說是不相称的。室內乐，古典音乐大师們的弦乐四重奏的演奏，需要一种亲密融洽的气氛，人数一多就破坏了这种气氛。它需要圣殿中的那种肃穆……”

“对，諸位先生，”王后說，“听这种音乐应当象諦听天上的和协的圣乐那样，圣殿对它确是合适……”

“那就請皇上和王后陛下允許我們把这間客厅当作一座圣殿吧，只要一小时，”这时候伊凡尔內說話了，“并且只請兩位陛下听我們演奏……”

伊凡尔內話还沒說完，国王夫妇的臉上都現出了兴奋的神情。

“諸位先生，”国王回答說，“你們愿意……你們本来就有这个想法……”

“这就是我們謁見的目的……”

“啊！”国王一面說，一面向他們伸出了手，“这使我認識了法蘭西的音乐家，他們的心地是配得上他們的天才的！諸位先生，我以王后和我本人的名义感謝你們！再沒有别的事情能使我們得到更大的愉快了！不！再沒有了！”

当仆人奉命把乐器搬进来，并为这次临时演奏会安排客厅的时候，国王和王后請他們的客人一起到花园里去。他們在那里閑談，象最亲密的艺术家那样談論着音乐。

国王非常醉心于音乐，他体会音乐中一切动人的地方，充分領略它所有的美妙。从他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几位音乐大师——一会儿他就要听到他們的作品了——有透彻的了

解，了解的程度甚至使"四重奏"感到惊异。他称頌海頓的純朴而奇妙的天才。他想起有一篇評論是怎样談到孟德尔仲，这位用貝多芬的語言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杰出的室內乐作曲家的。韋柏，他的作品是多么富于浪漫色彩，能給人以一种多么美妙的感受啊，这使他成为一位与众不同的大师！貝多芬，这是器乐演奏曲的王子，他的交响曲体現了一顆灵魂，他的天才作品无論就偉大方面或价值方面来說，都不次于詩歌、繪画、雕刻和建筑方面的杰作。他在作了合唱交响乐以后就長眠不起了，这顆燦爛的巨星殞落了，而在这首乐曲中，器乐的演奏和声乐的詠唱是那样融和！①

"然而他却从来不能按着拍子跳舞！"②

不用說，这句冒失話准是潘希納先生說出来的。

"不錯，"国王微笑着回答說，"諸位，这証明了耳朵并不是音乐家不可缺少的器官。他是用自己的心，完全是用心来諦听的！我刚談到的那首絕无仅有的交响乐中，貝多芬不是証明了这一点了嗎？他在写这首乐曲的时候，已經失去听覚了。"

談了海頓、韋柏、孟德尔仲和貝多芬以后，陛下又头头是道地談到莫扎特。

---

① 合唱交响乐就是D短調第9交响乐，一般交响乐都是器乐演奏作品。貝多芬为了要更有力地表达乐曲的主題，在第四乐章中加入了声乐合唱。

② 貝多芬晚年耳聾，这句話的意思是說他能作出不朽的音乐，自己却听不見。

"啊！諸位先生，"他說，"讓我尽情地陶醉吧！我的心灵已經長时間得不到这种享受了！自从我来到模范島以后，最了解我的艺术家就是你們几位，不是嗎？莫扎特！莫扎特！有一位貴国的戏剧家——我認为他是十九世紀末最偉大的一位戏剧家，曾經为他写过一些出色的文章！我讀过这些文章，而且任何东西都不会使它們在我的記忆中消失！他說到莫扎特的每一个乐句都具有独特的音响和高度的确切性，然而却不破坏整个乐章的格調和特性，而莫扎特在写下这些乐句的时候却毫不費力。他說莫扎特的音乐在动人的眞实以外，还加上形式上高度的完整。莫扎特确是唯一用音乐的形式来正确而完美地表达情感、表达情感和个性的最細致的变化，也就是說表达人类全部精神生活的人，不是嗎？莫扎特，他不是一位王，——現在，一个君王能算什么呢（皇上搖搖头补充了这么一句）？既然人們現在还容許有神論的說法，那么我要說他是一位神！是音乐之神！"

皇上在表达他的爱慕时的那种热烈的情緒是我們无法描述的。当艺术家們随着帝王夫妇回到客厅里去的时候，他拿起了放在桌上的一本書，这本書他一定再三地閱讀过，書名是莫扎特的唐璜[1]。他打开了書，朗讀了下面的一段話，那是著名的古諾——最了解和最热爱莫扎特的大师所写的："啊，莫扎特！至上的莫扎特！凡是了解你的人，誰能不崇拜你！你是永恆的眞理！你是一切美的化身！你具有无穷的吸力！你

① 唐璜是莫扎特所作的著名的二幕歌剧。

永远是那么深远，那么明朗！你具有完备的人性，儿童般的純洁！你把你感受到的一切在乐章中表达出来，你的作品，以往不曾有，今后也永不会有能超过它的！”

他念罢以后，邵恩和他的同伴就拿起乐器，在客厅里柔和的电灯光下，奏起了他們为这次演奏选定的第一首乐曲。

这是孟德尔仲的作品第13号，A短調第二弦乐四重奏。皇上和王后从中得到了无穷快乐的感受。

第二个节目是海頓的作品第75号，C長調第三弦乐四重奏，就是奥地利頌。这首乐曲演奏得无比地雄壯有力。从来沒有人比我們的艺术家在这“圣殿”的融洽气氛中演奏得更完美了，然而听众却只有这一对退位的帝王夫妇！

这首頌歌由于作曲家的天才而得到很高的評价，他們奏完了以后，又接着演奏了貝多芬的作品第18号降B調第六弦乐四重奏。这首“忧郁四重奏”是这样凄惋，具有这样强烈的感染力，皇上和王后的眼睛湿潤了。

然后是莫扎特的C短調賦格曲。它是那样优美，沒有絲毫矯揉造作的气息；是那样自然，就象流水一样清徹，仿佛一陣微风吹过輕盈的树叶似的。最后是这位非凡的作曲家的最优美的四重奏之一，作品第35号，D長調第十弦乐四重奏，这首曲子結束了这次令人难忘的、亿兆城里从来不曾有过的晚会。

并不是这几个法国人对于演奏这些美妙的杰作感到厌倦了，既然国王和王后并沒有听膩，他們也就不会厌倦。时間已經十一点了。

国王对他們說：

“我們感謝諸位，这是衷心的感謝！多謝你們的完美的演奏，我們得到了永远忘不了的艺术享受！这对我們眞是太好了！”

“要是国王愿意的話，”伊凡尔內說，“我們还可以……”

“謝謝諸位，再一次謝謝你們！我們不愿意濫用諸位的好意！时間不早了，而且，今天晚上，我还要办公去……”

国王的最后一句話使艺术家的情感回到現实中来了。一位君王竟跟他們說这样的話，使他們感到有点局促不安，他們垂下了眼睛。

“啊，眞的！諸位，”国王又用一种愉快的声調說道，“我不是模范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嗎？不是星学家嗎？观察流星的……”他略帶激动地又补充了一句。

4．不列顛的最后通牒

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周中，人們欢乐地过着圣誕节。人們紛紛收到邀請参加宴会、晚会以及官方招待会的請帖。島主席举行了一次宴会来招待亿兆城的首腦人物，左舷区和右舷区的要人都应邀出席，而且坦克登家和考伐蘭家坐在一張桌上，这証明城里兩区之間有了一定程度的和解。元旦那天，第19号街和第15号街的兩个公館还要互相交換賀年片。华脫·坦克登甚至被邀参加考伐蘭太太举办的一个演奏会。从女主

人对他表示的欢迎看来，确是一个好兆头。但是要由此而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却还差得很远，虽然卡里斯特斯·門巴尔在他的慢性兴奋症发作的时候，不断地对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說話的人重复着說：

“已經行了，朋友們，已經行了！”

在这期間，机器島仍旧平靜地向东加大布列島繼續航行着。看来它不会受到任何騷扰。誰知在12月30日的夜里，天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31日清晨兩点多鐘的时候，远远地傳来几声巨响。了望員們沒有必要过分关心这件事，因为不可能有人对他們进行海上襲击，只有在南美洲那些共和国的船只之間才不时发生冲突。总之，模范島是一个独立的島，它跟世界各个强国都是和平相处的，何必为这件事而不安呢？

再說，从西太平洋海上傳来的这种巨响一直繼續到天亮，它跟从远处炮台发出来的那种着实和有規律的炮声完全不同。

西姆考耶艦長从他手下的一位軍官那里得到了关于这件事的报告，他就来到天文台的塔頂上从高处观察天边。呈現在他眼前的弧形的辽闊海面上沒有任何亮光。不过天空却跟平日不一样，它被火光染紅了，一直紅到島的上空。大气中好象有一层霧。然而天气很好，气压計并沒有突然下降，說明空中气流沒有什么大变动。

黎明的时候，那些早起的人都感到說不出来的惊訝。不仅是响声沒有停止，空中还有一种黑紅色的霧，又好象揚起的

塵埃，开始象雨那样往下落。这簡直是一場煤烟粒子組成的傾盆大雨。不多一会，街道上和屋頂上都蒙上了一层由洋紅、茜草紅、橙紅和紫紅几种顏色混成的物質，其中还有一种黑色的燒石。

所有的居民都到外面来了——除掉陶莱繆，他一向是在晚上八点鐘睡下以后，不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不起床的。"四重奏"当然也离开了床鋪，他們来到天文台。西姆考耶艦長和他的軍官以及他的天文学家——包括那位帝王出身的新来的工作人員在内——都在那里想办法要弄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現象。

"眞可惜，"潘希納說，"如果这种紅色的物質是一种液体，而这种液体又是从包馬尔①或拉斐德②飄来的一場雨，那該多好啊！"

"酒鬼！"邵恩說他。

眞的，这种現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种从空中落下来的紅色塵埃原来是由矽石、蛋白石、氧化鉻和氧化鉄形成的。类似的現象，我們可以举出很多来：在世紀初的时候，卡拉勃尔和阿勃呂茲就曾經被这种紅雨埋沒过，当地迷信的居民說他們看見里边有血滴，其实这是和1819年在勃郎桑倍下的是一样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氯化鈷罢了。当远处发生火灾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煤烟和炭末的微粒飞来的。1820年伯尔南布科甚至还下过一种絲，1829年在奥尔良下过黃雨，1836

---

①、② 著名的紅葡萄酒产地。

年在下比里牛斯还下过一种花柏的花粉呢！

那么現在空中弥漫的这种下墜的杂有燒石的微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誰把这一大片紅色的东西撒在模范島和附近海面上的呢？

馬蘭加利国王发表了他的意見，他認为这种东西是来自西部島嶼的某一座火山。他的天文台的同事們都同意他的意見。他們抓起几把燒石屑，覺得它虽然已經經过大气落到这里来，热度却还沒有消失，还是比空气热。現在还听得見的那种沒有規律的巨响，一定是剧烈的火山爆发所发出来的。这一帶地区有很多火山口，有的是活火山，有的是睡火山，不过由于內部的碲酸作用，还可能复活。另外，海底的地层下有时候会产生一种上冲力，也会引起火山爆发，它的噴射力往往大得惊人。

就在几年以前，在模范島就要駛近的东加群島上的丢否阿高峰，不是有一百平方公里的面积曾經被火山物質盖沒过嗎？那一回火山爆发的巨响不是曾經繼續了很長时間，一直傳到二百公里以外嗎？

1883 年 8 月，喀拉喀托的爆发也曾經破坏了巽他海峽附近的爪哇島和秀馬特拉島地区，那一回，村庄整座整座地被摧毁，死了許許多多人，还引起了地震，地面被胡乱堆上一层厚土，海水瘋狂地泛濫起来，空中充满了硫磺的惡臭，船只沉沒了……

机器島会不会也遇到这种危險呢？的确值得考慮。

西姆考耶艦長相当焦急，因为航行要变得非常困难了。

他下令減低速度，模范島就以最慢的速度移动着。

一种恐怖的气氛籠罩着亿兆城的居民。邵恩总說这次航行的結果好不了，这不祥的預測会不会应驗在这件事情上呢？

快到中午的时候，天更昏暗了。居民都走出自己的屋子：要是金屬島身由于火山爆发而被掀翻的話，这些房屋就不頂用了。但如果海水翻过島岸的鉄欄杆，汹涌澎湃地冲到田野里去的話，它將引起的灾禍也是同样值得担心的！

島主席皮克斯丹夫和西姆考耶艦長来到了船艫炮台，一部分居民也在后面跟了来。軍官們被派到兩个港口去一刻不离地駐守着。机手們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候把机器島掉过头来朝相反的方向逃避。不幸的是天空逐漸变成漆黑一片，航行越来越困难了。

下午近三点鐘的时候，十步以外就全都看不清了。大片的灰霧把太阳光全擋住了，沒有一綫光透得下来。更使人担心的是，落在模范島上的燒石会增加島的重量而使它的吃水綫不能保持在水面上。

这不是一只船，不能象船那样，把貨物抛到海里就可以减輕它的压仓份量！沒有別的办法，只好信賴这架坚固的机器，只好等待着。

是傍晚的时候了，其实說是晚上也行，因为除了依靠时鐘以外，沒有办法来肯定时間。空中是漆黑一片。燒石不断地往下落，在这种情况下，电气月亮已經不能再挂在空中了，人們把它們卸了下来。屋中和街上的灯已經照了整整一天，当然，只要这种現象繼續下去，电灯就得一直开下去。

已經是夜里了，情况沒有变化，不过响声却不那么紧密，不那么猛烈了。人們对于火山爆发的恐惧逐漸消减下来，灰霧也开始小起来，一陣相当大的海风把它刮到南面去了。

亿兆城的居民安心了一些，决定重新回到屋子里去。他們都希望第二天模范島就会一切恢复正常，只要給島来一次彻底大扫除就完事了。

虽然这样，"太平洋之宝"的元旦还是过得那么慘淡！亿兆城差一点遭到跟龐貝①和埃居拉能②同样的命运！它虽然不在維苏威的山麓，但它在航行途中却会遇見无数遍布太平洋海底的火山。

島主席，他的兩位助理以及名人委員会的名人一直留在市政大厦。塔頂的了望員們注意着天边和島嶼的上空。机器島保持朝西南行进的方向，并沒有停止行駛，不过行进的速度每小时只是二三哩。等到第二天天亮——或者至少当黑暗消失的时候，它將重新对准方向开往东加群島。到了那里，就一定能知道这次火山爆发是发生在附近哪一个海島上的了。

总而言之，随着夜越来越深，这种現象很明显地在慢慢消失。

誰知后半夜將近三点鐘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新的意外，它在亿兆城的居民中重新引起了恐怖。

模范島被撞了一下，島身的每一部分都似乎震动了。不过震动不算太大，房屋沒有震坏，机器的运轉也沒有受影响，

---

①、② 因著名的維苏威火山爆发而被埋沒的兩个意大利古城。

推进机沒有停止它的推进作用。然而島的前端一定撞在什么东西上，这是可以肯定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模范島是不是擱淺了？不会，因为它还在往前走，那么是触礁了嗎？再不然，在这一片漆黑之中，可能有船只迎面开来，由于沒瞧見島上的探照灯而跟它撞上了吧？这次撞击会不会帶来严重損失？即使不致影响安全，恐怕也得在下一个停泊站进行大規模的修理吧。

皮克斯丹夫和西姆考耶艦長踏着那层厚厚的燒石和灰燼，費力地来到船艫炮台。

到了那里，海关人員报告說剛才的确是撞上了一艘船。有一艘从西向东开的大輪船撞在模范島的島尖上了。这次事故对于机器島的影响虽不严重，但是对那艘輪船来說，就不这么簡單了。人們在出了事的时候才看見它，船上发出喊叫声，不过一会儿就听不見了。当守卫長和他手下的人奔到炮台前面的时候，已經什么也看不見，什么也听不見了。船是不是当时就沉沒了呢？不幸得很，这个假定是非常可能的。

大家知道，这次撞击对于模范島沒有帶来任何严重的損失。然而，由于島身是那么坚固，即使在很小的速度下行进的时候，如果与什么船相碰，哪怕只是輕輕一擦，不管是多强大的船，甚至是一艘头等的巡洋艦，也会被撞个全船复沒。肯定地，剛才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至于这艘船的国籍，守卫長說他曾听見有一个粗嗄的声音发布命令——这种粗嗄声是英国海員的司令員特有的。不过这一点不能正式肯定。



海关人員告訴他們……

发生的情况很严重，它的后果也不会輕。联合王国会怎么說呢？一只英国船，等于是英国領土的一部分，而大家知道，英国是不会任人侵犯而不加报复的。它將会向模范島提出什么要求，要它負什么样的責任的……

新的一年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一天，直到上午十点鐘，西姆考耶艦長还无法派人到海上搜寻，因为空中还是灰霧弥漫，不过凉风已經开始在驅除灰燼，最后，太阳終于射过了空中的濃霧。

亿兆城、公园、田野、工厂、港口，都成了什么样了啊！得費多大工夫来进行扫除啊！好在这是街道管理当局的事，并且只不过是时間和金錢的問題，而这兩样哪样也不缺。

大家赶紧解决当前的問題。首先，工程师們来到船艫炮台察看出事地点的島岸。損坏的程度是极其微小的。坚固的鋼壁碰在船上就跟一把斧头劈在一段木头上一样。

海面上既沒有殘骸也沒有任何漂浮的东西。在天文台的塔頂上，用最大的望远鏡都望不見一点东西，——在出事以后，模范島移动了只不过二哩！

从道义上說，应当繼續調查。

島主席和西姆考耶艦長商議了以后，就命令机手們把机器停住，派兩个港口的电气艇到海里去。

他們在五六哩以內进行了搜寻，但是毫无結果。可以完全肯定，准是由于船壳破裂而致全船沉沒，所以沒有留下任何痕迹。

于是西姆考耶艦長下令以通常的速度前进。中午，天文

台标志出模范島到了薩摩亞群島西南一百五十哩的地方。

在这期間，了望員們奉命要十分細心地察看周圍的一切。

將近下午五点鐘的时候，有一片濃烟向东南方飄过去。这是使这一帶海面受到那么大騷扰的火山吐出来的最后一股烟雾嗎？不太可能。因为从地图上看，附近沒有任何島嶼。那么是不是海底又涌出了一个新的火山口呢？

不是，人們看見那片烟雾飄近模范島了。

一小时以后，出現了三只船，它們开足馬力，列队行駛着。

过了半小时，可以認得出这是几只軍艦。又过了一小时，已經完全可以肯定它們的国籍了。这就是五个星期以前不肯向模范島的島旗致敬的英国艦队的船只。

天黑的时候，这几艘船离船艫炮台只有四哩了。它們是不是要从旁边过去繼續往前走呢？不可能，船上掌起了灯，可以看到船已經停止行駛了。

"这些船一定是要跟我們取得联系，"西姆考耶艦長对島主席說。

"等着看吧，"皮克斯丹夫回答說。

但是如果艦队司令針对剛剛发生的撞船事件向島主席提出抗議的話，他怎么回答呢？实际上，它們来的目的很可能就是为了这个。难船的船員是不是被救起来了？他們乘救生艇逃出来了？还是等知道他們的来意以后再决定該怎么办吧。

第二天一清早，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太阳剛升的时候，第一艘軍艦的后桅上升起了一面海軍大將的軍旗。軍艦緩緩地开到离左舷港二哩的地方。一只小

艇从那边向港口开了过来。

一刻鐘以后，西姆考耶艦長接到了这样一份照会：

“海軍大將爱德华·考林森爵士麾下参謀長兼先驅号艦長透奈尔要求立刻会見模范島島主席。”

皮克斯丹夫接到照会以后，就命令港口長官讓他們上岸，并回答說他在市政大厦等候透奈尔艦長。

十分鐘以后，一輛專車把参謀長帶到市政大厦門口，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位海軍大尉。

島主席立刻在和他的办公室相連的一間会客室里接見了他們。

双方按照常例，互相致意——彼此都十分冷淡。

然后，透奈尔艦長就象念一段目前流行的文学作品似的，一字一字地說出了下面这番長得沒完沒了的話：

“我荣幸地通知模范島島主席閣下：在12月31日到1月1日的夜里，从格拉斯哥港开出的、排水量三千五百吨、裝着价值很大的貨物，包括麦、藍靛、大米和葡萄酒的格侖号輪船，在东經一百七十七度十三分、南緯十六度五十四分的地点，受到屬于設在美利坚合众国下加利福尼亚州馬格达利那湾的模范島有限公司的模范島的撞击；被撞以前，該船前桅点有白灯，右舷点有綠灯，左舷点有紅灯，完全合乎航海法的規定；撞后第二天，它出現在距出事地点三十五哩的地方，当时由于左舷尾端漏水而即將沉沒，后来，当船長、其他長官和船員幸运地被救上由海軍大將爱德华·考林森爵士指揮的英王陛下的头等巡洋艦先驅号的甲板以后，格侖号輪船就沉沒了。现在，

爱德华·考林森爵士把事实經过通知島主席西呂斯·皮克斯丹夫閣下，幷要求他以模范島全体居民的名义向格侖号船主保証模范島有限公司負責賠偿全部損失。格侖号的船身、机件和貨物的全部价値是一百二十万金鎊，合六百万美金，此項賠款应交付海軍大將爱德华·考林森爵士，否則，他將向模范島訴諸武力。”

这一番冗長的話是一口气說出来的！一切都交代得淸淸楚楚，沒有一点漏洞，使你找不到任何推托！答应还是不答应呢？爱德华·考林森爵士提出的要求是：(一)公司应負全部責任，(二)偿付格拉斯哥的格侖号輪船的損失費一百二十万金鎊。这个条件接受不接受呢？

皮克斯丹夫按照通例，根据出事当时的情况来答辯：

西部海区曾有火山爆发，所以当时天色非常昏暗。如果說格侖号点着灯的話，那么模范島也是点着灯的。然而双方都不可能看見。因此双方的处境是完全一样的。按照航海法規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損失应由自己担負，根本談不到賠偿問題和責任問題。

透奈尔艦長的回答是：

如果这是具有一般航行条件的兩艘船的話，島主席閣下所說的当然是正确的。現在，格侖号确是具有一般条件的船只，模范島却显然不是，它不能跟船只混为一談；它的龐大的身軀在航綫上来往，給人們造成一种經常性的危險；它相当于一座島嶼，一座小島，一个岩礁，然而它却是移动的，它不可能在地图上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对于这个不能用海上勘測的办

法来确定位置的障碍物，英国是一向反对的；模范島对于因自己的特点而引起的事故，永远应当負責，等等。

透奈尔艦長的辯駁显然有几分道理。老实說，皮克斯丹夫也覚得他的話是正确的，但是他本人作不了这个主。对于爱德华·考林森爵士提出的要求，只能由模范島公司考虑决定。所幸的是沒有死人。

“非常幸运，”透奈尔艦長回答說，“只是船只沉沒了；由于模范島的緣故，几百万錢財損失了。現在島主席是否同意把与格倫号和它的貨物的价值相等的那笔賠款交付爱德华·考林森爵士呢？”

島主席怎么能同意呢？模范島有足够的保証……只要法庭經过核証，判定它对于这次事故的产生以及引起的严重損失应当負責的話，它一定償付一切应負的損失費。

“这是閣下的最后答复嗎？”透奈尔艦長問。

“这是我的最后答复，”皮克斯丹夫回答說，“因为公司方面的責任不能由我代負。”

英国艦長向島主席告退时双方又互說了一番应酬話，只是比剛才更加冷淡了。英国艦長乘車到了左舷港，然后又坐汽艇回先驅号巡洋艦。

当名人委員会知道皮克斯丹夫所作的答复的时候，全体一致表示贊同，然后模范島居民也都表示拥护。对于英王陛下的代表們提出来的这种狂妄无理的条件，决不能低头接受。

办完交涉以后，西姆考耶艦長就下令以最大速度重新上

路。

然而，要是考林森大將执意不肯罢休，他会不会对模范島紧追不放呢？他的艦艇走起来不是要快得多嗎？要是他用炮火来胁迫模范島，要它答应他的要求的話，能不能抵抗得住呢？当然，島上的大炮足以抵御巡洋艦上的安式炮，但是模范島給英国的炮火提供的射击面太大了，那些妇女和儿童怎么办呢？沒有可躲避的地方……对方的每一次射击都一定会打中，而船艫炮台和船舳炮台射出的炮彈，却起碼有百分之五十要落空，因为它們的目标小，而且是活动的！

所以要看爱德华·考林森爵士怎么决定了。

他們沒有等多久。

九点四十五分，先驅号的桅杆頂上升起了联合王国的国旗，就在同时，中央炮楼上放出了第一发空炮。

在島主席和他的助理的主持下，名人委員会在市政大厦的会議厅里商議对策。这一次，詹姆·坦克登和南特·考伐蘭的意見是一致的。这兩个講实际的美国人一点也沒有抵抗的意思，他們知道，要是抵抗，一定会使模范島遭殃。

第二次炮又响了。这一回有一顆炮彈飞出来，随着一声尖嘯声，落在半錨鏈以外的海里，剧烈地爆炸起来，激起一大片水浪。

西姆考耶艦長接到了島主席的命令，把剛才为了对抗先驅号而升起的那面旗子降了下来。于是透奈尔艦長又来到左舷港。他在那儿收到一送由皮克斯丹夫签字而由名人們支付的价值一百二十万金鎊的期票。

三小时以后，艦队的最后几艘烟雾在东面消失了，模范島繼續向东加群島开去。

5. 东加大布的“大布”禁令

“那么，我們將在东加大布的主要島嶼停泊嗎？”伊凡尔內問。

“是的，我的好人！”門巴尔回答說，“你可以到那里去随意拜訪。你可以把这个群島，叫作哈巴伊，也可以叫它友爱群島，这是科克船長为了感謝他在那里受到的友好接待而給它取的名字。”

“那么我們在那里一定会受到比在科克群島好得多的接待罗？”潘希納問。

“很可能。”

“是不是这个群島的所有島嶼我們都要去参观？”弗拉斯告萊問他。

“当然不，它至少有一百五十个島呢。”

“到了东加群島以后再上哪儿？”伊凡尔內想知道这一点。

“以后我們要到斐济群島，然后再到新赫布里底；把馬来人送回去以后，我們就回馬格达利那湾，到那时这次航行就結束了。”

“模范島要在东加群島哪儿处停泊？”弗拉斯告萊又問。

“只在伐伏和东加大布停泊，”总長回答說。“在那儿你还

是找不到你朝思暮想的那种真正的野人的，亲爱的潘希納！”

“肯定說，野人已經沒有了，即使在太平洋西部也不会有！”“殿下”接着說。

“对不起，在新赫布里底和所罗門的海岸上野人还不少呢。只是在东加，乔治一世的臣民差不多已經接受文明了，而且他統治下的那些妇女还是十分可爱的呢，不过我可不是劝你們和一位迷人的东加女子結婚。”

“为什么不？”

“因为一个土人跟外地人結婚是不会幸福的。通常总是脾气合不来！”

“巧极了！”潘希納叫起来說，“我們的流浪乐师老邵恩早就有意要在东加大布結婚！”

“我！”大提琴家聳聳肩說，“我才不在东加大布結婚呢，我到什么地方也不結婚，这你是知道的，你这个家伙老要拿人开心！”

“当然，我們的乐队領袖是一位圣人，”潘希納接着說，“你知道，亲爱的卡里斯特斯——干脆讓我叫你欧[1]卡里斯特斯吧，因为你是那么叫我喜欢。”

“你可以那样叫我，潘希納！”

“好，亲爱的欧卡里斯特斯，你知道，一个人咿咿唔唔拉了四十年大提琴，免不了会变成一位哲学家的，而哲学告訴人說，在婚姻問題上只有一个办法能使人幸福，那就是根本不結

---

① 希腊字首“欧”（Eu）即“好”的意思，这里是表示亲热的意思。

婚。”

1月6日上午，北部列島的最重要的島——伐伏島的高山在水平綫上出現了。伐伏列島是火山形成的，跟其他兩个列島——哈巴伊和东加大布①有很大的不同。这三个列島都在南緯十七度到二十二度和西經一百七十六度到一百七十八度之間，在二千五百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分布着一百五十个島嶼，住有六万个居民。

1643年塔斯曼的船只曾經到过这里，1773年科克在太平洋作第二次探險旅行的时候也到过这里。島上的費納費納王朝被推翻以后，在1797年建立了联邦国，以后又发生过一場內战，群島居民大批地死于战爭。后来美以美派的基督教傳教士来到島上，战胜了野心勃勃的英吉利教。目前，这个王国一致拥护的唯一的君王是乔治一世，他接受了英国的保护，以后……，这个省略号是留給英国慣于給它的海外保护地安排的前途的。

在这个种着椰子树的島嶼組成的迷魂陣里航行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要到伐伏列島的首府紐奧法去，却必須打这里通过。

伐伏是个火山島，所以常常有地震。为了这个緣故，居民在盖房子时就得多动腦筋，他們盖房子不用一根釘子，墻壁是用藤条和木板編成的，橢圓形的屋頂支在梁柱或树干上。这种房屋的特点是凉快和乾凈。在船艫炮台眺望的四位艺术家

① 伐伏列島、哈巴伊列島和东加大布列島都包括在东加群島中。

对于这种房屋特别感兴趣。这时候模范島正在卡納克人的村庄旁边的海峽中穿行。村里疏疏落落地有几幢欧洲式的房屋，上面飘展着德国旗或英国旗。

虽然东加群島的这部分是火山形成的，但是前几天弥漫在海面上的一大片燒石和灰燼却并不是从这里噴出去的。东加人根本沒有在黑暗中一連呆上四十八小时，因为西风把一团团火山物質都赶到对面去了。看来噴这些东西的火山一定在东面的某一个孤島上，要不然就是薩摩亞群島和东加群島之間新出現了一座火山。

模范島在伐伏只停八天。尽管在几年以前，伐伏曾經被一場可怕的旋风蹂躪过，它还是一个值得一訪的島。那次旋风把法蘭西圣母会神父的小教堂刮倒了，把当地居民的好些房屋破坏了，然而它的田野景色依然十分动人。那里有好几个村庄，周圍环繞着一片桔子林，平原很肥沃，田里長着甘蔗和薯蕷，还有大片的芭蕉树、桑树、面包树和檀香树。飼养的动物却只有猪和家禽。至于鳥类，只有成千上万的鴿子和羽毛鮮艳噪聒不休的鸚鵡。爬虫方面有一些沒有毒的蛇，它們帶有美丽的綠色斑紋，乍一看还以为是树上掉下来的叶子呢。

总長对于当地居民的美貌倒是一点沒有夸張。这里的人跟中部太平洋各个群島一样，也是屬于馬来种。男的長得很英俊，身材高大，也許稍嫌胖了些，但是体格很匀称，神情高貴，目光帶点驕傲，皮肤从古銅色到橄欖色，深淺不等。女的都很嫵媚，身体各部十分匀称，四肢纖巧秀丽，这一切使得欧洲殖民国家的那些德国人和英国人又多了一种欲望而作下更

多的罪孽。当地妇女只从事編草席和籃筐，再有就是織和大赫的島差不多的那种土布；这一类的手工劳动是不会破坏她們的手指的纖美的。另外，东加人外形的美是沒有什么遮蔽的，誰都可以亲眼品評，因为那討厌的西裝褲和可笑的在地上拖的長袍子这里还沒有时兴：东加的男人只圍一块腰布；女的只穿一件短衫和一条短裙，裙边以精細的树皮裝飾着，她們看起来又矜持又风俏。东加人的头发总是梳得很講究的，年輕爱美的姑娘把头发高高堆在前額，上面插一把用椰子筋做的梳子。

然而这一切一点沒有使严肃的邵恩动心，他不会在伐伏結婚，也不会在东加大布結婚，在世界上不管哪个地方他都不会結婚。

到島上去游覽，对于邵恩和他的同伴永远是一件极其兴奋的事。当然，他們很喜欢模范島，然而能踏在一块实实在在的土地上毕竟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在眞山眞水和眞正的田野前面，假河流和人造的海岸只好低头退讓了。只有卡里斯特斯·門巴尔才会認为他的"太平洋之宝"比天然的任何东西还要好。

虽然伐伏島不是国王乔治常駐的地方，然而他在紐奥法有一座行宫——一所漂亮的别墅。他的正式皇宫以及英国官員的府第是在东加大布。

模范島南下途中的最后一个停泊地就是东加大布。这个島差不多就在南回归綫上，它是模范島在南半球航行中所到达的最南的一个地点。

离开伐伏以后，亿兆城的居民接連兩天享受着一种变化无穷的航行。一个个島嶼不断地掠过。它們都是火山形成的，北部各島和中部哈巴伊各島都具有这个特点。西姆考耶艦長按着一張十分精确的水图，平平安安地在这片迷魂陣似的海道中航行着，从哈巴伊开到东加大布去。另外，他要是想找一位領航員帮忙的話，那也有的是。沿着各个島嶼有許許多多小船穿梭般地行駛着。这些双桅船大部分是德国人雇来运貨的，它們先把各島的主要产品——棉花、椰子干、咖啡和玉米集中起来，然后用商船运出去。只要西姆考耶需要，不仅这些船会蜂拥而上，爭取領航，还有那种由許多有兩个平衡器的独木船連起来上面鋪着一块平板能載二百人的大船上的船夫也会爭先恐后过来的。眞的，只要一招呼，立刻会有上百的本地人涌上来，模范島的吨数是那么大，(有兩万五千九百万吨!)这笔領航費該是一笔多么可观的意外之財啊! 但是西姆考耶艦長对于这一帶十分熟悉，不需要他們帮忙。他只靠他自己，靠他那些忠实执行命令的有才干的軍官。

1月9日上午，看得見东加大布了，模范島离它只有三、四哩的样子。它的地势很低，不象其他一些島嶼那样是由于地層的变化而从海底鑽到水面上来的，它是由珊瑚虫一点点地堆砌起来的珊瑚質的島嶼。

这是一項多么艰巨的工程啊! 这个島嶼方圓一百公里，面积是七、八百平方公里，島上有兩万居民。

西姆考耶艦長把模范島停在莫否加港口前面。活动島和固定島之間立刻建立了联系。这个群島和馬貴斯群島、帕摩

图群島和学院群島大不相同！它是在英国的势力范圍內，乔治一世屈服在英国的統治之下，所以对于原籍美国的亿兆城的居民当然不会热情欢迎的。

然而"四重奏"在莫否加却看到了一小块法国人住的地方。法国派在大洋洲的主教就住在这里，他这时正在各个島嶼作傳教旅行。这里有天主教的教会和教堂，还有男女学校。不消說，巴黎人在这里受到了他們同胞的殷勤招待。修道院院長留他們住宿，这样就免得他們到"异乡人家"去求宿了。至于他們要游覽的地方，只有兩处：国王乔治的京城納夸洛法和繆亚村——这个村的四百个居民都是天主教徒。

当塔斯曼发現东加大布的时候，他把它叫做阿姆斯特丹①。这个名字对于那些以棕櫚叶和椰子筋搭成的房屋可一点也不合适。的确，島上虽然也有欧洲式的房屋，但是本地人取的名字对这个島显然更合适。

莫否加港位于北部海岸。要是模范島停在再往西几哩的地方，它就可以看得到納夸洛法的皇宫和御花园。或者相反地，要是西姆考耶艦長再往东开过去些，就会发現一个弯进島岸很深的海湾，岸上靠里就是繆亚村。然而西姆考耶艦長既沒往西也沒靠东，因为他的机器要是开到这上百的小島中去，就会有損坏的危險，那里的航道只有吨数小的船只才能进得去。所以全部停泊期間，机器島將一直留在莫否加港口。

有一部分亿兆城人在这个港口上了岸，但是想深入到島

① 阿姆斯特丹是荷蘭首都，塔斯曼是荷蘭人，所以用这个名字来紀念他的祖国。

嶼內地去游覽的人却相当少，因为它虽然很美丽，当得起埃里賽·瑞克呂对它的称頌，然而天气非常热，又常常下雨，又猛又急的陣雨把游客的兴致全澆沒了，除非旅行着了迷的人才会进島去奔波一番。尽管这样，弗拉斯告萊、潘希納和伊凡尔內却还是打算去游覽一下。大提琴家沒有去，他怎么也不肯在白天（只有晚上，由于海风的吹拂，莫否加的海濱才凉快一些）走出文娛宮的那間舒适的房間。就連总長也表示歉意，不奉陪这三位狂热的游客了。

“我会半路上被太阳熔化的！”他对他們說。

“那我們保証把你裝在瓶子里帶回来！”“殿下”回答說。

这項鼓动性的保証还是不能說服門巴尔，他宁可保持固体狀态。

亿兆城的居民非常幸运，太阳在三星期以前就已开始向北移动了，模范島跟这个熾热的火爐总保持相当的距离，使島上的气溫維持正常。

第二天，天蒙蒙亮，三个朋友离开莫否加前往島的首府。当然，天气很热，但是在树蔭底下，还可以忍受。这些树中有椰子树、蜡树以及古加树，古加树的紅色和黑色的累累的果实就象宝石那么光艳夺目。

当首府的百花盛开的美景呈現在眼前的时候，差不多已經晌午了。“百花盛开”这个形容詞用在这个季节很恰当：皇宮好象是从一个巨大的燦爛的花束中涌出来的一样。本地人的小屋周圍也都开滿了花，它跟那些英国味很濃的住宅——屬于基督教傳教士的——形成鮮明的对照。美以美派的傳教士

在这里的势力很大，东加人虽然把他們杀了不少，但是最后还是信奉了他們的宗教。不过东加人还沒有完全扔掉卡納克的宗教习俗。对于他們来說，大祭司比君王还要神圣。在他們的各种各样关于宇宙起源的傳說中，善神和恶神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基督教要把大布教完全消灭是不容易的，人們始終尊重它的禁令，誰要是触犯了它，就要举行贖罪的祭祀仪式，有时候要以杀人来贖罪……

应当提一下：根据探險家的描述（特别是埃里·馬林关于他在1882年的旅行記述），納夸洛法还是一个半开化的地方。

弗拉斯告萊、潘希納和伊凡尔內一点也不想伏在国王乔治的脚下表示敬意——这可完全不是比喻的說法，因为根据当地的习俗，确是要吻这位君王的脚的。然而我們的巴黎人十分幸运，竟在納夸洛法的广場上远远瞧見了这位"丟伊"（就是"陛下"的意思）。他穿着一种白色的短衫，腰里圍着一条土布小裙子。"四重奏"真要是吻了这位君王的脚，一定会在这次旅行中留下一个最不愉快的印象。

"这里河流可不多啊！"潘希納注意到这一点。

不錯，东加大布和伐伏跟群島的其他島嶼一样，既沒有小溪，也沒有湖泊。水池里积下一点雨水就是大自然对本地居民的全部恩賜了。对于这种雨水，乔治一世和他的臣民用得都很节省。

当天，三位旅行家筋疲力竭地返回莫否加港，当他們重新看到文娛宮的寓所时，心中真有說不出的高兴。他們对那不

肯輕易信人的邵恩肯定地說，这次游覽是再有趣也沒有了
然而伊凡尔內富有詩意的叙述还是不能說服邵恩，使他第二天跟他們一起到繆亞村去。

到繆亞村的路很远，要是徒步走去是相当吃力的。但是皮克斯丹夫很乐意撥一条电气艇給他們用，因此他們就可以少吃一些苦。深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去看一看是很有意思的。四位游客在繆亞海湾上了陆，沿着珊瑚質島岸走过去。这里的小島好象是大洋洲椰子树的一个大会师的地方。

繆亞村要在下午才能走到，当然只能在村里过夜了。那里有一个显然可以招待法国人住宿的地方，那就是天主教傳教士的住所。修道院院長在迎接客人的时候，流露出眞心的喜悅，这使他的客人們想起了同样热情招待过他們的薩摩亞群島上圣母会的神甫們。多么美妙的夜晚！多么有趣的談話啊！他們談論得最多的，不是东加殖民地，而是法蘭西。这些教士們想到他們遙远的故土，不免有些难过，但是他們可以从自己在这些島上所作的一切好事中得到补償，当他們看到当地人擺脫英吉利教的影响改信天主教而尊敬他們的时候，他們就感到一种安慰。再說美以美教会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不得不在繆亞村設一个分会来和天主教对抗，也說明了法国傳教士工作有成績。

修道院院長帶着一种自豪的神情，讓他的客人們欣賞教会的建筑物。房屋是繆亞村的居民义务修建的，美丽的教堂是东加的建筑师設計的，就是法蘭西的建筑师們見了也挑剔不出什么来。

晚上，他們在村子附近散步，一直走到东加古老的皇陵。这是用叶紋石和珊瑚修建的，古朴可爱。他們甚至还参观了那片历史悠久的无花果种植場，这种无花果很大，根莖象蛇似的纏繞着，一直蔓延出去，有的占地竟达六十公尺以上，弗拉斯告莱量了一下，把这个数字記在笔記本里，修道院院長証明他量得很正确。世界上的确有这样奇异的植物，他們再也不怀疑了。

他們吃了一頓丰富的晚餐，然后在教会最好的房間里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夜。第二天吃了早点以后，就跟繆亞村的傳教士們告别了。回到模范島的时候，市政大厦的鐘楼正打五点。这次旅行給三位旅行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們这次可用不着以渲染和夸張来使邵恩相信这一点了。

第二天，薩洛尔船長求見皮克斯丹夫，島主席接見了他，談的是这样一件事：

有一部分馬来人——大約有一百个——是从新赫布里底招募到东加大布来垦荒的。前几天，垦荒工作已經結束，这些馬来人在等机会回到自己的島上去。島主席能不能允許他們搭模范島回去？这就是薩洛尔船長前来請求的事。五六个星期以后就要到埃罗芒果了，載送这些馬来人不会給市府增加多少开支的。要是这么簡單的事都不肯帮忙，就显得太不慷慨了，因此島主席答应了他。这件事使薩洛尔船長感激不尽，东加大布的圣母会神甫也表示感謝，因为这些馬来人是他們招募来的。

很可能这是薩洛尔船長的一些同謀者，一旦时机成熟，这

些新赫布里底人就会帮助他。他能在东加大布遇見这批人，并且把他們帶上模范島，当然感到高兴。

这一天是亿兆城的人在群島度过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离开这里。

下午，他們將有机会参加島上的一个半宗教半民間的节日，本地人都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来庆祝这个节日。

东加人跟薩摩亞人和馬貴斯人一样，都喜欢过节，他們的庆祝程序里有好几項是各种各样的舞蹈。这使我們的巴黎人很感兴趣，所以他們在下午將近三点鐘的时候就赶到島上去了。

总長陪着他們。这一回連阿答納斯·陶萊繆也愿意跟他們一起去；礼仪教师出席这一类节庆，那是理所当然的。邵恩也决定跟他的同伴們一块走，当然，他主要是想听听东加的音乐，不是为了看当地的舞蹈。

他們到达广場的时候，庆祝正在最热烈的时候。葫芦里傾注着一种从干枯的胡椒树根里提煉出来的叫作"卡伐"的飲料，它灌进了百来个舞蹈者的喉嚨。这些舞蹈者有男有女，有小伙子也有女孩子；姑娘們都着意地梳理了她們的長头发，她們一直要到結婚的时候才把头发剪短。

乐队是再簡單也沒有了。乐器只有一种叫作"芳居芳居"的用鼻子吹的笛子和十二个叫作"納法"的鼓。人們急促而有力地敲着鼓，居然还敲出节奏——这是潘希納听出来的。

当然，講究規矩的阿答納斯·陶萊繆对于这种舞蹈是非常看不上眼的，因为它不能归到法蘭西派的四組舞、波尔卡、瑪

佐卡或华尔滋里面去，所以当伊凡尔內相反地認为这种舞蹈别具风味的时候，他聳了聳肩膀，很不同意。

土人首先表演的是一种坐着的舞蹈，这种舞只有表情、啞剧的手势和身体的摆动，伴奏的音乐緩慢而哀怨，别有一种效果。

随着身体的摇摆慢慢轉入了站起来跳的舞蹈。这时候男女舞蹈者的全部热情都奔放出来了，他們时而做一些极优美的动作，时而又用剧烈的动作表达了在战場上奔馳的战士們的那种激昂的情緒。

作为艺术家，“四重奏”在注視这种情景的时候心里想：要是这些舞蹈者有巴黎舞会中那种热烈的音乐刺激，不知道会兴奋到什么程度。

于是潘希納向他的同伴們提出了一个建議（当然只有他才想得出来）：派人到文娱宫去把他們的乐器拿来，用盧科揆、奥特郎和奥芬巴赫的最热烈最兴奋的八分之六和四分之二的舞曲来給这些舞蹈家們伴奏。

这个建議被采納了。門巴尔相信效果一定惊人。

半小时以后，乐器拿来了，舞会立刻开始了。

当四把提琴使劲地拉出純粹法国味的音乐的时候，东加人表示了极大的惊奇，同时也流露了无限的喜悦。

請相信，土人对于这种音乐不是不能領会的，他們甚至不用人教（不知道陶莱繆会作何想法），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住舞曲的特点舞起来了。当邵恩、伊凡尔內、弗拉斯告莱和潘希納奏起天堂与地獄①中描写魔鬼的一段的时候，东加人男男女

女就发狂地摇腿摆臀，穿过来閃过去，施展了渾身解数，个个人都想压倒别人。总長兴奋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他随着自己的灵感，一个人乱七八糟地跳起四組舞来了；而礼仪教师却掩住了脸，不愿看眼前这場可怕的活剧。当夾杂着鼻笛和响鼓的音乐演奏到最高潮的时候，舞蹈者的狂热也达到了頂点，要不是一段意外的插曲打断了这場魔鬼的舞蹈，这一切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完。这段插曲是这样的：

有一个又高又大的东加小伙子，他被邵恩用大提琴拉出来的声音陶醉了，他冲到大提琴那儿，搶走了琴，一面跑一面喊着：

"'大布'！'大布'！"

这把大提琴已被宣布为神圣禁物了！大家再也不能摸它了，否则就算是褻瀆神圣。誰要是違反了这条神圣的教規，大祭司們、国王乔治、朝中的大臣和全体居民都不能答应……

邵恩可不懂这些規矩。他只想着剛特和貝納呂尔的这件杰作。所以他立刻穿出去追那个强盜。他的同伴馬上随着他赶去，土人也都跟了过去，于是广場上乱成一片。

但是那个东加人跑得那么快，要追上他简直不可能。不过几分鐘，他就跑远了，远得不知去向。

邵恩和其余的人眼看追不着了，只好回到門巴尔那儿，門巴尔急得肺都痛了。假如說大提琴家气得无法形容，那还不够，他憤怒得嘴里直吐白沫，气都喘不过来了！管它"大布"不

---

① 奥芬巴赫所作的歌剧。



东加人跑得那么快

"大布",一定要追回他的乐器！哪怕模范島向东加大布宣战，(为了比这更小的事而引起的战爭也有的是!)大提琴家也必須追回他的所有物。

幸而島上当局干預了这件事。一小时以后，人們抓住了那个土人，逼他交出了乐器。然而这件事情并不是不費周折就解决了的，島主席皮克斯丹夫差一点就要向島方提出最后通牒了。如果眞要下了通牒，由于牽涉到"大布"問題，說不定因为宗教的迷信会使整个群島都冲动起来呢！

交还大提琴就是破坏了"大布"禁令，因此人們要举行一种例行仪式，并按照习俗，宰了好些猪，放在塡滿燒燙的石块的洞里燜熟，还預备了許多甘薯和水果，讓东加人的胃都裝得滿滿的，讓大家吃得心滿意足。

至于邵恩的大提琴，在受了土人的咒語以后，性能并沒有絲毫改变，只是琴弦松了些，定一下弦就行了。

6. 一群野兽

模范島离开东加大布以后，就朝西北往斐济群島开去。随着太阳偏向赤道，模范島也逐漸离开南回归綫。它不需要赶路，因为到斐济群島去只有二百法里。西姆考耶艦長使島保持漫游时的那种速度。

风向变化不定，然而在这架强大的海上机器面前，海风算得了什么呢？在这二十三度的緯綫上，卽使发生大雷雨，"太

平洋之宝”也一点用不着担心。它的房屋和住宅都装有避雷針，它会把空中的电傳走。至于雨，哪怕是从雨云中傾瀉下来的暴雨，也是受欢迎的，雨只能使公园和田野变得更蒼翠；再說，这种暴雨也不是常有的。因此，島上的居民是在最优美的环境中生活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經常开庆祝会、演奏会和招待会。目前，兩个区已經經常有联系了，看来今后的安全不会受到任何威胁了。

皮克斯丹夫对于应薩洛尔船長的請求，把新赫布里底人載送回去的事一点也不后悔。这些土人尽量想替島上做点事。他們跟在东加乡下一样在田里帮着干活。薩洛尔和他的馬来人白天总跟这些新赫布里底人在一起，一到晚上就都回到港口那块分配給他們住的地方，他們沒有引起居民們的任何不滿。也許这是一个改变他們宗教信仰的好机会吧，这些人直到現在还沒有信仰基督。尽管英吉利教和天主教傳教士曾經作了很大努力，新赫布里底的居民却有很大一部分表示反对。現在模范島的神甫倒是很想使他們改变信仰，但是島主席不允許在这方面作任何尝試。

这些新赫布里底人的年龄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不等，都是中等身材；肤色比馬来人深一点。他們的相貌虽不如东加人或薩摩亞人那样美，但是看来极能吃苦耐劳。他們在东加大布給圣母会神甫們干活时挣了一些錢，他們把它看得非常珍貴，好好儿保存着，决不喝酒花掉；再說他們要想在模范島买酒限制很大。他們在这里什么都不用花錢，肯定地說，他們在自己的未开化的島上从来沒有过过这么幸福的生活。

然而，由于薩洛尔船長的关系，这些新赫布里底的土人却要跟他們的同乡勾結起来，参与即將到来的破坏模范島的阴謀活动。那时候他們的凶野的本性將全部暴露出来。要知道，他們是太平洋这一帶惡名昭著的杀戮者的子孙啊！

亿兆城的居民过着一切都井井有条的生活，他們沒有一刻想到会有什么来破坏这种生活。“四重奏”的每次演出总是得到同样的成功，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听他們演奏，为他們鼓掌，从不感到厌倦。莫扎特、孟德尔仲、貝多芬和海頓的全部作品几乎都演奏过了。除了文娛宮的定期演奏，还有考伐蘭太太举办的宾客满座的音乐晚会。这些晚会，馬蘭加利国王和王后也光临过好几次。虽然坦克登家还沒有正式到第15号街来作过客，至少华脫是这些演奏会的一个热心参加者。他跟蒂小姐的婚事早晚有一天会得到美滿的結果的。在右舷区和左舷区的各个客厅里，人們公开地談論着这件事。大家甚至連这对未来夫妇的証婚人都給派好了。現在只等双方家長的正式同意。会不会发生某种情况使詹姆·坦克登和南特·考伐蘭不得不正式宣布这件婚事呢？

大家焦急地等待着的这种情况很快就出現了。但是它帶来了多大的危險，使模范島的安全受到多么严重的威胁啊！

1月16日下午，模范島从东加到斐济去的途中差不多走了一半的时候，东南方忽然出現了一艘船，好象正朝右舷港开来。看样子这是一艘七八百吨的輪船，船上沒有一面旗帜，直到离島只有一哩的时候，它还沒有升起来。

这艘輪船是哪一国的呢？天文台的了望員們从船的結構

上辨認不出来。但是从它沒有对模范島表示任何友好的态度判断，这一定是英国船。

这艘船幷沒有向港口开来，看来它將从旁边过去，一定不久就会远去的。

夜晚来临了，天色非常昏暗，沒有月亮，高空中布滿了烏云，这烏云好象一种不反光的絨布，把所有的光都吸走了。沒有风，海上和空中全都是一片死寂。在这昏沉沉的黑夜中，一切都是靜悄悄的。

快到十一点鐘的时候，天空起了变化，好象一場很大的雷雨就要来了。空中划着一道道的閃电，隆隆的雷声也一刻不停，这样一直繼續到午夜以后，但是雨却一滴也沒有下。

这种雷声一定是从远处有雷雨的地方傳来的。大概正是因为有雷声，所以在船舳炮台值崗的海关警察才沒有听見那边海岸上发出的一种奇怪的尖嘯声和吼叫声。这种声音旣不是霹靂也不是雷鳴。这（先不管它是什么引起的）是在半夜兩点多鐘的事。

第二天，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籠罩了靠近城郊的市区。在田野放牧的牧人們突然发現了一件可怕的事，他們四散逃跑，有的逃往港口，有的向亿兆城的鉄栅門奔来。

这件严重的事情是这样的：有五十来只羊在夜里被咬死了，它們的殘缺不全的尸体血淋淋地躺在船舳炮台附近。另外，关在公园牧場里的十来只母牛、牝鹿和梅花鹿，还有二十来匹馬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无疑地，这些动物一定受到了野兽的襲击。什么野兽呢？

是獅子、老虎、豹还是狼？这可能嗎？象这种可怕的食肉兽，模范島不是一只也沒有嗎？它們难道能从海上过来？再說，难道“太平洋之宝”是在印度、非洲和馬来亞附近嗎？——只有那些地方才会有这种凶猛的野兽。

不，模范島既不在亞馬遜河口，也不在尼罗河口。早上將近七点鐘的时候，有兩个女人来到了市政大厦的广場上，她們剛才遇到了一条巨大的鰐魚，那条鰐魚后来竄到盤蛇河边，潜入水里去了；就在这时候，沿河的草叢里有一陣騷动，說明还有一些鰐魚也在那时竄到了水里。

想一想，这些难以相信的消息帶来什么样的后果啊！一小时以后，了望員报告說有好几对老虎、獅子、豹，在城郊奔竄着。有几只羊从船艫炮台那边逃出来，被兩只巨大的獅子咬死了。野兽的吼声把家畜吓得四散奔逃。一清早就到田里去預备干活的人們也遇到了同样情形。开往左舷港的头班电車差一点来不及逃回車庫：有三只獅子追赶着它，只差一百步的样子就要追上了。

毫无疑問，一定是夜里有一群凶猛的野兽侵入了模范島，要是不立刻采取防御措施的話，亿兆城市区也將受到襲击。

我們的艺术家是从陶莱繆那儿得知这个消息的。礼仪教师这天出来得比平常早，他不敢再回到自己的寓所去，就躲在文娱宫里，誰也別想把他从这里拉走。

“天哪！”潘希納大声說，“照这么說，你們这里的獅子和老虎竟跟鴨子一样，你們的鰐魚就象鯖魚！①”

但是在真凭实据面前，不能不承認这是事实。因此市府



三只獅子追赶着它

下令把城門关上，兩个港口以及海关入口也都攔起来。同时，电車停开了，不准人們到公园和郊外去。一直要到这难以理解的野兽侵入的危險解除以后，再撤消这些命令。

当警察在天文台的广場那儿把第1号街尽头的城門关上的时候，五十步以外正有一对老虎在跳跃着。它們瞪着凶野的眼睛，張着血盆大口。只要再晚几秒鐘，这兩只可怕的野兽就要冲进栅門了。

在市政大厦那头，人們也采取了同样的防御措施。亿兆城可以不用担心被野兽侵入了。

这給右舷新聞、新先驅和模范島的其他报紙的新聞欄、花絮欄提供了多少惊人的报道材料啊！

恐怖已經达到頂点了。大厦和房屋周圍都堆起了障碍物。商业区的店鋪都上了鋪板。家家戶戶都关紧了門。高处的窗口出現着几張惊惶的脸。路上沒有行人，只有斯蒂华脫上校指揮的軍队以及有警官帶領的警卫队。

西呂斯·皮克斯丹夫跟他的助理巴戴萊米·魯其和赫勃萊·哈柯特得到消息就匆忙赶到市政厅，一直留在那里。从兩个港口、炮台和海岸警卫站各地打来了电話，向他們报告許多令人极为不安的消息。几乎到处都发現了野兽……据电报說至少有一百只，但也許是拍电报的人吓昏了，多打了一个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城郊奔窜着的獅子、老虎、豹和鱷魚不在少数。

---

① 是双关語，鴨子原文又可作謠言講，鱷魚又可作詭計講。所以这句話表示不相信的意思。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哪个动物收集团的野兽冲破了籠子而逃到模范島来了嗎？但是这个动物收集团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什么船把动物运来的呢？是昨天瞧見的那艘輪船嗎？假如是的，那么那艘輪船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它在夜里靠近过島嗎？是不是这些野兽逃出来以后从水里来到了盤蛇河的河床里的呢？后来那只船是不是沉沒了呢？但是了望員視野所及的海面上，西姆考耶艦長的望远鏡所能望到的地方，都沒有任何殘留的漂浮物，而模范島从昨天以来几乎一步都不曾移动过！再說，要是船只沉沒了的話，既然这些野兽能逃到模范島来，船員怎么会不想法逃过来呢？

从市政大厦打电話到各个警卫站詢問这件事，接到的回答是既沒有发生什么撞船的事件，也沒有什么船遇險。尽管夜里天色那么黑，这一点他們絕不会弄錯的。在所有的假定中，这个假定无疑是最靠不住的。

"神秘啊！神秘！"伊凡尔內不断重复着說。

他的同伴和他都在文娛宮里，陶萊繆將要在他們这里吃早飯，必要的話，他还得接着在这里吃午飯和晚飯。

"天哪，"潘希納接着伊凡尔內的話說，一面嚼着泡在热气騰騰的碗里的巧克力报紙，"我的天，我可不猜它了，管它是怎么回事。陶萊繆先生，吃吧，也許一会儿我們自己也会被吃掉呢！"

"这可說不定！"邵恩接着說。"也許会被獅子、老虎吃掉，也許被野人吃掉，反正都一样。"

"我宁可被野人吃掉！""殿下"說。"各人胃口不同！"

这位老爱信口开河的人說完就笑了起来，但是礼仪教师沒有笑，充滿着恐怖气氛的亿兆城也一点沒有重新欢乐起来的意思。

市政大厦要召开名人委員会，早上剛到八点鐘，名人們就毫不迟疑地来到島主席那里。他們一路上除了兵士和站崗的警察以外，一个人也沒有遇見。

在皮克斯丹夫的主持下，会議馬上开始了。

"諸位，"島主席說，"你們已經知道使模范島的居民发生恐慌的原因了。昨天夜里，有一群食肉动物和蜥蜴类动物侵入了我們的島。目前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消灭这群动物，这一点我們一定能够做到的，請不必怀疑。但是大家一定要遵守我們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措施。亿兆城的城門已經关起来了，路上还可以通行，但是不准到公园和郊外去。所以在撤消戒严令以前，城市和兩个港口以及船艫炮台和船舳炮台之間將要断絕交通。"

大家同意这些措施，会議就进一步討論用什么方法来消灭闖进模范島的这些可怕的动物。

島主席說："我們要把兵士和海員組織起来，到島上各处去獵捕和驅逐野兽。我們中間如有会打獵的人也請跟他們一起去，指揮他們，尽可能設法防止一切意外……"

"从前，"詹姆·坦克登說，"我曾經在印度和美洲打过獵，在这方面我自認不是外行。我可以去，我的大儿子也可以跟我一起去。"

"我們感謝可敬的詹姆·坦克登先生，"皮克斯丹夫回答

說。"我本人也要学习他的榜样。斯蒂华脫上校將指揮他的兵士，西姆考耶艦長將率領一队海員，大家分头出动，希望諸位能参加他們的队伍！"

考伐蘭表示了跟坦克登同样的态度。末了，所有的名人，只要年龄許可，都紛紛自愿参加獵兽。远距离而又快速的射击武器亿兆城有的是。因此可以断定，由于大家的热心忘我和勇敢精神，模范島一定能很快地清除这群凶猛的野兽。不过正象皮克斯丹夫再三囑咐的，最要紧的是要避免任何人伤亡。

"至于野兽的数目，我們还无法估計，"島主席补充說，"但是必須在短期間把它們消灭。要是时間長了，它們在这里繁殖起来，越来越多，就会威胁到我們全島的安全。"

"它們的数目不可能很多，"有一位名人說。

"不錯，因为它們只可能来自某艘載运动物的船，"島主席回答說，"可能是一艘从印度、菲律宾或者巽他群島給汉堡的某个公司运动物的船，那里是專門买卖这类动物的。"

的确，汉堡是主要的野兽市場。当时野兽的市价是：象每只一万二千法郎，長頸鹿二万七千，河馬二万五千，獅子五千，老虎四千，豹二千，价格相当便宜，不过現在都有上漲的趋势，只有蛇的价格却在下跌。

提到蛇，有一位名人提醒大家，那只收买动物的船上可能有蛇。但是島主席回答說还沒有发现任何爬虫类动物。再說虽然獅子、老虎和鱷魚能从盤蛇河的河口游进来，蛇却不可能进来。

这是島主席的意見。

“所以我認为我們可以不必担心蟒、响尾蛇、热帶蛇、蝮蛇或其他蛇类的出現。不过我們还是要作好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使居民們安心。現在我們不要耽誤时間了，諸位，我們先把野兽消灭，然后再研究它的来源吧！野兽已經来到了島上，但决不能讓它們呆下去。”

这番話說得再合情合理不过了，大家都表示同意。人們正要散会，去参加在島上最熟練的獵手帮助下进行的圍獵时，忽然赫勃莱·哈柯特要求发言，他有一个意見。

会議允許他发言，以下就是可敬的助理認为应当向大家說的一番話：

“諸位委員，我本来不愿意推迟已經决定的行动。目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出发打獵。但是我想起了一件事，請允許我說出来，它也許能够說明模范島为什么会出現这些野兽。”

赫伯莱·哈柯特出身在安的列斯群島①的一个法国的世家，他在路易斯安那居住期間养成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慣。他在亿兆城极受重視，是一位非常严肃和謹愼的人，从来沒有做过輕率的事，說話极有分寸，大家很信任他。这时島主席請他发表他的意見，于是他就有条不紊地說出了下面一席話：

“諸位委員，昨天下午，我們島看見了一艘船。但是不知道这艘船是哪一国的，无疑地它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一点。而我認为这群野兽就是它載运来的。”

---

① 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間的一个群島。

“这是十分明显的，”考伐蘭插嘴說。

“对，諸位委員，也許你們中間有人認为野兽侵入模范島是由于海上发生了事故。我，我不这样看！”

“那么說，”坦克登大声說道，他認为从哈柯特的話得到了启发，“这是有意識的，故意的，預先策划好的嗎？”

“啊！”大家喊了一声。

“我相信是这样，”助理用一种坚定的声調說，“而且这件阴謀一定是我們的世仇約翰牛干的，对他們来說，只要是反对模范島的，什么办法都用得出来。”

“啊！”大家又喊了一声。

“他沒有权利消灭我們的島，就想法讓島上不能住人。所以才用輪船在夜里把这些獅子、豹、老虎、鱷魚放到我們的島上来！”

“啊！”大家第三次发出了惊叹声。

不过这一声“啊！”已經从疑惑变成肯定了。不錯！这一定是那些不顧一切的英国人的一种报复行为，一旦涉及他們的海上霸权的时候，他們决不会罢休！不錯！那艘船就是派来干这件罪惡勾当的，做完了坏事它就溜走了！不錯！为了使模范島的居民不能在島上居住下去，联合王国政府是会毫不犹豫地拿出几千英磅来的！

哈柯特又补充說：

“諸位，我所以会有这个想法，并且从怀疑变为肯定，是因为我想起了另一樁阴謀，那樁阴謀是在跟这次差不多同样的情况下发动的，英国人永远无法替自己洗刷干淨。”

"这不是因为他們缺少水!"有一位名人說。

"鹽水是洗不干淨的①!"另一个說。

"就跟海水洗不掉麦克貝斯夫人②手上的血迹一样!"第三个大声說。

尊貴的市政顧問們你一言我一語地指責着。然后,哈柯特把他剛才提到的那件事情告訴了大家:

"諸位委員,"他接着說,"在安的列斯群島中,原有一部分屬于法蘭西,后来被英国占領了,当它被迫又归还給法国的时候,为了要表示它曾在那里統治过,它想留下一个痕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痕迹啊! 原来,在那以前,无論在瓜德罗普或是馬提尼克,从来沒有发現过一条蛇,但是当盎格魯撒克遜的殖民統治結束以后,馬提尼克却出現了蛇。这是約翰牛的报复!他在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把上百条毒蛇放在他將要失去的土地上。从此以后,这种毒虫就无止境地繁殖起来,严重地危害着法国移民!"

对英国的这項指控从来沒有人出来否認过,因此哈柯特对于野兽入侵的那个解釋显得很合乎情理。但是关于約翰牛想使机器島变得不能住人,甚至他曾經想把一个法蘭西的安的列斯島也变成那样,这种說法究竟可靠不可靠呢?这兩件事情都是无法証实的。但是既然关系到模范島,亿兆城居民当然会相信的。

---

① 海水是咸的,英国海上势力大,所以用这句話来嘲諷英国。

② 莎士比亞名剧麦克貝斯中的人物,她慫恿她的丈夫杀死国王,篡夺了王位。后来精神錯乱,看見自己手上全是血。

“好哇！”坦克登大声說，“英国人把毒蛇作为自己在馬提尼克的代理人了。”

这位情緒激昂的人物对英国人作的这項比喻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喝采声。

“虽然法国人沒有能把馬提尼克的蛇消灭，亿兆城的居民一定能把英国人放进模范島来的野兽清除掉！”

又是暴风雨般的掌声，經久不息，等坦克登补充了下面几句話以后，掌声就更热烈了：

“到我們的崗位上去吧，諸位！别忘了，我們在獵捕这些獅子、豹、老虎、鳄魚的时候，就是在驅逐英国人！”

会議散了，大家分开了。

一小时以后，兩份主要的报刊就报道了用速記記下来的这次会議的情况，当人們知道是一双多么阴險的手打开了这个海上动物园的籠子的时候，当人們知道是誰使得这些猛兽襲上島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从心里发出了憤怒的呼声，英国人子子孙孙都受到了咒罵，这种咒罵一直要到它的惡名从人們記忆中消失为止！

7. 圍 獵

現在必須把侵入模范島的野兽全部消灭。不管是食肉兽或是蜥蜴类，只要留下一对，日后就会帶来无穷危害。这对野兽会繁殖起来，就跟生活在印度或非洲的森林里一样。人們

造了一架鋼質的机器，把它放在太平洋辽闊的海面上，从来不使它接触有危險性的海岸或島嶼，并作了种种措施来避免招致傳染病和受到侵襲，如今忽然閘，在一个夜晚……的确，模范島公司应当毫不犹豫地在国际法庭上向联合王国提出控訴，要求它賠償巨額損失！在这件事情上，人权不是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嗎？是的，肯定受到了侵犯，只要一旦有了証据……

但是，現在必須执行名人委員会的决定，尽快地行动起来。

某些吓得不知所措的人家要求讓居民逃出模范島，到兩个港口的輪船上去避难。这个要求沒有获得同意，何况也沒有足够的船只。

决不能那样！首先得把英国人运来的野兽赶走，把它們消灭，这样，"太平洋之宝"不久就会重新得到安全。

亿兆城的人一刻也不耽誤，立刻行动起来了。有一些人不加思索地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办法，例如：把海水引到机器島上；放火把公园、平地和田野里的草木燒起来；以便把全部猛兽淹死或燒死。但是对于兩栖动物，这兩种办法都沒有用。最好还是进行有組織的圍獵。

事情就这样办。

这里，我們要提一提薩洛尔船長、他手下的馬来人以及新赫布里底人，他們也表示要出一把力，島主席高兴地同意了。这些人說是要报答人們对他們的恩惠，实际上，薩洛尔船長所担心的是怕由于这件意外而打断了航行，怕亿兆城的富翁們不愿意住在模范島了，因而迫使行政当局把島直接开回馬格

达利那湾，要是这样，他的計划就会成为泡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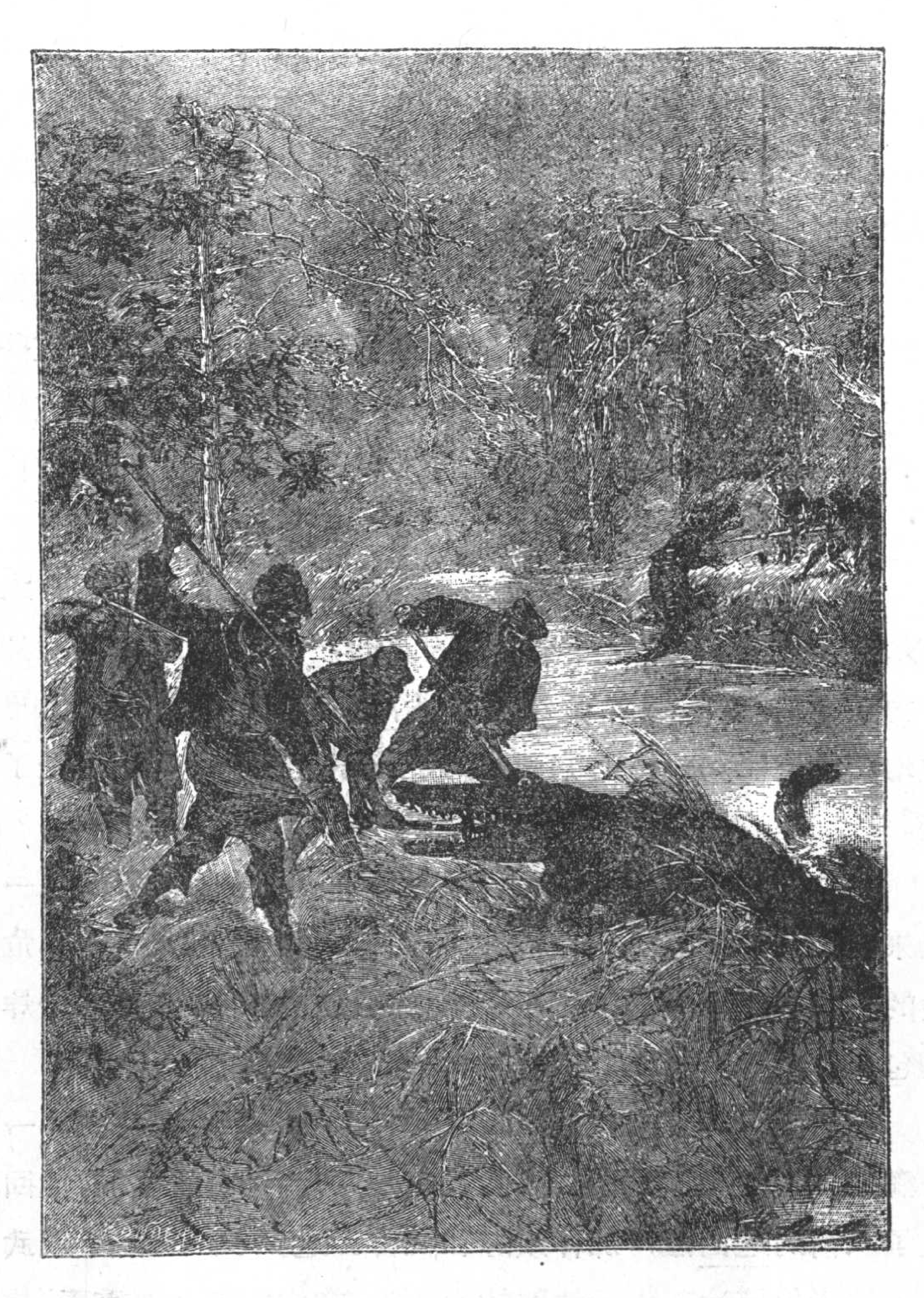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四重奏”表現了毫不退縮的英勇气概，他們沒有辱沒自己的国籍。沒有人会說这四个法国人在危急的时候躲在后面，因为他們冒着危险参加了圍獵。他們是由門巴尔帶領的。对門巴尔来說，这当然算不了什么，他經历过比这危险得多的事，他聳了聳肩膀，表示一点沒有把这些獅子、老虎、豹和其他一些不中用的野兽放在心上！也許这位巴納姆的孙子曾經当过馴獅人，至少当过馬戏班的經理吧？！

圍獵在当天上午就开始了，一开始就进行得很順利。

这一天，有兩条鰐魚不小心爬到盤蛇河的岸上来了。大家知道，这种动物在水里是非常凶惡的，一到陆地上，由于身体轉动不灵，就不那么可怕了。薩洛尔船長和他的馬来人勇敢地襲击它們，終于把它們消灭了；不过有一个馬来人受了伤。

另外，别人也发現了十来条鰐魚——当然是跟那兩条一起来的。这种鰐魚身軀非常大，有四五公尺長，因此是十分危險的动物。由于它們全躲在水里，海員就准备往里扔几个炸药包，炸碎它們坚硬的甲壳。

在这同时，獵手們都分布在郊外各处。坦克登打死了一头獅子，这一下証明了他說的“我不是外行”是有根据的，他回复了从前的远西獵戶那种鎮靜和机警。这只獅子十分威武——屬于价值达五六千法郎的那一类，在它正朝“四重奏”扑过去的时候，一顆鋼彈穿过了它的心臟，潘希納肯定地說，他已經感覚出獅子扑过来的时候尾巴扇出来的风！



薩洛尔船長和他的馬来人勇敢地襲击它們

下午，在打一只很漂亮的母獅子的时候，有一个兵士的肩膀被獅子咬了一口，就在这时候，島主席把这只獅子打倒了。要是約翰牛想叫这些可怕的野兽到这里来傳种接代的話，这个希望已經落空了。

率領着一队海員的西姆考耶艦長，这一天也打死了一对老虎。有一个海員被咬着要害，伤势很重，得把他送到右舷港去。根据收集的材料看来，爬上机器島的野兽，数目最多的就是这种凶惡的老虎。

天色近晚的时候，那些野兽遭到一番沉重的追击，都逃到了船艫炮台那边的树林中去了，大家預备在第二天天一亮再把它們赶出去。

整整一夜，可怕的野兽的吼叫声使亿兆城的妇女儿童不断受到惊吓。这种恐怖远沒有消除的迹象，也許永远不会消除，因为誰能保証模范島能够擺脫英国軍队的这支先遣部队呢？所以亿兆城各个阶层的人都口口声声咒駡着卑鄙的阿尔比翁。

天剛破曉，圍獵又跟昨天一样开始了。經西姆考耶艦長的同意，島主席命令斯蒂华脫上校用大炮来把兽群轟出巢穴。右舷港有兩尊炮对准了船艫炮台那边。

那边是一片榆树林，有一条电車路通到天文台。一部分野兽昨天就是躲在这片树林里过夜的。枝丫低处露出几个獅子和老虎的腦袋，它們的眼珠閃閃发光。由坦克登父子和考伐蘭及哈柯特帶領的海員、兵士和獵手們来到了树林左边，阻住沒有被炮彈立即打死的惡兽逃出来。

西姆考耶艦長一声号令，兩发炮彈同时射出来了。接着听見一片可怕的吼叫声，肯定有几只野兽被打中了。其余的野兽——有二十来只——冲了出来，逼近了“四重奏”，迎接它們的是一排子彈，又有兩只被打死了。这时候，有一只巨大的老虎朝人群里扑过来，弗拉斯告萊被狠狠地撞了一下，滚出有十步远。

他的同伴們赶紧跑过来救他。他被扶起来的时候，差不多已經失去知覺了，不过很快就苏醒过来。他只不过被撞了一下。啊！是怎么样的一撞啊！

大家都在想办法要驅逐盤蛇河里的鰐魚，但是怎么样才能把这种可惡的动物全部赶走呢？幸亏哈柯特助理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河里的水閘拉起来，把水放走。然后再打鰐魚就方便多了。这个办法的确有效。

圍獵中唯一牺牲了的是考伐蘭的一只出色的狗。这只可憐的畜生被一条鰐魚抓住了，一口就被咬成兩段。但是死在兵士們的子彈下的有十二条鰐魚。模范島一定能把这种凶暴的兩栖动物消灭干淨的。

这一天的成績很好。一共打死了六只獅子、八只老虎、五只南美洲豹、九只印度和非洲的豹；这些动物中有雄的也有雌的。

晚上，“四重奏”——包括受了惊吓后已經恢复过来的弗拉斯告萊在內——到文娛宮的餐厅里坐了下来。

“我想灾难快要結束了，”伊凡尔內說。

“是快結束了，除非那只輪船——第二只挪亞的方舟①

——把上帝創造的全部动物都裝来了。"潘希納回答說。

这是不可能的。陶莱繆已經很放心了，他回到他的第25号街的寓所去了。在那幢敷設有障碍物的房子里，他重新見到了他的老女仆，她正在絕望地想着她的老东家一定只剩下零零碎碎的几根骨头了！

这天夜里相当安靜。难得从左舷港那边远远的傳来几下吼叫声。可以肯定，第二天在郊外再大規模地来一次圍獵，消灭野兽的工作就可以結束了。

天剛剛亮，獵人們就聚齐了。不消說，这一天模范島是不会出航的，因为管机器的人都忙着打獵去了。

士兵的队伍每一队有二十个人，每人都装备着快枪。他們奉命在全島进行搜捕。斯蒂华脫上校認为不需要再使用大炮了，因为野兽現在已經分散了。在船艄炮台附近有十三只野兽中了彈。但是在那附近的警卫站却有兩个海关人員被一只老虎和一只豹扑倒在地，好不容易才把他們救出来，但是已經受了重伤。

最后一天消灭的野兽，加上以前打死的，总共是五十三只。

下午四点鐘的时候，皮克斯丹夫和西姆考耶艦長，坦克登和他的儿子，考伐蘭和兩位助理，还有几位名人，后面跟着一队士兵，朝市政大厦走来。名人委員会的其他委員們一直在那里等待从兩个港口，船艛炮台和船艄炮台送来的报告。

---

① 据圣經載：上帝命挪亚造方舟，帶領自己的家屬逃避洪水，挪亚把許多动物也一起帶走了。他逃到了亚拉拉特桥，动物在那里重新繁殖起来。

当他們走到距市政大厦只有一百步的时候，忽然响起了一片大喊大叫的声音。他們看見許多人，有妇女和儿童，突然受了惊吓，在第1号街上奔逃着。

島主席、西姆考耶艦長和他們的伙伴們赶紧向广場跑去——这里的柵門应当是关着的，但是，誰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疏忽，柵門竟开着。沒有問題，一定有一只野兽——也許是最后一只——闖了进来。

考伐蘭和华脫·坦克登最先到达广場，他們冲了进去。

忽然間，和考伐蘭只差三步的华脫被一只巨大的老虎扑倒在地上了。

考伐蘭来不及裝子彈，就从腰間拔出了獵刀，跳过去救华脫，这时候老虎的脚爪正按在年輕人的肩膀上。

华脫得救了，但是老虎轉身却朝考伐蘭直扑过来。

考伐蘭用刀去刺老虎的肚子，沒有刺中，跌倒在地上了。

老虎向后倒退，張嘴吼叫着，露出了一排牙，伸着鮮血淋淋的舌头。

枪声响了一下。

这是詹姆·坦克登开的枪。

又响了一下。

从他的枪里飞出的一顆子彈打进了老虎的身体。

大家扶起了华脫，他的肩头被撕破了。

至于考伐蘭，他虽然沒有受伤，但至少从来沒有遇到过这样大的生命危險。

他重新站立起来，朝詹姆·坦克登走过去，用一种严肃的

声调說：

"您救了我，謝謝！"

"您救了我的儿子，謝謝！"坦克登回答。

兩个人互相伸出了手，这一握表示了感激，很可能从此就建立起忠实的友誼来。

华脫立刻被送到第19号街他的家人那儿，考伐蘭則由皮克斯丹夫挽着胳膊陪送着，回到了自己的住宅。

至于那只老虎，由总長負責要好好地利用它的出色的皮：这只漂亮的野兽將要成为头等的剝制品，它將摆在亿兆城的博物館里，标上下列字样：

这是大不列顛及爱尔蘭联合王国
贈給模范島的。感激不尽。

假定这件罪行眞是英国主使的，那么这种报复方法眞是再妙不过了，——至少潘希納殿下認为这样；对于这一类事情，他是很內行的。

第二天，坦克登太太赶紧来拜訪考伐蘭太太，为了儿子的得救而向她表示感謝；考伐蘭太太也拜訪了坦克登太太，为了丈夫的得救而向她道謝；这一点誰都覚得很自然。甚至蒂小姐也陪着她母亲一块儿去，母女兩个一同向坦克登太太探問她的亲爱的受伤者的情况，这也沒有什么奇怪。

最后，一切都很圓滿。模范島終于清除了它的可怕的客人，平平安安地重新向斐济群島开去。

8. 斐济和斐济人

“你說多少?”潘希納問。

“二百五十五，朋友們，”弗拉斯告萊回答。“是的，斐济群島大大小小有二百五十五个島。”

“反正‘太平洋之宝’不会在二百五十五个島都停下来的，多少跟我們有什么关系呢?”潘希納接着說。

“你永远不懂得地理!”弗拉斯告萊說他。

“你呢? 你懂得太多了!” “殿下”反駁他。

每当第二小提琴想教导他的不听話的同伴們的时候，他总是受到这种待遇。

不过，邵恩——他比較肯听他一点——还是跟着他走到了文娛宮的地图前面。图上的标志是每天移动的。模范島以馬格达利那湾为起点的航綫是很容易找到的。这条航綫有点象一个大“S”，它的下面的圓弧一直伸到斐济群島。

弗拉斯告萊于是把1643年塔斯曼发現的这个群島指給大提琴家看，——这个群島是在南緯十六度到二十度和西經一百七十四度到东經一百七十九度之間。

“那么我們这架討厌的机器要从这条分布着几百块石头的路上走过去嗎?”邵恩問。

“是的，我的老伙伴，”弗拉斯告萊回答說。“你要是再仔細看一看。”

"而且閉紧嘴，别說話。"潘希納插上一句。

"为什么？"

"因为俗語說，蒼蝇飞不进閉紧的嘴！①"

"你指的是什么样的蒼蝇？"

"当你說模范島的坏話时叮着你的那种蒼蝇！"

邵恩不以为然地聳了聳肩膀，重新轉向弗拉斯告萊：

"你說什么？"

"我說，要到維的和芬奴亞这兩个大島去，一共有三条路，都是穿过东部列島的，就是：納奴苦航道、拉肯拔航道和奧內阿达航道。"

"还有一条会把你撞得粉身碎骨的航道！早晚我們会落到这个地步的！"邵恩大喊着說，"难道能帶着整整一座城和城里的全体居民在这样的海里航行嗎？不行！这是違背自然規律的！"

"蒼蝇！"潘希納說，"看，蒼蝇叮上邵恩了，快看！"

固执的大提琴家总是說这种泄气話！怎么也不放棄他的預測。

真的，太平洋的这一帶，就象是斐济群島第一列島嶼对于东来船只的一道障碍物。但是可以放心，这里的航道有足够的寬度，西姆考耶艦長的水上机器完全开得进来，弗拉斯告萊所說的那三条航道更不用說了。这些島中最主要的，除了西面的維的島和芬奴亞島以外，还有屋諾、納格拉洛亞和堪达布

① 法国俗語，指发怒的人說是被蒼蝇叮了。这句話的意思是少說話就少煩惱。

等。

露出水面的这些大洋洲的海底山峰把海圈出一小片来，它叫作考罗海。这个群島首先是科克发現的，后来在1789年和1792年先后有勃里厄和威尔遜来訪問过。人們对它能知道得这么詳細，得归功于那些杰出的航海家，如1828年和1833年来的丟蒙·丟維勒、1839年来的美国人維克斯、1853年来的英国人欧斯金以及杜汉姆船長的那艘英国海船先驅号的远航。由于有这些探險旅行，才有了水图，这些水图的精确性是水利技术人員的一种荣誉。

因此，西姆考耶艦長一点不心慌。模范島从东南方进入了符郎迦航道，符郎迦島从左边移过，——这个島好象是一个珊瑚盤上放了一块剝了皮的面包。第二天，模范島开进了內海，坚固的海底山脈成为这片海面的屏障，使它受不到大洋中巨浪的襲击。

当然，在英国旗幟掩护下出現的野兽帶来的恐怖并沒有完全消除。亿兆城里的人还是保持着警惕。人們陆續組織起来在树林里、田野中、河旁圍獵。但是沒有再发現任何野兽的踪迹。无論白天或晚上，都沒有听見吼叫声。一些謹愼的人在最初几天还不敢离开城区到公园和郊外去冒險。他們担心輪船放上来的动物中可能有蛇（就象放蛇在馬提尼克一样），它們可能躲在树叢中，这一层确是值得提防的，因此，市府規定誰要是捉住了一条蛇，就給他一笔奬金。奬金是按照蛇的重量或長度以金币支付的，要是捉住一条蟒的話，这笔奬金就非常可观了！但是結果一条蛇也沒有找到，所以大家都安心

了。模范島已經回复到充分安全的狀态了。这樁陰謀的主使人——不管他是誰——白白犧牲了一批动物。

这次事件的最大收获是城里兩个区全都和好了。自从坦克登救了考伐蘭，考伐蘭救了华脫以后，左舷区和右舷区这兩家人家就互相拜訪，互相邀請，互相接待了。一趟又一趟的拜会，一次又一次的庆祝。在那些有名望的人家——特别是第19号街和第15号街的兩个公館，每天晚上举行着舞会和演奏会。"四重奏"簡直应接不暇。人們对他們的热狂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增强了。

重要的消息終于在一天早上傳出来了，这时模范島正在考罗海的平靜的海面上行进着。詹姆·坦克登先生到南特·考伐蘭先生的府上作了正式的拜訪，向考伐蘭先生提起蒂·考伐蘭小姐和自己的儿子华脫·坦克登的婚事。南特·考伐蘭先生同意把自己的女儿蒂·考伐蘭小姐許配給詹姆·坦克登的儿子华脫·坦克登。在嫁資問題上沒有发生任何爭执。这一对年輕夫妇每人將有兩亿年金。

"他們一輩子都不用愁吃穿了，即使住在欧洲！"潘希納說得一点不錯。

各方面都来向兩家道喜。島主席皮克斯丹夫毫不掩飾自己的滿心欢喜。多亏这件亲事，对模范島前途极其不利的敌对狀态的因素消除了。馬蘭加利国王和王后第一个来向年輕的夫妇祝賀。鋁片上印着金字的名片象雪片似地投进兩家公館的信箱。报紙接二連三地报道正在筹备的婚礼是如何如何豪华——豪华的程度是无論亿兆城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都从来沒有見过的。一封封海底电报发到法国去定做結婚用品。化装品商店、大的时裝公司、大的手工作坊、珠宝店、艺术品制作場，都收到了惊人的訂貨。一艘輪船將从馬賽开出，經过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專門运送精致的法国工业制品。吉日选在2月27日，还有五个星期。另外，亿兆城的商人也將从这件喜事上得到好处，婚礼用品当然也从他們那里購买一部分，模范島富翁們为这次婚礼准备花費一大笔开支，商人从这里就可以发許多財。

門巴尔总長担任了婚礼筹备人，那是理所当然的。当华脫·坦克登和蒂·考伐蘭小姐的婚事正式宣布的时候，总長的心情实在无法形容。大家知道，这件婚事是他所盼望和尽力促成的！現在，他的夢想实現了。市府同意把有关婚礼的一切事宜交給他全权办理，可以肯定，他一定能胜任这項工作，他会把这次喜庆安排得絕頂精彩的。

西姆考耶艦長在报上刊登了一項通知：举行婚礼的那天，机器島正在斐济群島和新赫布里底群島之間的海面上。在这以前，它將在維的停泊十天——这是在这个广闊的群島間唯一停泊的島嶼。

多么美妙的航行啊！海面上有无数鯨魚在嬉戏着，它們从鼻孔中噴出上千根水柱，簡直象尼普顿[1]的大水池，伊凡尔內說，跟它一比，凡尔賽的水池只不过是小孩子的玩具罢了。同时还有几百条巨大的鯊魚，它們跟在模范島后面，就象跟着

---

① 希腊神話中的海神。

一只正在行駛的船一样。

太平洋的这一部分是在玻里尼西亞的边緣，和新赫布里底群島所在的美拉尼西亞相接，这一帶海面被一百八十度的經綫切开①，这条經綫是把辽闊的大洋洲分成兩半的法定分界綫。凡是从东面来的船只，一到这条經綫，要多撕一張日历，相反地，从西面来的船只就可以少撕一張日历②。否則，日子就不一致了。去年，模范島沒有遇到这样的事，因为它沒有开到这条經綫。但是这一回却要照規定办事了，它是从东面来的，所以1月22日——到达这条經綫的那一天就变成了1月23日。

斐济群島所包括的二百五十五个島中，只有一百个島上有人居住。居民总数不超过十二万八千人，土地面积却有二万一千平方公里，因此人口密度很小。

这里的小島尽是零零落落的环島和海底山脈的山峰，四周鑲着一条珊瑚边，最大的島面积也不超过一百五十平方公里。这片島嶼从政治上說来，只是由澳大拉西亞③分出来的一部分，因为它在1874年就隶屬联合王国了，就是說，英国已經完全把它控制在殖民統治之下了。斐济人所以接受英国的

① 系根据以通过巴黎的子午綫作为0度的法国地图，当时一般都采用这种經度。——原注

② 地球上經度相差一度的兩地，当地时間就差四分鐘，差十五度，时間就差一小时，这里剛好差一天。

③ 澳大拉西亞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新几內亞，是英国殖民地。斐济群島虽然在美拉尼西亞，但屬于英国。

保护，是因为他們在1859年受到东加人侵略的威胁，那时联合王国叫它的众所周知的潑里恰特——就是大赫的群島的潑里恰特——从中干涉而制止了侵略。目前，群島分为十七个区，区的行政管理人是斐济人，他們或多或少都跟最末一个皇帝达肯鮑的王族有关系。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英国統治的結果，斐济群島將来会不会跟塔斯馬尼亞一样，总之这里的土人确有灭絕的趋势，这块殖民地毫无繁荣的迹象，人口也不見增多，这从島上的妇女沒有男子多这一点上可以証明。”艦長說，他正和弗拉斯告萊談論着这个島。

“这的确是灭种的预兆，”弗拉斯告萊回答說。“欧洲已經有几个国家面临女人比男人少的危险了。”

“而且，”艦長又說，“这里的土人純粹是奴隶，跟附近島上的土著一样，他們被种植园主雇去开荒；另外，他們还大批地病死，1875年，仅仅死于天花的就有三万以上。不过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斐济群島！这一点你們就会看到的。虽然島嶼內陆相当热，但是沿岸一帶气溫并不高。島上有极丰富的水果和蔬菜，树木很多，有椰子树、芭蕉树等。另外还盛产薯蕷、芋①和西谷椰子树的富有养料的西谷②……”

“西谷！”弗拉斯告萊大声說，“这会引起我們的瑞士魯濱遜③什么样的回忆啊！”

“至于猪和鷄这类动物，”西姆考耶艦長接着說，“自从打

① 这种植物被太平洋居民广泛地用作食品。——原注

② 即面包果。

别处运来以后，繁殖得快极了。因此，島上有滿足生活需要的一切有利条件。但是不幸得很，当地居民虽然很聪明，很风趣，却是秉性懶惰，貪图安逸……”

“旣然他們这样聪明……”弗拉斯告萊說。

“常言道，聪明的孩子难养活！”西姆考耶艦長接着說。

这么說，玻里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其他地方的土人，他們都跟小孩子一样，也是愈聪明愈活不長咯？

模范島朝維的駛去，一路經过許多島嶼，象芬奴亚瓦图、莫阿拉、欧島等，但模范島一处也沒有停。

到处都有狹長的独木船在島岸周圍行駛。这种小船裝着一个用交叉的竹竿做的平衡器，它可以用来維持船身的平衡，还能放貨物。船只来来往往，看来很漂亮。不过它們沒有打算到左舷港或右舷港来。卽使要来大概也不会得到允許的，因为斐济人的名声相当坏。这些土人都信仰基督教。自从1835年欧洲傳教士在拉肯拔住下来以后，当地居民差不多全成了威斯利派的基督教徒了；天主教徒也有几千个。但是，他們从前是那么喜欢吃人，恐怕現在对于吃人也还沒有完全失去兴趣吧。这件事是跟宗教有关的，因为他們所信仰的神喜欢血，这里的人把慈悲当作弱点，甚至当作罪惡，把敌人吃掉，算是看重他，对于看不起的人只是把他煮了，而不去吃他。筵席中主要的食品就是小孩肉。不久以前，有一位达肯鮑王，他喜欢坐在一棵树蔭下，讓人在每根树枝上挂上一块給他吃的

③ 指瑞士作家罗道夫·威斯模仿魯濱遜飄流記改写的一本儿童讀物中的主人公。

人肉。有时候，甚至整个部落的人都被吃掉，在維的島、靠近納摩西的紐洛卡人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事后該部落只剩下了几个女人，其中有一个直到1880年才死。

潘希納要是在这些島中还遇不上一些仍保留着他們祖父輩的吃人习惯的土人，他一定再也不想在太平洋的群島中寻求殘留的地方色彩了。

斐济群島的西部列島包括兩个大島：維的和芬奴亞；还有兩个小一点的島：堪达否和达維尼。西北有华薩伐列島，那里有一条圓島航道，西姆考耶艦長准备把模范島开过这条航道，往新赫布里底群島去。

1月25日下午，維的島的山峰在天边出現了。这个多山的島嶼是群島中最大的一个，它比科西嘉島大三分之一，面积一万零六百四十五平方公里。

島上的山峰拔海一千二百公尺或一千五百公尺。这是些已經熄灭了的、或至少已很久沒有爆发的火山。不过一旦爆发起来往往是很可怕的。

維的島和它北面的鄰居芬奴亞島有一条海底岩帶相連着。这条岩帶在地层形成期一定是露在水面上的。模范島可以毫无危險地在这条岩帶上行駛。另外，在維的島以北的山峰高度在四百公尺到五百公尺之間，南面則在五百公尺到二千公尺之間。

从前，群島以維的島东面奧伐劳島上的勒否卡为首府。也許在貿易方面——由英国商行掌握的——勒否卡依然比現在的首府——維的島上的苏瓦重要，但是苏瓦港在航海方面

的条件非常有利，因为它位于島的东南尽端，在兩个三角洲之間，海岸綫很長。至于开到斐济群島来的邮船的停泊港，則在維达伐島南部的納迦劳湾里面，这里距离新西蘭、澳大利亞以及新喀里多尼亞和罗亞尔特的那些法屬島嶼很近。

模范島在苏瓦港口停了下来。当天就办好了手續，得到了自由上岸的許可。这里的欧洲人和本地人都把这种訪問看作是一个賺錢的机会，所以他們保証亿兆城的人一定能够受到极好的招待；当然，这种招待不見得是真心实意的，主要是从掙錢着眼的。同时不能忘記，斐济人是在联合王国的支配下，而英国外事处和模范島公司（它的独立是这样受人妒忌）之間的关系始終是紧張的。

第二天，1月26日，要办理貿易事务的模范島的商人們一早就上了岸。游客們——其中包括四位巴黎人——也一点沒有落后。潘希納和伊凡尔內虽然常常拿弗拉斯告萊开玩笑，說他是西姆考耶的得意門生，笑話他研究的那些"风俗学"（这是"殿下"說的），但是他的知識还是对他們有很大帮助。当他的同伴們問到維的島的居民和他們的风俗习慣的时候，第二小提琴总是对答如流，使他們增長不少知識。邵恩有时候也"不耻下問"。剛一上岸，当潘希納听說这一帶不久以前还是人吃人的主要場所的时候，他不禁叹了一口气，說道：

"不錯，但是我們来晚了，文明已經磨尽了斐济人的銳气，你們会看到，他們現在已經拜倒在炒鷄片和圣末納渥①式的

① 法国地名。

猪蹄下了!"

"吃人!"弗拉斯告莱对他嚷道,"我看应当把你摆到达肯鮑王的飯桌上去。"

"嗳!嗳!一盤鮑陶[1]式的潘希納排骨。"

"看吧,"邵恩說,"我們要是把时間浪費在无聊的斗嘴上……"

"我們就不能向前进展了!"潘希納大声說。"这句話是你爱听的,是不是,我的大提琴老头儿!好吧,向前开步走!"

苏瓦城建筑在一条小小的海湾的右岸,居民散居在一座翠綠山崗的山坡上。这里有几个供船只停泊的碼头,街上有木板的人行道,就跟我国較大的海濱浴場的沙灘一样。房屋是木头的,一般都是平房,难得有一楼一底的楼房,阳光充足,空气流通。城市周圍有土人的小屋,这些小屋有翹起的屋角,上面还用貝壳裝飾着。房屋的屋頂都很坚固,能經得住冬天(五月——十月)的雨。据精通統計学的弗拉斯告萊說,1871年3月,島东的姆貝阿一天的工夫雨水就积到三十八公分——这是事实。

維的島(群島的其他島嶼也一样)气候是很不一致的,島的这头跟那头的植物也就不一样。向着东南貿易风的一面,气候潮湿,树木茂密。另一面鋪展着辽闊的草原,适于种植。虽然这样,有几种树木却眼看着在枯萎下去,其中象檀香树已經差不多絕迹了,达卡松——斐济群島的一种珍貴的松树

---

① 法国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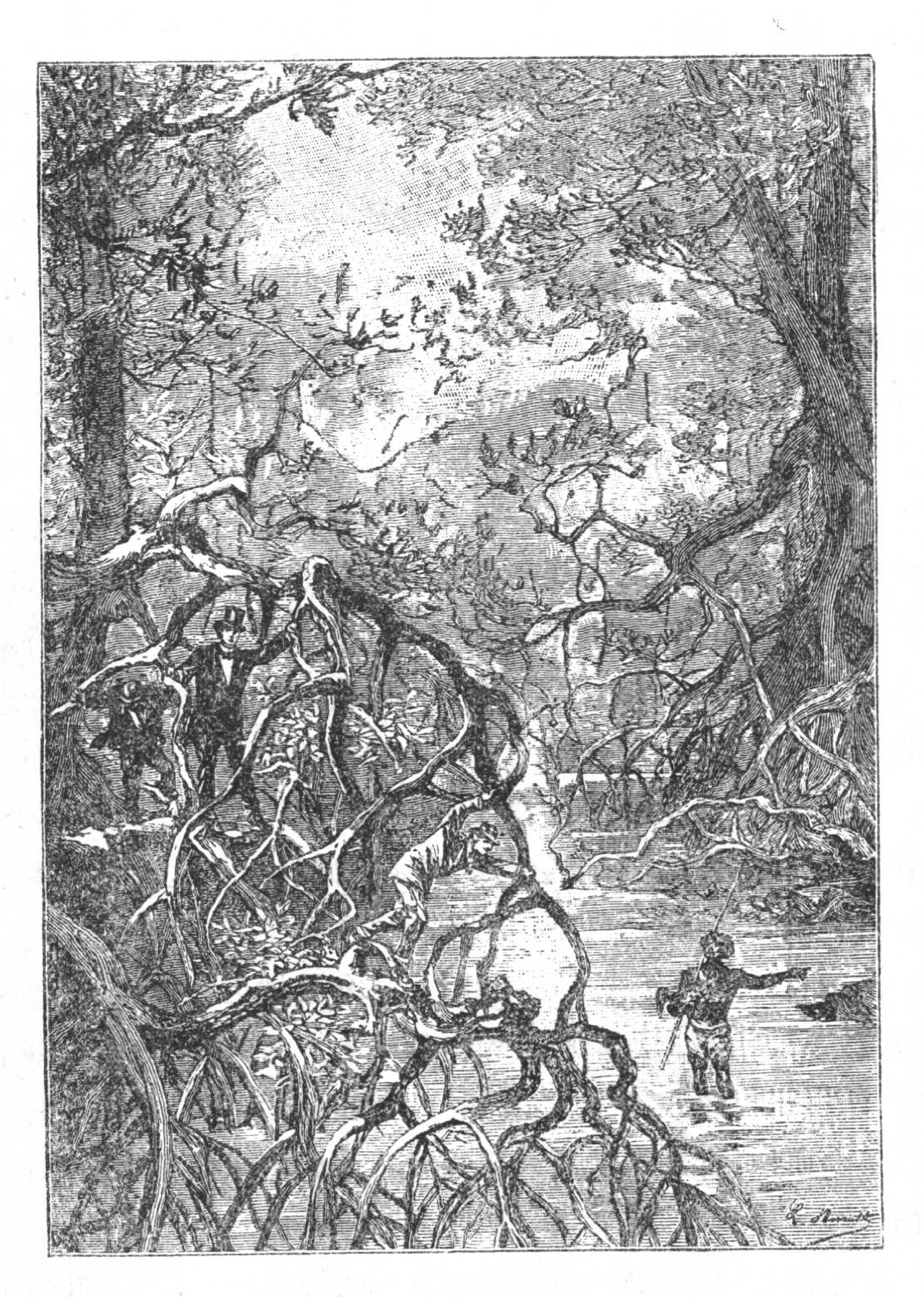
——也是这样。

不过，在游覽途中，“四重奏”还是看到島上的热帶植物是非常茂盛的。到处是椰子树林和棕櫚树林，树根上長滿了寄生的蘭科植物，还有一片片長着檉柳、茱蘭、豆球花和桫欏的土地。沼泽地帶則有无数根部蜿蜒在地面上的一种热帶树。这里气候虽然温和，却不出产棉花和茶。維的島的土地是黃色粘土質、是火山灰燼的形成物（这在斐济群島是很普遍的），化驗証明这种土質完全可以生長植物。

至于动物，它的种类并不比太平洋其他各地多，大約有四十种鳥：移殖过来的鸚鵡和黃雀、蝙蝠，还有成群的沒有毒的老鼠，本地人非常看重老鼠，因为它可以吃。此外还有多得数不过来的壁虎以及无孔不入的可惡的蠹虫。但是野兽却一只也沒有，潘希納因此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我們的島主席，西呂斯·皮克斯丹夫原該留下几对獅子、老虎、豹和鰐魚的，好把它們放到斐济群島去。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英国的，这样做只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

这里的土人有玻里尼西亞人，也有美拉尼西亞人，長得也很美，不过比不上薩摩亞人和馬貴斯人。男的皮肤是古銅色的，深得跟黑色差不多了，長着一头濃密的头发。他們中間有很多混血种，都長得又高大又强壯。他們的服裝相当簡單，往往只圍一块腰布，或者披一块叫作“馬席”的土布，这种布是用一种桑树的纖維織成的，这种桑树也可以造紙。馬席布織出来的时候是純白的，斐济人能够把它染成各种顏色，东太平洋各个群島都要买这种布。应当补充的是，他們有的人也要穿



无数热帶树……

联合王国和德国人不要了的那种欧式旧衣服。对于一个巴黎人来說，看到这些斐济人臃腫不堪地套着一条不象样的西裝褲，穿一件过了时的外套，或者甚至一套老古董的黑礼服的时候，当然覺得十分可笑。

“簡直可以把这些衣服的經历写成一部小說！”伊凡尔內說。

“这部小說恐怕不会成功！①”潘希納接着說。

至于女的，她們穿的是馬蔺布的裙子和短衫，尽管有威斯利派的說教，穿得还是不怎么整齐。她們長得不坏，有些也具有青春的魅力，可以称得起漂亮。但是她們——男的也是这样——为了不致中暑，在黑头发上都涂了一层石灰，形成一頂石灰帽子，这是一种多么討厌的习俗啊！另外，她們还抽烟，抽得跟她們的丈夫和兄弟一样凶。他們抽的土烟的味儿就跟燒干草的味儿一样，当烟卷从嘴里拿下来的时候，她們就把它夾在耳丫上，就跟一般欧洲人戴鑽石或珍珠的耳环似的。

妇女一般都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她們担負着最繁重的家务劳动。不久以前还有这样的事：妇女为懶惰的丈夫辛苦操作以后，結果还被掐死。

我們的四位游客在苏瓦游覽的三天中，好几次想参观一下土人的小房子。但是他們被赶了出来，这倒不是屋主人不好客，而是被房子里的那股臭味赶出来的。原来所有的土人身上都涂着椰子油，他們跟猪、鷄、狗、猫一起住在那令人作嘔

---

① 双关語，“失敗”原文又可作短衫講。

的小房子里，为了照亮，屋里点一种发恶臭的达馬那树的油脂树膠。不行！实在沒法忍受。再說，当你在斐济人家里坐下以后，为了不致失礼，还必須喝一碗“卡伐”。“卡伐”是斐济人最講究的飲料，它是用胡椒树的干树根做的，味道很辣，欧洲人是吃不慣的，特别是制造这种飲料的方法更是使人作嘔，受不了：这种胡椒树枝不是磨碎的，而是把它放在嘴里用牙齿嚼爛，然后再吐在盛水的碗里，土人就端出来給你，非要你喝下去不可，不許拒絕。喝完以后还得謝一声“埃馬那第那”——这是群島通行的一句話，意思就跟“阿門”一样。

还有一点不能不提，成群的蠹虫和白螞蟻在蛀蝕着房屋的內部；另外还有蚊子，成千上万的蚊子，墻上，地上，土人的衣服上，到处都是成群結队的飞来飞去的蚊子，数也数不清。

当“殿下”看到这一群群可怕的昆虫的时候，不禁用英国小丑的滑稽口吻大喊：“蚊子！蚊子！”

一句話，无論是他的同伴或是他自己，全都沒有勇气走进斐济人的小屋里去，就連博学的弗拉斯告萊看到这种情形也不能不退縮。因此，他們的风俗学研究在这方面是不完全的，——这是他們日后对这次旅行的回忆中的一块空白。

9. 一件能引起战争的事

当我們的艺术家在游覽和順便考察当地的风俗的时候，模范島有几位名人和群島的土著長官們作了一番接触。这些

“巴巴郎席”——本地人对外乡人的称呼——受到了客气的接待。

至于欧洲人当局方面，主要代表是一位总督，他同时也是或多或少受联合王国管轄的西部各群島的英国总督。皮克斯丹夫認为沒有去正式拜訪他的必要。双方都采取了敌对的态度，沒有进行任何联系。

至于德国的領事——他同时也是当地的一个大商人，島主席跟他交換了一張名片，这是唯一的联系。

在停泊期間，坦克登和考伐礨两家在苏瓦近郊和一直分布到山頂的树林中游覽了好几次。

关于这一点，总長对他的朋友“四重奏”发表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意見：

“我們的亿万富翁們对于到山上去游覽表現出那么大的兴趣，那是因为我們的模范島地形变化太少了，它太平坦了，太整齐划一了。不过，我相信有一天島上会修起一座人造山来的，这座山將要跟太平洋上最高的山媲美。但是現在还沒有造起来，所以我們的市民一有机会，就紛紛跑到几百公尺高的地方去，在那里呼吸清洁而新鮮的空气，这是人类的一种天然的需要。”

“好极了，”潘希納說，“不过我有一个建議，我的亲爱的欧卡里斯特斯！你們在造鋼山或鋁山的时候，別忘了在山肚子里埋下一个漂亮的火山，一个有着炸葯和大炮的火山。”

“当然，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嘲諷’先生？”門巴尔回答說。

“是呀，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殿下”反問了一句。

华脱·坦克登和蒂·考伐蘭小姐当然也参加了游覽，而且是手挽着手去的。

在維的島，大家都去参观了首府的一些特別的地方，例如：“貝来卡盧”——神庙，同时也是举行政治性集会的場所。这些建筑物的屋基是用石块壘成的，房屋則是用竹竿搭起来的，梁柱上蒙着一种用植物纖維織成的絲綉品，屋頂是用木板很巧妙地架住的，上面鋪着茅草。游客們还去参观了一下卫生条件极好的医院，以及在城市后面的一层层高起来的植物园。大家往往游覽到天黑才回去，这时候，手里就得打着灯籠，象古时候那样，——原来斐济島的街上既沒有瓦斯灯，也沒有白热灯、弧光灯或电石灯，不过，“在大不列顚的保护权的照耀下，这些就会有的！”——門巴尔委婉地这么說。

在这期間，薩洛尔船長和他的馬来人以及从薩摩亞上来的那些新赫布里底人在干些什么呢？他們还是象往常一样，誰也沒有上岸，因为他們对于維的島和它附近的地方早就熟悉了，他們有的到这里来运过貨，有的在这里給种植园主干过活，所以他們宁愿留在模范島上。他們不停地跑来跑去，到城里、港口、公园、田野、船舳炮台和船艫炮台去参观，从不感到厌倦。多亏島主席和模范島公司热心，他們在机器島上再过几个星期就滿五个月了，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了。

我們的艺术家有时候常跟薩洛尔聊天，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英語說得很流利。薩洛尔很热心地对他們介紹新赫布里底，談到那里的土著，談到他們吃的东西，以及用什么方法烹調的——这一点特別使“殿下”感兴趣。潘希納大概暗藏着

一个野心，想发现一种新的菜，把它的做法介紹到欧洲的烹飪社去吧！

1月30日，邵恩和他的同伴乘了島主席撥給他們的一只电气艇，預备开到島上的一条主要河流——丽娃河的上游去。电气艇由一位駕駛員和兩个水手操縱着，他們还帶了一个本地的領航員。邵恩等請陶萊繆一起去游覽，但是他沒有接受他們的邀請。这位礼仪教师的好奇心已經完全消失了。何况，很可能在他出門的时候，剛好有学生去找他，所以他宁可一个人留在文娛宮的舞蹈室里。

早上才六点鐘的时候，大家已經准备停当了。他們还帶了一些吃的，因为打算晚上才回右舷港。船开出了苏瓦海湾，沿着海岸一直来到丽娃湾。

这一帶不仅有无数岩石，还有許多鯊魚，对这兩种东西都需要多加小心。

"嘿！你們的鯊魚，它們已經不是海里的食肉动物了！"潘希納說，"英国的傳教士一定已經使它們改信基督教了，就跟他們使斐济人改信基督教一样！我敢打賭，这种动物已經不喜欢吃人了。"

"您可别那么信任它們，"領航員回答說，"斐济島深处的土人也一样信不得。"

潘希納只是聳了聳肩膀。人家老哄他說有吃人的野人，实际上土人們連过节的时候都不吃人！他可再也不受騙了！

領航員对于海湾和丽娃河非常熟悉。这条大河又叫娃伊勒芙，漲潮的时候，潮水一直漲到离海四十五公里的地方，小

船可以上溯到八十公里。

丽娃河河口的寬度在一百托瓦兹以上。河岸尽是沙子，左岸平緩，右岸陡峭，岸上是一片濃密蒼翠的芭蕉树和椰子树。这条河的全名是丽娃丽娃，这种重音的名字在太平洋一帶的居民中是很普遍的。伊凡尔內說这是学小孩子說話，小孩子不是管父亲叫爸爸，母亲叫媽媽，狗叫嘟嘟，馬叫达达，糖果叫蓬蓬的嗎？事实上，土人差不多确是还停留在儿童时代！

丽娃河是由娃伊勒芙（大河的意思）和娃伊馬紐兩条河会合而成的，它的主要河口叫作娃伊尼基。

电气艇繞过三角洲以后，就来到了被花朵包圍着的肯拔村。但是船不在那里停留，也不停在內达西丽村，为的是要趁着漲潮往里开。再說，这时候，肯拔村剛被宣布为“大布”，村里的房屋、树木、居民，甚至靠近海灘的丽娃河水全是禁物，不准任何外人进到村里去。这个习俗虽然并不值得尊重，然而土人对“大布”十分重視——在这方面，邵恩曾經領教过，因此，大家也就对它加以尊重。

当游客們来到內达西丽村沿岸的时候，領航員請他們看生長在岸边的一棵高大的塔伐拉树。

“这棵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嗎？”弗拉斯告萊問。

“別的沒有，就是它从树根一直到分枝的地方，都划有一条条刀痕，这些刀痕表示在这儿被燒熟了吃掉的人的数目。”領航員回答說。

“这就象卖面包的在他的木棍子上划刀痕似的①！”潘希納一面說，一面聳了聳肩膀，表示不相信。

然而他错了，斐济群島曾經是个盛行吃人的地方，就是現在，这种风气也还沒有完全消失。島上偏僻处的部落里面，人們吃人的胃口可能会長期保留下去，会保留下去的！因为据斐济人說，人肉的味道要比牛肉好得多，又嫩又香，任何食物都比不上。領航員告訴他們說，曾經有一个名叫拉欧特来紐丟的酋長，他叫人在他的領地上竖了許多石头，到他死的时候，石头的数目达到八百二十二块。

"你們知道这些石头代表什么嗎？"

"猜不出来，"伊凡尔內回答說，"即使把我們作为一个演奏家的全部智慧都运用上也猜不出！"

"这些石头表示那位酋長吃掉的人的数目！"

"他一个人吃的？"

"他一个人吃的！"

"他的胃口倒不小！"潘希納只說了这么一句，他認为这是斐济人在吹牛。

十一点鐘的时候，右岸有一个鐘楼傳出了鐘声。这里是內丽丽村，村中有几所茅屋，隐現在椰子树和芭蕉树的濃蔭中。这个村里有一个天主教堂。游客們能不能在这里停一会儿呢？只停一小时，以便跟神甫，跟一位同胞握一握手！領航員認为沒有什么不可以，于是船就在一棵树底下停靠下来。

邵恩和他的同伴登上陆地，走不到兩分鐘，就遇見了修道院院長。

---

① 卖面包的記賒欠的面包賬的方法。

这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人，五官端正，神情庄严。他非常高兴能跟几个法国人問好，他把他們一直領进村子(这个村一共住着一百个斐济人)，領到他自己的一所小房子里。他一定要請他的客人們喝些本地的飲料，——放心，这不是倒胃的"卡伐"，而是一种味道相当好的湯，更确切地說，一种肉汁，是用盛产在丽娃河灘上的一种蛤蜊熬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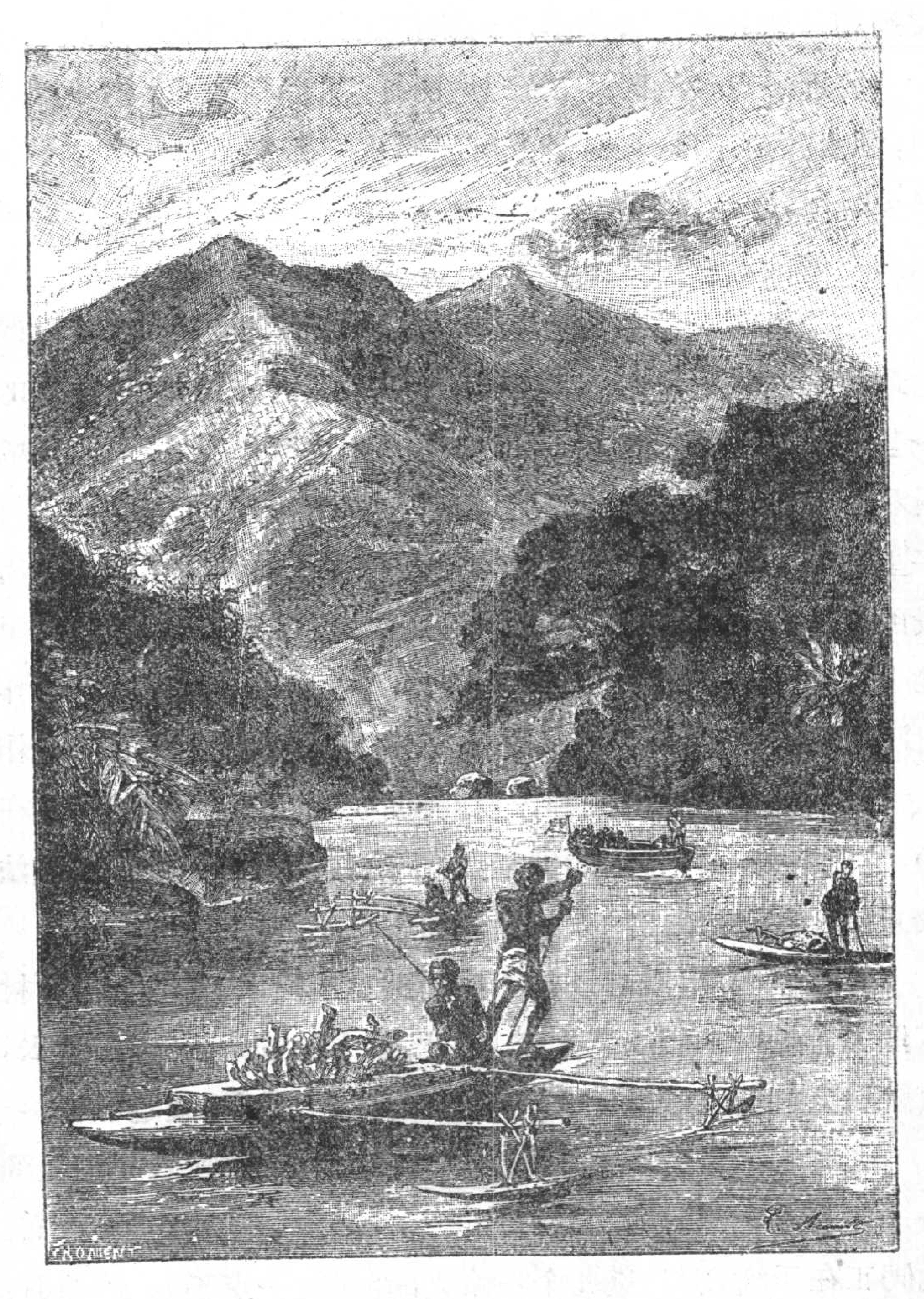
这位傳教士以全副身心从事着天主教的傳道工作，这不是一件沒有困难的事，因为他必須跟一个威斯利派的基督教牧师作斗爭，这个牧师在附近一帶跟他竞爭得很厉害。他对于自己已經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滿意，并且表示要尽力使他的教徒改掉爱吃"貝卡洛"——就是人肉——的习慣。

"你們既然要往里走，我的亲爱的客人們，那你們就得多加小心，处处要注意。"他补充了一句。

"听見了嗎，潘希納！"邵恩說。

在他們离开了村庄，重新上路以后不久，小教堂鐘楼上响起了午禱的鐘声。一路上，遇到几艘裝着平衡器的独木船，船上裝着香蕉——这是老百姓代替貨币交給收稅人的捐稅。河岸上处处都是月桂、豆球花、檸檬以及开着血紅的花朵的仙人掌。河的上空是高高伸出的挂着累累果实的芭蕉树和椰子树的枝干。这片綠蔭一直伸展到山崗后面，屹立在群山之上的是陡峭的貝格勒芙峰。

树蔭下聳立着一兩所欧洲人的工厂，它跟这块原始的土地有点不大相称。这是具有一切現代化机械設备的制糖工厂。这里出厂的产品，据一位旅行家范希紐先生說，"可以和



一路上，遇見几艘装着平衡器的独木船

安的列斯和其他殖民地出产的糖相比。”

將近一点鐘的时候，船到达丽娃河的河源了。兩小时以內，潮水就要下退，那时船就可以順水开出河去，一路用不了多少时間，因为退潮时水势很大，游客們不到晚上十点鐘就可以回右舷港。

于是他們就預备在这里逗留一些时候，而利用这段时間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参观一下当布村。当布村的最靠外的一些小房子距河岸只有半哩路，他們远远可以望得見。駕駛員和兩个水手留下来照管船，領航員則把乘客們一直領到村子里——那里还保留着純粹斐济人的古老的风俗，傳教士所費的心血和他們的說教在这一帶一点沒有发生作用。这里的土人仍旧崇拜巫士，巫术很盛行，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叫作“伐卡德郎尼康达卡”，这一串罗苏字的意思就是用树叶来作法。人們信奉卡托阿夫神，这种神据說是无始无終永远存在的，它們爱好一种特别的供奉，对于这种供奉，总督毫无办法禁止，甚至要对祭祀的人加以懲罰都办不到。

为謹慎起見，最好还是不要闖到这些使人难以放心的村落里去。但是我們的艺术家具有巴黎人的好奇心，坚持要去，領航員只好同意陪他們去，一面囑咐他們千万不要走散。

在有着一百所小茅屋的当布村的村口，他們首先遇見的是一些女人，一些眞正的野蛮女人。她們只在腰間系一块布。她們正在干活，看到这几个外乡人的时候，一点不感到惊訝：自从群島隶屬英国以来，經常有外地人来参观，她們已經习惯了。

这些女人正在做“居居麻”，这是一种植物的根，原先保存在鋪着草和芭蕉叶的溝里，她們把它拿出来，烘干、碾碎，然后放在鋪着羊齿的筐子里挤，挤出来的汁就用竹筒盛起来。这种汁既可以吃，又可以当油搽，所以用处很大。

这一小队人走进了村庄。土人沒有任何欢迎的表示，既不过来向参观者問好，也不請他們进屋去坐坐；好在这些小房子不但外观沒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屋里还发出一种椰子油的臭味。“四重奏”暗自庆幸，多亏这里的人不好客。

然而，当他們走到酋長的住宅前面的时候，那位酋長——一个身材高大的斐济人，神气粗野，相貌凶惡——被一群土人簇拥着朝他們走过来了。他的头上涂着雪白的石灰，头发卷曲，穿着一套节日的盛装：一件条子襯衫、系一根腰帶；左脚套了一只毡拖鞋，另外（潘希納怎么能忍住不笑呢？）还套了一件陈旧的釘着金紐扣的藍色燕尾服，衣服上有好几个补丁，后摆一長一短，拖在屁股后面。

酋長在朝这群“巴巴郎席”走来的时候，不小心被树根絆了一下，身体失去平衡，竟跌倒在地上了。

立刻，他的随从象一排熟透了的麦子一样，也都一个个故意絆了一下，恭恭敬敬地跌倒在地上。

“这是为了分担这次摔跤引起的耻笑。”

这是領航員的解釋。潘希納很贊許这种規矩，他認为这并不比目前欧洲宮廷中的礼节更可笑。

这时候，土人都已重新站立起来了，酋長和領航員用斐济話交談了几句，“四重奏”是一句也听不懂。領航員給他們翻

譯說，酋長問这些外乡人到当布村来做什么。回答他的是他們只是来参观参观，到附近游覽一下。又問答了几句話，然后他們得到了許可，进行参观。

酋長对于到当布村来的这些游客，既不表示高兴也不表示不高兴。他做了一个手势，土人們就都回到自己的茅屋里去了。

“看起来，他們并不很坏！”潘希納說。

“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莽撞起来！”弗拉斯告萊回答說。

艺术家們在村里蹓躂了有一小时，那些土人并沒引起他們的不安。穿藍色燕尾服的酋長已經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去了。很明显，当地人对他們是十分冷淡的。

他們已經在当布村的街上走了一匝，沒有一所茅屋开門請他們进去，邵恩、伊凡尔內、潘希納、弗拉斯告萊和領航員就朝一座破庙走去，当地一个巫士住的房屋就在离庙不远的地方。

这位巫士把着自己的門口，以一种不太友好的目光向他們瞪了一眼，那样子好象表示他已把某种晦气扔給他們似的。

弗拉斯告萊想由領航員当翻譯，跟这位巫士攀談攀談。但是巫士立刻露出一副凶狠的神气，样子是那么可怕，使人不得不打消一切希望，再不想从这个惹不起的斐济人那里套出任何話来。

就在弗拉斯告萊想和巫士說話的时候，潘希納忘記了别人叮嘱他的話，一个人穿过山坡上一片濃密的芭蕉树林，离开了大家。

当邵恩、伊凡尔內和弗拉斯告萊碰了巫士的一个大釘子，打算离开当布村的时候，潘希納已經不知去向了。

然而已經到了应当回船的时候了。退潮的时間是不等人的，可以趁着潮水开出丽娃河的时間也不能持續很久。

潘希納的失踪使弗拉斯告萊感到十分不安，他大声呼喚着他。

沒有听到回答。

"他到哪儿去了？"邵恩問。

"我不知道，"伊凡尔內回答說。

"你們的朋友走开的时候，有人看見嗎？"領航員問。

沒有一个人看見！

"他一定从村子里的小路回到船上去了，"弗拉斯告萊說。

"他不应該这样的，"領航員說。"但是我們不要耽誤时間了，快追上他吧！"

他們怀着焦急的心情上了路。潘希納总是这样不安分，这里的土人是很野蛮很殘暴的，潘希納却总是不相信，这可能会使他眞的遇到危險的。

在穿过当布村的时候，領航員怀着某种疑虑，注意到村里一个斐济人都看不見了。所有的茅屋門都关得紧紧的，酋長的小房子前面也沒有人，做"居居廡"的妇女也都不見了，看来这个村子似乎已經被人遺棄了一个鐘头了。

这一小队人于是加快了脚步。一路喊着失踪的人的名字，但是总得不到回音。他是不是已經到了停船的岸边了呢？駕駛員和兩个水手看管着的那艘船会不会已經离开那里了

呢？

离岸还有几百步。大家急急忙忙走着。刚走出树林，他們就瞧見了那艘船以及船上那三个坚守自己崗位的人。

“我們的伙伴呢？”弗拉斯告莱大声喊着問他們。

“他沒有跟你們在一起嗎？”駕駛員反問。

“沒有，已經有半个小时沒有跟我們在一起了。”

“他沒有回到你們这儿来嗎？”伊凡尔內問。

“沒有。”

这个冒失鬼出了什么事了？領航員沒有掩飾他的极度的不安。

“赶快回到村里去，”邵恩說，“我們不能把潘希納丢下。”

只留下一个水手看着船，——这样做也許有点冒險，但是这一次再到当布村去还是人多一点，力量强一点的好。哪怕得搜遍所有的茅屋，也得把潘希納找到了才能离开村子回模范島。

大家又踏上了去当布村的道路。村里村外仍旧是一片寂静。村里的人都躲到哪里去了呢？街上一点声音也沒有，茅屋里空无一人。

不幸得很，已經沒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潘希納一定闖进了芭蕉树林被抓起来了，被帶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所譏笑的那些土人会怎样对待他，是不难想象得到的！在当布周圍决不可能找到他。在这一片树林里，在这一大片只有斐济人熟悉的荆棘叢里，怎么能找得到他的踪迹呢？再說，斐济人会不会把那艘只有一个船員照管着的船夺走呢？这也是值得担

心的！要是不幸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那末救回潘希納的一切希望都完了，他們的同伴的性命就要难保了。

弗拉斯告萊、伊凡尔內和邵恩心中的失望是无法表达的。怎么办呢？領航員和駕駛員也不知道該怎么办好。

弗拉斯告萊还保持冷靜，这时候他說道：

“回模范島去。”

“不跟我們的伙伴一起回去？”伊凡尔內大叫起来。

“你怎么想的？”邵恩加了一句。

“我看只有这么办，”弗拉斯告萊回答說。“必須告訴島主席，讓他通知維的島当局，采取行动……”

“对，走吧，”領航員劝他們說，“为了趁着退潮回去，一分鐘也不能再耽擱了！”

“要是还来得及的話，这是救潘希納的唯一的办法！”弗拉斯告萊大声說。

的确是唯一的办法。

他們离开了当布村，心里惦記着那艘船可别不在那儿。大家徒然地叫喚着潘希納的名字！其实，他們要是不那么慌張的話，也許就会注意到：荆棘叢背后，有几个凶暴的斐济人，正在窺視着他們离开呢！

船沒有出什么事，水手沒有看見任何人到丽娃河边来。

当邵恩、弗拉斯告萊和伊凡尔內决定上船的时候，他們心中的难受是无法描述的。他們犹豫不决，还不住地叫喚，但是“必須走了”，弗拉斯告萊說。他說得对，大家应該这样做。

駕駛員开动了发电机，电气艇顺着潮水的推送，飞快地往

丽娃河的下游开去。

六点鐘时，繞过了三角洲的西面突出部分。又过了半小时，就到达右舷港的碼头了。

不到一刻鐘，弗拉斯告莱和他的兩个同伴乘电車进了亿兆城，直奔市政大厦。

皮克斯丹夫一听說这个情况，立刻赶到苏瓦，去見群島的总督。

当英国女王的代表知道了在当布村发生的这件事以后，他承認情况是严重的。这个法国人落到了島嶼內地某个部落的手里，而那些部落是誰都管不到的。

“很不幸，今天是沒有什么办法可想了，”他补充說，“我們的船在丽娃河逆流而上是到不了当布村的。而且还必須多去些人，最可靠的办法还是从荆棘叢里穿过去。”

“就这样办，但是不能等明天，必須今天就去，現在就出发，”皮克斯丹夫說。

“我手下沒有那么多人，”总督說。

“我們有，先生，”皮克斯丹夫回答說，“請你再派一些士兵跟他們一起去，找一位熟悉当布村环境的軍官帶領。”

“对不起，先生，”总督閣下冷冷地說，“我不习慣这样作。”

“对不起，”皮克斯丹夫回答說，“我預先告訴你，你要是不立刻采取行动，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客人要是不能回来的話，你应当負責，那时候……”

“那时候怎么样？”总督用一种傲慢的声調問道。

“模范島的炮就要对准苏瓦城，把你們的首府，把一切外

国人的所有物，不管是英国人的还是德国人的，全部摧毁！”

这是一个最后通牒，沒有討論的余地。而群島拥有的几門炮是无法跟模范島的大炮作战的，所以总督只好照办。其实他如果一开始就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自愿这样做該有多好！

半小时以后，一百名海員和士兵由西姆考耶艦長帶領着在苏瓦上了岸；艦長自愿担任这件事的指揮，总長、邵恩、伊凡尔內和弗拉斯告萊都跟他在一起。維的島也派了一队宪兵准备支援他們。

熟悉島內复杂地形的領航員作向导，領着大家繞过丽娃湾，直接从荆棘叢中穿过去。他們抄最近的路走，加快了脚步，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間內到达当布村……

半夜一点鐘的时候，队伍接到了停止前进的命令，——沒有必要一直冲进村里去。

在一片密密层层的荆棘叢深处，他們看見了一片火光，有一只爐子正燃燒着。毫无疑問，这是当布村的土人在那里集会，因为村子就在东面，只要走半小时就到了。

西姆考耶艦長、領航員、門巴尔、三个巴黎人向前走过去。

他們走不到一百步，就突然停了下来，一动不动。

在一爐烈火的对面，在一群鬧哄哄的男男女女的中間，潘希納半裸着身子，被綁在一棵树上。斐济人的酋長高举着斧头，正朝他跑过去。

“前进！前进！”西姆考耶艦長向他的海員和士兵喊道。

土人們大吃一惊，吓成一团，西姆考耶的部下有的开枪，

有的用枪托去打，不一会儿，广場空了，土人四下奔窜，跑进树林里去了。

潘希納从树上被解了下来，扑在他的朋友弗拉斯告莱的胳膊上。

怎样来形容那三个艺术家、他的亲如手足的伙伴們的快乐呢？他們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当然，也把潘希納責备了一番，那是完全应該的。

“但是，我的倒楣蛋，你为什么要走开呢？”大提琴家說。

“倒楣，你爱怎么說就怎么說吧，我的老邵恩，”潘希納回答說，“不过先别忙着說我，你看我只穿了这么点东西。把衣服拿給我吧！这样怎么能去見首長們呢？”

他的衣服在一棵树底下找到了，他以世界上最令人佩服的一种鎮靜的态度，重新穿好衣服，直等到已經打扮得很象样的时候，他才过去和西姆考耶艦長和总長握手。

“你瞧，”門巴尔对他說，“現在你相信了嗎？斐济人是要吃人的！”

“这些蛮子沒有你說的那么厉害，”“殿下”回答說，“因为我身上什么也沒有少！”

“你还是那样，你这可惡的幻想家！”弗拉斯告莱大声說。

“你們可知道，当我快要到他們嘴里去的时候，最使我不痛快的是什么嗎？”潘希納問。

“要我命我也猜不出来！”伊凡尔內回答說。

“告訴你們吧！我不痛快的不是因为立刻要被这些土人吃掉！不是！我遺憾的是要吃我的野人竟穿着燕尾服，这个

野人穿着有金鈕子的藍色燕尾服，胳膊上还挎着一把雨傘，一把討厌的英国雨傘！”

10. 更換島主

模范島定于2月2日启航。前一天，大家都結束了游覽，回到亿兆城。潘希納的事情轟动了全島，整个“太平洋之宝”都知道了。由于“四重奏”普遍得到人們的好感，所以大家都同情潘希納。名人委員会完全贊同島主席皮克斯丹夫那种强硬的措施。报紙热烈地庆賀潘希納脫險。于是潘希納变成了风头人物。一位中音提琴家差一点把他的艺术生涯葬送在斐济人的肚子里！肯定地，維的島的土人还沒有完全消失吃人的食欲。再說，人肉实在好吃（据他們說），而潘希納这家伙又是那么逗人嘴饞！

模范島黎明就出发了，一直朝新赫布里底开去。这样一来它就得向西多走十度，也就是二百法里。但是要把薩洛尔船長和他的伙伴送到新赫布里底去，那就只好这样。再說也沒有人表示不滿意，每个人都愿意帮他們一下忙，他們在那次打野兽的时候表現得多么勇敢。在离乡那么久以后，能直接回去，他們是多么高兴啊！而亿兆城的人还可以乘此机会参观一下新赫布里底，这个群島他們还沒有去过。

模范島以相当慢的速度行駛着。因为給坦克登和考伐蘭兩家运东西的那只船已經从馬賽开出了，模范島預先計算好，

以这样慢的速度行駛，就可以在約定的地点——斐济和新赫布里底之間，东經一百七十度三十五分和南緯十九度十三分的地方——跟它会合。

这几天，大家对于华脫和蒂小姐的婚事当然比过去更加关怀了。难道还容你有工夫想别的事嗎？門巴尔自己連一分鐘的时間都沒有了。他为机器島的这个盛大的节日忙着准备和安排一切。他辛苦得人都瘦了，这是誰都不会覺得奇怪的。

模范島平均每天前进二十公里到二十五公里。它沿着維的島行駛，可以观賞美丽的島岸上墨綠色的茂盛的树林。模范島在这片从华那拉島到圓島的平靜的海面上行駛了三天。这条船道在地图上标出的名字是圓島航道。航道很寬闊，"太平洋之宝"尽可以徐緩地在这里行駛。海里有許多鯨魚被机器島惊动和惹惱了，它們用腦袋把島的鋼壁撞得顚动起来。不过大家可以放心，鋼壁是非常堅固的，不用担心会有什么損坏。

6日下午，斐济群島的最后几个山峰終于在天边隐沒了。这时候，模范島剛离开了玻里尼西亚，来到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境內。

接着三天，模范島繼續往西开，它已經过了十九度緯綫了。2月10日，它来到了將要跟等待中的那艘从欧洲来的輪船会合的地方。亿兆城每个人都从公告欄上看到了这个方位。天文台的了望員們集中了注意力，几百架望远鏡在海面上搜寻着，專等輪船的出現，所有的居民都在等待着，这好象是一出吸引人的戏剧的序幕，而华脫和蒂小姐的結合將是这

出戏的大团圓式的結局。

模范島应当在这里停下来等待。在群島間这段狹隘的海面上，海流不断冲击着模范島，它必須在这个环境中維持靜止状态。西姆考耶艦長下命令停止行駛，他手下的軍官們监督着命令的执行。

“这一切眞是太有意思了！”这一天伊凡尔內說。

这时正是午飯后的休息时間——他們自己規定每天午后照例要休息兩小时。

“不錯，”弗拉斯告萊接着說，“对于在模范島上的这次航行，沒有一件事会使我們后悔，不管我們的朋友邵恩怎么想。”

“他永远象一把鋸子，咭咭嘎嘎地拉着有五个升半音的B長調①！”死也改不了老脾气的潘希納說。

“不錯，这次旅行确是有意思，”大提琴家以嘲諷的口吻說，“特别是在快結束的时候，在往我們口袋里裝第四期酬金的时候，——我們当然会拿到它的。”

“啊！”伊凡尔內說，“自从航行以来，公司已經付了我們三期酬金，我眞佩服弗拉斯告萊——我們的宝貝会計，老早就想办法把这一大笔錢存到紐約的銀行里去了！”

原来，这位尊貴的会計为了稳当起見，已經把这笔錢托亿兆城的銀行存到合众国的一家有信誉的銀行里去了。这倒不

① 鋸子(scie)，另一解釋为容易发脾气的人，它的讀音和“B調”(si)相同。B調的升半音多，拉起来困难，容易发噪音。这句双关語的意思是說邵恩的脾气坏，很难合他心意。

是不相信模范島的銀行，只是因为一只固定的銀箱看来要比一只浮在五六千公尺深的太平洋海面上的活动銀箱更加安全些。

当他們在雪茄烟和板烟的芬芳的烟雾中閑談着的时候，伊凡尔內說出了下面的一番話：

“朋友們，华脫和蒂小姐的婚礼一定非常豪华。我們的总長一定会絞尽脑汁，費尽心血，这是沒有問題的。那天一定会有許許多多美金象下雨那样四处抛擲，亿兆城的噴泉一定会傾注出美味的葡萄酒来，这我一点不怀疑。但是，你們可知道这次婚礼还缺少一样东西嗎？”

“是金鋼鑽的岩石上瀉下来的黃金水瀑布！”潘希納大声說。

“不是，”伊凡尔內說，“是一首应景的詩歌。”

“一首詩歌？”弗拉斯告萊重复了一遍。

“对啦，”伊凡尔內說，“那天当然要有音乐，我們要演奏一些最受人欢迎的、并且应时的乐曲，但是要沒有詩歌，沒有新婚曲，沒有祝賀新人的詩……”

“为什么沒有，伊凡尔內？”弗拉斯告萊說，“只要你愿意把‘热情’、‘灵魂’、‘青春’、‘爱情’这些字眼押上韵，做一首十二行的長短句的詩，邵恩一定很高兴給你的詩配乐的，他曾經作过曲子。”

“好主意！”潘希納特别贊成，“你怎么样，嘟囔老头儿？写点儿有喜庆味的东西，多用些‘断音’、‘快板’、‘奋激’①，最后来一个令人兴奋的热烈的收場，每个音符卖五块美金。”

“不，一分錢都不要，这一回，”弗拉斯告莱搶过去說，“是‘四重奏’献給模范島大富翁的小礼物。”

事情就这样說定了。大提琴家表示，要是詩神在伊凡尔內的心中注入了灵感的話，那么他也准备向乐神去祈求灵感。

为坦克登和考伐蘭的新婚夫妇而作的一首模仿爱情之歌[②]的新婚之歌將要从这样一种高尙的合作中产生了。

10日下午，有消息說看見了一只从东北来的大輪船。船的国籍还認不出来，因为它离模范島还有十哩远，并且黃昏的薄雾已經籠罩了海面。

这艘輪船似乎加快了馬力，并且肯定地是在朝模范島开来。看样子它大概要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才能靠島。

这个消息引起了沒法形容的騷动。妇女們都兴奋地想象着这艘裝运大批婚礼用品的五六百匹馬力的大輪船会帶来的各种珍奇的珠宝、織物、时裝、摆飾……

大家沒有料錯，这艘船确是到模范島来的。第二天天剛亮，它就繞过了右舷港的防波堤，而且它的船桅上还飄揚着模范島公司的旗帜。

突然，亿兆城又从电話中得到了另一个消息：那只船上升的是半旗。

出了什么事？一件不幸的事？船上死了人？这对于这件保証模范島前途的婚姻可是一个不吉利的兆头。

---

① 都是音乐用語，需要演奏得热烈的乐曲中用的。

② 圣經旧約的一部分，所罗門所作，他用述說爱情的方式来歌頌耶路撒冷的圣殿。

不过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这只船并不是大家等待的那只，它不是从欧洲来的。它是沿着美洲海岸，从馬格达利那湾来的。再說，婚期定的是2月27日，現在才不过11日，那只裝运貴重的結婚用品的輪船，决不会迟到，它有足够的时間可以开到这里来。

那么这艘船是来作什么的呢？它会帶来什么消息呢？为什么升半旗？模范島公司为什么派它到新赫布里底这一帶来和模范島相会呢？

它是不是有什么极端严重的紧急事情要通知亿兆城的人呢？

不錯，大家不久就会知道是什么事情了。

輪船剛到碼头，立刻有一个人上了島岸。

这是公司里的一位高級代理人。无数按捺不住好奇心的人跑到右舷港碼头上来，向他提了許多問題，但是他一概拒絕答复。

有一列电車剛要开，公司代理人一刻也不耽誤，馬上跳进一节車廂。

十分鐘以后，他到了市政大厦，有"紧急事情"要見島主席，——立刻得到了許可。

皮克斯丹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見了这位公司代理人，接見时房門关得紧紧的。

不到一刻鐘，名人委員会的三十位委員全都接到电話通知，請他們到会議厅出席紧急会議。

在这期間，港口和城里的人們产生了种种猜測，好奇心轉

而成为极度的疑虑。

八点差二十分，島主席在兩位助理的协助下，召开了会議。公司代理人于是发表了下面的声明：

“模范島有限公司于1月23日宣告破产。任命威廉姆·梯·泡末林先生为全权代表，尽力維护公司权益，办理一切清理事宜。”

担任清理人职务的威廉姆·梯·泡末林先生就是这位代理人。

消息傳出去了，但是并沒有产生象在欧洲那样的反应。要知道模范島正如潘希納說的，“是从美利坚合众国分出来的一部分”，破产这种事情是不会使美国人吃惊的，更不会使他們感到意外。这不是金融界的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嗎？有什么受不了的呢？所以亿万富翁們还和平常一样冷靜地来处理这件事情。公司已經垮了，垮就垮吧，这种事情即使最有信誉的財团也避免不了的。它亏空的数目很大嗎？非常大，根据清理人的統計，一共是五亿美金，也就是二十五亿法郎。为什么会破产的呢？投机，——可以說是瘋狂的投机，因为結果失敗了，但是原来也可能成功的。原来公司要在阿肯色州[①]的某个地方筹建一个新的城市，但是那块地方被埋在地底下了，原因是由于預先无法知道的地层陷落。总之，这不能怪公司方面，地层陷落了，股东当然就垮了。就拿欧洲大陆来說，尽管看起来很結实，有一天也可能塌下去的。而这类事情模范島

---

① 美国的一个州。

却一点不用担心，这一点不就充分証明了它比大陆上的土地或土質的島嶼优越嗎？

目前主要的是采取行动。公司現在的全部資产就是机器島的股票、島身、工厂、大厦、房屋、田野、船只——一句話，凡是工程师威廉姆·透生所設計的这架水上机器上面的以及附屬于它的东西全都一包在内，外加在馬格达利那湾的企业設备。目前的問題是要不要建立一个新的公司，来以协議的方式或拍卖的方式把这一切整个儿买下来？答案是肯定的，已經沒有什么可犹豫的了，卖下来的款子好用来偿淸公司的債务。但是要办这个新的公司，是不是必須依靠外来的資金呢？亿兆城富翁們的財富够不够为自己买下模范島呢？成为“太平洋之宝”的主人不是比做一个普通的房客更好嗎？他們自己来經管难道会不如破产了的公司經管得好嗎？

大家知道得很清楚，名人委員会的委員們的錢包里足有好几十亿。因此，委員們的意思是应当赶快把模范島买下来。公司代理人是否有权来接洽这件事情呢？有。再說，公司方面想要在短期間幸运地找到清偿債务所需的款子，当然只有在亿兆城的名人們的口袋里才能找到，有几位名人本来就是公司方面最大的股东。目前，城里兩区之間以及最有势力的兩家之間的敌对狀态已經結束了，所以討論起来就不会有分歧的意見。合众国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办事情是不喜欢拖拉的。所以这笔錢在会上当場就湊齐了。据名人委員会的意見，用不着公开招股，坦克登和考伐蘭加上其他几位富翁就湊了四亿美金。关于錢数沒有什么好討价还价的，公司方面同意

就收下，不同意就作罢，結果是代理人收下了。

会議于八点十三分在市政大厦的会議厅里召开，九点四十七分就散会了。这时候模范島的所有权已經轉手了，由亿兆城的兩位巨富和他們的几个朋友組成的詹姆·坦克登、南特·考伐蘭联合公司接管了模范島。

模范島公司破产的消息在机器島的居民中可以說沒有引起任何騷动，同样地，几个首要的名人把島买下来的消息也沒有引起什么激动。大家覺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哪怕款子数目再比这大些，也照样一轉眼就能湊齐。想到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屬于自己的，或者至少不再屬于別处的一个公司的了，这对于亿兆城的人来說，是一种极大的愉快。因此，"太平洋之宝"各阶层的人，它的全体职工、警察、公务員、軍官、士兵、海員，都愿意向兩家主人表示感謝，他們倆是那么了解大众的利益。

这一天，在公园里举行的一个群众大会上，有人提出了上述动議，它得到了再三的热烈欢呼。大会立刻推选几个人，組成一个代表团，到考伐蘭和坦克登的公館去。

代表团受到了欢迎，并且帶回了一項保証：模范島原有的一切規則和习慣不作任何变更，行政管理机关維持原狀，全体公务人員和职工繼續担任原来的职务。

其实要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这件事的結果是：西姆考耶艦長仍旧是模范島航行方面的最高負責人，按照名人委員会决定的航程，領导航行事务。斯蒂华脫上校統率的軍队，情况也是照常。天文台的一

切也沒有变更，馬蘭加利国王也不会有丟掉天文学家的职位的危險。无論在兩个港口、在发电厂或是市政府，沒有一个人被撤职。連陶萊繆的那个职位，尽管根本沒有学生来上他的舞蹈和礼仪課，完全等于虛設，但也同样沒有被撤消。

关于"四重奏"的合同当然也沒有絲毫变动，他們可以繼續享受合同上規定的极其优渥的待遇，一直到航行結束。

"这些人眞不平凡！"当弗拉斯告萊在得知事情处理得皆大欢喜的时候說。

"这是因为他們有的是錢！"潘希納接着說。

"乘这次更換島主人的机会，也許我們可以把合同撤消了……"邵恩說，他一点也不放棄他对模范島的那种荒謬的猜想。

"撤消！""殿下"大叫起来。"好极了！你試試吧！"

他一面說，一面把左手的手指一伸一屈地动着，好象在按第四根琴弦似地，他威胁大提琴家，說要用一秒鐘能揮动八公尺半的那种拳头揺他一頓。

然而島主席的地位將有一个变动：皮克斯丹夫是模范島公司的直接代表，他認为应当辞掉自己的职务。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的这个决定是合乎情理的。因此，他的辞呈被接受了，不过接受时在措辞方面对島主席表示了很大的敬意。他的兩位助理巴戴萊米·魯其和赫勃萊·哈柯特都是公司的大股东，这次由于公司的破产，毁了他們一半家財，所以他們預备一有輪船开出，就搭船离开机器島。

至于皮克斯丹夫，他答应繼續領导市政工作，一直到航行

結束为止。

模范島就这样宁静地，沒有爭执，沒有騷动，沒有爭夺地度过了这项巨大的財政上的变革。事情是办得这样妥善，这样迅速，公司代理人当天就帶了几位主要买主的字据和名人委員会的保証重新上船回去了。

至于那独一无二的"太平洋之宝"的艺术和文娛总長、这位举足輕重的人物卡里斯特斯·門巴尔，他的职务和待遇完全照旧，实际上，哪里去找一个能接替他的人呢？他是換不下来的。

"啊！一切都好极了，模范島的前途毫无問題，它沒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了，"弗拉斯告萊說。

"我們等着瞧吧！"执拗的大提琴家嘟嘟嚷嚷地說。

华脫和蒂小姐現在要在一个新的情况下結婚了。他們兩家將要被經济利益結合在一起了，无論在美国或其他地方，这种利益都会形成最牢固的社会关系；在模范島它就成了全体居民幸福的有力保証。模范島自从屬于亿兆城最有势力的大富翁以来，它的独立性似乎比以前更大了，似乎更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了！以前，有一根錨纜把它拴在合众国的馬格达利那湾上，現在，这根錨纜已經被割断了！

眼下到处是一片喜庆的气氛！

难道还需要强調結亲双方的喜悅、需要描述无法描述的东西、需要形容降临在他們身上的那种幸福嗎？未来的一对新人簡直形影不离。华脫和蒂小姐的結合不仅是門当戶对，而且真正是情投意合。他們兩个是这样的相爱，在他們的愛

情里面，絕对沒有金錢的因素，这一点大家准能相信。这对年輕人所具备的品質保証他們能过一种最幸福的生活。华脫有着象金子那样高貴的灵魂，肯定地，蒂小姐的灵魂也是以同样的金屬做成的，——当然，这是抽象的說法，虽然他們的財富可以眞的办到这一点，这里却并不是从物質的意义上来說的。他們是一对天成的佳偶，这句話听起来有点俗气，但却是再恰切不过了。他們盼望着2月27日早些到来，时刻計算着还有多少天，还有多少小时。他們遺憾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模范島不是朝着經綫一百八十度开，如果朝那边开的話，現在可是从西往东去，那就可以多撕一張日历，这对未婚夫妇的幸福就可以提前一天实現了。但是不行！婚礼得在新赫布里底群島前举行，必須忍耐。

再說，那艘裝着欧洲各种珍奇物品的"喜船"还沒有到达。其实，未来的新婚夫妇并不要求这些奢侈的东西，他們要这些几乎跟帝王一般豪华的用品作什么呢？他們互相把自己的爱情交給对方就够了，此外还需要什么呢？

但是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朋友和亿兆城的居民都希望把这次婚礼办得不同凡响，所以望远鏡还是一直对着东面的水平綫瞧。坦克登和考伐蘭甚至出了賞格，誰第一个看到那艘輪船，誰就可以領一大笔賞金。这艘輪船不管开得多快，也不会使这些焦急的人滿意的。

在这期間，节日的程序已經仔細地拟定好了。它包括娛乐活动、招待会、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同时举行的宗教仪式，市政大厦里的盛大晚会，以及公园里的联欢大会。門巴尔張

罗着一切，不辞辛苦，簡直可以說連自己的健康都不顧了。有什么办法呢！他勁头大得要命，别想攔得住他，簡直象一列开足馬力的火車一样。

那首新婚曲已經写好了。詩人伊凡尔內和作曲家邵恩眞是旗鼓相当。这首新婚曲將由特地組織的一个歌咏社的合唱队員来演唱。当歌声在夜色初临的时候，在电灯照耀着的天文台广場里傳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收到极大的效果。然后，年輕的新婚夫妇就將来到民政長官前面。然而宗教性的婚礼仪式則要到子夜时分，在亿兆城的神幻般的仙境中举行。

等待中的輪船終于出現在海上了。右舷港的一位了望員得到了那笔賞金，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美金。

2月19日早上9点鐘，輪船繞过了港口的防波堤，立刻就开始卸貨。

用不着把輪船运来的礼品中所包括的物品、珠宝、長袍、时髦的东西和艺术品一一列举出来，我們只要知道一点就够了，那就是，这些东西在考伐蘭公館的大厅里举行了一个展覽会，这个展覽会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功。亿兆城每一个居民都自愿地排着队来参观了这些奇妙的东西。肯定地，这些富裕得令人难以相信的財主們中間，有許多人是买得起这些精致的东西的，但是他們的口味和艺术感却实在不怎么使人欽佩。至于外地人如果好奇想知道这些东西的名目，可以看一看2月21日和22日的右舷新聞跟新先驅，要是从这兩份报上还得不到滿足的話，那么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絕对的滿足了。

“天哪！”这是伊凡尔內和他的三个同伴从第15号街公館

的大厅里出来的时候所說的唯一的一句話。

"'天哪！'我認为这是最合适的一个表达詞，"潘希納說，"看了这些东西使你情愿什么賠嫁都不要，只要蒂小姐一个人！"

至于那对年輕的未婚夫妇，他們对于这堆时髦的艺术杰作只不过草草地看了一下。

自从輪船来了以后，模范島又开始向西航行，打算到新赫布里底去。要是在27日以前能到达新赫布里底的任何一个島嶼，那么薩洛尔船長就要和他的同伴一同上岸，模范島就可以开始往回开了。

在西太平洋航行有一个方便条件，就是馬来人船長对这一带非常熟悉。由于西姆考耶艦長要他来帮忙，所以他一直留在天文台的塔上。只要一看到第一列山峰，馬上就可以很容易地靠近群島最东的島嶼埃罗芒果島，这样，就可以避免接近新赫布里底的无数岩礁了。

不知是偶然，还是薩洛尔船長有意要参加婚礼，他坚持只用一种緩慢的速度航行，所以第一列山峰直到27日早上才看見，正好是預备举行婚礼的那一天。

不过也沒有多大关系，反正已經看到新赫布里底了，华脫和蒂小姐的吉日的欢乐并不会因此而減色。同时，这些馬来人因为可以自由参加模范島的喜庆活动，都毫不掩飾地表示了极大的高兴。

模范島首先遇見了几个小島，然后按照薩洛尔船長的极其准确的指点，朝埃罗芒果駛去，唐納島的山峰从南面閃过。

在这里，邵恩、弗拉斯告莱、潘希納和伊凡尔內离他們法蘭西在太平洋这一帶的屬地——罗亞尔特島和新喀里多尼亞島不太远了，最多三百哩，这些島跟法蘭西正好在地球的兩对面。

埃罗芒果島上树木非常多，有些高高低低的山崗，山脚下面是一片辽闊的、适于种植的高地。西姆考耶艦長把島停在离群島东岸的科克海湾一哩的地方。他沒有把島再往里靠，因为离岸半哩以內的海里到处都是和海面一般高的珊瑚岩。再說島主席皮克斯丹夫不預备在这个島停泊，也不預备到群島的任何其他島去。过了喜庆，馬来人上岸以后，模范島就要重新朝赤道駛去，回馬格达利那湾去了。

模范島在下午一点鐘的时候停了下来。

島上的每一个人——公务員、职工、海員、士兵都奉令放假，只有海岸警卫站的海关警察例外，因为他們必須警戒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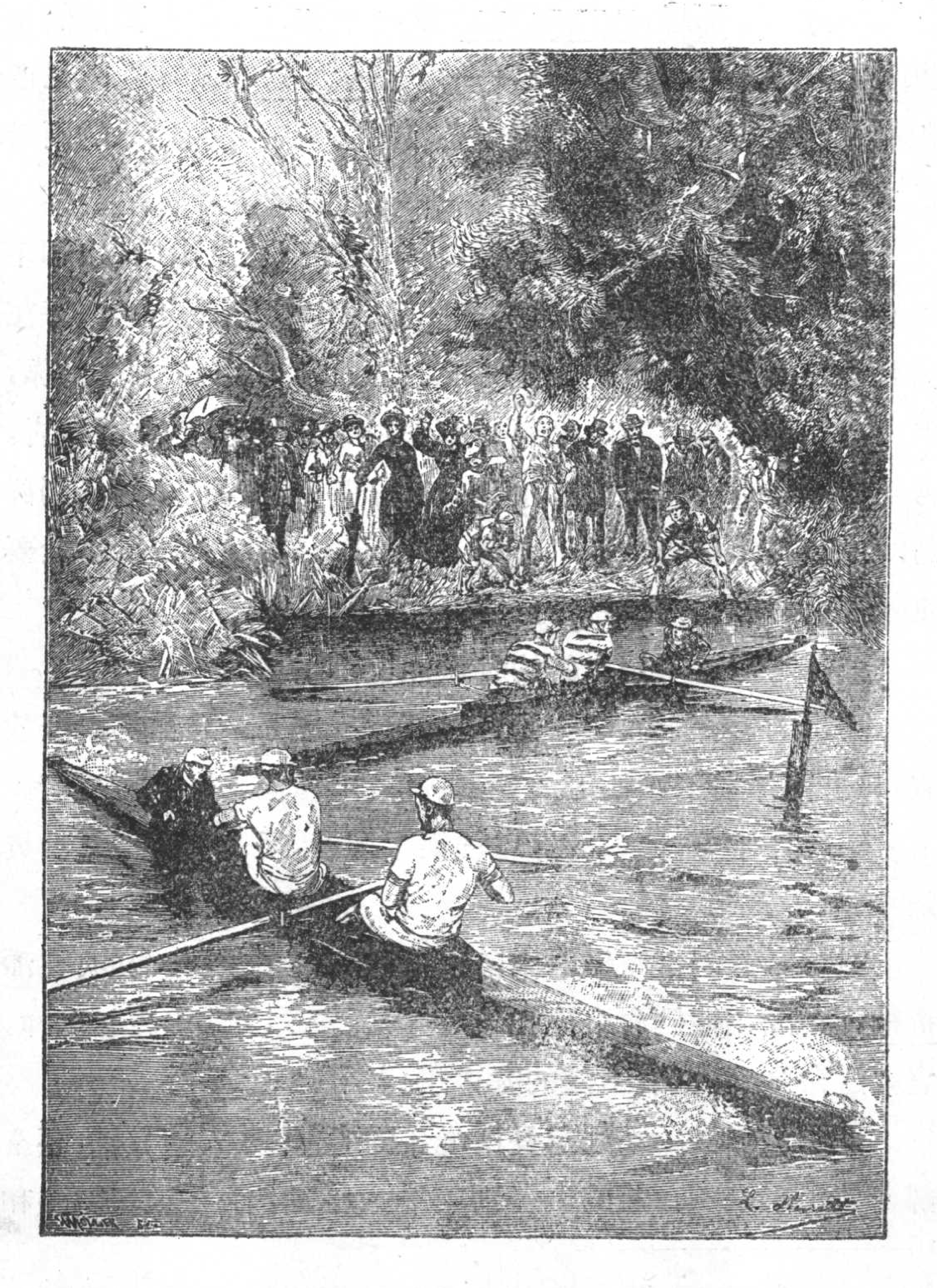
天气非常好，凉爽的海风輕輕吹拂着，用一句俗語說，眞是"天从人愿"。

"眞的，看起来高傲的太阳也是听富翁們的命令的！"潘希納大声說，"他們命令它把天时延長，——象若苏哀①那样，它就遵命照办！啊，金錢的魔力啊！"

关于亿兆城的文娛总長所准备的各項动人的节目，要全部介紹出来是不可能的。一到下午三点鐘，住在城里城外和

---

① 圣經中希伯莱人的領袖，他和耶路撒冷王打仗时，眼看要胜利，但天色將晚，时間不夠，他就命令太阳停住，給他战胜敌人的时間。太阳眞的停住了，这就保証了他的胜利。



大家热烈地参加各种娱乐活动

港口的全体居民都沿着盤蛇河涌进了公园。名人們亲切地跟大家在一块儿。也許是因为有奬品吸引着他們吧，参加各种娛乐活动的人非常热烈。好几个地方举行着露天舞会，但却以文娛宫大厅里举行的舞会最为精采。那里，年輕的男男女女都尽情欢舞着，都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最惹人注目的人。伊凡尔內和潘希納也在那里跳舞，他們也同样不肯讓人，爭着邀請最漂亮的女財主跳舞。"殿下"从来沒有象今天那样可爱、那样风趣、那样順心应手过。所以有一回在跳了一曲热烈的华尔兹舞以后，他的舞伴对他說："啊！先生，我都出汗了！象浸在水里似的！"他竟大胆地回答說，"是华尔斯①的水，小姐，是华尔斯的水！"

弗拉斯告萊听見这句話，連耳朵根都紅了。伊凡尔內听了心里想，这个該死的家伙的腦袋大概要挨雷劈了！

坦克登和考伐蘭兩家也都在大厅里。蒂小姐的美丽的妹妹們都为姐姐的幸福表示十分高兴。蒂小姐挽着华脫的胳膊在散步——这不算失礼，因为他們全是自由的美国公民。大家都向这对可爱的年輕人鼓掌，欢呼，并向他們献花，祝賀他們，他們非常亲切地接受了这一切。

舞会上大量供应茶点，这就使人們的兴致更高了。

夜来了，公园被鋁質月亮傾瀉下来的电光照得通明。太阳知趣地向地平綫下面隐去了！它大概在这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晝一样的人造光的面前，感到有点屈辱吧。

---

① 泉水名，可治病，常有人去沐浴。发音与舞名华尔兹相似。

九点多鐘的时候，合唱队唱起了新婚曲——获得了多大的成功啊！不論是詩人或是作曲家，对于这种成功都覺得太过分了。这时候，大提琴对“太平洋之宝”的那些不公正的断言大概已經消失了吧！

打十一点鐘的时候，一長列行人朝市政大厦走去。华脫和蒂小姐走在他們的家屬的中間。全体居民都陪着他們在第1号街上行进。

島主席皮克斯丹夫在市政大厦的大厅里。这是他上任以来所庆賀过的最美滿的一件婚事，婚礼就要举行了。

忽然間，市区里靠近左舷区最尽头的那部分响起了一片喊声。

队伍在半路上停住了。

随着喊声越来越大，紧跟着远远傳来了几下爆炸声。

不一会儿，几个海关警察——其中有的受了伤——跑到市政大厦的广場上来。

人們的焦虑已經到了頂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危險，它使每个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皮克斯丹夫出現在大厦門前的台阶上了，后面跟着西姆考耶艦長和斯蒂华脫上校，名人們也过去跟他們站在一起。

經过詢問，海关警察回答說，模范島受到一群新赫布里底人的襲击，人数有三四千，帶領他們的是薩洛尔船長。

11. 进攻和防御

薩洛尔船長以及跟他一起被模范島收留的馬来人，还有从薩摩亞来的新赫布里底人以及埃罗芒果島一帶的土人，他們共同策划的可耻阴謀开始付諸行动了。它將产生什么样的結果呢？沒有办法預測，因为这次可怕的襲击是在这样突然的情况下发生的。

新赫布里底群島不下一百五十个島嶼，在地理上从屬于澳大利亞，归英国管轄。不过跟西北面的所罗門群島一样，法蘭西和联合王国还常常为它的保护权发生爭执。美国当然也不喜欢在它想独霸的大洋上建立欧洲殖民政权。大不列顛在这些群島上插下自己的旗帜，为的是想給自己建立一个补給站，一旦澳大利亞的殖民地掙脫了英国的羈絆的时候，这样一个补給站就非常需要了。

新赫布里底的居民包括黑人和馬来人，都是卡納克种，但是群島南部的居民的秉性和天賦跟北部居民不一样，所以这个群島可以按居民的不同分为南北兩部分。

北部各島，如桑托島，圣菲力潑湾，居民比較文明，肤色較淺，头发不怎么卷曲。男人都長得短小精悍，性情溫和，从来沒有搶劫过欧洲人的店鋪和船只。維特島（或散得維齿島）也是一样，維特島有好几个小地方非常繁荣，維拉港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港口是群島的首府，又名法蘭斯維勒。这是一块美

好的土地，它有富饒的牧場，适于耕种，也适于种植咖啡、芭蕉和椰树，在这里发展椰子干制造业①也是有利可图的。法蘭西的移民在这里得到不少好处。自从欧洲人来了以后，群島上居民的习俗完全改变了。他們的道德水平和知識水平提高了。由于傳教士的努力，过去常見的人吃人的現象再也沒有了。不幸的是卡納克人有逐漸減少的趋势。很明显，总有一天，北部島嶼的卡納克人会灭种的，他們正在被欧洲人同化。

不过南部諸島却沒有这种遺憾的情形。薩洛尔船長所以选了南部島嶼来策划掠夺模范島的罪惡阴謀不是沒有道理的。这部分島上的土人至今还是純粹的巴布人，还是最不开化的民族，卽使是唐納島或埃罗芒果島也是如此。尤其是后者，有一个靴匠在对亞揚医生談話时說得好，他說："要是这个島会說話，它会講出許多叫人毛骨悚然的事！"

的确，这些未开化的卡納克人跟北部島上的人不一样，他們幷沒和玻里尼西亞人的血統結合在一起而变得文明起来。埃罗芒果有居民二万五千人，英吉利教的傳教士——其中有五个在1839年被杀害了——只劝說了其中的一半改信基督教。其余的一半仍旧信奉他們的偶象教。总之，不論有沒有改变宗教信仰，这里的土人全都非常凶暴，他們的坏名声幷不虛傳，不过他們的身材却要比桑托島或散得維齿島的土人瘦小一些，体格也沒有他們健壯。由于上述情况，凡是冒險到南部諸島去的游客都应当有所戒备，以免碰上什么严重的危險。

① 这种制造业是把椰子搗碎，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火烤干，制成椰子干，是馬賽出品的肥皂的原料之一。——原注

这方面我們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

大約五十年以前，黎明号双桅船遭到海盜搶劫，后来那些海盜受到法蘭西的严厉鎮压。1869年，傳教士告东被砍掉了腦袋。1875年，一只英国船被人出卖而遭到襲击，船員被杀戮，并且被野人吃掉了。1894年，在路易西亞特附近的罗賽尔島上，一个法国商人和他的工人，还有一只中国船的船長和他的船員，都被野人弄死了。最后，一艘英国的巡洋艦皇家号不得不发动了一次攻击，来懲罰这些杀害了大量欧洲人的野蛮民族。

人們把这些事情告訴了潘希納，这一回他可不聳肩膀了。他从斐济人吓人的大牙縫里逃出来才有几天啊！

薩洛尔船長就是在这样一些居民中召募他的同謀者的。他答应他們任意搶劫富裕的“太平洋之宝”，不放过模范島上的任何一个居民。这些在埃罗芒果附近窺伺着模范島的野人，其中有的是从只隔一条狹長的海峽的附近島上来的，大部分是从南面三十五哩的唐納島来的。唐納島上有个华尼西区，这区里的土著非常强悍，他們是梯波洛神的凶惡的信徒，身上几乎一絲不挂，是群島上最可怕的，实际也是最为人所怕的土人——黑海濱人和桑加利人也在这个島上。

北部島上的人虽然不象南方那样野蛮，但却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他們跟薩洛尔船長的阴謀沒有关系。散得維齿島的北面有一个海棠島，島上有一万八千个居民，他們捉到俘虜都是生吞活吃的，他們把俘虜的軀干給年輕人吃，把胳膊和大腿留給成年人吃，把肚腸扔給猪和狗吃。还有巴阿馬島，那里

居民的凶残程度也絲毫不亞于海棠島。馬利科洛島上的卡納克人也是吃人的。末了还有奥罗尔島，也就是群島中最坏的一个島，那里沒有一个白人，几年以前，一艘法国船上的全体船員都在这里被杀害了。策应薩洛尔船長的人就是从这些島上来的。

当模范島出現在离埃罗芒果只有几錨鏈的地方时，薩洛尔船長就发出了土人們所盼望着的信号。

不过几分鐘，有三四千个野人踏着露出水面的岩石过来了。

情况极端危急，因为这些涌到亿兆城来的新赫布里底人是任何还击和任何武力都打不退的。他們由于突然襲击而占了便宜。他們不仅有裝着尖头的扎起人来非常厉害的标枪和用有毒植物做的毒箭，同时还有群島上普遍使用的施尼特尔枪。

这件事情显然是經过長期謀划的，因为带头圍攻的是薩洛尔。事情一发生，亿兆城就号召全体士兵、海員、公务員以及一切健壯的男子起来战斗。

皮克斯丹夫、西姆考耶艦長和斯蒂华脫上校保持着高度的冷静。馬蘭加利国王也自告奋勇，他虽然已經失去了青春的活力，至少还具备着勇气。土人还沒有过来，还在左舷港那边，港口的長官正在竭力抵抗。但是无疑地，这群土人不一会儿就会冲进城来的。

第一道命令是把亿兆城的城門都关起来（城里的居民几乎全在庆祝結婚的喜事）。城郊和公园可能受到攻击，应当派

人在那里防守。兩个港口和发电厂可能遭到破坏，也应当加以提防。船艫炮台和船舳炮台也一定会被搗毁，这却沒法阻止。最可虑的是那些馬来人把模范島的大炮轉过来对着城里开——馬来人很可能懂得使用大炮的……

首先根据馬蘭加利国王的提議，把大部分妇女和儿童都送进市政大厦。

这座巨大的市政大厦跟整个島嶼一样，完全陷入一片漆黑之中，因为发电机已經停止运轉，机手們都去驅逐攻击者了。

西姆考耶艦長把存在市政大厦里的武器发給了士兵和水手，幷且供应他們充足的子彈。华脫讓蒂小姐跟坦克登夫人和考伐蘭夫人一起留下以后，就去参加了坦克登、考伐蘭、門巴尔、潘希納、伊凡尔內、弗拉斯告萊和邵恩所在的那一支队伍。

“走吧！看来这下一切都要完蛋了！”邵恩喃喃地說。

“不会完的！”总長大声說，“不会！不会完的！我們可爱的模范島不会葬送在一小撮卡納克人手里的！”

說得好，門巴尔！他已經被怒火呑沒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可惡的新赫布里底人把他籌划得那么精采的一个节日給攪乱了！是的！必須把这些人打退，不幸的是，这些人在数量上虽然沒有占优势，但是却由于他們是攻击者而占了上风。

兩个港口那边不断傳来爆炸声。薩洛尔船長首先破坏了推进机，使它不能运轉，这样模范島就不能离开他的作战根据

地——埃罗芒果了。

島主席、馬蘭加利国王、西姆考耶艦長和斯蒂华脫上校在举行防御会議，他們要想突圍出去，但很快就知道不行，因为这样做会牺牲許多人，在目前来說，人是多么重要啊。至于要想这些野蛮的土人发善心，那就如同希望半个月前侵入模范島的野兽发善心一样。另外，这些土人是不是想把模范島在埃罗芒果的岩礁上撞碎，然后再动手搶劫呢？

一小时以后，攻击者已經到了亿兆城的栅門前。他們想把栅門撞毁，但是栅門很牢固，他們想跳进来，里面的人就开枪，这样栅門守住了。

既然沒能出其不意地一下子就把亿兆城攻下来，要在一片黑暗中突破城防就更困难了，薩洛尔船長只好把土人帶到公园和田野去，在那里等候天明。

清晨四点多鐘，东方地平綫上剛泛出魚肚白，西姆考耶艦長和斯蒂华脫上校就下了命令，全体士兵和水手留下一半人在市政大厦，另一半布置在天文台的广場上，以防薩洛尔船長在这一边攻門。任何外来的援助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須竭尽全力阻止土人进城。

軍官們帶領着防卫者向第1号街尽头走去，"四重奏"跟在他們后面。

"剛逃过了斐济的野人，現在又要为保护自己的肉体来跟新赫布里底的野人作战！"潘希納大声說。

"他們不是把我們整个儿吞下去的，要那样还好了吶，眞可惡！"伊凡尔內接着說。

"哪怕只剩下最后一块肉我也要抵抗下去，象拉皮希[1]書中的主人公一样！"伊凡尔內又补充了一句。

邵恩一言不发。他对于这次事件的看法大家都知道，不过他幷沒有因此而不去尽自己的义务。

天剛剛亮，双方的枪声就响了起来，子彈穿过了广場的柵門。人們在天文台的城墙里英勇地防卫着。双方都有些死伤。在亿兆城方面，詹姆·坦克登的肩上受了些輕伤，但是他不肯离开战斗崗位。考伐蘭和华脫坚持在战斗的最前綫。馬蘭加利国王冒着施尼特尔枪的枪彈，想找机会瞄准一直在土人中間的薩洛尔船長。

眞的，进攻的人实在太多了！埃罗芒果、唐納以及附近島上所有能作战的人都来了，他們瘋狂地襲击着亿兆城。然而出現了一个有利的情况（西姆考耶艦長断定了这一点），就是：模范島不是在漂向埃罗芒果的島岸，而是在一股徐緩的海流的推送下，在朝北部的島嶼漂过去——不过要是朝外洋漂那就更好了。

时間慢慢过去，土人的进攻更加猖獗了。防卫者尽管英勇地抵御，还是打不过他們。近十点鐘时，柵門突破了，土人吶喊着冲进了广場，西姆考耶艦長只好帶大家退到市政大厦，現在只好把大厦当作一个堡壘，在里边抵抗。

士兵和水手一步一步地向后退。新赫布里底人已經冲进了城，这会儿他們也許会被搶劫的欲望所驅使而四下分散到

[1] 拉皮希（1815-1888），法国十九世紀的喜剧作家。

各个市区去；如果那样，对亿兆城方面是有利的。

但是这个希望落了空！薩洛尔船長不許土人們走出第1号街。他們要在这里攻打被圍者的最后据点——市政大厦。一旦薩洛尔船長占領了市政大厦，那么胜利就肯定操在他手里了，那才是大肆搶劫和杀戮的时候呢。

“眞的，他們人太多了！”弗拉斯告萊重复着說。一根标枪擦过他的臂膀。

箭和枪彈象雨点一样飞过来，他們退得更快了。

快到兩点鐘的时候，抵抗者已經退到市政大厦的广場上了。双方战死的人已經有五十来个，受伤的則要多一倍到兩倍。人們乘着土人还沒有侵入市政大厦，急忙跑进去关紧了門，叫妇女和儿童在靠里的房屋中找一个可以躲避子彈的隐蔽所。然后，皮克斯丹夫、馬蘭加利国王、西姆考耶艦長、斯蒂华脫上校、詹姆·坦克登、南特·考伐蘭、他們的朋友，还有士兵和海員各自把守一个窗口，激烈的射击又开始了。

“必須守住这里，”島主席說，“这是我們最后的一个机会了，但愿上帝显圣，拯救我們！”

在薩洛尔船長的命令下，攻击立刻开始了。虽然任务很艰巨，但是薩洛尔相信一定能成功。大厦的門很坚固，如果沒有炮，要把它攻破是不容易的。土人冒着由窗戶里射出的枪彈，用斧头劈門，死了很多。但是他們的首領并不因此下令停止进攻；不过，他要是被打死了的話，也許就会换个局面。

兩小时过去了。市政大厦仍旧被坚守着。但是圍攻的人虽然被枪彈打死很多，却不断有新的来补充。大家都想打死

薩洛尔船長，但是即使是最熟練的射击手，象坦克登和斯蒂华脱上校，也是枉費心机。薩洛尔手下的人在他身旁倒下了許多，他自己却仿佛是刀枪不入似的。

在一陣比剛才更激烈的射击中，有一顆施尼特尔枪的枪彈射进了中央的阳台，薩洛尔沒有被打中，皮克斯丹夫却当胸中了一彈。他倒下了，血涌到了喉嚨口，話都說不出来了，只是含含糊糊地說了几个字。人們把他抬到后面的屋子里，一会儿他就吐出了最后一口气。模范島的第一任島主席，一位有着正直和偉大的胸怀的有才能的行政管理人就这样犧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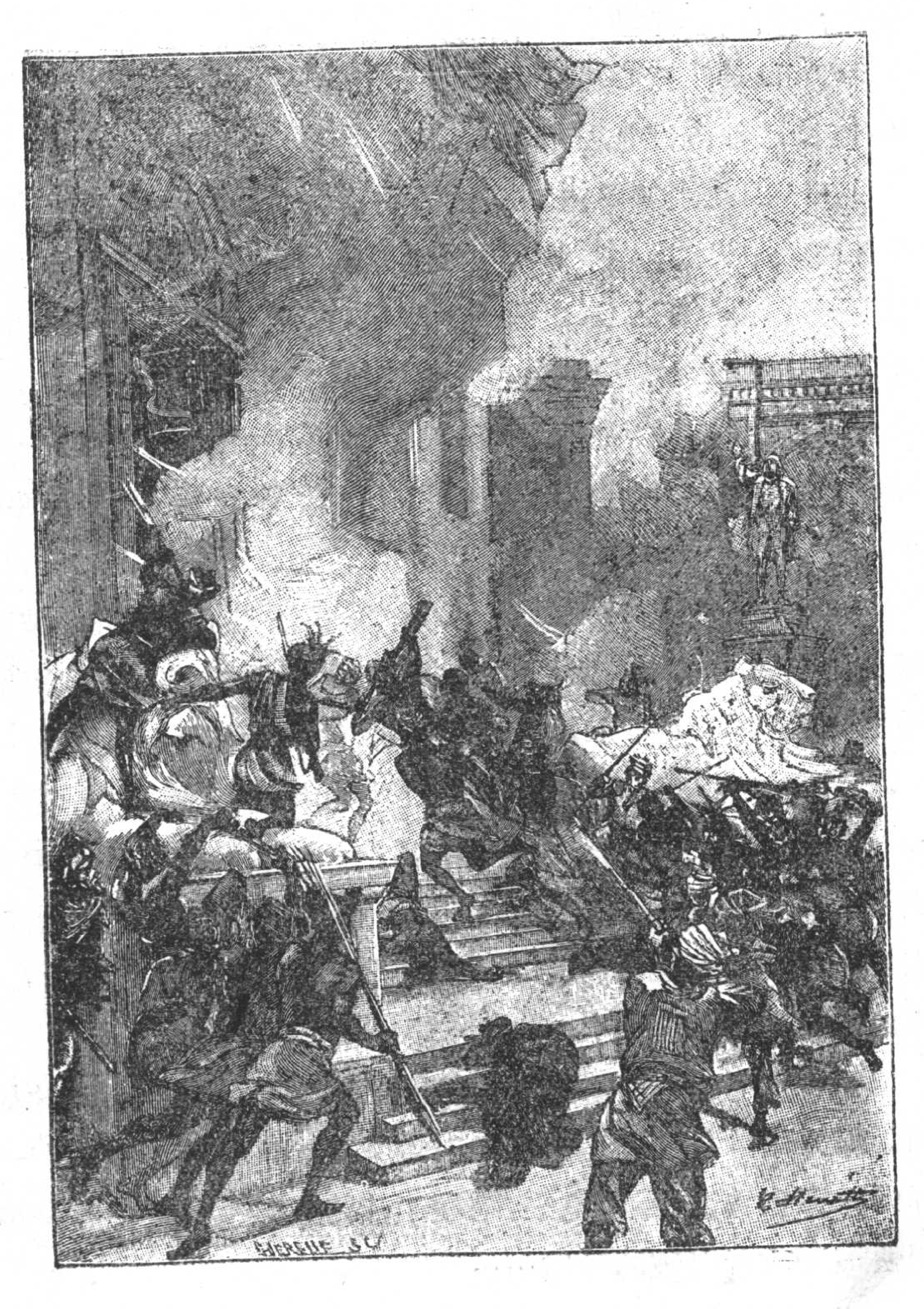
攻击越来越激烈了。土人的斧头不住地砍，門快要被攻破了。怎么样守住模范島的这座最后堡壘呢？怎么样救出堡壘里面的妇女、儿童以及所有的人，使他們免遭屠杀呢？

馬蘭加利国王，伊塞尔·西姆考耶和斯蒂华脱上校于是就商量是不是应当讓大家从大厦的后門逃出去。但是逃到哪里去呢？到船艏炮台？敌人会不会追击到那里去呢？到港口去？那里是不是已經被土人占据了呢？还有不少受伤的人，难道就把他們抛下嗎？……

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扭轉了当时的局面。原来馬蘭加利国王走到了阳台上，他不顧周圍象雨点一样的枪彈和毒箭，举起枪来，瞄准了薩洛尔船長，就在有一扇門快被圍攻者突破的时候……

薩洛尔船長突然倒下了。

他一死，馬来人就停止了攻击，他們抬起了他的尸体向后



土人的斧头不住地砍，門快要被攻破了

退却。土人們也跟着扭头朝广場上的栅門涌去。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第1号街的另一头响起了一陣喊声，枪声又剧烈起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呢？是不是守卫在港口和炮台的人占了上风了？是不是他們奔到城里来了？是不是他們不顧人少，想从背面襲击土人？

“天文台那边的枪声又紧了嗎？”斯蒂华脱上校問。

“大概是这些坏蛋又有增援来了！”西姆考耶艦長回答他。

“我認为不是，”馬蘭加利国王說，“因为这一陣枪声无法解釋。”

“眞的！又打起来了，我們占上风了，”潘希納大叫道。

“瞧，快瞧！”門巴尔急着說。“这些渾蛋全在撤退了。”

“快，朋友們，”馬蘭加利国王說，“把这些无賴赶出城去。冲啊！”

軍官、士兵、海員，全都跑到楼下，从大門里冲了出去。

野人都离开广場，四散奔逃，有的沿着第1号街，有的竄进附近的街道。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究竟是由于什么原故呢？是不是由于薩洛尔船長死了沒有人領导？这些圍攻的人在力量上占着那样的优势，而且正当要冲进市政大厦的时候，他們会因为自己領袖死了就泄气到这般地步，这可能嗎？

在西姆考耶艦長和斯蒂华脱上校的帶領下，約有兩百个海員和士兵，还有坦克登父子、考伐蘭、弗拉斯告萊和他的同伴，从第1号街冲过去驅逐那些逃竄的人，土人甚至顧不得回

过身来向他們射出最后一顆子彈或最后一支毒箭，他們把施尼特尔枪、弓和标枪抛了一地。

“前进！前进！”西姆考耶艦長用一种响亮的声音喊着。

然而，天文台附近的枪声却更响了，肯定地，那里在进行着极其激烈的战斗。

那么是模范島得到了支援嗎？但是是什么样的支援呢？这个支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不管怎么样，圍攻的人被一种不可理解的恐怖控制着，向四面八方逃命。他們是不是受到了来自左舷港的援軍的襲击呢？

是的，有一千个新赫布里底人打进了模范島，率領他們的是散得維齿島的法蘭西移民！

当“四重奏”看到他們的勇敢的同胞的时候，当然受到了用祖国的語言所作的慰問！

这次意外的、也可以說是神妙的干涉的經过是这样的：

从昨天夜里起，模范島一直在漂向散得維齿島，大家还記得，这个島是法国的殖民地，它正在日趋繁荣。法国殖民当局一听到薩洛尔船長攻打模范島的消息，就决定帶一千个受他們支配的土人前去援助。但是散得維齿沒有这許多船运送土人到机器島去。

誰知到了上午，模范島被海流送到了散得維齿島，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正直的法国移民是多么高兴。他們立刻都跳上漁船，帶領着土人——他們大部分是从水里游过去的，赶到左舷港。

不一会儿，守在船艣炮台和船舢炮台的人以及留在港口的人和他們会合在一起了。他們穿过田野和公园，直奔亿兆城。幸亏有了他們的牽制，市政大厦才沒有落在圍攻者（由于薩洛尔船長的死，他們已經有点混乱了）的手里。

兩小时以后，四处逃竄的新赫布里底人只能跳入海中，游到散得維齿島去逃命，但是大部分人死在軍队的枪彈下了。

現在模范島已經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它已經逃过了一場浩劫。

这樁可怕事件的結果人們似乎应当十分庆幸和向法国移民們表示感激，但却不是！啊！美国人总是使人吃惊的！就好象最后的結果一点沒有使他們感到意外，他們早就料到了似的。然而，究竟是誰使得薩洛尔船長的阴謀沒有实現，使一場恐怖的灾禍得以避免的呢？

不管怎么样，可以相信，模范島的兩位主要的島主一定暗自庆幸保住了一笔二十亿的財产，特别是正在这宗財产的前途將因华脫和蒂小姐的結合而得到保障的时候。

至于这对未婚夫妇，当他們重新見面的时候，禁不住互相紧紧地拥抱起来。这个举动，沒有一个人感到有失体統。他們不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前就該結婚的嗎？

我們的巴黎艺术家对散得維齿島的法国移民們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們可沒有那种过于美国化的矜持。多么热烈的握手啊！"四重奏"从他們的同胞那儿接受了多么眞誠的祝賀啊！这兩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虽然枪彈似乎有意不伤害他們，但他們并沒有因此而袖手旁观，还是勇敢地

尽了自己的义务。至于杰出的陶莱繆，他安静地在文娱宫的大厅里等一个学生，而那个学生却硬是一直沒去，誰能責怪陶莱繆呢？

不过总長却是一个例外，他尽管是一个道地的美国北佬，他的欣喜却达到了頂点。这有什么奇怪呢？要知道他的血管里流的是大名鼎鼎的巴納姆的血呀！这样一位祖先的子孙当然不会象他的美国北部的同胞那样冷淡无情！

事情結束以后，馬蘭加利国王和他的王后回到了第39号街的寓所。至于国王对于集体事业的忠誠，名人委員会是要向他致謝的。

于是模范島安然脫离了險境。为了它的安全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皮克斯丹夫在斗爭最激烈的时候牺牲了，有六十个士兵和海員中了子彈或毒箭，在勇敢地进行战斗的公务員、职工和商人中，牺牲的人数几乎和受伤的人数相等。全体居民都將参加这次集体葬礼，“太平洋之宝”將永远紀念着他們。

亿兆城的人办事一向是喜欢迅速的，他們很快就把一切恢复了原狀。在散得維齿島停泊了几天以后，这次血战已經一点痕迹也不留了。

皮克斯丹夫去世后，大家同意暫时把軍权交給西姆考耶艦長。在这个問題上沒有产生任何糾紛和爭执。詹姆·坦克登先生和南特·考伐蘭先生在这方面都沒有什么企图。再过些时候，就要由选举来决定模范島新的島主席这个重大問題。

第二天，居民們都到右舷港去参加一个隆重的仪式：把馬

来人和土人的尸体都扔到海里去。至于那些为保卫机器島而牺牲的人，当然与这不同，他們的尸体都被虔敬地收了起来，抬到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在那里接受了应有的荣誉。島主席皮克斯丹夫跟最平常的那些人一样，人們为他所作的祈禱及因他的死去而感到的悲伤，跟平常人沒有什么不同。

这件丧事后半部事务交給了模范島的一艘快速輪船来办理，船只把这些尊貴的尸体运到馬格达利那湾的一块教会的墓地上去了。

12. 左舷和右舷决裂

模范島在3月3日离开了散得維齿島。在启航以前，亿兆城的人热烈地感謝了法国殖民当局，以及和他們一起援救模范島的士人。这些法国人成了邵恩和他的同伴們的朋友，成了他們的弟兄，以后他們还要再見的，模范島今后每年都要到这个新赫布里底的島嶼来。

西姆考耶艦長領导着机器島的修理工作，很快就完成了。損坏的程度并不严重。发电厂的机器安然无恙。石油的貯藏量还够发电机用好几个星期。再說机器島不久就要到达有海底电綫的地方，就可以和馬格达利那湾取得联系。大家相信航行一定会順利完成，万无一失，用不了四个月，模范島就可以回到美国沿海了。

“但愿如此，”当总長照例又为他那架神妙的海上机器的

前途而兴奋得忘其所以的时候，邵恩說了这么一句。

“不过，我們得到了多大的教訓啊！”門巴尔說。“那些馬来人，还有薩洛尔船長，看来是那样馴順，誰会怀疑他們呢！所以模范島以后再也不收留外地人了。”

“即使是碰到乘船遇險的人也不收嗎？”潘希納間。

“我的好人，不管是遇險的人也罢，船也罢，我再也不相信了！”

西姆考耶艦長虽然还跟从前一样，負責指揮机器島的航行，但是民政权却不在他手里。自从皮克斯丹夫死了以后，亿兆城就沒有市長了，他从前的兩位助理，大家知道，已經卸职了。因此，就必須給模范島任命一个新的島主席。

由于沒有民政長官，甚至华脫和蒂小姐的婚礼都不能进行了。都怪可惡的薩洛尔，要沒有他的阴謀，哪能发生这个麻煩！不仅是未婚夫妇急着要把他們的婚姻正式肯定下来，就是亿兆城的名人以及所有的居民也都是这样希望。因为这样能使模范島的前途得到最可靠的保障。事情再不能拖延了，华脫已經說过要跟兩家的家屬一起从右舷港坐輪船到最近的群島去，以便由那里的長官来主持婚礼！眞气人！在薩摩亞、东加、馬貴斯，全有長官，要是开足馬力，不到一个星期就可以到达。

一些明白人劝这位不耐煩的年輕人冷靜下来。一方面，大家忙着准备选举。几天之內，新的島主席就会选出来。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公事就是主持这件盛大的、被热切期待的婚礼。节日的庆祝內容將要全部从头来。一位市長，一位市長！

每一个人的嘴里都只有这个呼声！

"但愿这次选举不再引起冲突，以前的矛盾也許沒有徹底解决！"弗拉斯告萊說。

不会的，門巴尔决定象人們所說的，施展分身法，——四出奔走来使这件事圓滿解决。

"何况还有我們那一对情人呢！"他大声說道，"我想你們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見的：自尊心敌不过爱情！"

模范島繼續朝东北方，南緯十二度和西經一百七十五度的交点駛去。在离开新赫布里底以前就拍出了海底电报，約定从馬格达利那湾开来的給养船在那里跟模范島会合。不过在供应問題上，西姆考耶艦長目前还不用操心，現存的物資足够用一个多月，在这方面一点都不必顧虑。但是，关于外地的消息大家知道得很少，政治报道貧乏得可憐，右舷新聞大发怨言，新先驅也不滿意。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呢！模范島本身不就是一个完整的小天地嗎？地球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跟它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它需要政治嗎？啊！不久，它本身就会发生很多政治事件的，也許还会嫌太多呢！

开始进行选举活动了。名人委員会的三十位委員（其中左右兩区名額各一半）都忙了起来。肯定地，今后关于新的島主席的选举一定会引起爭执的，因为坦克登和考伐蘭都要爭夺这个职位。

开了几天筹备会議。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大家不会取得协議，至少是很难取得协議的，因为兩位候选人都要爭面子。因此，一場騷动在城里和港口酝釀着。兩区的警察要想挑起

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以便对名人委員会施加压力。时間一点点过去，看来不可能取得协議了。人們深怕这会儿坦克登和左舷区的要人們又坚持起从前那个倒楣計划来，就是要把模范島变成一个工商业的島嶼，这个計划过去曾遭到右舷区名人們的拒絕，这一次他們也絕对不会答应的！总之，在这期間，一会儿象是考伐蘭占了上风，一会儿得势的又似乎是坦克登。兩个陣营之間因此互相发出难堪的責駡，尖刻的嘲諷，兩家人家又冷淡起来了，——对于这种冷淡，华脫和蒂小姐甚至根本不加理会。这种政治性的糾紛跟他們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簡單的解决办法——至少从行政观点說，那就是决定由兩个竞选人輪流担任島主席的职务：这个人担任半年，那一个再担任半年，如果認为合适的話，一年一換也可以，那就不会再有竞爭了。要能达成这样的协議，一定能使双方都感到滿意。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合乎情理的事情总是沒有机会被接受的，模范島虽然是独立的，跟大陆不发生关系，但人們的欲望却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糾紛……"有一天，弗拉斯吿萊对他的同伴說。

"这些糾紛跟我們有什么关系！"潘希納回答說。"它能給我們帶来什么損失！几个月以后，我們就要到达馬格达利那湾了，我們的合同也滿了，我們就可以脚踏实地，口袋里裝着一笔一百万的款子。"

"要是再发生什么灾禍呢！"頑固的邵恩反駁說。"象这么一架浮在水上的机器，誰能保証它以后怎样呢？先是跟英国

船互撞，接着是野兽的侵入，然后又是新赫布里底人的进攻，以后是……”

“住嘴，你这不吉利的鳥！”伊凡尔內大声說，“住嘴，要不然我們把你的鳥嘴掰下来！”

无論如何，坦克登和考伐蘭兩家不能在預定的日子結亲是件非常遺憾的事。要是他們兩家有了这种新的联系，也許緩和紧張局势就不致那么困难了，新婚夫妇就可以用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干預这件事。不过，这种混乱的局面不会延續多久的，因为 3 月 15 日就要举行选举了。

西姆考耶艦長本想設法使兩区和好起来。但是别人劝他还是少管閑事。他的任务是駕駛机器，那就去駕駛机器好了！他应該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触礁，而且一定得避免触礁！至于政治，那不是他管的事。

西姆考耶艦長于是决定不管这件事。

这場竞爭甚至把宗教界也卷了进去。教士参加了分外的事情可能是錯誤的，要知道，基督教和天主教，牧师和神父，他們一向是相处得非常融洽的！

至于报紙，它們当然得出場，那是不用說的。新先驅为坦克登出力，右舷新聞則替考伐蘭鼓吹。墨水一大瓶一大瓶地消耗着，人們但愿墨水里别掺进了血！老天哪！跟新赫布里底野人的那一仗，在模范島这块圣地上，血已經流得够多了！

不过一般人最关心的还是那对未婚夫妇，他們倆的罗曼史才写第一章就被迫擱笔了。但是人們又有什么办法来維护他倆的幸福呢？亿兆城里兩个区之間的关系已經破裂了，再

也不互相接待，互相邀請，更沒有音乐晚会了！要是老这样下去，“四重奏”的乐器就要在琴匣里发霉了，我們的艺术家就將什么也不干，空手賺那一大笔酬金了。

总長尽管嘴里不肯承認，心里却急得要命。他感覚到自己的地位很靠不住，因为他用尽心机想既不得罪这一方，也不得罪那一方——事实上这样做正好把兩方面都得罪了。

3月12日，模范島快接近赤道了，但还沒有到达預定跟馬格达利那湾派来的船相会的緯度，不过也快了，选举却似乎要在这以前举行，因为选举的日期定的是15日。

在这期間，左舷区和右舷区的居民中举行了各种方式的預选，但票数永远相等，沒办法分出多少来，除非有一方自动放棄几票，然而这些选票却象長在老虎嘴里的牙齿那样，一动也不动。

这时候，有人想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这个主意好象是在所有无权无势的人中間同时产生的。这是一个很簡單，很有道理的主意，它能够結束双方的竞爭。对于这样一个恰当的解决办法，候选人本人一定也会同意的。

这个办法就是：讓馬蘭加利国王来治理模范島。这位从前的君王是一个头腦聪明、胸襟开闊和意志坚强的人。他的涵养和与世无爭的哲学家风度是預防將来起爭端的最好的保証。他了解人，因为他曾仔細观察过人。他知道必須考虑到人的弱点以及人的背信棄义。他自己已經再沒有什么野心了，他永远不会想以个人專权来代替統治机器島的民主机構。他將仅仅是新成立的坦克登、考伐蘭联合公司的行政委員会

的主席。

亿兆城的商人、公务員还有港口的一些軍官和海員組織起来的一队人，决定用請愿的方式去向他們的做过君王的街鄰提出这項建議。

陛下夫妇在第39号街寓所的楼下客厅里接見了代表团。他們很亲切地听取了代表团的建議，但是却坚决地拒絕了。退位的君王和王后想起了往事，因此国王强調說：

"我感謝你們的好意，諸位，你們的要求使我們很感动，但是我們現在过得很幸福，我們希望今后不再有任何事情来扰乱这种生活。請你們相信！我們已經擯絕了那些跟任何一种統治权有关的幻想！我現在只是模范島天文台的一个普通的天文学家，我不希望成为别的人物。"

听了这样严肃的答复，再也沒有强求的余地了，代表团只好告退。

在快要选举的那几天，人們越来越激动了。要取得协議是不可能的了。坦克登和考伐蘭双方的拥护者甚至不愿意在路上遇見对方的人。兩区的人不再来往，无論是左舷区的人或是右舷区的人，都不穿过第1号街。亿兆城現在已經形成兩个敌对的城市了。唯一还在兩方面来回跑的那个忙忙碌碌，疲于奔命，流尽热汗，說尽好話，但是左也碰壁，右也撞墙的人，就是悲观失望的总長卡里斯特斯·門巴尔。他常常象一只沒有舵的船触了礁似的倒在文娛宫的厅堂里，"四重奏"就在一旁白費唇舌地竭力安慰他。象这样的事每天总要发生三四回。

至于西姆考耶艦長，他只管交給他負責的事。他按照决定的航程指揮着机器島。他对于政治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誰当島主席，他都沒有意見。他的部下以及斯蒂华脫手下的軍官們都跟他一样，对于使人們乱成一团的那个問題都表示漠不关心。所以模范島用不着担心会有什么軍官違抗命令的事情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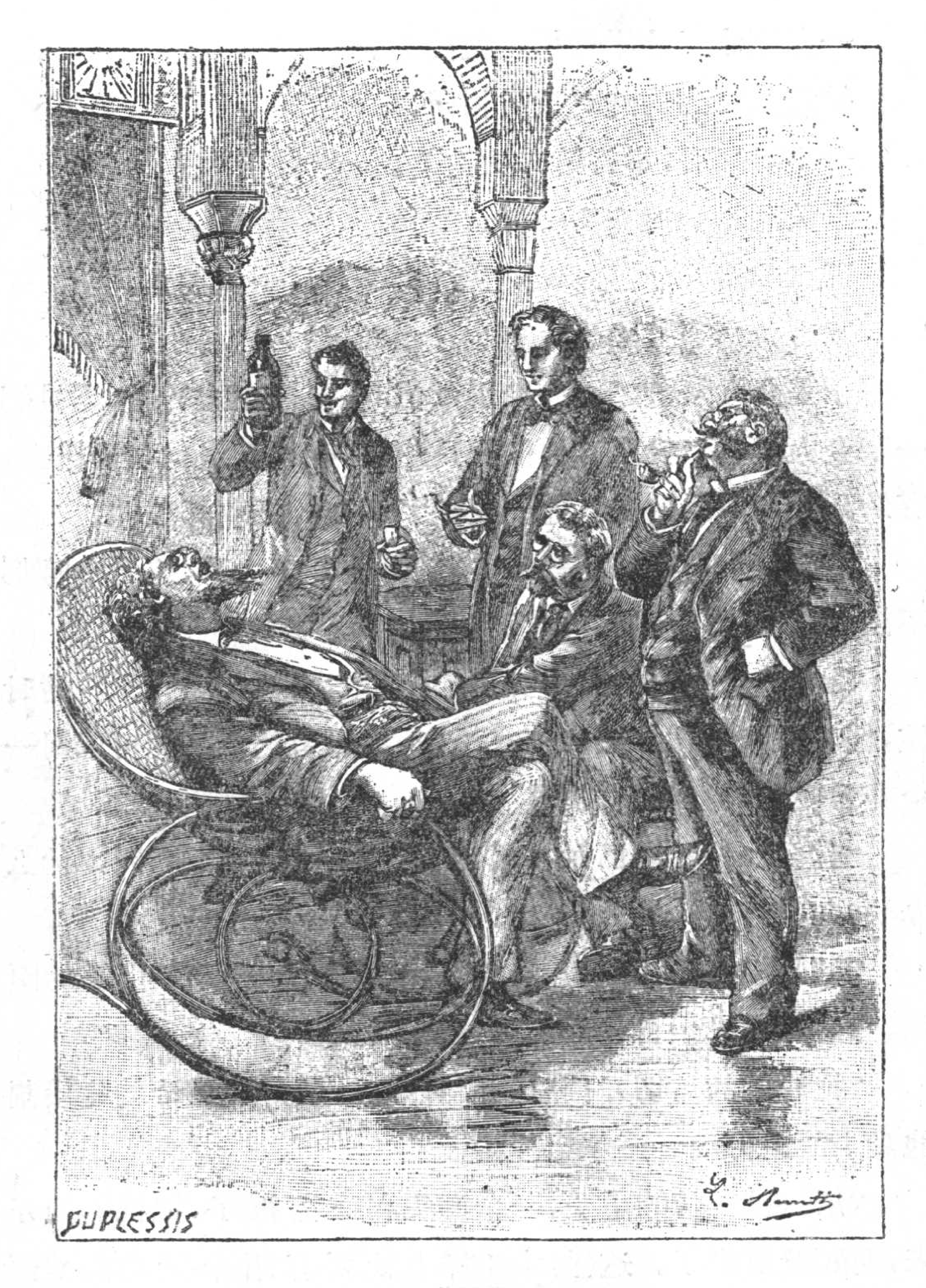
名人委員会一直在市政大厦里开会，他們辯論着，爭吵着，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警察不得不采取一些防御措施，因为大厦門前从早到晚都聚集着成群的人，常常发出狂暴的叫嚣声。

另一方面，傳开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华脫在前一天到考伐蘭公館去，沒被接見。他跟他的未婚妻被禁止来往了。既然他們的婚礼在新赫布里底人襲击以前沒有能举行，以后能不能举行就沒有人敢肯定了。

最后，終于到了3月15日。选举將在市政大厦的大厅里举行。广場上挤滿了叫嚣的人群，就象从前的罗馬人要选举一位在圣保罗教堂登极的教皇而聚在基里納皇宫前一样。

这最后的决定將是什么样的呢？預选时双方的票数一直是相等的，要是右舷区的人仍旧忠于考伐蘭，而左舷区的人始終拥护坦克登，那將怎么办呢？

偉大的日子已經来到了。从一点鐘到三点鐘，模范島所有的人都出来了，有五六千人在市政大厦的窗戶下騷动着，大家在等待名人委員会的选举結果——这个結果一出来，就要立刻用电話通知兩个区和兩个港口。



“四重奏”在那里白費唇舌地竭力安慰他

一点三十五分举行第一次投票。

候选人得到的选票数目相同。

一小时以后，举行第二次投票。

票数跟第一次完全一样。

三点三十五分，举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

双方得票还是誰也沒有超过半数。

于是会議解散了。应当解散，要是再开下去的話，委員們一定会火得动起武来。他們穿过广場，有的到坦克登公館去，有的到考伐蘭公館去。他們受到了群众的最刺耳詛咒。

然而这个局面必須結束，不能再拖延下去了，連几小时都不能。这对模范島的利益为害太大了。

当潘希納和他的同伴听总長說起三次选举的結果的时候，他对大家說："你們可別說出去，我認为这个問題可以用一个非常簡單的办法解决。"

"什么办法？"門巴尔在絕望中高举着兩条胳膊問，"什么办法？"

"就是把島从中間切开，象一块蛋糕似地分成相等的兩块，然后各自选出自己的主席，各走各的。"

"把我們的島切开！"总長大叫起来，就好象潘希納建議割他身上的肉似地。

"用一把无情的凿子、一个鎯头和一把扳子，把机器卸开来，問題就解决了。这样，太平洋上就要有兩个活动島了！""殿下"补充說。

潘希納这家伙，甚至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也沒正經話

說！

但是，虽然他的意見沒有被采納，虽然在物質上，人們既沒有用鄉头也沒有用扳子来順着第1号街，从船艫炮台直到船舳炮台把模范島拆卸开，然而从精神方面看，模范島已經完全分裂了。左舷区跟右舷区的居民就象中間隔着一片儿百法里的大海似的，变成了陌生人。三十位名人由于沒法取得协議，决定分区举行选举。坦克登被任命为他那一区的主席，他將按自己的意思来治理左舷区。另一面，考伐蘭也被任命为本区的主席，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在那里施政。对方都各有自己的港口、船只、軍官、海員、士兵、公务員、商人，双方都有发电厂、机器、发动机、机手和司爐工，兩个区都能自給自足。

好极了，但是西姆考耶艦長怎么样把自己分成兩个呢？还有門巴尔总長又怎么把自己的工作干得使双方都滿意呢？

关于后一个問題，倒是沒什么要紧，今后他的职位就要只剩个空名了，因为模范島既然不可能和解，那就有內战的危險，还談得上什么娛乐和节庆呢？

情况的严重仅仅从下面这件事就可以判断出来：3月17日，报上公布华脫和蒂小姐的婚約正式宣告解除。

是的！破裂了，尽管他倆祈禱也好，悬求也好，尽管門巴尔曾經大大吹嘘过爱情的力量，事实証明爱情并不是最有力的。然而也不尽然！华脫和蒂小姐不会分离的，他們会抛棄自己的家庭，他們会到別的地方去結婚，他們一定会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幸福的地方，可以不用为百万家財操心！

在坦克登和考伐蘭分別当了主席以后，模范島的航程倒

并沒有什么变动。西姆考耶艦長繼續把島开向东北方。等到到达馬格达利那湾以后，可能会有許多亿万富翁对这一切发生厌倦，而重新回到大陆上去寻求宁静生活，因为"太平洋之宝"已不能再保持宁静了。机器島說不定会被遺棄！然后，人們就把它清点一下，举行拍卖，把它当廢銅爛鉄似的論斤卖掉，把它回爐熔化！

就算这样吧，但是它还有五千哩的航程，至少还得走五个月呢。在这期間，会不会因为兩个首腦的意气用事或坚持己見而妨碍航行呢？另外，动乱的意識已經深入人心，左舷区和右舷区的人們会不会动起武来，互相开枪，使亿兆城的鋼板路被血染污呢？

不会的！双方当然不致于走这种极端！模范島的左舷区和右舷区之間是不会发生另一次"南北战爭①"的，但是这种不幸事件很可能引起一場灾禍。

3月19日上午，西姆考耶艦長在他的天文台的办公室里等候当天的第一个了望报告。据他推算，模范島距离和运給养来的船只相会的地点不远了。了望員在塔頂注意着周圍辽闊的海洋，以便一发現輪船，馬上发出通报。跟艦長在一起的有馬蘭加利国王、斯蒂华脫上校、邵恩、潘希納、弗拉斯告萊、伊凡尔內、一部分軍官和公务員，——这些人可以叫做中立派，因为他們沒有卷入島上的內部糾紛。对他們来說，最要紧的是尽快地到达馬格达利那湾，一到那里，这不愉快的一切就

① 指1861年美国南部和北部因解放黑奴而发生的內战。

会結束了。

这时候，电話鈴响了兩下，艦長接到了兩个命令。这是从市政大厦来的——那里，坦克登和考伐蘭跟他們的主要拥护者各自占据了大厦的左右兩半边，他們就在那里管理模范島。当然，他們的一切决定都是相反的。

关于西姆考耶艦長执行的航行路綫，兩位主席本来应該一致同意的，但是，这天早上却产生了不同的意見，无法統一。考伐蘭决定模范島应当繼續向东北开，开到告尔貝特群島，坦克登却一心想建立些貿易关系，所以决定向西南到澳大利亞去。

这就是兩个敌对者的意見，而他們的朋友則发誓支持自己的領袖。

艦長在接了同时发到天文台来的兩个命令以后，說：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为集体利益着想，这个問題不能拖了！”馬蘭加利国王接着說。

“你怎么决定呢？”弗拉斯告萊問。

“天哪，”潘希納大叫着說，“我可得看看你怎么个开法，西姆考耶先生！”

“糟糕！”邵恩說。

“先告訴坦克登和考伐蘭，說，他們的命令沒法执行，因为是互相矛盾的。再說模范島最好就停在这里不动，好等候跟它会合的輪船！”艦長說。

人們立刻把这个非常聰明的答复用电話傳达到市政大厦

去。

一小时过去了，天文台没有接到任何别的通知。非常可能，兩位主席已經不打算改变航綫而放棄了与对方相反的意見了。

忽然，模范島的島身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动蕩，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坦克登和考伐蘭頑固到底！

在場的人你瞧着我，我瞧着你，紛紛問道：

"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西姆考耶艦長聳了聳肩膀回答說，"这是坦克登直接下了命令給左舷港的机师华生先生，而考伐蘭却以相反的命令直接給了右舷港的机师生华先生。一个命令向前开往东北，另一个命令向后开往西南，結果是模范島在原地轉磨，这兩个頑固头的倔强脾气鬧多久，模范島就得轉多久！"

"啊！"潘希納大声說，"这要变成一只华尔茲舞了！一只頑固头的华尔茲！陶萊繆只好辞职！亿兆城的人用不着上他的課了！"

这个荒唐的局面在某一方面看来是滑稽的，它也許会引人发笑。然而不幸的是，据艦長說，机器的操縱不一致是极端危險的。模范島被一千万匹馬力朝兩个相反的方向拉，島身有裂开的危險。

事实确是这样，机器馬力开足了，推进机发揮着最大的威力，鋼的島身因此而震动起来了。大家只要設想一下一輛車子用兩匹馬拉，其中一匹往左拉，另一匹往右拉，就可以想象到模范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了！

模范島以島中央为軸心，轉得越来越快了。公园和田野都在划着一个个同心圓圈，島岸的警卫站以每小时十到十二哩的速度移动着。

机手們开动机器，造成了这个旋轉运动，要想使他們明白利害而把机器停下来，那是不可能的。西姆考耶艦長一点也管不了他們。他們跟兩个区的居民一样，被同一种激动的情緒支配着。华生和生华兩位先生是他們的領袖的忠实仆从，他們將坚持到底，机器对机器，发电机对发电机……

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一种悲慘的景象，它照理应該使人們的头腦冷靜下来，使人們的心軟下来的：

由于模范島不停地旋轉，亿兆城的許多居民，尤其是妇女，开始感到全身有一种說不出来的难受。人們在房子里惡心嘔吐起来，在离中心远受"华尔兹"的影响最大的地方更厉害。

我的天！由兩个相反的命令所造成的这种滑稽的、混乱的局面，眼看着將要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然而伊凡尔內、潘希納和弗拉斯告萊却捧腹大笑起来。这种精神上的分裂要是不結束，"太平洋之宝"就要造成同样严重的物質上的分裂了。

至于邵恩，由于模范島連續不断地轉磨，他的臉色变得蒼白，非常蒼白，就象潘希納說的，他"投降了①"！他惡心得厉害。这个惡作剧难道就沒个完了嗎？被囚禁在这只巨大的轉台上，誰知道前途怎么样呢？

---

① 是双关語，直譯是"把旗帜收起来"，而旗帜原文又可作顏色講，所以同时也可指臉色发白的意思。

接着在漫長的一周中，模范島一直不停地以島的中央部分为軸旋轉着。島中央就是亿兆城，現在城里挤滿了想逃避嘔吐的人，因为这里是模范島上对于旋轉的感覚最小的地方。馬蘭加利国王、西姆考耶艦長和斯蒂华脫上校企图給分駐在市政大厦的兩位当权人調解一番；但是毫无結果，誰也不肯讓步。在这种过分美国式的頑强性前面，就連皮克斯丹夫——要是他能复活的話——一定也束手无策。

眞是禍不單行，这八天以来，空中一直滿布着烏云，什么也看不清，西姆考耶艦長不知道模范島是在什么地方。由于强大的推进机朝兩个相反方向推动，大家感到整个島身都在震动，沒有一个人想回到屋子里去，公园里人山人海，大家都露宿在外面。这一方的人高喊着："坦克登万岁！"那一方的人就高呼："考伐蘭万岁！"大家眼睛里冒着火，拳头举得高高的，人們的激动已經到了頂点了，会不会冲突起来，引起內战呢？

双方誰也不考虑近在眼前的危險，誰都不讓步，哪怕"太平洋之宝"碎成千万块，它还得那么轉下去：一直轉到发电机发不出电来，推进机不能运轉的时候为止。

在这場普遍的憤怒中，华脫——他一点沒有卷进去——特別感到痛苦。他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蒂小姐担心，他担心模范島会突然崩潰而使亿兆城毁灭。八天来，他沒法再跟那个曾經是他的未婚妻而且本应当成为他的妻子的人見面。他难过极了，他曾經无数次請求他的父亲不要不顧人們的痛苦，固执地把机器这么开下去。但是，坦克登拒絕了他，什么都不

愿意听。

在27日夜里，华脫乘着黑夜想到那位年輕姑娘那儿去。万一灾禍发生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能在她的身边。于是他从聚集在第1号街上的人叢中溜过去，走进了敌对的那一区，預备到考伐蘭公館去。

快要天亮的时候，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可怕的爆炸声：左舷区的鍋爐由于經不住过分的加热，連机器房一齐炸飞了。这一区的电力来源突然中断，半个模范島就陷入一片混沌漆黑里了。

13. 潘希納对于局势下的結論

現在，左舷港的机器已經由于鍋爐的爆炸而不能再运轉了，但是右舷港的机器却还是完好的。这样，模范島只剩下右面的推进机了，它如同沒有牽引机的机器一样，只能在原地打轉，再不能向前走了。

这件事故使局势更严重了。因为当模范島有兩套机器可以同时运轉的时候，只要坦克登和考伐蘭兩派取得諒解，这个局面就可以解决，兩个推进机就可以恢复正常运轉，向同一方向推进，机器島就可以重新朝馬格达利那湾开，充其量也只是耽誤几天工夫。

現在的情况就不同了。即使双方意見一致，也不可能航行了，西姆考耶艦長已經失去了必要的推动力，无法使机器島

离开这片汪洋了。

然而，要是在这一星期內模范島沒有离开原来的地方，要是等待中的輪船能够到达，那么它也許还有可能回到北半球去……

但是不行！这一天，一次天文观察証明模范島在不停的旋轉期間已經移向南面去了。它已从南緯十二度移到十七度来了。

原来，在新赫布里底群島和斐济群島之間，由于兩島相隔很近，所以形成了几股流向东南的海流。当机器运轉方向一致的时候，模范島可以毫无困难地逆流前进。但是自从它一个劲儿打轉以后，就不由自主地被海流冲向南回归綫方面去了。

西姆考耶艦長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把事态的严重性不加隐瞞地告訴了那些我們称之为中立派的人，他說：

“我們被海流向南冲了五度。当一艘輪船失去了机器控制的时候，水手們可以采取必要的办法，但是在模范島上却办不到。我們的島沒有帆，不能利用风力。我們的命运被海流掌握着。它要把我們帶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不知道。至于从馬格达利那湾开出的輪船，它沒法在約定的地方找到我們了。我們在以每小时八哩到十哩的速度飘向太平洋最偏僻的海面！”

西姆考耶的这几句話明确了当时的情况，这种情况，他是沒有能力改变的。机器島好象一个巨大的、一任海流支配的漂浮物。海流向北流，它也向北，海流向南，它也就跟着向

南——也許会一直漂到南极，那时候……

不一会儿，亿兆城和兩个港口的居民都知道了这一情况。大家都清楚地意識到极大的危險就要来临。由于对这件新的灾禍的恐惧，大家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安静下来了——人往往是这样的。大家再也不想发动內战，互相械斗了；虽然仇恨还是照旧存在，但是至少不再用暴力来发泄了。人們一个一个都回到自己的市区、自己的住所去。坦克登和考伐蘭不再互相爭吵了。兩位主席亲自提出了建議，并由名人委員会根据情况，决定采取一个唯一的正确措施：委員会把一切权柄都交給了西姆考耶艦長，他是今后对模范島的命运負責的唯一的領袖。

西姆考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依靠的是他的朋友、他的軍官、他手下的全体人員的矢尽忠誠。但是这架面积有二十七平方公里的龐大的水上机器，自从它的兩套机器失去作用以后，已經无法駕駛了，在这样的一架机器上，艦長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們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說，模范島——到現在为止一直被認为是杰出的水上建筑物——已經完蛋了呢？自从发生了这件事故以后，它已成了风暴和海浪的玩物了……

然而，这件事故不是自然力量造成的，“太平洋之宝”自从建成以来，一直战胜了自然界的狂风暴雨，这次事情应当归咎于內部的人为的冲突，归咎于亿万富翁們的爭权夺利，归咎于他們有的要向南，有的要向北，蛮不講理地坚持自己的意見！左舷港鍋爐的爆炸是他們的极度的愚蠢所造成的！

但是責备有什么用呢？要紧的是先看一下左舷港的机器损坏到什么程度。西姆考耶艦長召集了他手下的軍官和工程师；馬蘭加利国王也跟他們一起去。在这位帝王出身的哲学家看来，这件由于人的欲望的冲动而引起的灾禍，是沒有什么值得詫异的！

調查团奉命来到了发电厂机器房。由于燃燒过度而引起的鍋爐爆炸把一切都毁坏了，还炸死了兩个机手和六个司爐工。供应模范島上这半部各方面用电的发电厂也被破坏得同样彻底。幸而右舷港的发电机还在繼續运轉着，潘希納說得对：

“只有一只眼睛也瞧得見！”

“不錯，但是我們还丢了一条腿呢，只剩下一条腿能頂什么事！”

半瞎半瘸，太糟糕了。

調查的結果是，損坏的已經沒法修复了，沒有办法制止模范島向南漂流。因此，只有坐等它脫离那股把它帶到南回归綫去的海流。

了解过这方面的損坏情况以后，还得檢查一下鋼箱的情况。八天来在这么厉害的旋轉运动下，鋼箱有沒有受損坏呢？鋼板松了沒有？鉚釘紧不紧？要是有漏水的地方，用什么办法来堵住呢？

工程师們进行了第二次調查。他們給西姆考耶艦長的报告还算使人安心。由于牽引力的作用，島身的鋼板有許多处裂开了，鋼骨折断了，成千顆鉚釘掉下来了，还出現了不少裂

縫，有几只鋼箱里已經灌进海水去了，不过，吃水綫还沒有降低，可見金屬底层的損坏程度还不太严重，所以模范島的新主人不用为他們的財产担心。裂縫最多的地方是船舳炮台。至于左舷港，在爆炸以后，有一个碼头沉沒了。但是右舷港完好无恙，它的堤防还可以保証船只的安全，使它們不受海浪的襲击。

人們接到命令，凡是能够修好的馬上进行修理。要紧的是使居民不要为物質問題担心。由于失去了左舷港的推进机，模范島連开到最近的島上去都不可能了，这已經够人們受的了，已經太过分了，然而是无法补救的。

剩下的严重問題是餓和渴。貯藏的东西够一个月？还是够兩个月呢？

西姆考耶艦長在这方面統計了一下：

水的問題不用担心，虽然有一个蒸餾厂被炸掉了，但是另一个可以繼續开工，供应一切需要。

至于粮食方面，情况就比較严重，除非这一万个居民能从什么地方取得大批补充給养，否則，算来算去最多只能維持半个月。大家知道，島上除了水果和蔬菜以外，一切都是从外面来的，而“外面”，在哪儿呢？最近的陆地离这儿有多远？怎么去？

因此，只好采取一些不愉快的措施：西姆考耶艦長不得不决定实行配給制。当晚，这个不幸的消息由电話机和傳字机公布出去了。

亿兆城和兩个港口全都籠罩在一片恐慌的气氛下，人

們預感到更严重的灾难將要来临了。也許不久就会出現飢饉——这幅人們熟悉的，而又触目惊心的景象！因为已經沒有任何办法补充粮食了，原来，西姆考耶艦長連一条可以派到美洲大陆去的船都沒有了。太不幸了，三星期以前，为了运送皮克斯丹夫以及在和埃罗芒果作战时死去的保卫者的尸体，把島上所有的大船都开出去了。所以，肯定地，妄自尊大的一場竞爭，已經使模范島处在一个比新赫布里底人入侵时更坏的处境中了！

眞的！当財富解决不了飢餓問題的时候，即使富裕得象洛希尔、馬凱、阿斯托、范德比和戈尔那样，拥有几十亿的財产，又有什么用呢？当然，这里的財主們一定早已把他們的財富存放在新大陆或旧大陆的銀行里了，那是非常牢靠的！但是說不定用一百万买不到一斤肉或一斤面包的日子已經不远了！

总之，这一切都得归咎于富翁們的无事生非、愚蠢的竞爭和爭权夺利！他們是罪人，坦克登和考伐蘭兩家是禍首！他們給軍官、公务員、职工、商人以至全体居民帶来了这样的灾难，应当小心，人們会在憤怒之下对他們实行报复的！人們在飢餓逼迫下，什么瘋狂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但是应当說明，虽然这兩家理应受到这种譴責，华脫和蒂小姐却永远不会埋怨！不会！对这一切，这对年輕人是沒有責任的！他倆曾經是保障兩区的前途的紐帶，而这条紐帶并不是他們割断的！

四十八小时以来，由于天气的关系，无法进行天文观察，

模范島的方位就不能准确地肯定。

3月31日黎明，天晴了，海上的雾不一会儿就散开。有希望在良好的条件下来测定方位了。

大家万分焦急地等待观测結果。有好几百个居民赶到船艫炮台来。华脱也在里面。但是他的父亲、考伐蘭以及名人們却沒有一个离开自己的公館，他們知道大家有充分的理由控訴他們，說他們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他們覚得躲在家里就可以挨不到群众的怒火了。

將近中午了，天文观察員們准备在太阳当头的时候来测定島的位置。馬蘭加利国王和西姆考耶艦長每人拿了一个六分仪，对着天空。

测出了太阳的高度以后，就开始計算，經过核对，得出的結果是：

南緯二十九度十七分

近兩点鐘时，在同样良好的条件下进行第二次测量，得出的經度是：

东經一百七十九度三十二分

这才知道，模范島經过那些天的迅速旋轉以后，已經被海流朝东南冲了將近一千哩。

这个方位标在地图上，大家就看到：

离模范島最近的島嶼——至少在一百哩以外——是剋馬德克群島，这个島完全是寸草不生的岩石，几乎沒有人居住，

从那里什么东西也得不到，再説也沒有办法过去。新西蘭在南面三百哩的地方，但是如果海流偏往别处流，也沒法到达那里。往西距澳大利亞一千五百哩，往东几千哩是南美洲的智利。新西蘭过去就是南极洲荒凉的极地了。模范島是不是將要毁在南极洲呢？將来有一天，航海家們会不会在南极重新找到死于愁苦和飢餓的全体居民的殘骸呢？

西姆考耶艦長打算尽最大的力量来研究海流。但是如果海流不改变方向，如果不遇到逆流，如果发生一場在极地附近常見的可怕的大风暴，那又怎么办呢？

关于模范島所在方位的消息当然使人害怕。人們越来越怨恨这場灾难的罪魁，怨恨亿兆城的那些害人的富翁們，他們应当对这种情况負責。多亏馬蘭加利国王在群众中的一切影响，多亏西姆考耶艦長和斯蒂华脫上校的全部才干，以及全体軍官的忠誠和他們在海員和士兵中的威信，才制止了暴动的发生。

一天过去了，什么变化也沒有。人們不得不服从粮食配給制，并且把消耗量減到最低限度，——不管你錢多錢少都一样。

在这期間，了望員們集中最大注意力进行工作，严密监視着海面上空，一旦有船只出現，立刻向它发信号，这样也許能够重新跟别处取得联系。不幸的是，机器島是在海洋航綫以外；在南极海附近的这一帶，很少有船只經过。而那边，南面，在人們恐怖的想象中，展現着一幅有厄尔布斯和鉄罗尔①的火光照耀着的极地的景象！

几天来一直刮着猛烈的北风，然而在4月3日夜里，出現了一个有利的情况：北风突然停息了。接着而来的是一片平静，风突然移到东南方了，这种气候的突变在春分时节是常有的。

西姆考耶艦長又产生了希望。模范島只要向西过去一百哩，就会被逆流送到澳大利亞或新西蘭附近。无論如何，看来已經不向南极漂流了，而且有可能在澳大拉西亞的广闊洋面上靠近陆地的地方遇見什么船只。

旭日初升的时候，东南风已經非常大了。模范島很明显地是在被风吹着往回移动。島上高大的建筑物、天文台、市政大厦、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都在某种程度上受着风的推送，它們在这艘四亿三千二百万吨的大船上起了船帆的作用！

天上到处是一片片飄动着的浮云，太阳忽隐忽現，但这并不妨碍进行測量。

人們对于云端中的太阳測量了兩次。

計算証明，从昨天以来，模范島又向西北移动了兩度。

要說机器島只是因为受着风的推送就能走那么些路，那是难以使人同意的，因此大家肯定它一定被納入太平洋的大海流中的某一股逆流中了。它能遇上这股把它推向西北的逆流，眞是太幸运了，它未来的命运也就有指望了。但是，上帝啊！还得快点才行，因为粮食的配給量还得再減少。余粮越来越不够，要讓一万个人能吃飽，实在使人为难！

---

① 南极的火山。

当最后的那次天文观察的結果傳到兩个港口和城里的时候，人們都安心了一些。我們知道，人的情緒刹那間就能从这一端轉到那一端，从絕望变为希望，模范島上的人这时候就是这样的。他們跟挤在大陆上的大城市里的那些可憐的人显然是有很大区别的，他們比較冷静、沉着和有涵养，但是在飢餓的威胁下，誰也免不了惊慌失措……

上午，风力有加强的趋势。气压計慢慢往下降。由于受了巨大的东南风的攪扰，海里掀起了翻騰的巨浪。从前，模范島对于这样惊濤駭浪毫不在乎，現在可受不住了。有些房屋从上到下整个儿震动起来了，屋里的东西都挪了地方，好象发生了地震一样。亿兆城的人們遇到这种情形还是第一次，大家都非常不安。

西姆考耶艦長和他手下的人員一直守在天文台，所有的工作都集中在那里。房屋的震动使他們特别担心，他們不得不承認情况极端严重。

"非常明显，模范島的島基已經損坏了，"艦長說，"鋼箱裂开了，島身不牢靠了，島已經不象原来那样坚固了。"

"愿上帝保佑，千万别碰上暴风雨，因为模范島已經沒有足够的抵抗力了！"馬蘭加利国王补充說。

是的！現在居民們不再信賴这块人造土地了。人們連站都站不穩了。就算有撞在极地的岩石上的危險，也要比現在这样好上一百倍！时刻担心着模范島会裂出一个大口子，会沉到太平洋的这片水深莫測的深淵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不能不惊慌。

肯定地，准是有些鋼箱又損坏了，隔板吃不住了，釘在一起的鋼板也脫开了。在公园里、盤蛇河边以及城里靠外边的街道上，人們看到地面由于地层的断裂而引起了突然隆起的現象。好几幢房子已經搖搖欲墜了，要是倒塌下来，就要把作为屋基的一切地下結構全压毀了！裂縫已經堵不住了。海水一定已經从四面八方灌到地底下去了，因为吃水綫的位置已經改变。島周圍，兩个港口以及船舢炮台和船艫炮台，几乎每一部分的吃水綫都降低了一尺，要是再低下去，海水就要冲到岸上来了。模范島的基础既然毁坏了，島的沉沒只是时間問題。

西姆考耶艦長对于这个情况当然要保守秘密，因为它一定会引起恐怖，也許比这更坏！居民們对于那些应当对偌大罪惡負責的禍首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他們沒有办法逃命，他們不象船上的乘客，可以跳到小船上，或者編一个木筏，全船的人都避到木筏上去，等待别的船只救他們。不行！他們的木筏就是模范島本身，而它則正在下沉！

这一天，西姆考耶艦長时时刻刻叫人注意吃水綫的变化。模范島不断地下沉，說明海水在繼續滲入鋼箱，虽然慢，却是不間断的，并且是无法挽救的。

同时，天色变坏了，空中一片灰白，有的地方帶点紅色和古銅色。气压計急剧下降。一切現象都說明將要有暴风雨来临。濃厚的水气后面，天好象縮小了，好象只有模范島島岸那么大的一圈。

暮色降临的时候，刮起了可怕的大风。由于島底下受到

巨浪的冲击，鋼箱破了，鋼骨断了，鋼板裂开了，到处可以听得見金屬破裂的声音。城里的街道，公园里的草坪，都有裂成缺口的危險，因此，当天黑下来的时候，人們都离开亿兆城到郊外去了，那里地面建筑物少，承担的分量比較輕，所以比較安全些。全体居民都分散在兩个港口以及船舳炮台和船艫炮台附近。

近九点鐘时，模范島发生一陣震动，連島基都搖撼起来。右舷港供应照明的发电厂沉到海底去了，島上于是一片漆黑，是天，是海，全看不見了。

不多一会，又起了一陣地震，立刻，房屋开始倒塌了，好象是用紙牌搭成的一样。照这样，模范島的建筑物几小时以內就要一样都不剩了！

"諸位，"西姆考耶艦長說，"我們不能再在天文台呆下去了，它快要塌了……到郊外去，等风暴过去……"

"这是一种旋风，"馬蘭加利国王接着說，一面指着降到七百十三公厘的气压計。

果然，机器島被风刮得旋轉起来了，旋风的威力象强大的蓄电器那么大。一大片海水圍着一根几乎垂直的軸自西向东旋轉过来，朝南向南半球推去。旋风是一种会造成无数灾禍的强大气流，要摆脫它，只有到漩渦的中心去，那里风势比較弱；或者，至少到风柱的右面部分，也就是順着风向的半个圆弧去，这样可以避免被汹涌的海浪卷走。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模范島沒有推进机。模范島又天旋地轉起来，可是这次不是由于它的首腦們的愚蠢和任性，而是由于一种巨大的气流，



房屋开始倒塌了

它將要把这个島彻底摧毀。

馬蘭加利国王、西姆考耶艦長、斯蒂华脫上校、邵恩和他的同伴、天文学家和軍官們都离开了已經靠不住的天文台。他們走得正是时候！才走出不到二百步，高聳的塔就嘩啦一声倒塌下来，砸破广場的地层，沉到海底了。

一会儿以后，整个天文台只剩下了一堆瓦礫。

"四重奏"一定要从第1号街跑到文娱宮去搶救他們的乐器。文娱宮还沒有塌，于是他們跑到那里，上楼到自己的房間里拿出了兩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然后到公园里去寻找避难的地方。

那里聚集着兩个区的好几千人，坦克登和考伐蘭兩家也在。也許对他們来說，幸亏周圍一片黑暗，这样他們就互相看不見，互相認不出了。

然而华脫却可以趁此机会去跟蒂小姐相会了。他想从这場灭頂的灾禍中把她救出去，他想跟她一起攀住什么能漂浮的东西。

年輕的姑娘一猜就知道来到她身边的那个年輕小伙子是誰，她不禁脫口喊出：

"啊！华脫！"

"蒂，亲爱的蒂，我在这儿！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至于我們的巴黎人，他們也不愿意分开，他們紧紧靠在一起。弗拉斯告萊仍旧鎮靜如常。伊凡尔內非常紧張。潘希納以嘲笑的态度忍受这一切。邵恩則反复地对陶萊繆（他終于决定跟他的同胞們在一起了）說：

"我早就說过不会有好結果！我早就說过！"

"短調的顫音①够多了，老伊賽亞，""殿下"大贼着說，"收起你的悔罪頌吧！"

近午夜时，旋风更猛烈了，风一股股卷在一起，掀起了滔天的海浪，冲击着模范島。这一場风与水的搏斗要把模范島帶到什么地方去呢？模范島会不会触在岩礁上撞毁？……它会不会在大海里崩潰？

現在，島身已經到处是窟窿了，接合的地方全都裂开了。高大的建筑物、圣瑪丽亞教堂、礼拜堂、市政大厦，都被这些張着的巨口吞下去，海水象水蛇似的从底下鑽出来，这許許多多瑰丽的建筑物只剩下一片磚头瓦块了。多少財富、多少珍宝、画幅、雕象被毁灭了，永远找不回来了！居民們在天亮的时候——要是他們还能活到天亮，要是他們不在黎明以前就和模范島一起淹沒的話，——將再也看不到任何屬于壯丽的亿兆城的东西了！

公园和田野的地层还沒断裂，但是也开始有海水淹进来了。吃水綫一再下落，机器島的地面跟海面一样平了，旋风把海里涌起来的巨浪卷到了島上。

沒有一处地方可以躲避，可以藏身了。船艫炮台現在正迎着风，它既不能擋住卷上島来的海浪，也不能抵御象机关枪似地襲来的狂风。鋼箱裂开了，一片嘩啦啦的断裂声压倒了霹靂的巨响。灭頂的慘禍就在眼前了。

---

① 音乐名詞，用于忧郁哀伤的乐曲中。

半夜三点鐘时，公园里沿着盤蛇河的河床裂开了两公里長的一道口子，海水从缺口中大片大片地涌上来。必須赶紧逃开，所有的人都四散跑到田野里去了。有的朝港口跑，有的奔到炮台那边。家人都失散了，母亲找不到自己的孩子。狂怒的浪濤冲上模范島的島面，好象惊人的海嘯。

华脫一直沒有离开蒂小姐，他要把她帶到右舷港那边去。这时，她已經沒有气力跟着他走了，差不多失去知覺了，华脫把她扶起来，抱着她，在这片恐怖的黑暗中，从惊叫着的人群中穿过去。

早上五点鐘，东面又响起一片金屬断裂的声音。

一块半平方哩大的島身从模范島分裂出去了。

右舷港、港口的工厂、机器、商店，全淹进海里去了……

旋风越来越猛，已經发作到頂点了，模范島随波逐浪地在海面上漂来漂去，整个島身四分五裂，鋼箱散开了，有几只在海水的重压下沉到大海深处去了。

* *

*

"先是模范島公司垮台，然后是机器島垮台！"潘希納大声嚷道。

这句話总結了当时的一切。

現在，神妙的模范島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块了，好象一顆彗星迸散出的碎点，不过它不是浮在空中，而是漂在辽闊的太平洋海面上！

14. 結　局

天亮的时候，要是有人从几百尺高的空中俯瞰这一帶，就会看到：漂在海面上的模范島分成了三大块，每一块有兩三公頃大小；另外还浮着十二块稍为小一点的，互相隔着十錨鏈的距离。

在天剛露出曙光的时候，旋风开始減弱了，风力的中心以大风暴特有的高速移到东面三十哩以外去了。然而受到猛烈攪扰的海水还咆哮得很厉害。模范島的殘骸，不論大的小的，都好象怒海中的小船似地旋轉着，蕩漾着。

模范島毁坏得最厉害的部分是亿兆城的城基。由于有建筑物的重压，它整个沉沒了。兩区的主要几条大街上的高楼大厦連一点殘迹都沒剩下，左舷区人和右舷区人从来沒有这样截然分离过，肯定地，他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会这样！

死亡的人数是不是很多？恐怕是很多——尽管居民們及时逃到了地层比較不易裂开的田野里。

啊！考伐蘭和坦克登兩家罪惡的竞爭得到这样的結果，这回他們該滿意了吧！他們誰也不能独霸統治权了！亿兆城沉沒了，他們买它所付出的巨款也跟着沒有了！不过大家不必为他們可惜！他們在欧美的銀行里还有相当多的存款足够維持他們晚年的生活！

体积最大的那块碎块是天文台和船艫炮台之間的那片田

野。它的面积約有三公頃，上面挤着三千个遇險的乘客——难道不应該这样称呼他們嗎？

第二块稍小一点，上面还留着一百来所左舷港附近的建筑物：港口、几家食品店和一个淡水池。至于发电厂、机器房和鍋爐房，都在鍋爐爆炸的时候就已經毁坏了。有二千个居民逃在这里。要是左舷港的小船沒有丟的話，他們也許还能和島的第一部分殘骸取得联系。

关于右舷港，大家还記得它在半夜快三点鐘时猛地一下子裂开了，它一定已經沉在海里了，因为眼睛看得見的地方，絲毫沒有它的踪影。

还有一块島身跟这兩块一起浮着，它的面积有四五公頃，船舳炮台周圍的那片田地就在这上面，那里大約有四千个遇險的人。

另外的十二块各有几百平方公尺，沒有死在灾禍中的另一些人都躲在那里。

这就是"太平洋之宝"剩下的一切！

这就可以知道，死在这次灾难中的人有好几百个。模范島沒有整个被太平洋的海水吞沒，真是老天爷保佑！

但是，旣然这些碎块离任何陆地都很远，那么怎样才能到达太平洋的海岸呢？这些遇險的人难道活該餓死嗎？这場史无前例的浩劫，能不能留下一个活口作見証人呢？

不，不应当絕望。这些漂浮的島块載着的是些坚强的人，他們一定要尽可能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居民中一些重要人物——西姆考耶艦長、馬蘭加利国王

和王后、天文台的工作人員、斯蒂华脫上校和他的几个軍官、亿兆城的一部分名人以及教会人士，都在船艫炮台附近的那一块島上。

考伐蘭和坦克登兩家也在那里。这場灾禍的发生，兩家家長应負主要的責任，这副重担現正压在他們身上。他們已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因为他們最亲爱的人，华脫和蒂小姐失踪了！他倆是不是在另一块島上，还有沒有希望再見到他們呢？

"四重奏"和他們的宝貝乐器都安然无恙。用一句俗話来說，"只有死才能使他們分离！"弗拉斯告莱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很鎮靜，并且始終抱着希望。伊凡尔內，他慣于从一个特別的角度来看問題，面对着这場灾禍，他大喊着說：

"很难想象出一个比这更偉大的結局！"

至于邵恩，他激怒得已經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曾經象亞利米哀①預言耶路撒冷的灾难那样正确地預言了模范島的厄运，但是他并不能由此得到安慰。他又餓又冷，得了感冒，咳嗽得很厉害，一陣一陣接連不断地咳着。管教不过来的潘希納对他說：

"你錯了，我的老邵恩，連用兩个五度音②在和声学上是不允許的！"

大提琴家要是还有力气的話，他一定会把"殿下"揢死，可惜他沒有勁了。

門巴尔呢？啊，总長眞是了不起，实在沒說的……是的！

① 圣經中四大先知之一，曾預言耶路撒冷的毁灭。
② "五度音"和"一陣咳嗽"法文是一个字。

了不起！无論是对于遇險者的命运还是模范島的命运，他都一直抱着希望。大家一定能够回去的；人們会把机器島重新修好；分散的島块还很完好；自然力把这件水上建筑的杰作摧毁了的这种說法是不成立的！

可以肯定的是，情況不那么严重了。所有在旋风中免不了要沉沒的东西已經跟亿兆城、城里的高楼大厦、住宅、工厂、炮台——这些沉重的地面建筑物一起沉沒了，現在，殘余的島块情況很好，吃水綫又显著地上升了。波浪已經打不到島面上来了。

一切都平靜了，情況确已好轉，已經沒有立刻沉沒的危險了，所以遇險者的处境也跟着好起来。人們重新安靜了些。只有妇女和儿童冷靜不下来，还是无法克服恐惧。

陶萊繆怎么样了呢？島剛开始裂开，这位舞蹈和礼仪教师跟他的老女仆就被一部分漂流的碎块帶走了。但是一股海流又把碎块冲到了他的同胞“四重奏”所在的島块跟前。

西姆考耶艦長好象是一只破船的船長，他的部下忠誠地协助着他，开始行动起来。第一，有沒有可能把那些飄零的島块集攏来？要是不可能，那么是否可以跟它們建立联系呢？后一个問題很快就得到了肯定的解决，因为左舷港有好儿只小船还完好无損。把这些船派出去跟一块一块的碎島联系，西姆考耶艦長就能知道大家还有多少东西，剩下多少淡水，多少粮食。

但是能不能确定这一片漂浮的島块的方位，算出它的經緯度呢？

不能！沒有測量仪器，算不出来。那么这一片碎島是不是靠近大陆或島嶼，有沒有办法肯定呢？

上午近九点鐘时，西姆考耶艦長和他的兩个軍官乘上了剛从左舷港派来的一艘小船。这样他就可以到各个島块去进行視察了。下面是这次視察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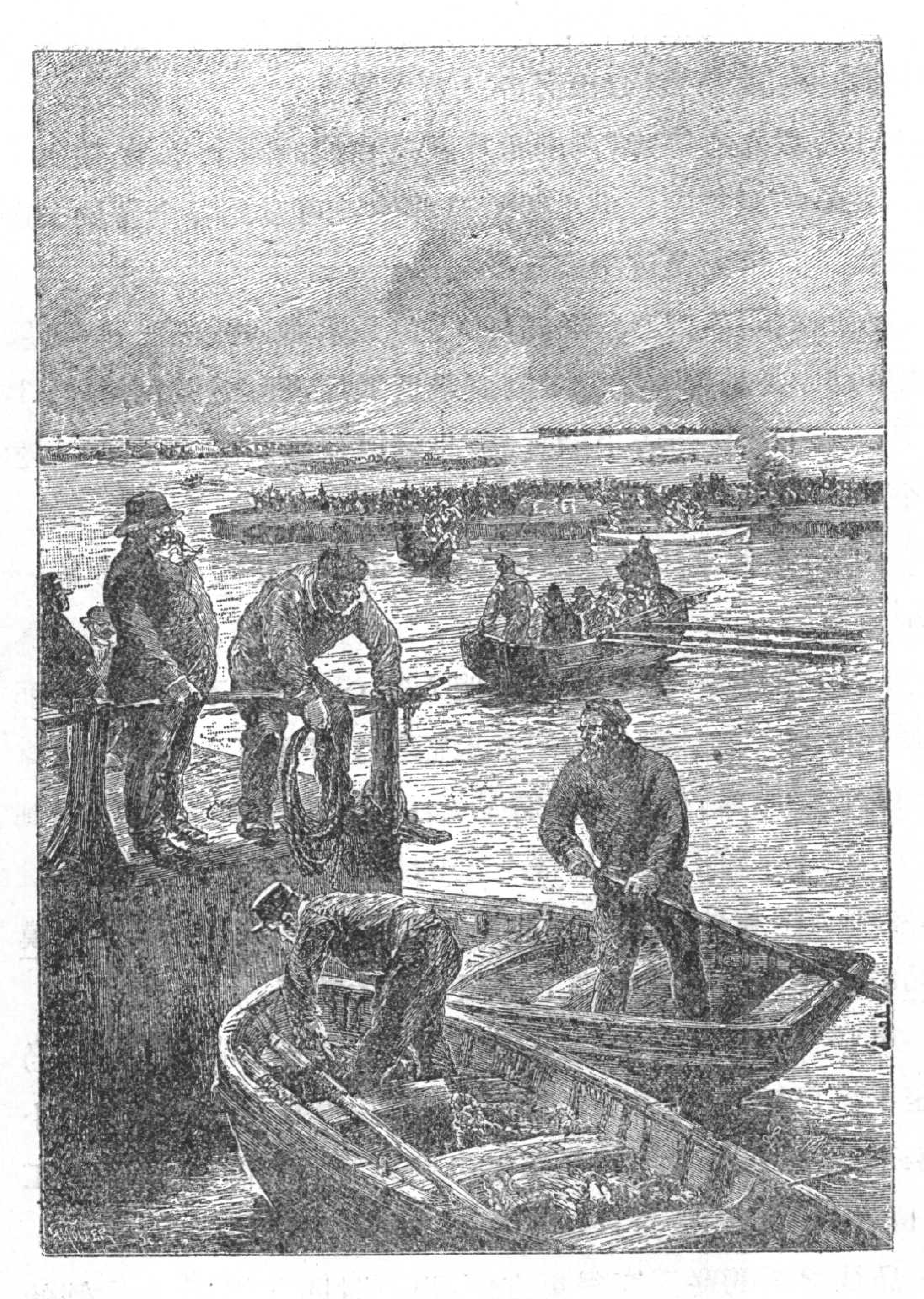
左舷港的蒸餾器已經破坏了，但是水池里还有一些可以食用的水，要是把消費量限制到最低限度，那么还可以維持半个月。至于港口商店里的食品，也可以保証供給遇險的人吃半个月光景。

因此，这些难民最迟必須于兩星期以內在太平洋的某一个地方着陆。

这些情況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人安心一点。不过西姆考耶艦長同时也得知这可怕的一夜里牺牲了好几百人。至于坦克登和考伐蘭兩家，他們的悲痛是无法用言語来表达的，小船到过的島块上都沒有华脫和蒂小姐的踪迹。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年輕人抱着他的暈过去了的未婚妻是朝右舷港去的，而模范島的这一部分在太平洋上已經无影无踪了。

风势一小时比一小时弱，到了下午，海也平靜下来了，島块差不多已經感覺不出波浪的起伏。亏得有左舷港的那些小船来来往往，西姆考耶艦長才能办理給难民們供应食品的工作，每人分配到的数量只够維持着不致餓死。

島块之間的联系变得更方便，更省时間了。因为它們就象放在水盆里的軟木塞一样受着引力的作用，越来越互相靠近了。这对于信心很强的門巴尔来說（他已經預見到他的"太



亏得有小船来来往往

平洋之宝"的重建了），怎能不是一个好兆头呢？

夜是在一片漆黑中过去的。当初亿兆城的馬路上、商业区的街道上、公园里的草坪以及田野和牧場里，到处閃耀着电灯光，鋁質月亮把一片炫目的光芒傾瀉在模范島上的那个时代已經成为过去了！

在这片黑暗中，島块与島块发生了几次撞击。这是无法避免的，幸运的是撞得不太猛烈，沒有帶来严重損害。

天亮的时候，大家看到島块已經互相挨得非常近了。它們在这片平靜的海上一起漂流着，互相不再碰撞，西姆考耶艦長解决粮食和淡水的消費問題方便得多了。飲食是一个主要問題，难民們都明白这点，所以大家都忍耐着。

船只还把好些失散的家人載运到一处。它們在繼續寻找那些失踪的亲人。重新团聚在一起的家庭是多么欢喜啊！他們暫时忘記了眼前的苦难。但是沒有找到亲人的那些人又是多么悲痛啊！

海洋又恢复平靜，显然这是最幸运的一件事。不过不再刮东南风了，这也許是件憾事。要是有东南风，就能把太平洋的海流推向澳大利亞陆地方面去。

了望員們接到西姆考耶艦長的命令，站在能望得見周圍全部海面的地方进行观察，只要一发現船只，就向它发出信号。但是这一帶海洋很偏僻，况且現在正是春分多风暴的季节，所以很少有船只从这里經过。

因此，要在水天相接的地方看到一縷輕烟，要在水平綫那儿发現一叶船帆，机会是很小的……然而在將近下午兩点鐘

的时候，西姆考耶艦長却从一个了望員那儿接到了下面的一份报告：

"东北方有一个黑点在明显地移动。虽然看不清船身，却可以肯定是一只船在模范島旁經过。"

这个消息引起了一陣不同寻常的激动。馬蘭加利国王、西姆考耶艦長、軍官們、工程师們，全都来到了剛才发現船只的地方。于是下命令把旗帜升到旗杆頂上，同时用現有的枪炮一齐发射，以引起对方的注意。如果到天黑时对方还沒有注意到这些信号，那就在为首的一块島上点起篝火，夜里，很远的地方也能看見，这样，对方一定会发現模范島。

但是不需要等到天黑了，上面所說的那个黑点显然越来越近了。上面弥漫着一大片烟雾，而且无疑地，它在朝模范島的殘块开来。

望远鏡一直对准着它，可以看得出来，船身很小，并且沒有桅杆也沒有船帆。

"朋友們，"西姆考耶艦長很快地說，"我不会弄錯的！这是我們島的一部分，这一定是被海流冲走的右舷港！准是生华先生把机器修好了，現在朝我們开来！"

这个消息使大家兴奋得几乎发狂。看来所有的人的命运都有保障了！右舷港的回来好象使模范島重新获得了生命！

事情正跟西姆考耶艦長推想的一样。右舷港在分裂以后，被一股逆流向东北方冲去。天亮以后，港口長官生华先生修好了損坏不大的机器，就重新朝出事地点开来，还帶来了好儿百个沒有遇难的人。

三小时以后，右舷港离那一片島块只有一錨鏈了。人們以多么兴奋的心情，多么热烈的喊声来欢迎它的归来啊！在灾禍发生前逃到那里去的华脫和蒂小姐就在上面，兩个人在一起……

右舷港帶着余下的一些食物和淡水到达以后，大家又隐隐約約地看到了一綫生机。港口仓庫里存着足够几天用的燃料，可以开动机器，使发电机运轉，讓推进机发揮作用。它还保持着五百万匹馬力的力量，可以开到最近的陆地去。据港口長官的观察，这块陆地就是新西蘭。

但是成問題的是右舷港的面积只有六七千平方公尺，能不能容下这几千个人？是不是只好先派它到五十哩以外去寻求援助呢？

不！航行需要的日子太多了，而时間宝貴得很。眞的，要想把这些落难的人从飢餓的恐怖中挽救出来的話，那就一天也不能耽誤了。

“有一个好办法，”馬蘭加利国王說，“右舷港、船艫炮台和船舳炮台这三部分可以容得下模范島現有的全体居民。我們用粗鏈子把这三块島連成一串，就象跟在拖輪后面的船只似的。这样，有五百万匹馬力的右舷港就可以在前面把我們帶到新西蘭！”

这个意見好极了，能行得通，而且一定能达到目的，因为右舷港具有的牽引力是这样强大。居民們又都恢复了信心，就跟已經望見了一个港口似的。

这一天剩下的时間就用来連接島块。所用的鉄鏈是从右

舷港的仓庫拿出来的。西姆考耶艦長估計，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串島块一晝夜可以前进八哩到十哩。再加上海流的推送，从这里到新西蘭的五十哩船程，用不了五天就可以走完了。另外，大家相信吃的东西足可以維持到那时候。不过万一要晚一点到呢，为謹愼起見，仍將严格地实行粮食配給。

一切都准备停当了，晚上快到七点鐘的时候，右舷港就启航在头前走了。在它的推进机的牽引下，拖在后面的兩块島在这片波平似鏡的海面上慢慢地移动。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了望員已經看不見模范島的最后几块殘余的島块了。

4月4日到4月8日这五天中沒有什么值得記述的事情。天气很好，几乎感覚不出有海浪，这一串島块在极为良好的条件下航行着。

4月9日早上快到八点鐘的时候，左面出現了一块陆地——一块很高的陆地，相当远的地方就能望見。

在右舷港上用仪器进行观察以后，証实了这确是一块陆地。

这是新西蘭北部的一个大島——伊卡那馬威的山嶺。

又过了一天一夜，4月10日上午，右舷港到了离拉伐拉基湾海岸一錨鏈的地方。

所有的居民，当他們感覚到自己的脚下是真正的陆地而不是模范島的人造地的时候，他們是多么高兴，多么放心啊！但是，这架坚固的海上机器如果不被那比海和风还要凶暴的人类的欲望所破坏，它还能存在很久呢！

新西蘭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遇險的人，忙着供給他們一切需要的东西。

到了伊卡那馬威的首府奥克蘭以后，华脫和蒂小姐終于結婚了。婚礼的場面在当时条件許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做到豪华。“四重奏”在这个人人想参加的婚礼中举行了最后一次演奏。这一对夫妇將来一定很幸福的。他們要是早些儿結了婚，那会給大家帶来多大的好处啊！当然咯，現在这对年輕夫妇每人只有小小一笔一百万的年金了……

“但是，”潘希納認为：“从各方面看来，肯定地說，就在这样一种平常的經济狀况下，他們还是会过得很幸福的！”

在这以后，坦克登和考伐蘭兩家以及其他的名人們都打算回美国去；在那里他們就用不着为一个机器島的主席而你爭我夺了。

西姆考耶艦長、斯蒂华脫上校和他的軍官們、天文台的工作人員、甚至总長都作了同样的决定，不过总長还沒有放棄造一个新的人造島的理想，决不会放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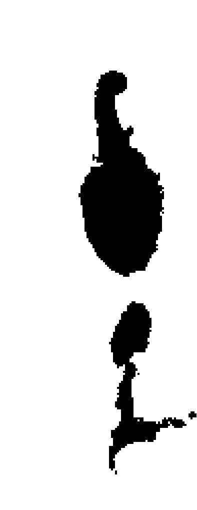
馬蘭加利国王和王后本打算在模范島上平靜地度过自己的后半輩子，他們自然会抑制不住对于模范島怀念的心情！但愿这对退位的国王和王后能够找到一处可以逃避一切政治糾紛而安度晚年的地方！

那么“四重奏”呢？

啊，“四重奏”，不管邵恩怎么說，他們这一趟旅行总不能算坏。要是他們埋怨門巴尔有点生拉硬拽地把他們帶上島的話，那就太忘恩負义了。

从去年5月25日到今年4月10日，差不多有十一个多月了，大家知道，在这期間，我們的艺术家們过的是一种丰富多采的生活。他們拿到了四期酬金，其中有三期的款子已經存在旧金山和紐約的銀行里了，需要的时候，只要签一个字就可以取出来。

邵恩、伊凡尔內、弗拉斯告萊和潘希納在奥克蘭参加了婚礼以后，就向他們的朋友（包括陶萊繆在內）告别，搭上一只輪船到圣地亞哥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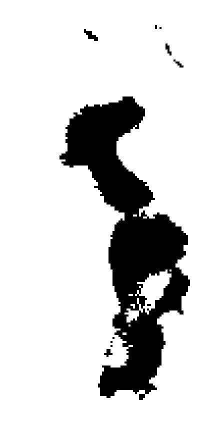
5月3日，他們到了下加利福尼亞的首府。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十一个月以前失約的事登报道歉，并表示因讓大家久等而深深感到不安。

“先生們，哪怕要等你們二十年，我們也等！”

这就是他們从主持圣地亞哥音乐晚会的那位可亲的先生那儿得到的回答。

人們对“四重奏”眞是再好說話，再亲切不过了，感謝这样好意的唯一办法就是赶快举行宣傳了那么久的音乐演奏会！

在无数热情的听众面前，从模范島遇險中逃出来的四位演奏大师出色地演奏了莫扎特的第9号作品，F長調弦乐四重奏。这是他們的艺术生涯中最成功的演出之一。



关于世界第九奇迹，独一无二的“太平洋之宝”的故事就这样結束了！常言說：“好事好結束，坏事坏結束，”模范島不正应了这句話了嗎？

結束？不！总有一天会重建的，——这是門巴尔的看法。

但是（不妨再重复一遍），制造一个人造島，一个能在海上

活动的島，这是不是超出人类智慧的范圍了呢？人——他既不能駕馭风，也不能支配海——是不是不应該这样狂妄地篡夺造物主的权力的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机器岛　　（１－２部）　　共２本
作者＝（法）儒勒·凡尔纳著联星译
页数＝４３１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９１２
出版日期＝１９５８年０５月第１版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